张琼讲卢梭的

自由与枷锁

普通人都能读懂 · 一个婴儿、一道护栏，与 SDE 的解构

张琼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张琼讲卢梭的自由与枷锁：普通人都能读懂——一个婴儿、一道护栏，与 SDE 的解构》
著者	张琼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老师立题、口述承重命题并指导，张琼著，Claude 协作成稿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247 号
ISBN	979-8-90690-282-5
定价	US$24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1.5 万字
版次	2026 年 9 月第 1 版

本书在王德生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AI 协作声明：全书要拆的那一句话由王德生老师立题；九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老师于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口述，原话存档，书中只提及、不刊出；张琼为本书著者；「护栏不是支架」一条承重命题来自第一轮外审意见，经王德生老师审定采用；文字由 AI（Claude）协作成稿、统稿，经独立质检。书中所引卢梭原话，已据 Foxley 英译《爱弥儿》与 Cole 英译《社会契约论》逐句核对，引号内一律为中文大意转述；法文原句尚待逐句核对。凡标〔待核〕处，出处尚未核到原文，汇总于附录三。书中陪读人物梁家、司徒老师及各章日常场景均为构想。涉及孩子成长与心理的段落只谈理解与相处，不构成医学或心理诊断。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四编七十八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七件。

作 者 介 绍

张琼，社会学博士，现居广东开平。她的学术路径转过两次弯：先在社会学里受训练，学会看一件事背后那一整片人与人、人与制度的纠缠；后来半路转向应用心理学，把目光从「社会怎样安排人」挪到「一个人怎样在人与人的纠缠里长出来」；最后回到传统文化，去读那些老祖宗留下的、讲怎样养人养心的说法，看它们在今天的日子里还站不站得住。

她是 SDE　Universes 平台的学员，学员专栏已发表文章 154 篇。这些文章大致沿着四条线走。

第一条是亲密关系的发生学。她追问的是「爱怎样发生」，而不是「爱是什么」。《嵌生转辙》《互蚀》《当亲密不再亲临》几篇，都在看两个人长期待在一起，各自原来的样子怎样被对方松动、改写。

第二条是养育判断。《养育判断》一文指出，当代两种看上去相反的育儿主张，追求精确回应的「最优照料」和主张返璞归真的「自然养育」，共享一个没被检查过的预设：都把自己当成能给父母带来确定性的外部正确知识，于是把父母从现场的判断者，变成了执行指令的人。《原生容器幻想》讨论父母「知道了却做不到」的困境，《不插手的勇气》为亲子互动里的「留白」辩护，《养生如何废止了生命》追问「成功照料」怎样删掉了一个人自己组织自己的能力。《返照》再往前追一步：批评「清单育儿」「精细育儿」的人，转而主张「守护孩子自己展开」，可这个主张底下仍然藏着一份成人自以为认得出的「内在蓝图」。这一步，正好走到卢梭门口：在本书看来，他那个「自然」，就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份内在蓝图。

第三条是生育社会学。《撤土》一文提出，曾经由单位、亲属、邻里共同兜底的照护被一项一项撤空，生育从共同事业变成了私人自理的冒险。

第四条是教育的发生论。《守护发生》讨论教学改革里什么该排在前面；《留：AI 时代文科教育的发生论转向》《缺席的辨认》两篇，讨论生成式 AI 进入大学之后，文科教育真正该守住的是什么。

她还做过「并蒂文计划」，从自己的一百多篇理论母文里挑出四十篇，每篇配一篇白话解释文和一篇方法实践文，让同一个理论能被三种读者读懂。

她写文章常用一个办法：先找出一个领域里各家争论背后共同站着的那块地，再问这块地是怎样发生的；不少文章还写明自己的边界和检验条件。这个办法也带进了这本书。

本书的指导老师王德生，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的创立者，新加坡德麦国际创始人、董事长，SDE　Universes 平台主持人。他为本书立题，指向意义三律里的自由律，并口述了全书承重的九条命题。

这本书接的是她的第二条线。卢梭是「自然养育」最早、最动人的那位源头，拆他那句「人生而自由」，也是在拆今天许多父母心里那个「顺其自然就好」的念头。

张琼的学员个人专栏：sdeuniverses.com/students/zhang-qiong/

前 言

一句话，拆成两半

◆ 一、一句人人都会背的话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句话出自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开头〔核〕。很多人一辈子没读过卢梭，却会背这一句。它被写在教科书里，被引在演讲里，也被年轻父母转发在朋友圈里，配一张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的照片。

它好背，因为它像一声叹息，谁听了都觉得说中了自己。孩子刚生下来，什么都不懂，什么规矩都没有，看上去是那么自由；后来上学、上班、成家，一道一道的规矩套上来，人越长越不自在。卢梭把这件事说成了一句话，两百多年来，这句话替无数人说出了心里的委屈。

这本书只拆这一句话。

拆它，是因为它不只是一句感慨。它是卢梭教育哲学的核心，是他那套「自然教育」的总纲。既然人生来是自由的，那么教育最好的做法，就是别往孩子身上加东西；孩子变坏，是大人加上去的东西把他写坏的。今天许多家长说的「顺其自然」「别管太多」「让孩子做自己」，根子都在这里。

本书的判断是：这句话一半对，一半错。对的那一半，要给它足够的公道；错的那一半，要找到它错在哪一步。拆完以后，你不必扔掉这句话，只是再用它的时候，会多问三个问题。

◆ 二、他在这套书里，已经被判过几回

卢梭不是第一次在德麦这套书里出场。

最完整的一次，是第 155 号，王德生老师的《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卢梭——一个人、一只新坛子，与 SDE 的解构》。那本书给卢梭下的判词是：「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等不得，也不许被写。」它拆的是卢梭整个人，从他出生九天丧母，一直写到他晚年抄乐谱谋生；落在三个词上：不能等待，拒绝回写，无土。

更早，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专门和卢梭对过话。那一章承认他的大功劳：他看见很多所谓教育，其实是大人过早地把孩子的路定死了，于是把孩子送回事物和后果面前，让孩子在「被保护的边界内」自己碰、自己改。那一章也看见了他的另一面：「导师看似退后，实际上高度控制环境，教育权力被隐藏起来」；它的结论是「自然教育可以保护自由入口，但不能垄断教育」。

第 65 号陈晓艳的《家庭教育的智慧》第 14 章，把卢梭的「消极教育」和「保底」放在一起看：成人只守住不能转嫁给孩子的底线，其余的交给孩子能承受的真实差异。那一章也多问了一句：消极教育「假设只要不做错，就没有需要重开的东西」。

还有两份更早的书页。第 18 号的书页精选《教学的智慧》说，自由不是在已有的路里挑一条，而是在张力中组织出原本不存在的路。第 10 号《论自由》的书页说，「自然」是自由运作的历史沉积；它收的书页精选里有一篇 2025 年 SIO 阶段的旧文《论西方民主自由的虚幻》，判得最重：「所谓『生而自由』是一种掩盖结构性训练责任的哲学神话。」

系列里其他几卷也碰过他。帕斯卡卷说「天性是最早的习惯」；洛克卷把霍布斯、洛克、卢梭画的三张「没有政府的图」放在一起看；霍布斯卷说「你读到的那个我，是社会造的」；休谟卷写两人的决裂，说卢梭把好意读成了阴谋。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把他和苏轼放进同一格：苏轼是「他教的是放下，靠的是拿起」，卢梭是「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这本书对这些前判一句不推翻，只接着往下判。

◆ 三、和第 155 号怎样分工

有人会问：已经有一整本卢梭卷了，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

因为第 155 号拆的是他整个人，这本只拆他一句话，以及这句话撑起来的那套自然教育。一个是拆整栋房子，一个是拆房子正中的那根柱子。柱子看得越细，房子的毛病越清楚。

第 155 号有两样东西没有用上。一样是「三界」：自由分理念界、自我界、现实界三处来看。另一样是「护栏」：大人加在孩子身上的约束，有一部分根本不是枷锁。这两样，正是本书的分工。

另外，第 155 号的三个母题是从「D、S、E」三个维度展开的：等不得是差异那一维的毛病，不许写是显露那一维的毛病，无土是纠缠那一维的毛病。本书换了一个角度，站到意义三律中的「自由律」上，看自由本身是怎样一拍一拍运转起来的。两本书的眼睛不同，看到的却是同一个人。本书在好几处会接着第 155 号的话往下说，引到它的时候，注明章号。

还要让出一件事。说卢梭那句话不对，并不是本书的发明。英国学者柯尔（G. D. H. Cole）给《社会契约论》英译本写导言时就提过：许多人对卢梭的全部印象就是那句开篇话，也有人反驳说，人并非生而自由；柯尔自己的读法是，卢梭的意思等于「人生来是为了自由」〔核〕。所以，「生而自由」这半句站不住，早有人说过。本书多出来的，是三样窄的东西：把「选择的可能」和「选择的能力」分开；用自由的三拍乘上三界来看；以及护栏判据里剩下的两小处。「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这个核心，成人伦理里的家长主义讨论早说过，密尔、德沃金、范伯格，还有预防原则，都以不可逆为界给约束正名；连同「不伤皮肉、却再也回不去的回写」，本书一起让出。剩下的两小处，一处是把能力和可逆性交叉开：护栏量事情回不回得来，支架量孩子还差多少本事，护栏不是支架，两样在一个正在长的孩子身上分开撤；一处是护栏怎样退场：期限跟着可逆性走，过没过期由被护的人来判。「天性是最早的习惯」「在强制下培养自由」这一类话，近邻早说过；「想要

比能做的多一点的那道缝」「帮忙跟着本事渐撤」，维果茨基和支架理论早说过。第十编一一让出。

◆ 四、九条口述是怎样来的

这本书的承重命题，不是执笔者推出来的，是王德生老师在 2026 年 9 月 27 日一个上午连续口述的，一共九条。原话存档，书中只提及、不刊出。

第一条先把题立下来，也定下了拆这句话要用的那把尺子：意义三律里的自由律。

后面八条，一条接一条地往下拆。第二条管自由的维度与界；第三条和第五条管选择的能力；第四条管枷锁与护栏；第六、七、八条管「自然」；第九条管两位护航人。每一条推翻或收窄了哪一步推断，第 14 章细说。

这里要说一件事。第 10 号书页精选里那篇《论西方民主自由的虚幻》判「生而自由」是神话，意思是全错。口述一、口述二先后落下，把这份旧判从「全错」收窄成「一半对」。本书照录为「口述对旧判的收窄」。一个学派愿意把自己早年的重话收回一半，这本身就是本书想讲的道理：长出来的东西，可以回头改写原来的土。

◆ 五、拆之前，先还他公道

拆一个人之前，先把他看对的地方说足。

卢梭反对的，很多是真枷锁。他那个年代，有钱人家的婴儿一生下来就被襁褓一圈一圈裹紧，手脚动不了，交给乡下奶妈去喂；孩子稍大一点，就被按在桌前背拉丁文，背不出来就挨打。他站出来说：孩子不是缩小的大人，童年有它自己的样子，别急着把大人的规矩往孩子身上套。这一声喊传得很远。通常的说法是，《爱弥儿》出版以后，不少上层人家松开了襁褓，母亲也开始自己喂奶〔待核〕。影响究竟多大，史家说法不一；可孩子的手脚和童年，从此有人替它们说话了。

他还看见了一件更深的事：大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比较，会一层一层写进孩子里面，改变孩子以后遇事的样子。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把这件事说得这么清楚、这么动人。今天我们说「原生家庭」，说「一句话记了一辈子」，底下都有他这一眼。

所以本书不说他「看错了」。本书说的是：他看见的东西是真的，只是他给看见的东西起错了名字，名字一错，开出来的药就跟着偏了。读者读到后面，会发现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在替他把名字改对，而不是在骂他。

◆ 六、为什么是现在

今天的孩子，比卢梭那时候的孩子，面前多了一样东西：一台随时可以替他选的机器。

作业不会做，问它；作文不知道怎么开头，问它；周末去哪里玩、兴趣班报哪个，都可以问它。它给出的答案又快又顺，像是从来不需要在一团乱里摸索，也从来不需要把一股委屈攒住、熬过去。

这让卢梭那句话变得格外具体。如果「选择的可能」就等于自由，那么一个面前摆着无数答案的孩子，应该是历史上最自由的孩子。可是很多父母隐隐觉得不对：孩子能选的越来越多，会选的却好像越来越少。

这正是本书要分开的两样东西。可能可以被一台机器一下子铺得很宽；能力却只能在孩子自己身上，一次一次地长。第十三编会专门写这件事。这里先说一句：读懂卢梭错的那一半，是读懂这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 七、判词

九条口述压成一句判词，全书出现四次：前言、导读、总解构、结语，一字不改。

> **判词**　他看见孩子生来有无限选择的可能，便把可能叫成了自由；他看见大人加的约束会写坏人，便把每一道约束都叫成枷锁，连护栏一起拆了；他拿来顶替护栏的「自然」，其实是最早的一次回写，只是早到看不见来历。
>
> **人生判语**（大师的缝隙）　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定位式：纠缠，他只认子宫那一层；选择的能力，他当成天生完好；激发，他只看见缺力气，靠缩欲去补。

随身三问：这是可能，还是能力？这是惯性，还是选择？这道约束拦住的，是回得来的，还是回不来的？

判词分三句，每一句都先说他看见了什么，再说他把看见的东西叫错了什么名字。他看见的都是真的：孩子生来确实可能很宽；大人的约束确实会把人写坏；人身上确实有一层早早就在的东西。错的是名字：可能被叫成了自由，护栏被叫成了枷锁，一次回写被叫成了自然。

◆ 八、我为什么写他

本书执笔者张琼的研究，有一条线一直绕着养育走。她在《养育判断》里提出，追求精确回应的「最优照料」和主张返璞归真的「自然养育」，看上去一个管得多、一个管得少，底下却站在同一块地上：两者都自认为是能给父母带来确定性的外部正确知识，于是把父母从现场的判断者，变成了执行指令的人。

「自然养育」这一支的源头，就是卢梭。「顺其自然」听上去是把判断还给了孩子，其实常常是把判断从父母手里拿走，交给了一个叫「自然」的外部标准。父母不再问「此刻这个孩子、在这件事上，我该不该伸手」，只问「这样做自然不自然」。

她在《不插手的勇气》里为亲子互动里的「留白」辩护过：孩子专心探索时，父母不介入、不引导、不出声，这段时间不是浪费。这和卢梭的「消极教育」看上

去很像。拆卢梭这一句，正好可以把两者分开：留白是父母在现场判断之后，决定此刻不伸手；顺其自然是把判断整个交出去。前一种是一次选择，后一种是一种惯性。

她在《养生如何废止了生命》里追问过另一头：照料做得太周到，会删掉一个人自己组织自己的能力。这条线也要在卢梭身上对一对账。卢梭反对的襁褓、奶妈、过早的说教，正是那种删掉能力的照料，他反得对。可是他开出的药，把能保住孩子性命的那几道约束也一起拆了。

所以，写卢梭，是要在「管太多」和「不管」之间，找一条判据。这条判据不看管得多还是少，只看每一道约束拦住的是什么。

◆ 九、写给谁，不做什么

这本书写给没有哲学基础的父母、老师和学生。书里的每一个道理，都会先落到一户人家的日常里：一道楼梯口的小门，一句「哭有什么用」，一张兴趣班报名表，一块阳台上的豆角地。

这本书不做三件事。它不替卢梭写完整的传记，第一编写他的一生，只是拿他的日子对照他的学说。它不对当下的教育政策表态，写到快乐教育、散养、虎妈，只写它们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它不给医疗和心理的诊断，写到孩子的发育和情绪，只谈理解与相处，真有问题，请寻求专业帮助。

书里给出的做法，都会写明「这个做法的边界」。书里的读数和小账，是给读者自己看的，请不要拿去考核孩子，也不要拿去考核老师。

导 读

五条判决与随身三问

先把判词再写一遍：

> **判词**　他看见孩子生来有无限选择的可能，便把可能叫成了自由；他看见大人加的约束会写坏人，便把每一道约束都叫成枷锁，连护栏一起拆了；他拿来顶替护栏的「自然」，其实是最早的一次回写，只是早到看不见来历。
>
> **人生判语**（大师的缝隙）　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定位式：纠缠，他只认子宫那一层；选择的能力，他当成天生完好；激发，他只看见缺力气，靠缩欲去补。

随身三问：这是可能，还是能力？这是惯性，还是选择？这道约束拦住的，是回得来的，还是回不来的？

◆ 一、五条判决

判词拆开，是五条判决。每一条都预先写好了它可能被收窄的地方，因为卢梭自己在书里，常常已经写下了另一半。

判决	他看见了什么	他叫错了什么	他自己写过的另一半（预备收窄）	主场
一 · 把可能叫成自由	孩子生来理念界、自我界都空着，可能很宽	把可能的宽度当成自由	「孩子只享有一种不完全的自由」〔核〕	第四编

判决	他看见了什么	他叫错了什么	他自己写过的另一半（预备收窄）	主场
二 · 只看见缺力气	孩子缺把选择做成的力气	认为「意志本不会任性」，把选择的能力当成天然完好	「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大人「比他看得清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核〕	第六、七编
三 · 把最早的回写叫自然	人身上有一层早早就在的倾向	把子宫里缠出来的惯性叫作「自然」；拒绝回写，却崇拜回写的产物	他转述过「自然只是习惯」；他写过孩子「出生前就被父母的娇弱弄软」〔核〕	第五编
四 · 在没有惯性的地方说顺其自然	吃奶、睡觉、哭，确实能顺	把读书、财产、良心、上帝也交给「自然」；顺的其实是导师的手	蚕豆一段他承认「两页纸的道理实际要做一年」〔核〕	第二、八编
五 · 把护栏一律叫枷锁	大人的约束会把人写坏	理念界、自我界的约束一概当成败坏	现实界他留了护栏，还写了期限：「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核〕	第九编

五条判决合起来，就是判词的三句。判决一、二落在判词第一句，讲的是「可能」和「能力」；判决三、四落在第三句，讲的是「自然」；判决五落在第二句，讲的是「枷锁」和「护栏」。

判决四要多说一句。第 155 号判过卢梭「藏手」：爱弥儿身边的一切都是导师事先摆好的，却要让孩子以为那是自然。本书给这只手找到了一个结构上的原因。在子宫里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上，孩子身上没有任何惯性可顺，你说「顺其自然」，能顺的只剩导师的安排。藏手，是在没有惯性的地方硬说顺其自然，不得不付的代价。

◆ 二、推翻条件

一本书下判断，要先写下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错。本书写了四条，到第 67 章报账。

第一条：如果有证据表明，新生儿在理念界或自我界已经有稳定的、不靠惯性的选择能力，判决二降为部分成立。

第二条：如果在卢梭的著作里找到一处，他承认「自然」有来历，并且据此改写了自己的教育安排，判决三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

第三条：如果「顺其自然」式的散养，在读写、自控这类子宫里没有的能力上，长期结果不比有护栏的养育差，判决四降级。

第四条：若按可逆性撤护栏与按能力撤支架在家庭场景中给出同样决定，护栏判据并回支架理论。支架是教育心理学里的说法：大人照孩子还差多少本事给帮忙，本事长一截，帮忙撤一截。本书的护栏量的是另一样东西，事情回不回得来。两把尺要是在一户人家里从来给不出不同的决定，护栏就不必另立名字，第 63 章细说。

这四条都可以被查、被驳。读者读完全书，也可以自己去查。

◆ 三、九条口述的先后

九条口述是一条一条长出来的，先后有它的道理。每一条都推翻或收窄了前面的某一步推断。

口述一立了题，定下了拆这句话的方向。执笔者第一轮手边有一篇 2025 年的旧文，顺着它去分，把错的那一半放在了「生而自由」上，判它为错。

口述二（关于自由的维度与界的那一条）纠正了这一步。同一个第 10 号旧判，也由这一条从「全错」收窄成「一半对」。随后，口述三、口述五（关于选择能力的两条）又往前推了两步，把「生而自由」里站得住的那一半，收窄到只剩「可能」。「可能」和「能力」怎样分家，是本书第 15、17 章的事。

口述四（关于枷锁与护栏的那一条）转到后半句「枷锁」，把原以为对得很干净的后半句也收窄了。本书那条分辨护栏和枷锁的判据，由此而来。

口述六、七、八（关于「自然」的三条）拆「自然」：一条管它的来历，一条管它的边界，一条把镜子转向大人。这三条怎样落到日子里，是第五编的事。

口述九收尾，管的是两位护航人。本书把它读作：幸福律护航，把张力积住、忍住、转换；创造律引领，从混沌里自组织出新路。系列已经立过一条：自由律等于创造律乘幸福律，缺一个就是零。

九条的来历，第 14 章再细说。九条的原话存档，书中只提及、不刊出；执笔者自己的推断，一律写成「本书的判断」。

◆ 四、全书怎么读

全书十四编，外加卷首卷末。可以把它看成先看人、再看学校、再拆那句话、然后分三界细看、最后回到日子里。

第一编「一个人：一个被写得很深的人」，看他这个人。一个出生九天就没了母亲的婴儿，长成一个写「生而自由」的人，他自己被写得有多深。编末给他定位：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第二编「他的学校：一所纸上的学校」，看他在纸上办的那所学校。爱弥儿是一个想象的孩子，身边站着一个看不见的导师；一块菜地、一扇破窗、一间黑屋，每一次「自然后果」背后都有人在安排。

第三编「他接手的题」：十八世纪的孩子是怎样被管的，襁褓、奶妈、拉丁文，他反对的是一副真枷锁；洛克和他方向相反，却共有一个前提。

第四编「总纲：一句话拆成两半」，把那句话拆成两半。自由的三拍，自由的三界，可能与能力，他自己写下的另一半。这一编是全书的骨架，时间紧的读者可以先读这一编。

第五编「自然：最早的回写」，单独拆「自然」。子宫十个月缠出了什么，横着长的植物，出生前就被写过，顺其自然的边界，以及我们大人自己的「自然」。

第六、七、八编分三界细看：第六编「上·现实自由：身体与物」，第七编「中·自我自由：我想要、我能忍、我是谁」，第八编「下·理念自由：知识、真理与『这是你的』」。每一编都从一个日常时刻开始，落到一本总账。

第九编「钉子：护栏与枷锁」，把这根钉子钉牢，给出判据，画出九格表。

第十编「相遇与近邻」，请几位近邻来对照：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学记》的「禁于未发之谓豫」，帕斯卡的「天性是最早的习惯」，康德和伯林的两种自由，密尔、德沃金一路的家长主义讨论，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与支架理论：护栏不是支架。

第十一编「总解构」，先请卢梭的辩护人说话，再给判词完整版和三方程体检，报推翻条件的账，最后替 SDE 自己写一种死法：「护栏」这个词，也会变成新的枷锁。

第十二编「身后：谁接着顺其自然」看托尔斯泰的乡村学校，夏山学校，到中国的快乐教育、散养与虎妈；第十三编「AI 时代重读他」看一台替你选的机器，会不会把选择的能力代走。

第十四编「用得上」，分上下两半，分给父母、教师、学生、成人自己、能改规矩的人，每一章是一串场景。

如果你只想知道这本书说了什么，读前言、导读、第四编和结语就够了。如果你是父母，第五、六、七编和第 74 章最贴身。如果你是老师，第二、八编和第 75 章。

◆ 五、随身三问

读这本书，读卢梭，也读你自己家里的日子，都可以带着三个问题。

第一问：这是可能，还是能力？孩子「可以」做很多事，因为还没人告诉他不行；这是可能。他「能」做成哪一件，要看他有没有从一团乱里理出一条路、有没有把一股劲攒住再转出去的本事；这是能力。可能越宽，不等于能力越强。

第二问：这是惯性，还是选择？一个人顺手做出来的事，不一定是他选的。可能是十个月的子宫替他定的，可能是几十年的日子一遍遍写进去的。惯性也能管用，只是别把它当成选择，更别拿它去顶替选择的能力。

第三问：这道约束拦住的，是回得来的，还是回不来的？摔一跤、打错一道题、说错一句话，是回得来的；从楼梯顶上滚下去、一次改不回来的伤害，是回不来的。拦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拦住回得来的，才是枷锁。

这三问，本书第一次用在导论里的那户人家身上，之后每一章都会再用。

◆ 六、章末两行小账

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两行「小账」。

第一行问：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门，是卢梭留给后人的好东西，他看见了什么；关的门，是他在这里把什么挡在了外面。

第二行问：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这一问既问卢梭，也问本书自己。卢梭拆掉的约束里，有的是枷锁，拆得对；有的是护栏，拆错了。本书讲到自己的建议时，也要回头问一句，这条建议有一天会不会也变成一副枷锁。

小账只要一两句话。读完一章，你可以先遮住它，自己写两行，再和书里的对一对。结语会把全书的小账统计一遍：他开了多少扇门，关了多少扇；拆掉的约束里，多少是枷锁，多少是护栏。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一句话，拆成两半 · · · · · v
导读　五条判决与随身三问 · · · · · xii

导论　楼梯口那道小门 · · · · · **1**

第一编　一个人：一个被写得很深的人 · · · · · **8**
第 1 章　一个没见过母亲的婴儿 · · · · · 9
第 2 章　日内瓦城外那一夜 · · · · · 13
第 3 章　马布利家的一年 · · · · · 17
第 4 章　五次送走 · · · · · 21
第 5 章　书桌上会熬，人情里熬不住 · · · · · 26
第 6 章　缝隙定位：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 · · · · 31

第二编　他的学校：一所纸上的学校 · · · · · **37**
第 7 章　一个想象的孩子，一个隐身的导师 · · · · · 38
第 8 章　爱弥儿的课程表 · · · · · 43
第 9 章　一块菜地、一扇破窗、一间黑屋 · · · · · 48
第 10 章　这所学校真正的校长 · · · · · 53
第 11 章　学校对学说 · · · · · 58

第三编　他接手的题 · · · · · **63**
第 12 章　襁褓、奶妈与拉丁文 · · · · · 64
第 13 章　白纸与原初之善 · · · · · 70

第四编　总纲：一句话拆成两半 · · · · · **76**
第 14 章　九条口述 · · · · · 77
第 15 章　自由的三拍，与两位护航人 · · · · · 81
第 16 章　自由的三界 · · · · · 85
第 17 章　可能与能力 · · · · · 89
第 18 章　他自己写下的另一半 · · · · · 93
第 19 章　同出一根 · · · · · 97
第 20 章　总纲总账 · · · · · 101

第五编　自然：最早的回写 · · · · · **105**
第 21 章　子宫比出生更自由? · · · · · 106
第 22 章　十个月 · · · · · 110
第 23 章　横着长的植物 · · · · · 115
第 24 章　出生以前就被写过 · · · · · 119
第 25 章　惯性选择不是选择的能力 · · · · · 123
第 26 章　顺其自然的边界 · · · · · 127
第 27 章　大人的自然 · · · · · 131
第 28 章　自然编总账：他拒绝回写，却崇拜回写的产物 · · · · · 135

第六编　上・现实自由：身体与物 · · · · · **140**
第 29 章　一出生就满了 · · · · · 141
第 30 章　够不着的杯子 · · · · · 145
第 31 章　翻身、爬、走 · · · · · 149
第 32 章　只依赖物 · · · · · 153
第 33 章　风吹进破窗 · · · · · 157
第 34 章　被藏起来的护栏 · · · · · 162
第 35 章　楼梯门什么时候拆 · · · · · 166
第 36 章　现实自由总账 · · · · · 170

第七编　中・自我自由：我想要、我能忍、我是谁 · · · · · **174**
第 37 章　空着的自我界 · · · · · 175
第 38 章　哭 · · · · · 179
第 39 章　「意志本不会任性」 · · · · · 183
第 40 章　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 · · · · · 187
第 41 章　「哭有什么用」 · · · · · 191
第 42 章　替他选，然后还给他 · · · · · 196
第 43 章　良心会不会错 · · · · · 201
第 44 章　自我自由总账 · · · · · 205

第八编　下・理念自由：知识、真理与「这是你的」 · · · · · **210**
第 45 章　十二岁不知道书是什么 · · · · · 211
第 46 章　「有用的时候再学」 · · · · · 215
第 47 章　蚕豆与园丁 · · · · · 219
第 48 章　「你这样选违背真理」 · · · · · 223
第 49 章　哪些真理约束是护栏 · · · · · 227
第 50 章　十八岁才讲上帝 · · · · · 231

第 51 章　服从自己订立的法 · · · · · 236
第 52 章　理念自由总账 · · · · · 240

第九编　钉子：护栏与枷锁 · · · · · 245
第 53 章　一条判据 · · · · · 246
第 54 章　两种回不来 · · · · · 251
第 55 章　护栏怎样变成枷锁 · · · · · 255
第 56 章　一片接住你的土 · · · · · 260
第 57 章　九格表 · · · · · 264
第 58 章　同一支笔，两副自由 · · · · · 269

第十编　相遇与近邻 · · · · · 274
第 59 章　从心所欲不逾矩 · · · · · 276
第 60 章　禁于未发之谓豫 · · · · · 281
第 61 章　天性是最早的习惯 · · · · · 286
第 62 章　自律与两种自由 · · · · · 291
第 63 章　最近发展区与支架：护栏不是支架 · · · · · 302

第十一编　总解构 · · · · · 318
第 64 章　先请辩护人 · · · · · 319
第 65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体检 · · · · · 324
第 66 章　一个根，三根梁，三件替换 · · · · · 329
第 67 章　保底与推翻条件报账 · · · · · 334
第 68 章　病根、死法，给 SDE 写死法 · · · · · 340

第十二编　身后：谁接着顺其自然 · · · · · 345
第 69 章　托尔斯泰的乡村学校 · · · · · 346
第 70 章　夏山：自由，不是放纵 · · · · · 352
第 71 章　到中国：快乐教育、散养与虎妈 · · · · · 358

第十三编　AI 时代重读他 · · · · · 363
第 72 章　一台替你选的机器 · · · · · 364
第 73 章　选择的能力会不会被代走 · · · · · 370

第十四编　用得上 · · · · · 376
第 74 章　父母：从餐椅到那扇关上的门 · · · · · 377
第 75 章　教师：司徒老师的一个学期 · · · · · 385
第 76 章　学生与自学者：自己当自己的护航人 · · · · · 393
第 77 章　成人自己：认出自己的「自然」 · · · · · 401

第 78 章　能改结构的人 · · · · · 409

结语　楼梯门拆掉那天 · · · · · 418

参考书目 · · · · · 428

附录 · · · · · 434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序列（简表） · · · · · 434

附录二　导师口述与张琼口述登记 · · · · · 436

附录三　原文证明卡与引文核验总表 · · · · · 438

附录四　九格速查与术语对照 · · · · · 446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对账 · · · · · 448

附录六　实证对照表 · · · · · 450

附录七　本书最弱处、推翻条件与练习 · · · · · 452

导 论

楼梯口那道小门

◆ 一、一户人家

先介绍一户人家。这是我构想的一户人家，全书都会陪着我们。

他们姓梁，住在广东开平赤坎镇附近，一栋三层的自建楼。

爸爸梁振邦，三十八岁，在江门跑物流，常常天没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妈妈谭慧仪，三十六岁，在赤坎古镇开一家小民宿，前台、打扫、给客人指路，大半天都守在店里。大女儿梁嘉晴，十一岁，读五年级，这学期在学醒狮鼓。小儿子阿圆，十个月大，正是满地爬的时候。

家里还有阿嫲，振邦的母亲，六十六岁，从乡下搬来帮着带孩子。她在海外有亲戚，最近正学着用手机和他们视频。嘉晴的班主任是司徒老师，教数学，教了十二年书，后面几编里她会出场。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两百多年前的法国人，为什么要请一户开平人家来陪读？因为卢梭那句话，最后要落在的，就是这样的屋子里：谁在管孩子，管什么，为什么管，管了以后孩子长成了什么样。

◆ 二、楼梯口那道小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阿圆学会爬，是在一个星期之内的事。前几天还只会趴着转圈，忽然有一天，他撑起身子，一只手一只膝盖地往前挪，挪到客厅那头去了。全家都拍手。

第二天，问题就来了。这栋楼的楼梯就在客厅一侧，水磨石的台阶，又陡又硬。阿圆爬到楼梯口，仰头看了一会儿，伸手去够第一级台阶，撑着爬了上去。阿嫲在厨房里听见动静，冲出来一把抱起他，吓得脸都白了。

那个周末，振邦开车去江门的建材市场，买回一道婴儿安全门，装在楼梯口。门不高，到大人的大腿，一格一格的白色栏杆，中间有个大人一只手就能打开的卡扣。

阿圆第一次爬到门前，抓着栏杆摇了半天，门纹丝不动。他哭了。哭声很大，一边哭一边回头看大人。

谭慧仪有点心软，说：「他就是想爬楼梯，要不我们看着他爬？」

振邦说：「你能每一秒都看着他？你在店里，我在路上，妈一个人又要做饭。」

门就这样留下了。

◆ 三、同一个星期，另一道门

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就在同一个星期。

嘉晴盼了一个月的事泡汤了。振邦本来答应周六带她去江门看一场动画电影，结果临时来了一单急货，他得出车。嘉晴在饭桌边哭起来，眼泪掉进碗里。

阿嫲正在给阿圆喂粥，头也没抬，说了一句：「哭有什么用。」

嘉晴愣了一下，把眼泪一抹，放下碗上楼去了。

这句话阿嫲说得很顺，没有停顿，也没有想。它听上去和那道门一样，都是一道约束：门拦住了阿圆往楼梯上爬，这句话拦住了嘉晴在饭桌边哭。

可这两道约束，是同一种东西吗？

卢梭会说是。在他看来，孩子生来是自由的，大人加上去的每一道约束，都是一副枷锁；他最有名的那本教育书《爱弥儿》，一开头就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全变坏了〔核〕。照这样说，那道门和那句话，都是大人伸过来的手。

本书的判断不一样。一道是护栏，一道是枷锁。要看清楚为什么，得先学会七个词。下面每个词，都只用梁家这一个星期的事来讲。

◆ 四、纠缠

先说纠缠。

阿圆趴在客厅的地砖上，他身边有什么？冰凉的地面，沙发的边角，厨房里阿嫲锅铲的声音，姐姐下楼的脚步，电视开着的光，还有楼梯。这些东西不是一件一件摆在他面前等他挑的，它们同时拉着他、推着他、吸引着他，缠在一起。

楼梯对一个刚会爬的孩子来说，是屋子里最「有意思」的东西。它高，它一级一级的，它通往一个他没去过的地方。他爬过去，不是因为他想好了「我要上二楼」，是因为楼梯把他拉过去了。

这就是纠缠：一个人在某一刻，被身边所有东西同时拉住的那个状态。SDE 把它叫作 E，特征纠缠，本书常说成「脚下那片土」。自由的第一拍，就从这里开始。人总是先被缠住，然后才谈得上选。

嘉晴坐在饭桌边的时候，也在一团纠缠里：盼了一个月的电影，爸爸为难的脸，阿嫲的碗筷，自己压不住的眼泪。

◆ 五、选择的可能

再说选择的可能。

十个月大的阿圆，没有人跟他讲过「楼梯危险」，也没有人跟他讲过「乖孩子不乱爬」。他心里还没有任何「应该」和「不应该」。所以在那团纠缠里，往哪边爬都行：往楼梯，往沙发，往门口，往厨房。

他的可能很宽。宽，是因为能管住他的东西还空着。他脑子里没有道理，这是理念界空着；他心里没有「我是个听话的孩子」这样的自我要求，这是自我界空着。能拦住他的，只有现实界里的东西：地板、墙、他自己的力气。

本书把这叫作卢梭那句「生而自由」对的那一半（这一处接的是导师口述二）。卢梭看见的，就是这个宽度。一个婴儿的可能，确实比一个被规矩套满了的大人宽得多。

本书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选择的可能。它的来历很简单，就是约束还空着。

◆ 六、选择的能力

可是，宽不等于会选。

阿圆爬上了第一级台阶。然后呢？他不知道第三级比第一级高多少，不知道身子往后一仰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爬上去以后怎么下来。很多刚会爬的孩子都是这样，上楼梯会，下楼梯不会，爬到半中间就卡在那里，前进不了，后退不敢。

他面前有很多条路，他却还没有本事从这些路里理出一条走得通的来。

这就是选择的能力。本书用这个词说一件后天长出来的本事：在一团乱里自己组织出一条路（这是创造律的自组织），在一股劲憋着的时候把它攒住、再转成动作（这是幸福律的转换）。王德生老师的口述三，点的正是这一处。

阿圆要学会下楼梯，得先在平地上摔过许多次，得先知道自己的腿有多长，得先学会转过身、脚先下。这些都得一点一点长。可能是生来就宽的，能力却是从零开始的。

嘉晴也一样。她可以哭，可以跟爸爸讲条件，可以自己想办法下周再去，可以找同学一起去。可能很多。能不能从中选出一条，靠的是她这十一年攒下的本事。

◆ 七、激发

第三拍，激发。

选了还不够，还得做成。阿圆就算「选」了楼梯，他得有力气把自己撑上去，还得有力气平平安安地回来。选了一条路，又真的沿着它走出那团纠缠，这一步叫激发。

十个月的阿圆，力气刚够爬上一级，不够回来。他的激发，只完成了一半。

卢梭承认这一点。他在《爱弥儿》第二卷说，孩子的自由受他力量不足的限制〔核〕。本书的判断是：他只看见了这一层，以为孩子缺的只是力气，而选择的能力

天生完好。所以他开的药，是让孩子少想要一点，想要的别超过自己够得着的。第六编会细说这一处。

纠缠，选择，激发。这三拍合起来，就是自由律。自由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一样东西，它是一次一次跑完这三拍，跑出来的。

◆ 八、惯性

现在回到饭桌边，阿嫲那句话。

「哭有什么用」，阿嫲说得很快，没有停下来想，也没有抬头看嘉晴。这句话从哪里来？本书不替阿嫲编她的过去，只看这句话出口的样子：它不是阿嫲在那一刻掂量过嘉晴的委屈之后，选出来的一句话，它是自己冒出来的。

这就是惯性。一个人几十年里，同一种场面遇到过许多回，每一回都这样说、这样做，说多了，做多了，它就沉到脚下那片土里去了。下一回同样的场面一来，不用想，它先出来。导师口述八，说的就是这一层。

惯性不一定坏。阿嫲这辈子遇到过的难处，很多靠的正是「哭没有用，先干活」这股劲撑过去的。可它是惯性，不是选择。在这一刻，对着这个十一岁的孙女，这句话合不合适，阿嫲没有问过。

婴儿也有惯性，而且比大人早得多。阿圆有些喜欢和不喜欢，好像生来就有，没人教过。卢梭把婴儿身上这一层叫作「自然」，要大人顺着它。本书第五编会拆这一层：它也有来历，来历在子宫里的十个月。这里先只记下一句：顺手的，不一定是自己选的。

◆ 九、回写

那天晚饭以后，嘉晴上了楼，没有再下来。

这是我构想的后来。过了几个星期，谭慧仪发现，嘉晴难过的时候不在客厅哭了。她会一个人进卫生间，把水龙头开着，过一阵再出来，眼睛红红的，什么也不说。

「哭有什么用」这句话，不只拦住了那一顿饭上的眼泪。它被嘉晴收了进去，回头改了她以后遇到难过时的样子。

这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来改写那片土。一句话说出来，是一次显露；它被孩子收进去，改了孩子下一回的反应，就是回写。回写有一个很好认的迹象：一个人回头改了一件旧的做法。

回写本身无所谓好坏。阿圆在楼梯门前摇过几回栏杆以后，也会慢慢学会：这里过不去，转身去别处玩。这也是一次回写。一个人就是这样被一次一次的回写长成的。

卢梭是反对回写的。他看见大人的话、社会的眼光会一层一层写到孩子身上，把孩子写坏，于是想让孩子尽量不被写。第 155 号把这一点判为「不许写」。本书接着问一句：不被写的孩子，能长成吗？

◆ 十、护栏与枷锁

最后一个词，也是本书最要紧的一对：护栏与枷锁。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楼梯口的门，和饭桌边那句话，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拿随身三问的第三问来问：这道约束拦的那件事，出了以后还回得来吗？

那道门拦住的，是阿圆从水磨石台阶上摔下去。一个十个月大的婴儿从楼梯上滚下来，可能伤得很重，重到一辈子都改不回来。这是回不来的。本书说的「回不来」，指的就是这一类事（这条判据接的是导师口述四）。拦住回不来的，是护栏。

那句话拦住的，是嘉晴在饭桌边哭。哭一场，会怎样？会难过一阵，会被人看见，会让大人不自在，然后会过去。哭完以后，她还可以想办法，还可以跟爸爸重新约时间。这是回得来的。拦住回得来的，是枷锁。

这样一分，卢梭那句话错的那一半就露出来了。他看见大人的约束会把人写坏，这一点他看得对，阿嫲那句话就是一例，它真的改写了嘉晴。可是他把每一道

约束都叫成枷锁，连楼梯口的门也一起拆了。在他的纸上学校里，孩子应该自己去碰，碰疼了就学会了。可是有些疼，碰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

还要多说一句。护栏也会变成枷锁。那道门要是等阿圆五岁了还装在那里，要是全家从来不跟他讲为什么有这道门，要是他会走了、会下楼梯了，大人还是不肯拆，它就从护栏变成了枷锁。护栏有期限，要讲理由，最后要交还给孩子自己。这件事，第六编和第九编会接着说。

◆ 十一、带着三问往下走

梁家这一个星期，把全书要讲的七个词都走了一遍。

阿圆趴在地上，被整间屋子缠住，这是纠缠。他往哪边爬都行，这是选择的可能。他爬上去却下不来，这是缺选择的能力，也缺激发。阿嫲那句话自己冒了出来，这是惯性。嘉晴从此躲进卫生间哭，这是回写。楼梯口的门和饭桌边的话，一道是护栏，一道是枷锁。

卢梭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放在这户人家里再读一遍：阿圆生来的确有很宽的可能，这一半对；他没有选择的能力，也没有激发的能力，说他「自由」，这一半错。大人加给他的约束里，有枷锁，也有护栏，把它们都叫成枷锁，这又是一半错。

往下读之前，请把导读里的随身三问带上：分一分可能和能力，分一分惯性和选择，看一看一道约束拦的事回不回得来。

我们先去看看，写下这句话的那个人，自己是在怎样的纠缠里长大的。



第 一 编

一个人：一个被写得很深的人

编　序

这一编六章，写卢梭这个人。

第 155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卢梭》第一编已经用八章写过他的一生：出生九天、城门、丝带、华伦夫人、樊尚路、育婴堂、流亡，最后收成一张人生序列表。那本书看的是「土怎样写他」。本编不重讲那些故事，只换一双眼睛再看一遍：看他的自由，是靠什么撑着走下来的。

本编接的是导师口述九，关于两位护航人的那一条。本编要把它落到他的日子里。他的理论里，这两位护航人不在场；他的人生里，它们一直在。只是它们只守着一张书桌。一离开书桌，走进人情，张力一来，他就转身。

前五章各写一段：最早的那一层「自然」，城外那一夜，唯一一次当老师，五次送走，书桌与人情。第 6 章做缝隙定位，把他的一生摊成一张表，并亮出本书给他的人生判语。

01

第 1 章

一个没见过母亲的婴儿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最早的「自然」，是生下来就带着的，还是最早被写上去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难过的时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有人去厨房找吃的，有人关门躺下谁也不理，有人马上打电话找人说，有人去跑步跑到喘不上气。

问起来，大家多半会说：我天生就这样。

这个「天生」可以多看一会儿。小时候你难过，大人是抱起来，塞一块糖，让你回房间，还是陪你一起哭? 你现在的「第一个动作」，很可能就是那几年一遍遍练出来的。

卢梭的「第一个动作」，也有一个出处。

◆ 二、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712 年 6 月，卢梭生在日内瓦。母亲苏珊娜在生下他九天以后去世〔待核〕。父亲伊萨克是钟表匠，丧妻之后，一辈子没走出来。

这个婴儿很弱，几乎没人指望他活下来。把他一口一口养大的，是父亲的妹妹，他叫她苏松姑姑，还有一位保姆。《忏悔录》里，他记得姑姑会唱很多老歌小调，一边做针线一边唱；他说自己对音乐的喜爱，甚至可以说对音乐的痴迷，是从

她那里来的；到了老年，他还会不知不觉哼起她唱过的某一支曲子，一边哼一边掉泪〔待核〕。

第 155 号第 1 章写过另外两样东西，这里只提一句：父亲常拉着他说起亡妻，说着说着父子俩一起哭；五六岁起，晚饭后父子俩读母亲留下的小说，常常一读一整夜，直到窗外燕子叫起来〔核〕。他自己说，这种过早的感情给了他一种不切实际的人生想象，后来的经验和思考都没能把它拔掉〔核〕。

请把这几样东西摆在一起：一个没有母亲的家；一个一想起妻子就流泪的父亲；一位边做针线边唱歌的姑姑；一盏读到天亮的灯。这就是他出生后最早的那片土。

三十多年后，他写《爱弥儿》第一卷，有两段话写得格外用力。

一段说：没有母亲，就没有孩子；母子的责任是相互的，一方没尽好，另一方也会跟着忽略。孩子应当在知道自己欠母亲什么之前，就先爱她。本能的声音如果不被习惯加强，很快就会死掉，心生下来就是死的〔核〕。

另一段说：真正的奶妈是母亲，真正的老师是父亲〔核〕。

写下这两句话的人，没见过自己的母亲；他的父亲在他十岁那年离开了日内瓦，把他留给了舅舅。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本能的声音如果不被习惯加强，很快就会死掉。」这句话看得极准。他没有说母爱是出厂就装好的一个零件。他说的是：有一样最早的东西，要在一天一天的相处里被加强，才能活下来；没被加强，它就会死。

这等于承认，连最「自然」的那份爱，也要靠日子去写。

缺什么的人，往往最知道那样东西的分量。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接导师口述八。本书的读法是：大人身上也有一层「自然」，是一次次回写沉下来的。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脚下那片土。一件事做一次是一件事，做一千次，就沉下去，变成了你的「本来」。

用这句话去看卢梭，他最早的那一层「自然」，大致可以看出两股。

第一股，是难受来了，马上化开。父亲的悲伤一起来，就化成眼泪，化成一起读下去的故事。那个家里，难过从来不需要忍着过夜：一哭，一读，天就亮了。用意义三律里的幸福律来说（张力积累→转换→释放），这个家教给他的，是积一点就放掉，中间那段「积住」几乎没有。

第二股，是在书里待得住。一个孩子，能陪父亲一口气读到天亮，非读完一卷不可。书里的世界，也就是理念界，是他最早、也最厚的一片土。那里没有人盯着他，也没有人要他马上回答什么，他可以一直待下去。

这两股，出自同一盏灯。本书的判断是：他一生的两副样子，在这盏灯下已经分好了工。在书里，他待得住，熬得了；在人面前，难受一来就化成眼泪、化成转身。第 5 章会看到，这两股后来分别长成了他的书桌和他的人情。

他后来的学说里，把人的「自然」说成出厂就有的，被社会弄坏以前的那个样子。可他自己最早的「自然」，恰恰是最早被写上去的那一层：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写的，一位唱歌的姑姑写的，一盏整夜不灭的灯写的。

这是判决三（第五编主讲）在他自己身上的第一个样本：他拿来当起点的「自然」，其实是最早的一次回写，只是早到看不见来历。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梁家（本书构想的一户人家，导论里已经出场）住在开平赤坎镇附近。十一岁的嘉晴，学醒狮鼓学了一年多，这个月开始闹着要退班。

她给出的理由是：「我天生就不是打鼓的料，我喜欢安静。」

妈妈谭慧仪听了，心里一动。她在赤坎古镇开民宿，嘉晴从三四岁起就在民宿里长大。那几年，她对女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声点，有客人」。孩子一大声，就被轻轻按住；孩子一个人安安静静画画，就被夸「真乖」。

慧仪想：女儿说的「天生喜欢安静」，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那一句「小声点」一年一年写上去的？

这不等于嘉晴就该接着打鼓。安静也许真是她的长处，写上去的也可以是好东西。只是这一问一出来，「天生」两个字就不能一锤定音了。退不退，要另外商量；先把「我天生就这样」从理由里拿出来，放到桌上看一看。

这个做法的边界：只是多问一句来历，不是去翻孩子的旧账，更不是拿来否定她的感受。

带走的话

卢梭最早的「自然」，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家、一位唱歌的姑姑和一盏整夜的灯写上去的；他自己写过，本能要靠习惯加强才活得下去。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他看见连最早的爱也要被日子加强。关门：到了学说里，他把自己最早被写的那一层，当成了没被写过的「自然」。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一个家、一位姑姑，是一个弱婴最早的护栏；他靠这道护栏活了下来。

◆

02

第 2 章

日内瓦城外那一夜

这一章的问题

十五岁那一夜的转身，是他的选择，还是他的惯性？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吵架吵到最高处，你有没有脱口说过一句：「那就别过了」「那我不干了」？

话出口的那一刻，你觉得是自己做的决定，痛快，干脆。过了几天再想，又好像是那句话自己从嘴里跑出来的，你只是没拦住它。

同一句话，可以是想清楚以后的选择，也可以是一个老习惯在替你开口。从外面看，两者一模一样。

◆ 二、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725 年，卢梭被送进一家雕刻铺当学徒。师傅粗暴，他在那里学会了撒谎，也学会了偷（第 155 号第 2 章已详述）。

1728 年春天，他快十六岁了。一个礼拜天，他和两个伙伴出城玩，往回赶时城门已经关了。这已是第三次，师傅早就放话，再有一次，有他好看的。伙伴们一笑，决定在外面过一夜，第二天进城。他当场发誓，再也不回师傅那里去〔核〕。

第 155 号把重心放在「当场」两个字上，这一章接着往下看：他走了以后，发生了什么。

几天之内，他走到城外的孔菲尼翁，一位神父款待了他，劝他改信天主教，又把他打发到安纳西，去见华伦夫人〔核〕。华伦夫人再把他送去都灵。一个发誓不再

受任何人管的少年，一个多月里，先后落到了一位神父、一位夫人、一所收容院的手里。

晚年回忆这段路，他写到过那种刚刚离开时的感觉：年轻，自由，自己做自己的主，以为什么都能做〔待核〕。路上的日子，他写得很美。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这一走对的地方。

一个被压成奴隶的学徒，离开那间铺子，是一条活路。第 155 号已经把这份公道给足了，本书不收回。

还要多说一句。那天晚上，这个少年确实感受到了一样真东西：身后什么都不牵着他的时候，前面的路宽得吓人。母亲不在了，父亲早走了，师傅那里他不打算回去，城里没有一个人能留住他。所有的线都断了，于是哪条路都能走。

「人生而自由」里对的那一半，在这一夜看得最清楚。导师口述二点过这一处。十五岁的卢梭当然不是婴儿，可这一夜，他身上的约束几乎全被拿掉了，他尝到的，正是那种因为什么都不牵着而宽出来的「可能」。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自由律的三拍来看这一夜：纠缠，选择，激发。

纠缠是有的：关上的城门，等着收拾他的师傅，两个伙伴，一座住了十几年的城。

激发也是有的：他真的走了，离开了那团纠缠，而且一走就是一生。

中间那一拍，选择，要看仔细。

两个伙伴那一晚做了一件小事：他们把两条路摆在一起比了一下，外面过一夜、明天挨骂，还是别的什么，然后挑了一条。他们的选择慢，也不好看，可它是比出来的。

卢梭的那一句「再也不回去」，来得比比较还快。导师口述五，管的就是这一块。本书所说的选择的能力，是自组织加转换：在一团乱里理出几条路（创造律），把难受积住，转成一个能落地的决定（幸福律）。这一夜，这两样都没来得及上场。

那么，那一句誓，是从哪里来的？第 1 章那盏灯给了一个线索：难受一来，马上化开；故事里的人，受了委屈就远走他乡。本书的判断是，这一夜的转身，一半是选择，一半是惯性。选择的那一半是真的，他知道回去意味着什么；惯性的那一半也是真的，那个「当场」，是他身上早就练熟的动作。

还有一处要看。没有护航的激发，落到了哪里？

自由律的三拍走完，并不等于人就站稳了。创造律没有替他理出一条自己的路，幸福律没有替他把这一夜的难受攒成一点本事，于是这一跳，落在了第一只伸过来的手里：一位神父，一位夫人。他从一个人的管束里跳出来，一个月内，落进了另外几个人的安排。

他后来在理论里说，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可这一夜的教训他没写进去：只有「走」的力气，没有「理出路」「攒住难受」的力气，走出去以后最容易落进的，正是对人的依赖。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醒狮班每周六下午练。那一天，嘉晴的鼓点又慢了半拍，前面的狮头跟着乱了步子。师傅当着全班说了她几句，声音不大，可全班都听见了。

回家的车上，她只说了一句：「我明天就去退。」

爸爸梁振邦难得周末在家，一边开车一边说：「不许退。做事要有始有终。」妈妈谭慧仪在后座说：「不想去就别去了，孩子开心最要紧。」

一句不许，一句随她。两句话方向相反，底下是同一个意思：替她把这个决定做了。

那天晚上，两口子商量出第三种说法。这个月的学费已经交了，还剩四节课。他们对嘉晴说：退可以，四节课上完，最后一节下课，你自己来说退不退，我们都听你的。

嘉晴想了想，答应了。

这四节课不是用来磨她的。那句「明天就退」，也许想清楚了，也许只是一下午的难受在替她开口。四节课，是给她时间把可能慢慢变成能力：看清自己怕的是鼓，是师傅，还是全班的眼睛。

这个做法的边界：如果班里有体罚、羞辱这一类伤人的事，就不等四节课，当天就走。那是回不来的伤，要拦。

> **带走的话**
>
> 城外那一夜，他尝到了什么都不牵着时的「可能」有多宽；可那一句「再也不回去」，一半是选择，一半是惯性，这一跳没有护航，落进了别人的手里。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他亲身尝到约束空着时，选择的可能有多宽。关门：他把可能的宽，当成了自由本身。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师傅那间铺子是枷锁，走对了；那一夜城门挡住的，却是一件第二天回得来的事。

◆

03

第 3 章

马布利家的一年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没教成两个孩子的人，是怎样写出一本教育书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教过新同事做一件你闭着眼都会的事吗?

第一遍，你讲得很耐心。第二遍，你放慢了速度。到了第三遍，你发现自己的声音变了，句子变短了，手已经伸过去想替他做。

事后你对自己说：我不适合带人。

这句话，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它只说明了一件事：你会做，和你能陪一个人慢慢学会，是两种本事。

◆ 二、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740 年，二十八岁的卢梭离开华伦夫人，到里昂给马布利先生家当家庭教师，教两个男孩。据记载，他上任前后还给东家写过一份教育计划书，讲怎样教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待核〕。

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正式教孩子。第 155 号第 5 章引过他自己的总结：孩子顺了，我是天使；不顺，我是魔鬼；要是我有耐心、有好脾气，也许能教成，可我两样都没有〔核〕。一年左右，他辞职了。

这件事后来去了哪里?

二十年后，《爱弥儿》第一卷里，他当着全体读者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有一位我只知道其身份的人，请我教他的儿子，我拒绝了。我太清楚一位导师的责任有多重，也太清楚自己不配，无论谁来请，我都不会接受。这件事我已经有过足够的经验，足以让我确信自己不适合。既然我做不了那件更有用的事，我至少可以试一试容易些的：像前人那样，不去做这件事，而是拿起笔；不去做对的事，而是试着把它说出来〔核〕。

紧接着他说：所以我决定设想一个学生，并且假定我自己具备教育他所需要的年龄、健康、知识和才能，从他出生一直带到成年〔核〕。

爱弥儿，就这样出生了。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段话诚实得少见。

他公开说：我试过，我不行。一位写教育书的人，在书的开头承认自己教不了孩子，这需要一点勇气。

他还说了一句很多教育书不肯说的话：写书的人在各种理论之间随意走动，会说出许多好听却做不到的道理；就算说的是做得到的，也常因为缺少细节和例子，最后没人去做〔核〕。他知道纸上和屋里之间，隔着一段很远的路。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用三律看马布利家的那一年。

两个孩子听不懂，一个耍脾气，这是张力。幸福律要做的，是把这份张力积住，转成一种新的教法，再释放出去（张力积累→转换→释放）。据第 155 号第 5 章转述，他自己说，他当时对孩子只会三样：动感情、讲道理、发脾气〔待核〕。张力一来，当场就放掉了，没有积住，也就没有转换。

创造律要做的，是在一团乱里自己组织出一条新路（混沌→自组织→新样子）。两个孩子性情完全不同，本来是一团很好的混沌。可他没在那团混沌里待到它自己理出头绪，一年，他走了。

所以在里昂那间屋子里，两位护航人都不在。

可是故事没有停在这里。那一年的失败，他没有扔掉。它沉下去，在他身上放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他读，他想，他写两篇论文，和人吵，他还当了五个孩子的父亲（下一章写）。这份失败一直在，一直被他翻来覆去地想。到了 1760 年前后，它长成了一本书。

这二十年里，两位护航人其实上场了，只是换了场子。一次熬不住的张力，被带回书桌，在纸上积了二十年，慢慢转换，最后释放成《爱弥儿》。这是幸福律。一团没理清的乱，在他脑子里自己组织，长成了一整套分年龄的教法。这是创造律。

屋里没熬住的，书桌上熬住了。

再看他怎样熬住的。他在书里给自己设了一个学生：一个想象的孩子。又给自己设了一位导师：一个假定具备所需年龄、健康、知识和才能的人。

请看这两个「假定」。马布利家的孩子会不懂、会顶嘴、会把他气疯，纸上那个孩子不会。马布利家的家庭教师缺耐心和好脾气，纸上那位导师不缺，因为作者假定他不缺。

本书的判断是：纸上学校的第一块砖，就是马布利家那一格熬不住的张力。他把熬不住的那一部分，换成了一个假定。第二编会细看这所学校，这里只先记下它的地基从哪里来。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梁振邦小时候在乡下跟村里的师傅学过几年醒狮鼓，手上的功夫还在。嘉晴答应上完四节课再定，他想趁着难得的一个周日，在家里帮女儿补一补。

他拿两根筷子，在饭桌上敲给她听：「起势，三星，七星，你跟着。」

第一遍，嘉晴慢了。他笑着说再来。第二遍，还是慢。第三遍，她越急越乱，他的声音就高了：「这么简单，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嘉晴哭着跑回了房间。振邦坐在饭桌边愣了一会儿，下楼去抽了根烟。回来他对慧仪说：「我教不了她。」

慧仪没有劝他再试。她只说：「你会打，和你能陪她学会，是两回事。你别当她的师傅，下周六去看她上课吧，坐在后面看就行。」

下个周六，振邦真去了，在场边坐了一个半钟头，一句话也没说。回来的路上，嘉晴问他：「爸，你小时候也慢吗？」他说：「慢，比你还慢。师傅让我敲了一个月的单点。」

那一刻，他没有当老师，可他把自己熬过的那一段，递给了女儿。

这个做法的边界：父母教不了，不丢人，可以交给别人教；交出去的是教，不是陪。

> **带走的话**
>
> 他在马布利家没熬住的张力，带回书桌熬了二十年，长成了《爱弥儿》；可书里那位导师的耐心，是作者替他假定的。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他坦白自己教不了孩子，承认纸上和屋里隔着很远的路。关门：他用一个想象的孩子和一位假定完美的导师，把最难的那一格拿出了学校。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辞职是他给自己和两个孩子留的护栏，没让坏脾气继续写下去；把熬不住的一格改成「假定」，却成了他学说的一道暗门。

◆

04

第 4 章

五次送走

这一章的问题

把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的时候，他用的是哪一套自由？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先说清分量：下面的事，和日常里任何小事都不能相比。这里只借一个很小的时刻进门。

你有没有在很累、很怕的时候，把一件本该自己扛的事，交给一个「更专业」的地方，然后对自己说，这样对大家都好？

那一刻往往有几种理由同时在说话：没钱，没时间，怕做不好，别人都这么做。哪一种在真正拿主意，自己也说不清。

◆ 二、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1745 年前后，卢梭在巴黎认识了旅馆洗衣女工泰蕾兹，此后与她相伴一生。从 1746 年前后起，他们生下的五个孩子，一个接一个被送进了巴黎的育婴堂〔待核〕。

这件事是他自己在《忏悔录》里讲出来的。第 155 号第 6 章已经把他给出的理由一条一条摆过：饭桌上的人都这么做，「既然这是这里的风俗」〔核〕；他很穷；他怕孩子交给泰蕾兹那个没有教养的家，会受更坏的教育，育婴堂的风险反而小〔核〕；他甚至希望自己小时候也能像他们那样被养大〔核〕。

还有一句，第 155 号没有引，本书补上。他在《忏悔录》里说，他当时以为自己做的是一个公民、一个父亲该做的事，把自己看成了柏拉图理想国里的一员〔待核〕。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设想，护卫者的孩子由城邦统一抚养，父母不认得自己的孩子。

十几年后，卢森堡夫人想替他找回大孩子，没有找到〔核〕。也是在那几年，他在《爱弥儿》第一卷里写：一个不能尽父亲责任的人，就没有权利做父亲，他会为此流下苦涩的眼泪〔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照第 155 号的规矩，先还公道。

那个年代的巴黎，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人很多，穷人尤其多〔待核〕。他当时靠抄乐谱过活，确实穷。这件事没有人逼他说，是他自己在书里公开讲出来的。他后来用最重的话骂了这样做的父亲，那些话也落在他自己身上。

本书不在这里判他的心。一个人做一件事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外人拿不到证据。本书只看他自己写下来的理由，问一个能回答的问题：这些理由，是从哪一种自由里说出来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他给的理由按三界摆开，会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

穷，养不起，这是现实界的理由。

怕泰蕾兹的家把孩子教坏，怕孩子被人写坏，这是自我界的理由：一个人被一群身边人一天天写成什么样子。

「一个公民该做的事」「柏拉图理想国里的一员」，这是理念界的理由：一种关于好城邦的想法。

三界各出了一条理由。他说其中最重的，是第二条。

请看第二条的形状。一个家会写人，可能写坏，所以不如不要这个家。第155号把这叫作「无土」第一次成了动作。本书用自己的判据再看一遍：护栏还是枷锁。

本书的判据是：约束挡住的是回不来的东西，它是护栏；挡住的是回得来的东西，它是枷锁。回不来，指存在的死亡，或者改不回去的回写（这条判据接导师口述四）。

一个家对一个婴儿，首先是一道护栏。它挡住的，是一个弱婴活不下去，是一个孩子身边没有一个固定的人。这些都回不来。据后来的研究，当时巴黎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待核〕。卢梭自己就是被一道这样的护栏护下来的：第1章那个几乎活不成的婴儿，靠的是一位姑姑和一位保姆。

同一个家，也可能是一副枷锁：没有教养的外婆，粗鄙的亲戚，一些写坏人的习气。这些是真的，也是回得来的：孩子长大，可以离开，可以改写，可以被别的土接住。

他挡掉了回得来的那一部分，同时把回不来的那一部分一起拆了。

这是全书判决五「把护栏一律叫枷锁」，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它出现的时间，比《爱弥儿》早了十几年。

还有一层，本书只作为读法提出来。《爱弥儿》第二卷后来说，对物的依赖不伤害自由，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核〕。育婴堂是一个机构，孩子在那里不依赖某一个具体的人的意志。他那句「希望自己小时候也能那样被养大」，和这条后来的原则，走的是同一个方向。本书不说他当时已经想好了这条原则，只说：他的理论和他的这个决定，用的是同一套自由，即不被任何具体的人牵着的自由。

这套自由，对一个成年男人或许是一种解放。可对一个婴儿，选择的可能再宽也用不上，他连一次选择的能力都还没有长出来。选择的能力要在有人接住的地方，一次一次试、一次一次被托住，才长得出来。拆掉那个会写人的家，也就拆掉了那片能长出选择能力的土。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这一段的事，和本章的分量不能相比，只是形状上有一点点像。

嘉晴的四节课上到第二节，又哭着回来一次。振邦跑物流，一周有五天不着家，这天晚上他有点烦了，对慧仪说：「江门那边的狮艺协会寒假有个封闭集训班，吃住都在里面，教练是专业的。干脆送她去，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事，我们也省心。」

慧仪没有马上答应。她问了振邦三个问题。

第一个：送她去，是因为集训班对她好，还是因为我们受不了她天天哭？

第二个：她在里面哭的时候，谁接得住？

第三个：集训完回来，她还是那个想退班的孩子，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振邦想了一会儿，说：「前两个我答不上，第三个我也答不上。」

后来他们没有否定集训班。专业的教练，本身可以是一道好护栏。他们只是改了做法：先不去封闭班，等四节课上完、嘉晴自己决定继续学，寒假再报一个不住宿的，每天晚上接回家吃饭，饭桌上听她说一说当天的事。

交出去的是教，留在家里的是接住。

这个做法的边界：家里实在顾不过来的时候，把孩子托给可靠的地方，不丢人，也不是抛下；要紧的是托出去以后，家里那道接住的护栏还在。

> **带走的话**
>
> 他送走五个孩子时，挡掉的是一个家可能写坏人的那一部分，拆掉的却是一个家先护住一个婴儿活下来、长出能力的那一部分。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他看见一个家会写人，也会写坏人；他后来用最重的话骂了自己。关门：因为家会写坏人，就连家这道护栏一起不要。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他把一道护栏当成了枷锁；这是判决五在他生活里的第一次。

◆

05

第 5 章

书桌上会熬，人情里熬不住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个人，为什么在书桌上等得了二十年，在人前一刻也等不了？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设想一位修表的老师傅。

他能在工作台前一坐一整天，同一个小齿轮拆了装、装了拆，十几遍不嫌烦。一只老表修了三个月没修好，他就放在抽屉里，隔几天拿出来看一眼，再放回去。半年后，表走起来了。

同一个人，回到家，老伴一句话说得不中听，他当场把筷子一放，起身出门。

耐心不是一个人身上的一整块东西。它长在哪儿，就只在哪儿管用。

◆ 二、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把卢梭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事，分成两张单子。

第一张，书桌上的。

年轻时在沙尔梅特，他面对一群互相打架的哲学家，不急着选边，先攒了好几年〔核〕，第 155 号第 4 章已经细写，年份大约在 1736 到 1740 年前后〔待核〕。

1740 年马布利家的失败，他放了二十年，长成了《爱弥儿》（本编第 3 章）。

1743 年在威尼斯给法国大使当秘书时，他已经想好要写一部大书《政治制度论》〔据二手〕。柯尔的导言说，这部书起初没有多少进展〔据二手〕；它终究没写

完。1762 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开头有一段小序：这篇小论文，是一部更长的著作的一部分，那部书我多年前不自量力地动了手，早已放弃；在能从中取出的各个片段里，这是最可观的一篇〔核〕。

1752 年前后，他的歌剧在宫里上演成功，国王有意给他一笔年金，他没有要，说那会给他套上枷锁〔核〕。他改做一门按页收钱的手艺：抄乐谱。第 155 号第 57 章引过他的话：这是唯一一种不必亲自伺候谁、就能挣来每天面包的活〔核〕。

1756 年起住在隐庐，后来搬到蒙莫朗西。在那几年里，他写出了《新爱洛伊丝》，写完了《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待核〕。据他自己的说法，《爱弥儿》是二十年思考、三年写作的结果〔待核〕。晚年在巴黎，他仍旧抄乐谱，也花了大量时间采集、整理植物标本〔待核〕。

第二张，人情里的。

1738 年从蒙彼利埃回来，发现华伦夫人身边有了别人，「我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核〕；1740 年，他离开了。

狄德罗，1749 年在樊尚鼓励他写下去的那个朋友，1757 到 1758 年间与他决裂；他在 1758 年出版的《致达朗贝尔的信》序言里，公开宣布了这次绝交〔待核〕。

埃皮奈夫人，把隐庐借给他住的朋友，1757 年底两人闹翻，他搬出了隐庐〔待核〕。

1766 年，休谟把他接到英国，替他张罗住处和年金，不到半年，他认定休谟设了圈套害他（休谟卷第 9 章）。

两张单子，时间是重叠的。同一个 1757 年，他一边在纸上一行一行地攒《爱弥儿》，一边和最老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断掉。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一部写不完的大书，他没有硬写完，也没有扔掉，而是从 1743 年起意，一直放到 1762 年，才从里面取出最站得住的一块，老老实实告诉读者：这是片段，其余的已经不在了。一次失败的家教，他记了二十年，最后变成一本改变了欧洲教育的书。

拒绝年金，改抄乐谱，第 155 号已经给了最大的敬意：一份靠依附某个人才拿得到的收入，会慢慢把人写成那个人要的样子〔第 155 号判断〕。本书完全同意。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接导师口述九。本书读作：幸福律护航，把张力积住、忍住、转换；创造律引领，从混沌里自组织出新路。

在书桌上，这两位护航人都在。

一群互相打架的哲学家，是混沌；他在里面待了好几年，让它自己理出头绪，这是创造律。一次教不好的失败、一部写不完的大书，是张力；他把它积住，一放就是近二十年，慢慢转成一本书，这是幸福律。有了这两位护航，自由律的三拍走得很顺：纠缠被接住，选择慢慢长出来，最后激发成一本本书。

在人情里，这两位护航人都不在。

被替换、被误会、被借住的屋主说了几句重话，这些也是张力。可人情里的张力和纸上的不一样：纸不看你，纸不催你，纸可以放进抽屉等你半年。人会看你，会等你回话，会在第二天又来敲门。张力按别人的钟点来，他没法把它放进抽屉。

于是在人情里，自由律的三拍只剩下头尾：纠缠一来，跳过选择，直接激发，搬走，绝交，认定是阴谋。

这里要接着第 155 号往下判一步。第 155 号第 57 章说，抄乐谱「今天抄，今天拿钱，不必为明天积」，他在谋生上把一生过成了学说。这个判断，本书照收。本书只补上另一半：在饭碗上不积，正好替书桌留出了能积的时间。按页收钱，不

求任何人，每天抄几页就够吃饭，剩下的时辰全归书桌。这份不必等的活，是他书桌上那场长长的等待的护栏。

由此可以看到他的第二道缝，这一道落在三界上。书桌是理念界，他在那里熬得住。人情是自我界（我怎样被人看、被人待），钱和住处是现实界，他在那两处熬不住。第 6 章会把这道缝放进定位卡。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四节课上到第三节，慧仪发现了一件事。

嘉晴在家里练鼓，练得很认真。她拿两根筷子，在一个旧抱枕上敲，一个人在房间里一敲就是四十分钟，一遍一遍数拍子，敲错了从头来，谁也不用催。

可一到班里就不行。班上有个叫李子轩的男孩，她一慢，他就在旁边学她的样子，几个孩子跟着笑。她一听见笑声，手就僵了，鼓点越打越乱，下课就说要退。

慧仪把这件事讲给振邦听。振邦说：「那她不是怕鼓，她是怕人。」

对。在抱枕前，她熬得住，因为抱枕不会笑她；在一群孩子中间，她熬不住，因为那些眼睛会笑。

两口子没有去找李子轩的家长告状，也没有叫嘉晴「别理他们」。他们想了一个小办法：慧仪请嘉晴在民宿的小院里，给住店的两位老人家表演一小段。只有两个观众，都是笑眯眯的。打完了，老人家鼓掌。下一次，观众换成慧仪的几个朋友，四五个人。

在人面前熬的本事，和在抱枕前熬的本事，要分开练；前一种，得从很少的几双眼睛开始，一次加几个。

这个做法的边界：如果那种取笑变成了长期的孤立或欺负，就要找老师，要拦；那不再是练胆子的事。

带走的话

他在书桌上让幸福律和创造律护着自己的自由，一等二十年；在人情里，这两位护航人都不在，张力一来，他就转身。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书桌上的等待和积攒，他做得比谁都好。关门：人情里那场按别人钟点来的张力，他一生没有留下来熬过。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拒年金、抄乐谱，是他替书桌立的护栏；在人情里一次次转身，把回得来的误会，当成了回不来的背叛。

06

第 6 章

缝隙定位：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教人不必等的人，是靠什么走到写出《爱弥儿》那一天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设想镇上一位做了四十年衣服的老裁缝。

他带徒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做不下去就歇，别憋着，憋出来的活不好看。」徒弟们都喜欢他，觉得他宽厚。

可他自己年轻时的事，老街坊都记得：为了一件旗袍的领口，他拆了缝、缝了拆，一个领子做了半个月；师傅骂他慢，他一声不吭，第二天接着拆。

他教徒弟的，是别憋着。他自己走过来靠的，是那半个月的憋。

他没有骗徒弟。只是那条规矩里，少了让他成为好裁缝的那一样东西。

◆ 二、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前五章已经写到他五十岁。这一节不添新事，只把那几年压成一句话。

> 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先说「他教的是不等」。

他的学说里，不等的地方到处都是。第 155 号已经一一指出过：自然人的计划不过当晚；幸福是欲望和能力相当，欲望多了就缩欲，不必为明天忍；给孩子他需

要的，不给他想要的，孩子的欲望被收到和力量一样大，也就用不着在「想要而得不到」里熬着。他的教育，处处替孩子把张力拿掉，让孩子不必等。

再说「他靠的是等」。

沙尔梅特书房里攒了好几年；马布利家的失败放了二十年；一部《政治制度论》从起意到取出一块，隔了近二十年；拒绝年金，靠按页抄乐谱守住书桌前的时辰。他一生最重要的几样东西，全是等出来的。

这里必须先摆出一条最有力的反证。《爱弥儿》第二卷里明明写着：最伟大、最重要、最有用的教育规则，是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核〕。他怎么能算「教的是不等」？

第 155 号第 19 章已经回答过这一问：他会等的是一只钟，等的方式是把地空着，不让任何东西扎根；他能等一只钟，等不了一团张力。本书接着这个答案往下说。他要大人等，大人空着等孩子长到那个年纪；他不要孩子等，不让孩子在一团难受里缠着熬。而他自己靠的，恰恰是缠着等：留在难受里、乱里，让它慢慢长出东西来。所以本书的判语，说的是后一种等。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照大师缝隙 Skill 的规矩，每说一处「他漏了」，先说清他在哪里是对的。这就是保底。

第一，有些张力只是消耗。雕刻铺里那种被压成奴隶的日子，熬下去长不出本事，只会长出撒谎和偷。离开是对的，替孩子挡掉这种苦也是对的。

第二，有些约束真是枷锁。《爱弥儿》开篇反对把新生儿捆在襁褓里，说孩子在子宫里还更自由、更少束缚〔核〕。那个年代的襁褓，确实是一副应当砸掉的枷锁。

第三，他反对「一步跳过去」，反对拿大人的道理去灌一个还接不住道理的孩子，这一条今天仍然成立。

在这三个条件下，他是对的。缝隙不在这里。

◆ 四、SDE 看这一处

照大师缝隙 Skill 的格式，填一张缝隙定位卡。

【缝隙定位卡】　大师：让-雅克·卢梭（教育、政治哲学、文学；1712–1778）　理论站在：D1 意义目标 · 视角：自由（中心主义名：自由中心）　人生另活：创造（证据：沙尔梅特攒书；《政治制度论》起意近二十年后，取出《社会契约论》；马布利家的失败放二十年长成《爱弥儿》）；幸福（证据：失败与未竟之作在书桌上积住、转换、释放；　拒年金、按页抄乐谱，把张力挡在书桌之外，给书桌留出能熬的时辰）　缝隙位置：格内（D1：理论站自由，人生另活创造、幸福）　第二道缝：E1 三界。书桌上的理念界，他熬得住；人情里的自我界、 钱与住处的现实界，他熬不住（华伦夫人、狄德罗、埃皮奈夫人、休谟）　保底：挡掉纯消耗的苦是对的；褪裸那类枷锁该砸；反对一步跳过去是对的

先看主缝。意义三律里，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他的理论把自由抬成了教育的总纲，却没有给另外两位护航人留位置：孩子不必在混沌里自己理出路，也不必把张力积住再转换。他的人生却一直在另外两格里过日子。缝在同一格里面，所以叫格内。

再看第二道缝。他的「等」，只在理念界里等得住。到了人情里，同一个人，一刻也等不了。第 5 章的两张单子，就是这道缝的证据。

还有一条，本书写得更小心一些。第 3 章说过，纸上学校的地基，是马布利家那一格熬不住的张力；第 4 章说过，把家当枷锁的那个动作，比《爱弥儿》早十几年就在他的生活里出现了。把这两处连起来，本书提出一个判断：他的理论，是从他熬不住的那一格长出来的。他在人情里、在屋里熬不住的张力，到了学说里，就成了应当替孩子拿掉的张力。这一条是本书初判。

下面这张表，把他的一生按时段摊开。第 155 号第 8 章那张表看的是「土怎样写他」，这一张看的是「他靠什么熬过」。最后一栏用三律的三拍记读数：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新样子），幸福律（积→转→放），自由律（缠→选→发）。

时段	那片土	难在哪	靠什么熬过	三律三拍读数
1712—1722	丧妻的钟表匠之家；姑姑的歌；整夜的小说	没有母亲；被当作亡妻的替身	在书里待一整夜；难过化成眼泪	创造：书里攒下第一片理念界；幸福：积一点就放；自由：尚无
1725—1728	雕刻铺，粗暴的师傅	被压成奴役	城外那一夜，当场转身	创造：未动；幸福：积到顶即放；自由：可能宽，选择半是惯性，激发无护航
1728—1740	华伦夫人身边；沙尔梅特〔起止待核〕	前途没着落；位置被人占了	书房里攒好几年；人情里离开	书桌：三律俱全，第一拍长；人情：缠一来即发
1740—1741	里昂，马布利家	两个教不好的孩子	辞职；把失败带走	屋里：积不住、没转换；书桌：失败沉下去，放二十年
1742—1752	巴黎沙龙；泰蕾兹；育婴堂	穷；家会写坏人	送走孩子；1750 论文得奖	人情：护栏与枷锁一起拆；书桌：樊尚路上三十七年的粥成形
1752—1762	拒年金〔年份待核〕；抄乐谱；隐庐与蒙莫朗西	依附的诱惑；朋友一个个断	按页抄谱守住书桌	书桌：积→转→放，三大书成；人情：连续绝交
1762—1778	焚书、流亡、英国；晚年巴黎	被追、被砸；疑心	湖心岛；抄谱；采植物；写《遐想》	书桌仍在熬；人情：认定阴谋；幸福只剩「此刻」那一种

读最后一栏：书桌上，三律几乎每一段都在；人情里，几乎每一段都只剩「缠一来即发」。

最后，和第 166 号对一对账。第 166 号读过苏轼，也落在 D1·自由格：他教的是放下，他靠的是拿起。苏轼贬到黄州，在城东的坡地上开荒种地，自号东坡；一边写着「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旷达句子，一边在田里、在灶前、在朋友和弟弟苏辙的书信往来里，一件一件把日子过起来。

两人同格，同一个中心，靠的也都是创造和幸福。

不同在第二道缝上。苏轼在人情里也熬：被贬、被疏远，他仍旧和旧友往来，和兄弟唱和，和黄州的农人、僧人交朋友。卢梭只在书桌上熬，人情里一有张力就转身。同格，异人生。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四节课下课，嘉晴坐进车里，没等爸妈开口，自己先说了。

「我不退了。不过我想换个位置，先不打大鼓，去打钹，打半年，再回大鼓。」

她说，这四节课里，她想明白了一件事：她不是怕鼓，是怕一慢下来，所有人都跟着乱，所有眼睛都看着她。打钹的位置在后面，错了影响小，她想先在后面把拍子练稳。

振邦和慧仪对看了一眼。这个决定，不是他们给的。它是四节课里，她自己在那团难受里一点一点理出来的：看清怕的是什么，找到一条不必硬撑、也不必逃走的路。

回头看这一个月，家里其实拦了两道。

第一道：不在那一晚、那一句「明天就退」上做决定。这一道挡住的，是一次气头上的转身，是给她的选择能力留出长的时间。它有期限，四节课，到期就交还给她。所以它是护栏。

第二道，他们差一点就拦了，最后没拦：振邦的「不许退，要有始有终」。如果那一道真的立起来，挡住的就是一个回得来的决定，一个孩子本来可以自己做、做错了也改得回来的决定。那就成了枷锁。

卢梭一生没人替他这样拦过一道，他也没替自己拦过。

这个做法的边界：护栏要有期限，要讲得出理由，到期要交还；做不到这三样，护栏就会慢慢变成枷锁。

带走的话

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他在书桌上靠创造和幸福护着自己的自由，却没把这两位护航人写进给孩子的规矩里。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他的书桌证明了缠着等的力量。关门：他把熬不住的那一格，写成了应当替孩子拿掉的那一格（本书初判）。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他替书桌立的护栏立得极好；他一生缺的，是人情里一道有期限、会交还的护栏。

◆



第 二 编

他的学校：一所纸上的学校

编　序

教育哲学家大多办过学校。裴斯泰洛齐办过孤儿院，杜威办过实验学校，陶行知办过晓庄。卢梭没有。他一生只正经当过一年家庭教师：1740 年，在里昂马布利家教两个男孩，教得很失败（第 3 章）。

《爱弥儿》开头，他当众说自己不胜任导师，于是「不去做这件事，而是拿起笔」（原文见第 3 章）。

所以，《爱弥儿》就是他的学校。这所学校有招生条件，有一位老师，有一张从出生排到成婚的课程表，有一次次精心布置的「自然后果」，还有一位不露面的校长。本编把它当一所真学校来查：谁来上学，课怎样排，后果由谁安排，谁在管事；最后把书里说的和学校里做的并排放，看两者之间的缝。

学校建在纸上，这件事本身不是罪过。纸上的学校有一个好处：条件全写在明处，可以一条一条地查。

07

第 7 章

一个想象的孩子，一个隐身的导师

这一章的问题

这所学校招的是什么样的学生，请的是什么样的老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翻开一本育儿书，里面常有一个示范孩子。妈妈照书上的办法说了一句话，孩子愣了一下，点点头，第二天就改了。

你照着做。自家孩子也愣了一下，然后哭了，第二天照旧。

你合上书，心里有点虚：是我做得不对，还是书里的孩子太好教？

书里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写出来的。写的人挑好了他的脾气、身体、家境，连那一天的天气也挑好了。卢梭是第一个把这件事明明白白写出来的人。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第 3 章已经引过《爱弥儿》第一卷那段话：他决定假设一个想象的学生，假定自己具备所需的年龄、健康、知识和才能。这里只补上后半句：要从孩子出生一直带到成年，带到他除了自己不再需要别的向导〔核〕。他说这个办法对作者有用：一旦偏离了常规做法，就拿这个学生试一试，他自己，或者读者替他，很快就能知道是不是跟着孩子的发展在走〔核〕。

接着是招生条件，一条一条写得很清楚。

学生要生在温带，他挑了法国〔核〕。

学生要是富人家的孩子。他的理由是：穷人不用我们帮忙也能长成人；富人家的孩子，才需要从偏见里救出来〔核〕。

学生身体要好。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哪怕能活到八十岁，他也不接；「让别人替我照顾这个弱孩子吧」〔核〕。他的理由说得很直：照看一个多病的孩子，你是看护，不是导师〔核〕。

学生是孤儿。有没有父亲母亲都一样：我接下了他们的义务，也就接下了他们的权利。他应当尊敬父母，但他必须服从我。这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条件〔核〕。

还有一条：师生永不分开，除非两人都同意〔核〕。

老师也有条件。老师要年轻，年轻到一个明智的人所能年轻的程度；可能的话，最好自己能变回孩子，做学生的玩伴〔核〕。一个人一生只能教一个学生〔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第一，他诚实。多数教育书把条件藏着，只给结论。卢梭把条件摆在书的最前面：我假定了我的年龄、我的健康、我的学识，我挑了我的学生。读者可以拿这些条件去比自己的家、自己的教室，看差在哪里。

第二，他看准了一件今天还用得上的事：老师和学生要一起过日子。一对一，同进退，老师自己也能像个孩子一样玩。今天家长常说的「陪伴」，他两百多年前就写进了招生条件。

第三，「想象的学生」是一个思想实验。物理课上想象一个没有摩擦的斜面，没人说老师撒谎。只要记得斜面是想象的，这个实验就有用。

◆ 四、SDE 看这一处

麻烦出在后面：读的人常常忘了斜面是想象的。

用三界来查这份招生条件。三界是本书导论讲过的：现实界（身体和东西），自我界（我想要、我能忍、我是谁），理念界（对错、真假、道理）。

现实界，挑过了。温带，健康，家境宽裕，住在乡下。这个孩子的身体不会拖累他的心思，也不会有一场大病打乱课程表。

这一挑，还挑掉了一样更要紧的东西。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是最需要护栏的孩子：夜里要有人听着他的呼吸，吃什么、碰什么、去哪里，都得有人先想一步。这些约束拦住的，多半是回不来的事。一句「你是看护，不是导师」，把这样的孩子请出了学校。留下来的，是一个身体结实、摔一跤爬起来就好的孩子；在他身边，大多数约束拦住的，确实只是回得来的小错。本书的判断：卢梭能把约束一律看成枷锁，有一半靠的是招生，最需要护栏的那个孩子，开学以前就被送走了。第九编会拿这一条对账。

自我界，清空了。孤儿。父母还在，可他们的话不算数。家里那些「你不能这样」「你应该那样」，一句也进不来。

理念界，锁起来了。远离城里的偏见，书一本不给（第 8 章细说）。

三界这样一挑、一清、一锁，孩子面前的路就特别宽。导论说过，选择的可能之所以宽，是因为约束空着。爱弥儿身上看得更清楚：他的约束空着，是招生条件清空的，不是天生就空。

这就是判决一在他学校里的样子。他把可能叫成自由；而爱弥儿的这份可能，是先挑出来、再清出来的。

再看那位老师。父母的约束拆掉了，孩子不再服从父亲、母亲、奶妈和仆人。可一句「他必须服从我」，把所有约束收进了一个人手里。第二卷他写孩子「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核〕；第一卷，他已经给自己留下了例外。

本书的判断：这所学校拆掉的是一群人的枷锁，留下的是一个人的。这一个人手里的约束，哪些是护栏，哪些是枷锁，要等第 10 章看他怎样用。

还有一件，最容易漏掉。想象的学生，不会失败到逼作者改方法。他不会是另一个孩子，不会怕黑到整夜做噩梦，不会在集市上当众哭到发烧。第四编要说，选择的能力是后天长出来的；在纸上学校里，它长不长得出来，由作者的笔说了算。

他说这个办法的用处，是让读者替他判断：是不是跟着孩子的发展在走。可读者看不见这个孩子。读者能看见的，只有作者写下的那几幕。一个实验，做实验的人同时也是写报告的人，还替被试说出了感受，这个实验就只剩下一种结果。

再加上那一条「一个人一生只能教一个学生」。这所学校开张那天，就定下了它没法复制：一位老师，一个学生，二十年，不换人。后面几章会看到，今天照他学的人，常常只搬走了这所学校的做法，没有搬走这几条开学条件。

第 155 号判他「无土」：把孩子身边会写人的那片土揭掉。这里补一个更早的动作：揭土之前，他先挑了人。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九月一日，嘉晴升上五年级，班主任还是司徒老师。司徒老师教数学，教了十二年书。讲台下坐着四十四个孩子，一个也不是她挑的。有一个早上常不吃早饭，有两个是爷爷奶奶带，有一个刚从外省转来，说话还带着口音。

她在黑板右边写下班规第一条：作业当天交；忘带的，第二天补，扣一次平时分。

她做不成卢梭那样的老师。她不可能年轻到给四十四个孩子当玩伴，也不可能和谁「永不分开」。她能从卢梭那里拿走的，是他最诚实的那一步：把条件写在明处。

一个做法：开学第一周，在备课本最后一页写一张「这个班没有挑过的条件」，只写和学习有关的：谁家晚上没人看作业，谁放学要帮家里看店，谁每天坐四十分钟车。每定一条班规之前，先翻一翻这一页。

这个做法的边界：这一页只给自己看；不打听家事，不进任何档案，更不拿来给孩子分档。

带走的话

书里的孩子都是写出来的。卢梭的好处，是把怎样写的也写了出来：先挑学生，再清空父母，最后把服从收进老师一个人手里。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把教育的条件写在明处，一对一地陪。关门：选择的可能是招生条件挑出来的，他说成了天生的。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他必须服从我」本身还不算两者之一；它把全部约束收进一只手，是护栏还是枷锁，要看这只手怎样放、何时撤。

◆

08

第 8 章

爱弥儿的课程表

这一章的问题

从出生到成婚，这所学校每一段让孩子顺什么、拦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小区里的早教中心门口，常贴一张月龄表：九个月会爬，十二个月能扶着走，十八个月能搭三块积木，三岁会自己穿鞋。

家长站在表前对照，心里一紧一松。表的好处，是给人一个次序。表的毛病，是让人以为到了那一格，本事就自己到了。

卢梭给爱弥儿排了一张更长的表，从出生排到成婚，一共五卷。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第 155 号第 19 章说过：《爱弥儿》五卷是按一只「钟」排的。这里不再讲钟，只把每一卷的课程翻出来看。

第一卷，出生到学会说话。他说：孩子唯一可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养成任何习惯；左右两只手都让他用，不让他按钟点吃饭睡觉，也不让他白天黑夜离不开人〔核〕。襁褓要拆掉（第 12 章、第 21 章细说）。

第二卷，大约两岁到十二岁。最初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只护着孩子的心不沾恶习、头脑不沾谬误（第 155 号第 19 章已引）。读书是童年的祸害；爱弥儿到十二岁，几乎不知道书是什么；读书对他有用时，他才学〔核〕。给他需要的，不给他想要的；他缺的力量由你补上，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不补到权力，让他盼着

有一天用不着你〔核〕。要拦他的时候怎么拦，他也写了：他不该做的事，别禁止，直接挡住，不解释，不讲理；你的「不」一出口，就是一堵铜墙，孩子撞上五六次，就不再撞了〔核〕。

第三卷，十二到十五岁。他说这一段，孩子的力气长得比需要快，一生中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力气多于所需〔核〕。他又说，限制欲望，就等于增加力量〔核〕。从此，一句「这有什么用？」成了师生二人检验一切的神圣公式〔核〕。第一本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很长时间里是他的全部藏书〔核〕。要学一门手艺。他说由孩子自己选，他不干涉；接着又说，在孩子喜欢的手艺里，他会替他挑木匠〔核〕。

第四卷，十五到二十岁。他把这一段叫作「第二次出生」，人到这时才真正进入生活〔核〕。他分出两种爱自己：一种只管满足自己的需要，容易满足；一种总拿自己和别人比，永远满足不了〔核〕。少年最先能有的情感是友谊，不是爱情〔核〕。宗教一直压着不讲：十五岁，他还不知道自己有灵魂；到十八岁，也许还不到学的时候〔核〕。他说这是推迟自然，替理性赢得时间〔核〕。这一卷里他还回头夸口：给我一个十二岁、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到十五岁还给你，懂的和你那些从小受教的孩子一样多；差别在于，你的学生只会背，我的学生会用〔核〕。

第五卷，二十岁以后：苏菲，旅行，成婚（第 155 号第 25、41 章已写）。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还他公道。

第一，他坚持不同年纪上不同的课。在他之前，孩子多半被当成小大人，拉丁文和教义一齐往里灌（第 12 章细说）。「童年有它自己的成熟」这个意思，今天的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还靠它吃饭。

第二，他把学习挂在用处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问「这有什么用」，他不嫌烦，反倒把这句话立成了课程的门槛。

第三，他懂次序。欲望比力气先长，人就苦。第三卷他抓住力气多出来的那两三年，让孩子学手艺、学动手。这个时机，他挑得准。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五卷放进三界和自由三拍（纠缠、选择、激发），能看出一条很清楚的线。

卷与年龄	开着的那一界	顺什么	拦什么	自由三拍走到哪
一：出生到说话	现实界（身体与物）	吃、睡、动的本来节律	习惯、襁褓、离不开人	只有纠缠
二：约二至十二岁	现实界	对物的依赖、身体的力气	书、道理、对人的服从	在物里选一点；力气由老师补
三：十二至十五岁	现实界，加理念界一条「有用」的缝	好奇心、「这有什么用」	别人的眼光、无用的学问	头一回自己选，选项先圈过
四：十五至二十岁	自我界（友谊、怜悯），理念界（道德、上帝）	第二次出生的情感	情欲、宗教提前进来	纠缠猛涌；选择请老师把关
五：二十岁以后	三界都开：婚姻、公民、政治	爱落到一个人身上	未经考验的婚约	激发：成家

读这张表，有三件事。

第一件，开门的次序。现实界最早开；理念界先开一条「有用」的缝；自我界最晚开；理念界里讲道德、讲上帝的那一间，压到十八岁前后。每一界开门之前，都是空着的。空着，那一界里的可能就特别宽；可能一宽，他就说孩子在那一界是自由的。

第二件，开门那天，选择的能力不会跟着一起到。导师的口述三，点破的正是这一件。第四卷的少年，情欲醒来，面前的路一下子全开了。他会不会选？卢梭自己心里有数，所以第四卷的老师比哪一卷都忙（第 10 章）。钟只管什么时候开门，不管门开以后，选的本事从哪里来。

第三件，每一卷他拦住的东西，有一半是回写。第一卷拦习惯，第二卷拦书和道理，第四卷拦社会的风气。可到了第四卷，他自己承认：当少年被现成风俗的洪流卷走，我用另一些习惯把他往反方向拉，这不是把他挪开，是让他留在原处〔核〕。本书的判断：这所学校一路在拦回写，一路也在回写，只是写的人换成了老师。

第二卷那堵「铜墙」，最能看出他拦的方式。墙不讲理由，孩子撞五六次就学会不撞。这一撞一停，本身就是一次回写：孩子身上长出一个「这里不用试」的习性。他说要孩子没有任何习惯，第二卷却靠一堵不讲理的墙，替孩子养出了第一个习惯。墙拦住的若是回不来的事，那是护栏；拦住的若只是一件回得来的小事，孩子学到的，就只剩「这里有墙」，没学到「为什么有墙」。

还要记下第三卷那句「限制欲望，就等于增加力量」。这正是本书定位式的第三句：激发，他只看见缺力气，靠缩欲去补。力气够不够，他不去问选择的能力长没长出来；他把欲望剪短，力气就显得够了。

◆ 五、放回日子里

梁家的两个孩子，正好站在这张表的两头。阿圆快满周岁，在第一卷，满屋子爬。嘉晴十一岁，在第二卷的末尾，快到第三卷的门口。

照卢梭的课程表，嘉晴这个年纪应当几乎不知道书是什么。实际上，她书包里装着好几门课的作业本，周末还要去醒狮鼓班。

拿卢梭去骂学校，没有用，也不是本书要做的事。一户人家能做的，是借他的次序，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周，嘉晴在哪一界里自己拿过一次主意？

设想谭慧仪周日晚上和嘉晴一起画一张小表，三行。第一行，身体和东西；第二行，我想要、我不想要；第三行，对和错、懂和不懂。每一行写一件这周嘉晴自己拿主意的事。画出来多半是这样：第三行最满，写的都是作业；第二行最空。

这个做法的边界：这张表只在家里看，不打分，不和同学比。空着的那一行，只说明哪扇门还没开，不说明孩子不行。

带走的话

卢梭的课程表是一张开门表：现实界先开，理念界后开，自我界最晚。钟定下开门的时间，选的本事却要在门后面慢慢长。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按年纪排课，课挂在「有用」上，时机挑得准。关门：每一界开门前都空着，他把这份空当成自由；门开以后选的能力从哪里来，表上没写。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十二岁前压住书，不让听不懂的词先占了位置，有护栏的一面；把宗教、道德压到十八岁，拦住的多是回得来的东西，按本书判据偏向枷锁（第八编逐件算）。

◆

09

第 9 章

一块菜地、一扇破窗、一间黑屋

这一章的问题

爱弥儿吃到的那些「自然后果」，每一次是谁安排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冬天早上，孩子不肯穿外套。大人说：不穿就不穿，冻一下就知道了。

孩子出门，冷得直缩脖子。下午回家，说明天要穿。大人心里有点得意：这就叫自然后果。

可这一课里，有好几样是大人定的。出门前大人知道天有多冷，知道冻一上午不会出事，知道教室里关着窗，也知道书包里其实塞了一件薄毛衣。孩子只看见了冷。

卢梭的纸上学校里，这样的课一堂接一堂。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第二卷，蚕豆。爱弥儿看园丁干了两回活，就想自己种。卢梭写：我不拦他，我赞成，和他一起干，不是为了他高兴，是为了我自己高兴，「至少他这样以为」；我当他的下手，替他翻地，直到他的胳膊有力气〔核〕。两人每天浇水，老师每天说「这些是你的」。有一天，豆子全被拔了。查下来是园丁罗贝尔干的。罗贝尔反倒更委屈：你们毁了我种的马耳他甜瓜。最后是老师开口：可不可以跟罗贝尔商量，让他分一角园子给我们种，收成分他一半？罗贝尔答应了，说不要收成，只是别碰他的瓜，碰了他就把豆子刨掉〔核〕。

第二卷，破窗。一个脾气坏的孩子打破自己房间的窗户，就让风日夜吹他，别怕他着凉，着凉总比莽撞好；你一句也别抱怨，最后不声不响地让人把窗修好。他又打破，就换个办法：冷冷地说，窗户是我的，是我费了心思装上的，我要保住它；然后把他关进一间没有窗的暗屋子。他哭喊，没人理。一个仆人来了，他求着要出去，仆人只说「我也有窗户要保护」，走了。过了几个钟头，「有人」提醒他，可以向你提出讲条件：放他出来，他再也不打窗。你来了，听他说完，当场答应：这主意好，对咱俩都合适，你怎么没早想到？然后拥抱他，带他回房〔核〕。

第三卷，集市。老师带爱弥儿在集市上看一个变戏法的人，让一只蜡做的鸭子跟着面包游。爱弥儿回家琢磨出了磁铁的道理，当晚上台表演，成功了；第二天再上台，鸭子却躲着他走，满场哄笑。又过一天，那人找上门来，说他们差点砸了一个老实人的饭碗，然后把机关亮了出来：原来是桌子底下藏着一个孩子，手里握着一块强磁铁〔核〕。卢梭在脚注里承认，这一小幕是事先安排好的，变戏法的人被教好了台词（第 155 号第 40 章已引）。

还有一回，也在第三卷。爱弥儿嫌学方位「有什么用」。第二天一早，老师提议去林子里散步，两人迷了路，又热又饿，最后靠太阳和影子找到方向，看见了蒙莫朗西。老师心里清楚，挡住镇子的只是一片灌木〔核〕。卢梭写：他心里一定这么想，说不说出口都不要紧，只要不是我说出来〔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四堂课，每一堂都比一顿说教强。

卢梭自己说了为什么：孩子很快就忘了他说过的话、别人对他说过的话，却忘不了他做过的事、别人对他做过的事〔核〕。豆子是他亲手种的，窗是他亲手砸的，鸭子是他当众端上去的，饿是他自己的肚子在饿。

还有一处，他做得极细：四堂课里，孩子吃的苦头都有限。着凉，几个钟头的黑屋，一场哄笑，一上午的饿。哪一样都不会留下伤。这份分寸，放到今天仍然难得。它到底拦住了什么、漏掉了什么，第六编第 33 章专门算；这里只记下一句：苦头的大小，是有人量过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只查一件事：安排的人。

那一课	场地谁挑	后果多大、多长，谁定	结论谁说出口	孩子看见的
蚕豆	老师当下手，地是他翻的	园丁拔豆；分地是老师提议，园丁添一条「别碰瓜」	罗贝尔；老师再归纳成「先占」	园丁
破窗、黑屋	老师不修窗，再挑一间无窗的屋	老师定关几个钟头，仆人照词回话	「有人」提醒讲条件，老师当场叫好	风，黑，自己的主意
磁铁鸭子	老师带去集市	变戏法的人先让他赢，再让他输	变戏法的人上门训话	一个老实手艺人
林中迷路	老师提议散步	老师知道离镇子多近	孩子自己「想到」，老师不说	太阳和影子

四行排在一起，卢梭的「自然后果」有一个固定的样子：纠缠是安排的，选择是孩子的，出口是递过来的。

纠缠，是老师挑的：哪块地，哪间屋，哪个集市，哪片林子。

选择，确实是孩子自己的。豆子是他种的，窗是他砸的，鸭子是他端的，方向是他认的。这一段不假，孩子在这里真练到了一点选择的能力。

出口，是有人递的。「有人」提醒他去讲条件，老师开口向罗贝尔讨来一角地，变戏法的人上门把机关摊开。孩子从纠缠里走出来的那一步，本书叫激发。四次里，这一步有三次不是他自己迈的。

还要看结论由谁说。卢梭主张不给口头教训，只凭经验。可四堂课里，道理还是用话说出来的，只是换了一张嘴：罗贝尔说，仆人说，变戏法的人说。孩子以为是物在回答他。其实是人在回答，只是这个人扮成了物，或者扮成了路人。

仆人那一句「我也有窗户要保护」，值得多看一眼。这句话的分量不在风，也不在黑，在于它告诉孩子：别人也有自己要护着的东西。这是一堂自我界的课，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的。卢梭的学说说，孩子只依赖物才不受伤害；可他在黑屋门口安排的，偏偏是一个人。第 11 章会回到这件事。

破窗那一课后面，他加了一条脚注：守诺言的义务，若不能靠它的用处在孩子心里立住，孩子渐长的良心也会把它当作一条天生的原则；这第一笔不是人画的，是一切正义的创造者刻在心上的〔核〕。一间黑屋、一个仆人、一个「有人」，都是他在正文里亲手安排的；到了脚注，这一课的来历归给了天。

本书的判断：这和判决三是同一个动作，把一段有来历的发生，说成本来就有。

蚕豆那一课的结尾，他还写了一句「两页纸的道理，实际要做一年」。那句话和「自然地」之间的缝，第 47 章专门拆，这里不展开。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十月的一个周二，上午十点，谭慧仪在民宿前台接到司徒老师的电话：嘉晴的数学作业本忘在家里了，老师问家里方不方便送过来。

民宿离学校骑电动车十五分钟。送，还是不送？

送，就是大人补上她缺的那份力气。不送，嘉晴会被扣一次平时分，第二天补交。很多家长会说，这叫自然后果。

照这一章的四栏表看一看。这个后果里，场地是学校；后果的大小（扣一次平时分）是司徒老师的班规定的；电话是司徒老师打的；送不送，由妈妈定。嘉晴只做了一件事：早上出门，没把本子放进书包。

今天孩子在学校吃到的后果，几乎没有一样是天定的。所以值得问的只有一件：这个后果是谁定的，嘉晴知不知道。

一个做法：送不送都行，但这一回，由妈妈自己拿主意，晚上告诉嘉晴是谁决定的、为什么。第 10 章接着讲这一晚。

这个做法的边界：作业本若牵连到补不回来的事，就不在这一章的范围里，按第九编的判据另算。

带走的话

卢梭的自然后果，纠缠是老师挑的，选择是孩子的，出口是别人递的。孩子以为物在回答他，其实是人扮成了物。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苦头有限，孩子亲手做、亲身受，记得住。关门：道理换了一张嘴说出来，来历最后归给了天。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他把苦头量在回得来的范围里，这份量度是护栏；量的人藏着，孩子不知道有人量过，这一层偏向枷锁（第 10 章接着算）。

◆

10

第 10 章

这所学校真正的校长

这一章的问题

纸上学校里，谁定边界，谁决定什么时候放宽、什么时候收紧？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商场里的儿童游乐区，孩子一进去就疯了：滑梯，球池，攀爬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大人坐在外面喝奶茶。孩子不会去想围栏有多高、软垫有多厚、出口为什么只有一个、门口那个穿马甲的人在守着什么。这些都是别人定的。

可游乐区有一个好处：围栏是看得见的。孩子撞到围栏，知道那是一道围栏。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第二卷里，这只手露过两回。

前一回：唯一可能成功的办法，是有节制的自由。你若不能单凭可能与不可能的法则去带一个孩子，就别去带他。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他都不知道，所以可以随你的意愿在他周围放宽或收紧。他被拦住、被推着、被拉回，一声不吭，只凭必然之手〔核〕。

后一回，隔了好些页。他先讲通常的家教：老师发号施令，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孩子才是；孩子拿你派的功课去换他想要的；孩子读老师的心思，比老师读孩子的心思快得多〔核〕。于是他开出一副反方向的药：让他始终以为自己是主人，其

实你才是。没有什么服从，比保留着自由外表的服从更彻底；意志本身就这样被俘虏了〔核〕。（整段见第 155 号第 40 章。）

第四卷，孩子大了，老师的位置也跟着换：跟他谈爱情、谈女人、谈快乐，想尽办法做他的知心人；只有凭这个名义，你才真的是他的主人〔核〕。他又说：只要我照这些准则把该做的防备都做到了，我确信他会自己走到我要带他去的地方〔核〕。然后他替爱弥儿写了一段话：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的老师，请把你正要放下的权威拿回去吧；保护我，别让我做激情的奴隶；逼我做我自己的主人，服从我的理性，不服从我的感官〔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看准了一件真事：当面的命令，会让孩子把聪明用在对付大人上。一个天天和大人讨价还价的孩子，力气全花在人身上，花不到事情上。他想让孩子的力气用在物上，用在「我够不够得着」上。

他还看准了另一件：孩子不知道边界在哪里，大人就有责任替他定。「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他都不知道」，这是实话。一个一岁的孩子不知道药片不是糖；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不知道，一句随口的玩笑能让同学哭一整晚。边界要有人定。

第四卷那段请求，更值得记下。这是全书少有的一刻：孩子自己开口，请大人替他守一道门。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155 号第 40 章判过「藏手」：他看见教育离不开一只手，却把这只手藏进物里；被教的人看不见它，也就无从改写它。本书接着判，加三件。

第一件，那道边界。「随你的意愿放宽或收紧」，这句话里有一个开关，握在老师手里。大人加约束，平常是两种说法：父母说「你不能这样做」，是道德上的；老师说「你这样违背真理」，是道理上的（这一块，导师口述四讲过，原话不录）。

纸上学校里，约束一条也没少。「你不能这样做」不说了，换成一堵「必然」的墙。「你这样违背真理」不说了，换成一只躲着他游的鸭子。他没有拆掉约束，他给约束换了个名字，叫「必然」。

同一页上，紧挨着「放宽或收紧」，他还写：别给学生讲口头的课，只让经验教他；永远别罚他，因为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错；永远别让他说「请原谅」〔核〕。话说得很宽厚。可往后翻不远，就是那间没有窗的暗屋子。关几个钟头，没人理，出来要讲条件。按他的说法，这不叫罚，这叫窗户碎了的必然。本书的判断：罚没有取消，罚被改成了天气；孩子挨了，还不能恨谁，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恨、也可以去讲理的人。

第二件，护栏的期限。第二卷他写过：他缺的力量由你补上，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第 8 章已引）。这是一句好话，意思是护栏有期限。可这句话写在给老师看的书里。什么时候算「够了」，谁来判断？握开关的那个人。孩子不知道身边有一道护栏，也就不知道它哪天该撤，更没法开口说：我已经够得着了。

本书的判断：一道孩子看不见的护栏，撤不撤全凭一个人；它拦住回得来的那一部分时，就滑成了枷锁。第九编会给这件事一条判据。

第三件，那段请求。「逼我做我自己的主人」，这是爱弥儿自己请来的护栏：他看见自己挡不住激情，请老师替他挡。在自我界里，这是选择的能力长出来的一个真迹象：一个人知道自己哪里会失手，主动要一道门。可卢梭在前面已经写明，「我确信他会自己走到我要带他去的地方」。连这份请求，也在设计里。

所以，这所学校真正的校长，不是自然，是那只手。这位校长每一门课都教到了，唯独少教一门：怎样看见校长。

张琼在《不插手的勇气》里，为亲子之间的「留白」辩护：孩子沉浸在自己的探索里时，大人不介入、不引导、不出声地看着。留白和藏手，从外面看，都是大人没动手。留白是真的没动，孩子知道大人就在旁边。藏手是动了，孩子以为没人。本书把这两件事分开记。

五、放回日子里

接第 9 章。那天，谭慧仪没有送作业本。晚上嘉晴回到家，书包一放就问：「妈妈，司徒老师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慧仪可以说「没有啊」，让嘉晴以为这一课是天定的。她也可以照实说。

她照实说了：老师打了，是我决定不送的。这学期你已经忘了两回，我想让你自己想个办法。

嘉晴不太高兴。想了一会儿，她提了一个条件：以后一个学期能不能送一次，算「救急」。慧仪说一次太紧，两次吧，但得她自己打电话回来求。两人把这条写进了家里记事的小本子，写上日期。

这一晚，那只手露了出来。露出来以后，嘉晴能跟它讲价，能改它一格。第 155 号说过，一个知道自己被写的人，才能回头改写写他的那只手。这一晚，就是那样的一圈。

一个做法：挑家里的一条规矩，写上三样：谁定的；为什么；到哪一天，或者孩子长出哪一样本事时，重新商量。

这个做法的边界：惊喜、礼物，和一时不便说的保护，不在此列；这里说的只是规矩。

> **带走的话**
>
> 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随意放宽、收紧边界，却没教孩子怎样看见它。露出来的手，才能被孩子改写。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承认边界要有人定；爱弥儿主动请一道护栏，是选择能力长出来的迹象。关门：约束改名叫「必然」，护栏的期限只写给老师看。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挡住回不来的那一部分是护栏；开关藏着、期限不告诉孩子的那一部分，偏向枷锁。

◆

11

第 11 章

学校对学说

这一章的问题

把《爱弥儿》里说的和纸上学校里做的并排放，缝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孩子要上初中了。学校开放日，家长领到一本彩色宣传册：尊重个性，快乐学习，自主探究。

开学一个月，孩子回家说：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到校，周测名次贴在走廊上。

两边都没撒谎。宣传册写的是想做的，走廊上贴的是正在做的。家长要看的，是两者之间那条缝有多宽，谁在管这条缝。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前四章已经把他的话摆齐了。这里只把「说」的那一侧重列成七句，句句是他自己的：

让孩子只依赖物，不依赖人（第 32 章细说）。不给口头教训，只凭经验教〔核〕。孩子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核〕。最初的教育是消极的，让童年自己成熟（第 155 号第 19 章）。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核〕。手艺让他自己选，我不干涉〔核〕。缺的力量替他补，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核〕。

「做」的那一侧，也都出自同一本书：招生条件（第 7 章），开门表（第 8 章），四次安排（第 9 章），一位校长（第 10 章）。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一句公道话：这条缝，是他自己留给读者看的。

市集那一幕，他在脚注里招认「是事先安排好的」。破窗那一课，仆人的台词、「有人」的提醒，都写在正文里。第四卷他明说，自己拿「另一些习惯」去对冲社会的习惯。一个存心要藏的人，不会写这么多。他把手藏在孩子面前，没有藏在读者面前；只有市集那一次，他起初连读者也没告诉，是评论者当了真，他才在脚注里补上。

所以，这一章不是抓他的把柄。这一章照本系列教育哲学卷的老办法，叫「学校对学说」：把他说的和他做的并排放。

◆ 四、SDE 看这一处

书里说的	纸上学校里做的	两者之间的缝
让孩子只依赖物	地是老师翻的，屋是老师挑的；园丁、仆人、变戏法的人都有台词	物是人摆的
不给口头教训，只凭经验	结论由罗贝尔、仆人、变戏法的人说出来	教训换了一张嘴
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	用「另一些习惯」把他往反方向拉	回写没停，只换了写的人
让童年自己成熟	推迟自然，替理性赢时间；宗教压到十八岁	钟是自然的，拨钟的是老师
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	「他必须服从我」	服从从父母身上移到一个人身上
手艺让他自己选	先划掉乐师、演员、作家，再在他喜欢的里面挑木匠	选项先圈过
补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	边界随老师放宽收紧，孩子看不见	期限只写给老师

七行，是同一个句型：他说的是 A，做的是 B。第一编第 4 章写的五次送走，是他人生里的这个句型；这里是他学校里的。

还要查另一种反差：他的学校比他的学说宽。

这一种，纸上学校里也找得到，就在表的第一行。他的学说只认物，说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可他的学校里满是人。罗贝尔丢了一季瓜，仆人也有窗户要保护，变戏法的人要养家糊口。爱弥儿学到「财产」「守诺」「谦虚」，每一课都是从另一个人的劳动、另一个人的损失、另一个人的饭碗那里学来的。这些是自我界的课，是人和人缠在一起才上得成的课。

本书的判断：他的学校比他的学说宽的地方，正是他的学说说不出口的地方：人。

表里还压着一种反差，和本书的判据有关。回头看第 9 章那几堂课：林子里，老师知道镇子就在灌木后面；黑屋子里，关的是几个钟头，不是几天；风吹进破窗，他说宁可着凉，也不要莽撞，着凉是回得来的。每一堂课，他都先替孩子挡住了回不来的那一头，只把回得来的苦头放进去。这就是护栏。他的学说把大人的约束一律叫成枷锁；他的学校里，护栏一道也没少，只是都站在「自然」身后。判决五说「现实界他留了护栏，只是藏了起来」，这所学校是最好的证物。

再用本系列杜威卷立下的四问，查一查这所学校。

学生在解决什么真实问题？林子里的饿是真的，被拔的豆子是真的；集市上的鸭子，是一场戏。

学科知识在里面有没有不可替代的用处？有。方位和天文在林子里真的救了一顿午饭。这一处，他做得好。

行动的结果怎样回到下一步？这一问他答得不坏。集市那场哄笑之后，师生回家照着变戏法的人亮出的机关，自己搭了一套：一张桌，一盆水，一只做得更好的蜡鸭。看得久了，发现鸭子静下来总朝同一个方向，一查是从南到北，罗盘就这样有了，物理课也就开了头〔核〕。结果确实回到了下一步；只是第一步落在哪里，老师先定了。

老师怎样判断何时出手、何时退后？这是全书写得最细的地方。只是判断的人只有一个，孩子还看不见他。

最后一问：这所学校进了今天，是被激活，还是被供奉？判据是一句话：这套教法上一次因为一个孩子的失败而被改写，是什么时候？纸上学校答不出来。它的学生是想象的，不会失败到逼作者改方法。全书唯一一次改写，在最后一页：爱弥儿说他要自己教自己的孩子（第 155 号第 40 章）。

今天学他的人，常学的是外观：让孩子吃点苦头，让孩子承担后果。条件没学到：一对一，二十年，全天候，每一场都事先排练过。只学外观、不学条件，本系列叫「外观复制」。

这就是本编的总账。纸上学校里的自由，是招生挑出来的，是课程表排出来的，是后果安排出来的，是校长藏起来的。可能很宽；能力，由一只手替他长。那只手露出来的那一页，是全书最后一页。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期中考试后，司徒老师在备课本上给自己画了一张三栏表：墙上写的，我实际做的，缝。

第一行，墙上写的是：作业忘带，第二天补，扣一次平时分。她实际做的是：有几个孩子忘带，她打电话问家长能不能送；另几个忘带，她没打，直接扣了分。她往回翻了翻，打过电话的，多半是家长白天接电话方便的人家。

缝就在这里。她没打算偏心。可她的「后果」，一半是班规定的，一半是家长的手机定的。

第二天，她在班上把这条班规改了一句：忘带作业本，老师不再替你打电话；要不要打回家，你自己决定，一个学期可以打两次。她在班规下面写上了改动的日期和原因。这是她这个学期第一次改班规。

一个做法：老师和家长，各给自己的一条规矩画三栏，只画一条就够。

这个做法的边界：这张表是给自己看的，不交学校，不进考核，也不拿来评哪位老师好坏。

带走的话

他说的是只依赖物，做的是一只手摆好一切；他的学校比学说宽的地方，是书里说不出口的那些人。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缝是他自己写给读者看的；他的学校里真有人和人缠在一起的课。关门：学说只认物，把人从道理里拿掉；学生是想象的，方法没有被一次失败改写过。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作为一本书，它把条件摊开给读者，是给读者的护栏；照外观搬进今天、不带条件，就成了一副新枷锁。

◆



第 三 编

他接手的题

编　序

一个人喊出「枷锁」两个字，总是先有一副枷锁摆在他眼前。这一编往回看一步，看卢梭动笔写《爱弥儿》的 1760 年前后，摆在他眼前的是什么。

第 12 章看那副真枷锁：孩子一出生就被布带缠紧，送到乡下奶妈家，稍大一点被灌拉丁文和教理问答，哭闹就挨打。他反得对，本书先把他对的那一半写足；然后拿本书的判据问一句：那些老做法里，有没有一部分当年是护栏？

第 13 章看那道更深的题：洛克说孩子生来是一张白纸，卢梭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两人方向相反，却站在同一块地上：孩子生来有一个「本来」。第 155 号第 9、10 章看过他对着「没有政府的图」挥刀；这一编看同一把刀伸进摇篮里，砍中了什么，漏掉了什么。

12

第 12 章

襁褓、奶妈与拉丁文

这一章的问题

1760 年前后，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十岁要受几道约束？卢梭把它们一起叫作枷锁，每一道都叫对了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满月酒上，长辈送来一床小棉被、一根长布带，叮嘱年轻的妈妈：要包紧，孩子才睡得稳，腿才长得直。

年轻的妈妈笑着收下，夜里翻手机，读到的却是另一套说法：别捆得太紧，腿要留出活动的地方。

两代人都爱这个孩子，都拿得出理由。长辈的理由是一辈辈传下来的，年轻人的理由是书上和医生那里来的。那根布带到底是在护着孩子，还是在捆着孩子？多半人家没细分，谁嗓门大听谁的。

两百六十多年前，卢梭对着同一根布带，把话说得极重。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一卷，他先下了一个总判：我们的智慧是奴性的偏见，我们的习俗无非是管束、强制、逼迫；文明人生来是奴隶，死去也是奴隶；婴儿被包进襁褓，死人被钉进棺材，人一辈子被我们的制度关着〔核〕。

接着他细细描写襁褓：孩子刚离开母腹，刚开始伸胳膊动腿，就被剥夺了自由；头被固定，腿被拉直，胳膊贴在身侧，一层层布条缠得动弹不得，连头上都要扣一顶帽子，好像大人怕孩子看上去像个活物。他说：孩子在子宫里还更自由、更

少束缚；出生，他什么也没得到〔核〕。他还说：你们说孩子的第一句话是眼泪，是的；你们给他的第一份礼物是镣铐，第一种对待是折磨；他们哭，是因为你们弄疼了他们〔核〕。

他追问这个习俗从哪里来。母亲们不肯自己喂奶，孩子只好交给雇来的奶妈；奶妈不是亲娘，只想省事。不包的孩子要一刻不停地看着，包好了往角落一放，哭也没人理。奶妈忙的时候，就把孩子像一包衣服那样挂在钉子上〔核〕。

再往后是哭。孩子一哭，大人一会儿哄，一会儿摇，有时吓唬，有时打。要么顺着他，要么逼他顺着大人，没有中间的路；于是孩子要么统治，要么服从，最早的观念不是暴君的就是奴隶的〔核〕。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一个被奶妈打的孩子：先是一声不吭，他以为孩子吓住了，其实孩子气得喘不上气，脸都发黑，过一会儿才哭出满腔的愤怒与绝望；他说一滴滚水偶然落在那只小手上，也没有那一下存心的打来得疼〔核〕。

再大一点是书本。他说教书先生爱挑死语言，因为没人能判他们教得对不对；孩子刚把启蒙课本背熟，一个字不懂，就被要求把法语翻成拉丁文〔核〕。那些据说会讲五六种语言的小神童，他听过，换来换去的只是词，说的始终是德语〔核〕。至于教理问答：要画最令人心碎的愚蠢，他就画一个学究教孩子念教理问答；要把孩子逼疯，就让他解释教理问答里学来的东西〔核〕。

他把整段童年收成一句：本该无忧无虑的年岁，在眼泪、惩罚、威胁和奴役中度过，你们为了他好而折磨他〔核〕。

这些是他笔下的样子，史学家怎么看？十八世纪法国城里人家，尤其巴黎，把新生儿送到乡下奶妈家养一两年，是很普遍的做法。常被引用的一个数字，出在《爱弥儿》问世十八年后：1780 年巴黎警察总监勒努瓦估计，全城一年约两万一千个新生儿，由母亲自己喂奶的不到一千〔据二手：巴丹德 L'Amour en plus，1980；萨斯曼 Selling Mothers' Milk，1982〕。送到乡下的孩子，死得比留在家里的多〔据二手：萨斯曼，同上〕。学校以拉丁文为主课，鞭打是寻常事〔据二手：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1960〕。卢梭并没有凭空捏造，他写的是一副真枷锁。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问的是「这道约束替谁省事」。襁褓的公开理由是：不包，孩子会摆出不好的姿势，腿会长弯。他把这个理由翻过来：真正的理由，是不包就得有人时时看着。一个习俗挂着「为孩子好」的牌子，底下是大人的方便，他把牌子揭开了。今天的父母对许多规矩也可以这样问一句：这一条，替谁省了事?

第二，他看见的是一根链子，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母亲不喂奶，所以请奶妈；奶妈不是亲娘，所以包紧；包紧了，所以哭；哭没人理，所以打；打多了，孩子最早学会的就是统治或服从。一件看上去只关乎身体的事，一路连到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这是一把问来历的刀，和他在《论不平等》里对霍布斯、洛克挥的是同一把（第 155 号第 9 章）。

第三，他站在孩子那一边听哭声。在一个把孩子的哭当成噪音、当成任性的年代，他把哭当成孩子唯一还自由的声音：身子被缠住了，只剩嗓子是自由的，他为什么不喊〔核〕？

第四，他看穿了拉丁文课堂里的空转。孩子换的是词，没有换想法；背下的是声音，没有背下意思。教理问答同理：塞给孩子根本无法理解的东西，他只能学会假装懂。

第五，他的话落了地。《爱弥儿》出版以后，上层人家的母亲自己喂奶一度成了风气〔据二手：巴丹德、萨斯曼，影响大小史家有争论〕。他也不是第一个说的人：他在一条引布封的注里补了一句，布封还可以举英国为例，那里这种荒唐野蛮的襁褓已经几乎不用了〔核〕。他是说得最响的人。

所以，说「他反的是一副真枷锁」，一点不过分。本书后面拆的，是他怎样把这副真枷锁的名字推广到了所有约束上。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接的是王德生老师口述四，关于枷锁与护栏的那一条。

本书的判据由此而来：一道约束，拦住的是回得来的，是枷锁；拦住的是回不来的，是护栏。回不来，指存在的死亡，或者改不回去的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那片土，而且改了就改不回去）。

拿这把尺，把那个年代的几种老做法一件件量过去：

老做法	它拦住的是什么	回得来吗	本书的判断
襁褓缠腿缠臂	孩子伸手蹬腿	回得来，蹬错了疼一下自己会换	枷锁
襁褓保暖、无人看时不滚落	冻伤、跌落	有一部分回不来	当年兼作护栏
母亲没奶、病了、难产去世时请奶妈	孩子挨饿	回不来	护栏
打骂止哭	一种感受的表达	回得来；打本身反倒造成难改的回写	枷锁
早灌拉丁文、教理问答	孩子自己的好奇与发问	回得来	枷锁

量完再回头看他，会看到两件事。

他自己其实留下了护栏，只是不叫它护栏。爱弥儿也有奶妈。他写：母亲肯尽责最好；如果非得请外人当奶妈，就一开始选好〔核〕。他甚至说，要是生母身上还有别的坏处可怕，与其吃一个娇惯母亲的奶，不如吃一个健康奶妈的奶〔核〕。冷水浴他主张一点一点降温，「为免风险」，变化要慢到觉察不出，可以用温度计量〔核〕。医生他一概不请，「除非他的性命显然有危险」〔核〕。那条「回不来」的线，他心里是有的：命悬一线时要请医生，冷水要按度数来，孩子不能饿着。只是读的人记住的是总判「文明人生来是奴隶」，护栏藏进了细处。这正是导读判决五的预备收窄：现实界他留了护栏，只是藏了起来。

襁褓那一半护栏，他换了一个人来扛。他自己那句话说得明白：不包的孩子，要一刻不停地看着。襁褓替代的，正是「看着」。他拆掉襁褓，并没有拆掉「看着」这件事，他把它交给了亲自喂奶、时时在场的母亲。这个安排本身是对的；可

他没有说出来的是，护栏并没有消失，只是从一块布换成了一双眼睛。一户人家如果拿不出那双眼睛，拆了布，护栏就真的没了。

还有一处，本书要老实记下。他写道：出生的孩子一半活不到八岁；熬过艰难的孩子长了力气；这是自然的法则，何必违背它〔核〕。他后面补了一句「只要不过度」〔核〕，可这一段的调子，是把一部分死亡风险交还给「自然的锻炼」。死亡是最典型的回不来。本书初判：在这一句里，他把护栏当成了娇养一起推开了，是他「连护栏一起拆」的最早一处。第九编会再回来。

打骂那一行还有一层。打拦住的只是一声哭，所以是枷锁；可那一下打会写进孩子最早的观念，「暴君或奴隶」。一道枷锁，本身就可能造成回不来的回写。这一点卢梭看得比许多后人都早。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梁家客厅，阿圆在地垫上翻来翻去，阿嫲在旁边看着，说起三十八年前带振邦。

那时她在乡下，头几个月把振邦包成一根「蜡烛包」，腿用布带绑直，说是长大腿才直。满月后娘家送来一条背带〔待核：开平一带外家送背带的风俗〕，她把振邦背在背上，下田、去塘边洗衫、喂鸡，一背就是大半天。家里没有别人，放下他，他会爬，门外就是水塘。

谭慧仪听了，脱口说：「那样绑，孩子多难受啊。」阿嫲不服：「振邦不是好好的？」

两个人各说对了一半。用这一章的尺来分：绑腿那一段，防的是「腿长弯」，今天知道这件事不绑也回得来，缠住的只是孩子伸腿的那股劲，是枷锁。背带那一段不同，它挡的是一个没人照看的孩子爬向水塘，那是回不来的事，当年是护栏；而且它还让孩子贴着大人的背，听着大人的呼吸，走着大人的路。

更要紧的是，这道护栏替的是一双没空的眼睛。阿嫲那时一个人干一家的活，背带就是她的第二双眼睛。今天梁家也有这种时候：振邦早出晚归，慧仪在民宿

忙，阿嫲一个人带阿圆做家务。背带有用没用，看的是那一刻身边有没有别的眼睛，不看它是老法子还是新法子。

这个做法的边界：婴儿怎样包裹、怎样背抱才安全，各家情况不同，请问儿科医生或社区保健医生；这里分的只是一件事，一道约束拦的是什么。

一个小练习：把家里老人传下来的一个带娃习惯写在纸上，问两句：它当年替谁省了事？它当年挡住的，有没有回不来的事？

带走的话

卢梭反的是一副真枷锁；可那副枷锁里夹着几根护栏，拆的时候，要先认出它们，再决定换成什么来扛。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问一道约束「替谁省事」，把襁褓、奶妈、打骂、拉丁文连成一根链子看。关门：总判把所有约束都叫作奴役，藏在细处的护栏读者看不见。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缠腿、打骂、早灌拉丁文是枷锁；奶妈、看护、命悬一线时的医生是护栏，他留下了，却没叫出名字。

◆

13

第 13 章

白纸与原初之善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说孩子生来是白纸，一个说孩子生来是好的，说法正相反，为什么说它们站在同一块地上？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孩子百日，亲戚来看。一位姑婆抱着端详半天：「这眉毛，这脾气，跟他爸小时候一模一样，天生的。」另一位表姐接过去：「小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

两句话在同一个下午说出来，谁也没觉得对方说错。可细想，一个说孩子身上早就写好了，一个说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写。

还有第三句，老一辈人也常说：「小孩子要管，不管就学坏。」这句话背后是另一张图：孩子生来带着坏的苗头。

三句话，三张出生证：本来坏，本来空，本来好。这一章看后两张。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先看洛克。1693 年，洛克出版《教育漫话》。他在书开头说，我们遇到的人里，十之八九是好是坏、有用没用，都是教育造成的〔核：第 1 节〕。书末他说，他写这些建议时，那个孩子还很小，他只把他看作白纸或蜡，可以随意塑造〔核：第 217 节〕。「白纸」这个说法，他在《人类理解论》里讲知识来源时也用过：设想心灵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字迹，没有任何观念，它的一切从哪里来？从经验来〔核：第二卷第一章第 2 节〕。

从白纸出发，洛克的教育重在养习惯：别拿一大堆孩子记不住的规矩塞他的脑子，要他把一件事做了又做，直到做熟〔核：第 64 节〕。他主张让孩子吃苦耐寒，每天用冷水洗脚，鞋做得薄到会进水〔核：第 7 节〕；主张跟孩子讲道理；他说，靠责罚和棍子，是教书先生通常那种偷懒省事的办法，最不适合用在教育上〔核：第 47 节〕。

再看卢梭。他对洛克很熟，《爱弥儿》里点过好几次名。他说，洛克的书出来以后，教育这件事仍然几乎没人动过〔核〕。他称洛克是学过医的智者，赞成洛克不给孩子吃药〔核〕。他也反洛克：「跟孩子讲道理」是洛克的大准则，如今正时髦，可那些被一直讲道理的孩子，在他看来极其愚蠢；理性是人最后长成的能力，你却拿它当起点〔核〕。

然后是他自己那张出生证。《爱弥儿》第一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全变坏了〔核：Foxley 英译第一卷首句〕。第二卷他又立一条「不容争辩的准则」：天性最初的冲动总是对的，人心里没有原罪，每一种恶从哪里进来、怎样进来，都查得出〔核〕。

他也知道有人会拿「习惯」来顶他。他转述：有人说，自然只是习惯。他用一株被迫横着长的植物来回答：形状保住了，汁液没改道，新枝仍然竖着长；条件一变，习惯消失，自然回来。接着他定义：我们生来有感觉，从出生起就受周围事物的影响；这些倾向，在被偏见改变之前，我称之为我们里面的自然〔核〕。

有意思的是，他离洛克并不远。他写：我们生来能够学习，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感觉不到〔核〕。这句话放进洛克的书里，也毫不违和。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两个人都有对的一半，而且对得各有分量。

洛克对在：人是被日子练出来的。今天说「习惯决定一个人」，说「环境塑造孩子」，都在他这一边。他反对拿棍子省事，主张让孩子在不太危险的苦头里长力气，在他那个年代是很开明的。

卢梭对在：他不肯把孩子看成一件有缺陷、待矫正的东西。在一个还流行「孩子的意志要早早压服」的氛围里〔待核：当时流行程度〕，他说孩子最初的冲动是对的，恶是后来进来的，而且「怎样进来的都查得出」。这是给孩子的一次松绑，也是一把问来历的刀：你说这孩子坏，先查一查，这个坏是哪一天、从哪一扇门进来的。

他批洛克「讲道理」，也批中了。一个三岁的孩子，你跟他讲一大段为什么不能这样，他学会的多半是讨价还价，或者学会用词语糊弄词语。

两人还有一处共同的好：都把孩子从「本来坏」那张出生证里放了出来。本来空也好，本来好也好，孩子都不再是一个生来欠了债的人。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三张出生证摆在一起，就能看出它们共有的那块地：出生那一刻是起点，起点上有一个「本来」，此后的一切都是加上去的。

本来坏，加上去的是管教；本来空，加上去的是经验和习惯（「装」进去）；本来好，加上去的多半是败坏，所以要少加、晚加。三家吵的是「本来」是什么，谁也没问：出生那一刻，真的是起点吗?

本书要在这里接上导师的两条口述：口述六（关于「自然」的来历）和口述五（关于选择的能力）。原话不录，只说本书的读法。

先看口述六这一处。

本书的读法是：孩子出生时并不空。他在母亲身体里已经过了十个月：脚下那片土（特征纠缠，E）一天天缠起来，走出一些路（差异，D），长出一些样子（显露，S）。一出生，这十个月缠出来的东西推着他做选择：往熟悉的声音那边转头，找熟悉的味道。本书把这叫作惯性选择。洛克说的「白纸」，其实已经写了十个月。

卢梭呢? 他看见了不空，可他把这份不空叫作「本来」，叫作「自然」，叫作「好」。他那株横着长的植物，汁液的方向从哪里来，他没有问。他问前人「正义

观念从哪里来」「『属于』这个词怎样长出来」，问得那样狠；轮到孩子身上的「自然」，他停住了，当它是造物主给的。这就是本书第三条判决：他把最早的回写叫作自然。

他其实差一点就看见了。他写过：我们的孩子在出生前就被父母的娇弱弄软，来到世上时体质已经虚弱〔核〕。出生前就被写过，这句话他亲手写下了，只用在了坏的那一面：坏的是父母写上去的，好的是造物主给的。

还有一句更能说明问题。他说：孩子唯一可以养成的习惯，就是没有习惯；别让他非得在固定时间吃、睡〔核〕。这是想把「本来」冻在出生那一刻：出生以前缠成的，算自然；出生以后缠成的，算习惯，要防。一条线划在了产道上。线的这边和那边，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先写后写而已。第五编会把这条线细细拆开。

再看口述五这一处。

拿本书对选择能力的读法去看，两张出生证各对一半、各错一半：

白纸说对在「能力要后天长」：孩子生来没有选择的能力，要在日子里一点点发生。它错在「空」：纸上已经有了十个月的字，这些字会推着孩子走，教育不是往空纸上写，是在写过的纸上接着写。

原初之善说对在「不空」：孩子带着东西来。它错在两处：把不空当成了好，又把这份好当成了完好的选择能力。惯性选择是被推着走，选择的能力是自己组织出一条新路、把张力忍住再转出去（本书第四编会讲这就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活儿）。一个婴儿有前者，没有后者。

所以本书给新生儿的，是第四张出生证：一张写过十个月的纸，纸上有惯性，没有能力。这张出生证不说本来好坏，只说来历和缺口。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还是梁家，阿嫲接着讲振邦小时候。

「振邦生下来哭声好大，接生的阿婆一听就说，这个仔身体好。」这是阿嫲那一辈的老话：哭声大就是身体好〔待核：开平一带的说法〕。

这句老话，其实是一种读法：把哭声当成「本来」身体的成绩单，一出生就定了好坏。它有对的一面。那时乡下看病难，一个新生儿哭不出声、哭声很弱，确实是要紧的警报，老辈人靠这个耳朵认出危险。今天这件事交给医生判断，家里人听到异常，请尽快寻求专业帮助。

它也有顺带出来的另一面。既然「哭声大是身体好」，孩子哭一阵也就不必急着抱，「由他哭，练肺」。阿嫲说，振邦那时一放下就哭，只有背在背上、听着她一边干活一边哼歌，才安静。「他天生就黏人，天生硬颈。」

请用这一章的眼光再听一遍。一个婴儿只在背上、只听到某个哼唱才安静，这是天生，还是惯性？他在阿嫲背上过了几个月，那片背、那股气味、那段哼唱，缠成了他脚下的土，他当然往那里靠。说他「天生黏人」，就把这几个月的来历抹掉了。

慧仪手机上那个育儿号，说的是另一张出生证：「宝宝是一张白纸，关键在前三年。」这句话催着她给阿圆安排早教课。它和阿嫲的「天生」吵得起来，底子却一样：都以为孩子有个「本来」，一个说本来就定了，一个说本来是空的。

一个小练习：下次你想说一个孩子「天生」怎样，先停一下，问：他这个样子，是在哪一段日子里缠出来的？随身三问的第二问正好用上：分一分，它是惯性，还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个做法的边界：追问来历，是为了看清楚，不是为了找谁的错。孩子的脾性里确有很多家里人说不清来历的部分，查不出，就先放着；涉及发育上的担心，请寻求专业帮助。

> **带走的话**
>
> 白纸说少看了那十个月，原初之善说把那十个月当成了造物主的手笔；孩子生来是一张写过的纸，有惯性，还没有能力。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不把孩子当成生来欠债的人，恶「怎样进来都查得出」。关门：查来历的刀，到孩子身上的「自然」就停了，把最早的回写叫成了本来。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本来好」挡住了「本来坏」那副枷锁；可它又立起一道新的：凡是出生以后缠上的，都算败坏，连长能力的练习也一起防了。

◆



第 四 编

总纲：一句话拆成两半

编　序

前三编看了他这个人、他那所纸上的学校、他接手的那道题。从这一编起，拆那句话本身：「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拆法只有一刀。把「自由」这个词，还原成三拍：纠缠、选择、激发；再把三拍摊到三界上：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一刀下去，这句话裂成两半。前半句对了一半，对在「可能」；后半句也对了一半，对在「有些约束确实把人写坏了」。错的那两半，一半落在「能力」上，一半落在「护栏」上。

七章依次走：第 14 章，九条口述是怎样一条一条给出来的，每一条改掉了哪一步推断；第 15 章，自由的三拍，和在旁边护着它的两位护航人；第 16 章，自由的三界，和《社约论》里的三种自由对一次账；第 17 章，可能与能力为什么反着走；第 18 章，他自己写下的另一半；第 19 章，三件错同出一根；第 20 章，总账。

这一编是全书的总纲，后面十编都从这里取尺子。本编梁家的主例只有两个：十个月的阿圆伸手够电视遥控器，十一岁的嘉晴对着兴趣班报名表挑选项。

14

第 14 章

九条口述

这一章的问题

一句话一半对、一半错，到底是哪一半对，对到哪里为止？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给孩子讲一道题，讲到一半，孩子说：「妈妈，你这样讲不对。」

你可以先护住自己：「我哪里不对了？」也可以先问：「哪一步不对？」

前一种把一句话当成一整块，要么全对，要么全错；后一种把它当成一串步子，错哪步改哪步。

这一章讲的，就是一句话怎样被一步一步改过来。改的人是王德生老师。被改的，头一个正是这本书的执笔者。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开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有人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却比他们更是奴隶。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不知道。〔核〕

这句话两百多年来一直有人挑刺。英译者柯尔在导言里写过：许多人对卢梭的全部印象，就是这句开篇话；有人会告诉你，人并非生而自由。柯尔替他辩护，说卢梭的意思，其实等于「人生来是为了自由」。〔核〕

「前半句有毛病」早有人说过。本书要说清的，是毛病出在哪一步。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句话抓住了两件真事。

第一件：刚出生的孩子，还没被任何一条家规、任何一个「应该」捆住，想哭就哭，想抓就抓。

第二件：长大的路上，约束一道道加上来，有些确实把人写坏了。一个被「你不配」喊了十几年的人，很难再相信自己可以。

这两件事，卢梭看得比同时代的人早，也比他们痛。

◆ 四、SDE 看这一处

2026 年 9 月 27 日上午，王德生老师就这一句话连续口述了九条。九条的原话存档，本书只提及、不刊出。下面按先后排，每一条只记两件事：它管哪一块，它推翻或收窄了哪一步推断。有记录的执笔者推断只有一处，就是第一轮对「生而自由」的误判，照实记下；其余几步，是顺着这句话读下去最容易走的路，读者自己读，很可能也走这几步。

口述一，管题和刀。它定下这句话在卢梭教育哲学里的位置，也定下拆它要用哪一把尺子：意义三律里的自由律。它关上的，是全对、全错两扇门。

可执笔者的第一轮推断还是走偏了。手边有一篇 2025 年 SIO 阶段的旧文，第 10 号书页精选《论西方民主自由的虚幻》，里面写：「所谓『生而自由』是一种掩盖结构性训练责任的哲学神话。」执笔者顺着它，把错的那一半放在了「生而自由」上：判它为错，对的只剩后半句。

口述二，管自由的维度与界。它推翻的，正是执笔者这一步：「生而自由」不能整个判错。那篇旧文，也由这一条从「全错」收窄成「一半对」。本书照录为：口述对旧判的收窄。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本书自己的读法放在第 15、16 章。

口述三，管选择怎样发生。顺着口述二，最容易接着推的一步是：孩子有可能，只是缺力气，那么他的「选」是好的，只是做不到。口述三拆了这一步。「可能」和「能力」从这一条起分了家，本书在第 17 章把这笔账算开。

口述四，管枷锁与护栏。后半句看上去对得很干净：大人加的约束，就是枷锁。口述四把这一步收窄了。本书那条分辨护栏和枷锁的判据，由此而来，第九编专门去钉。

口述五，又回到选择的能力。读完口述二，读的人容易把「选择」那一拍当成只欠火候。口述五把这一步也收窄了。孩子这一头缺多少，本书在第 15、39 章自己算账。

口述六、七、八，管「自然」。这三条连着拆一个词。常见的读法，要么说「自然」是虚构的，要么说顺其自然只是用过了头。这三条把两种读法都收窄了：口述六管「自然」的来历，口述七管顺其自然的边界，口述八把刀转向读书的大人。怎样拆，第五编逐章走。

口述九，管两位护航人。前八条都在自由律里转。口述九把它放回意义三律，从缝隙的角度看卢梭少了什么。本书读作：幸福律护航，创造律引领。系列已立：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九条连起来看：前五条把一句话劈成两半再劈细，六到八条拆一个词，第九条放回意义三律。没有一条是推倒卢梭，条条都是收窄。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导论里那户梁家的客厅。十个月的阿圆趴在地垫上，看见茶几上的电视遥控器，上面的红灯一闪，他就盯住了。他往前拱，伸出右手，够不着。

还没读这九条，大人会说：「看他多自由，想要什么就去够。」读了口述二，会看见他够不着：想离开这一团，离不开。读了口述三和口述五，会问一句：除了

伸手，他还有别的路吗？绕到茶几那头，扶着沙发边站起来，冲妈妈「啊啊」地指一指。这几条路，他还想不出来。

读了口述四，会注意到妈妈早就用胶布把遥控器的电池后盖粘死了。读了口述六到八，会想：他为什么对那个会发声的黑盒子特别起劲？读了口述九，会看见他哼了两声、没哭、又拱了一下。那两声哼里，有东西在积。

带走的话

一句话「一半对」，就要问是哪个词里的哪一半。卢梭那句话，对在「可能」，错在「能力」。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孩子生来没被捆住」；关的是「选择要后天长」。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本章不判具体约束，只交代判据的来历：口述四。

◆

15

第 15 章

自由的三拍，与两位护航人

这一章的问题

自由，生下来带着多少，后天要长多少？长的时候，谁在旁边护着？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第一次到一个陌生城市，从地铁里出来，站台尽头有七个出口。你知道自己「可以」从任何一个出口出去。可你站在那里，半天没动。

能走的口子很多，你一个也走不出去。直到你看懂了指示牌，想起朋友说过「从 C 口出，出来有一家药店」，你才抬脚。

站着发愣的那一会儿，好几股劲同时拉着你，这是纠缠。想起朋友的话、认定 C 口，这是选择。抬脚往 C 口走，真的出了站，这是激发。

一个成年人出个站，三拍走得飞快，快到看不见。一个婴儿，三拍一拍一拍都要长。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卢梭立了一条根本准则：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做到的，做他想做的。这是我的根本准则，用到童年，一切教育规则都从它而出。〔核〕

同一卷里，他还写：给孩子他需要的，不给他想要的；补上他缺的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不补到权力，让他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核〕

他的自由，是两样东西对上：想的，和做得到的。想多了，做不到，就不自由；所以要么补力气，要么让他少想。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看见了自由里有一块「做得到」。这一块很实在：一个想走又走不动的孩子，谈不上自由。

他还给大人的帮忙定了一条线：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这等于给帮忙写了期限，帮到孩子不再需要你为止。今天很多父母，帮忙没有期限，帮到孩子三十岁。

这两处，本书都认。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自由律的三拍用大白话说一遍。纠缠（自由律第一拍）：好几股力同时拉着你，还没分开的那一团。选择（第二拍）：从这一团里分出一条路来。激发（第三拍）：真的迈出去，离开这一团。

拿这三拍去量一个新生儿：

三拍	生下来有什么	后天发生什么
纠缠	现实界的一团：饿、冷、声音、光、妈妈的气味；还有子宫十个月缠出来的那一层惯性	自我界、理念界的纠缠一层一层缠上来
选择	一个空位：理念界、自我界空着，所以选择的可能很宽	选择的能力：自组织（创造律），加上转换（幸福律）
激发	几乎没有：抬不起头，翻不了身	激发的能力：身体的，也有自我的、理念的

这张表是本书的读法，接的是口述二、三、五那一块。天生只有第一拍的纠缠，加上第二拍的一个空位。

有人会问：新生儿也会「选」啊，饿了会转头找奶，听见妈妈的声音会安静下来，这不是选择吗？

这些动作是真的，也很要紧。只是它们多半是纠缠那一拍里带出来的惯性，是子宫十个月和出生头几天缠出来的路，走得熟，不用分辨。第五编会细说这一层。

选择的能力说的是另一件事：碰到一团没见过的纠缠，能从里面分出一条路来，而且这条路不是早就铺好的。

所以「空位」这个词要读准。位子是有的，因为没被占，所以宽；位子上还没坐人。可能，就是这个空着的位子；能力，是后来坐上去的那个人。

空位要长出能力来，本书的读法是要靠两样本事（这一处接口述三）。一样是自组织（创造律：从一团乱里理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一样是转换（幸福律：想要又得不到的那股劲，先积住、忍住，再换一种用法）。

这一处接口述九。本书这样读：幸福律在后面护着，把张力积住、忍住、转换，让它别一下子泄掉；创造律在前面引着，从混沌里自组织出新路，让积住的劲有地方去。

两位护航人少了哪一位，自由律都跑不起来。少了幸福律，孩子一哼大人就递过去，张力还没积起来就泄了，选择没机会长。少了创造律，张力积住了，却找不出新路，只剩硬忍、憋着。系列说的「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落到日子里就是这两种样子。

「一哼就递」这种帮得太多，教育心理学的支架理论早讨论过：帮的比孩子差的多，就替他走完了该他自己走的那一段。本书让出这一层，分离线见第 63 章。

卢梭少的正是这两位。第 155 号登记过导师在这一处的一条口述（那本书的口述三）。本书的读法是：他的自然里，张力一来就转掉，不积，也不忍。缩欲，就是不让张力积起来。引领那一头，本书的判断是：他让「自然」走在前面带路，把该由创造律做的事，交给了子宫里带出来的惯性。

护栏，是幸福律的一种护航（本书的判断）。护栏不拿走张力，它拿走的是那个回不来的出口。在护栏里面，孩子可以一次一次试，张力一直是张力，不会变成一场伤亡。枷锁不一样，它要么把想要本身按下去，要么把回得来的路也堵死。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还是梁家客厅，阿圆还是够不着遥控器。

大人手边有三种做法。

第一种，一步走过去，把遥控器塞到他手里。三拍里，大人替他走完了后两拍。张力刚起就泄了。

第二种，把遥控器收进抽屉，眼不见为净。纠缠被拆掉了，这一团没了，三拍也就没有了。

第三种，谭慧仪用的是这一种。电池后盖早用胶布粘死，纽扣电池被吞下去是回不来的事，这一道先拦住。然后遥控器照样放在茶几边上，她坐在旁边不出手。阿圆哼了两声，扒着沙发边，腿一蹬一蹬，第三次站起来一半，手碰到了。

胶布是护栏，拦的是回不来的那一头。茶几边上那一段够不着，她留着，那是张力积起来的地方。想要比能做的多一点，这道缝，意思近维果茨基说的「最近发展区」：孩子自己做得到的，和有人帮一把做得到的，中间那一段。本书让出这一层，分离线见第 63 章。阿圆扒沙发站起来的那一下，是他第一次在这件事上自组织出一条新路。

这个做法的边界：先把家里真正回不来的危险排查一遍再谈留白；孩子饿了、困了、身体不舒服，先照顾，不拿来练；留给他试的，只能是摔一下、急一会儿就回得来的事。

> **带走的话**
>
> 生下来有的，是纠缠和一个空位；选择和激发，都要后天长。长的时候，幸福律在后面护着，创造律在前面引着。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自由要做得到」和「帮忙有期限」；关了「选择要长」，两位护航人都没请。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电池后盖的胶布是护栏；茶几边那段够不着，是留给张力的地方。

◆

16

第 16 章

自由的三界

这一章的问题

人有几种自由？一个婴儿，在哪一种里最宽，在哪一种里最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周末早上，你想睡个懒觉。

闹钟没响，孩子也还睡着，这一处放你睡。可你心里有个声音：「当妈的怎么好意思睡到九点。」这一处拦你。手机里又跳出一篇文章：「早起的人才会成功。」这一处也拦你。

一个懒觉，三个地方在管。一处是摸得着的日子，一处是你自己心里，一处是外面的道理。三处都可以放你，也都可以拦你。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社约论》第一卷第八章，卢梭算过一本账。人因为社会契约，失去的是天然的自由，它只以个人的力量为界；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它以公意为界。他还说，可以再加上一样：道德的自由，只有它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才是自由。〔核〕

写到这里，他收了笔：这个话题我已经说得太多，「自由」一词的哲学含义，此处不谈。〔核〕

三种自由，他摆出来了，没有往下展开。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分出了三种自由，这一步很了不起。多数人说「自由」，只说一种。

他看见天然的自由以力量为界。拿这句话去看一个婴儿，再准不过：婴儿的天然自由，就被他那点力气框着。

他还看见，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一个人想什么就做什么，他看得出那不叫自由。这一句，本书第七编会一再用到。

◆ 四、SDE 看这一处

本书把自由分成三界（这一处接口述二）：理念自由，自我自由，现实自由。先用大白话说三界。现实界：身体、物、钱、时间，摸得着的那一层。自我界：我想要什么，我能忍多久，我是谁。理念界：知识、规矩、真理，各种「应该」。

拿卢梭的三种自由和三界对一次账。下面是本书暂用的一种对应：天然的自由，对现实界；道德的自由，对自我界；社会的自由，对理念界。

说「暂用」，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本书的对法，卢梭自己没这样分。第二，对得并不严丝合缝：道德的自由靠的是「自己订立的法」，法本身有理念界的成分；社会的自由里包着财产，财产又是现实界的东西。第三，卢梭的三种自由说的是成年人订约前后的得失，三界说的是一个人从生到老都在的三层。所以这只是一种暂用的对应，拿来看东西，不拿来下定论。它不承重：五条判决和那条护栏判据，没有一处靠它立着，把这一段整个拿掉，全书的论证照样走得通。

为什么还这样对？因为三处的「界」对得上。天然的自由，以力量为界，力量是现实界的事。道德的自由，界在自己能不能管住欲望，那是自我界的事。社会的自由，界在公意，公意是一群人共同认下的一个理念。

对完这本账，一个婴儿在三界里的样子就清楚了。

现实界：纠缠满满，饿、冷、响声、光。激发的能力极弱。以力量为界的天然自由，他只有一点点。卢梭自己也承认，孩子的自由受力量不足的限制。

自我界：空着。没有「我想成为谁」，也没有「我能忍」。所以可能很宽，能力是零。

理念界：也空着。没有真理压着他，也没有规矩。可能很宽，能力也是零。

这样看，「生而自由」对的那一半，落在自我界和理念界的可能上：那两界没有约束，所以他在现实纠缠里什么都「可以」。现实界里框住他的，是力气；力气缺的是激发的能力，不是可能。可能和能力，在这一格也要分开记。

本书说的两把枷锁，也各有各的界：父母的「你不能、你不应该」，落在自我界；老师的「你这样选违背真理」，落在理念界。现实界那一格，他留了自己的办法：让孩子只依赖物。那一格的事，第六编细说。

三界填起来的快慢也不一样。现实界最先满：不出一年，孩子就摸过了冷热软硬，认得了家里的门和床。自我界接着慢慢长：两三岁有了「我的」，再大一点有了「我能忍一会儿」，到十来岁才有「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理念界最慢，规矩、道理、知识，要一样一样学，学上十几年还在学。

三界各有各的时间表，自由在三界里也就各有各的年龄。一个孩子可以在现实界已经很自由，走得稳、跑得快，在自我界还很不自由，一不顺心就躺在地上；在理念界更是刚起步。说一个孩子「自由不自由」，要先问：哪一界？

这也是「生而自由」这句话最容易糊住人的地方。它用一个「自由」，盖住了三个界、三种进度。

本书的判断：在《社约论》里，道德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是在订约的那一刻一起拿到的。放到一个孩子身上，这两种自由要一年一年长。这一点和第 155 号的判决「等不得」接得上，这里只点一下。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十一岁的嘉晴放学带回一张兴趣班报名表，周六、周日各有四五个班，让家里一周内交。

三界在这张表上各占一块。

现实界：周六上午民宿退房最忙，妈妈接送不了；有的班学费一学期要两千多；有的班在江门，来回一个多钟头。

自我界：她想学什么？她坐得住多久？她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上一个醒狮鼓班刚闹着要退，这件事第一编细说，这里只提一句：她心里多了一句「我是不是坚持不住的人」。

理念界：阿嫲说，女孩子写一手好字最要紧；班上同学说，编程将来最有用；报名表背面印着一行字：「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嘉晴的可能在哪一界最宽？报名表上的八个班，理念界那一块，她一个都还没真正懂，所以样样都行。在哪一界最窄？现实界，时间和钱先替她划掉了一半。这一回划掉的是可能，和阿圆缺力气不是一回事：阿圆缺的是激发的能力，嘉晴碰上的是日子里的约束。

> **带走的话**
>
> 自由分三界。婴儿的可能在理念界、自我界最宽，因为空着；他在现实界最不自由，因为没力气，缺的是激发的能力。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自由有三种」；关了三种自由的生长，说一句「此处不谈」就收了笔。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报名表背面那行字，拦的是回得来的选择，是一把理念界的枷锁。

◆

17

第 17 章

可能与能力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越长大，能选的越少，这是自由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晚上八点，你饿了，打开外卖软件。附近三千多家店，你往下刷，刷了二十分钟，越刷越烦，最后点了上周吃过的那一家。

可能多到三千，你反而选不动。

再想另一个时刻。你在自己家厨房，冰箱里只有两个鸡蛋、半棵白菜、一把挂面。你站了一分钟，就知道今晚吃什么，还做出一碗你以前没做过的面。

可能少到只剩三样，你反而选得出来，还选出了新花样。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孩子的自由受他力量不足的限制；即便在自然状态中，孩子也只享有一种不完全的自由，就像人在社会生活里享有的那样。〔核〕

同一卷稍后，他给老师出主意：唯一可能成功的办法，是有节制的自由。孩子不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这条边界他一概不知，所以你可以随你的意愿，在他周围放宽或收紧。〔核〕

他看见了两样：孩子的自由不完全；孩子身边那圈「可能」的宽窄，大人可以调。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可能的宽度是真的，而且很珍贵。

一个新生儿，将来能说哪一种方言、爱哪一种口味、走哪一行，几乎都还开着。这份宽度，过几年就一扇一扇关上了。

卢梭护着这份宽度。他不许大人太早往孩子的理念界、自我界里塞东西，怕塞进去的东西把门关死。怕早塞，这份担心本书认。

◆ 四、SDE 看这一处

本书的读法是，孩子的可能之所以宽，是因为理念界和自我界还空着（接口述二）。反过来读这一句：可能的宽，来自空。

那么，理念界、自我界一旦填进东西，可能就会变窄。一个知道石头不能吃的孩子，就少了「吃石头」这个可能。一个知道自己怕黑的孩子，就少了「一个人去黑屋子」这个可能。

可是，恰恰是这些填进去的东西，让他选得出来。本书说，选择的能力是自组织加转换。自组织要有材料，材料就是理念界里的知识、规矩，现实界里摸过的东西。转换要有地方积，那个地方就是自我界：我想要、我能忍、我是谁。

所以本书立一条：可能的宽度和自由的能力，反着走。三界越空，可能越宽，能力越弱；三界填起来，可能变窄，能力变强。「生而自由」对的那一半，收窄到这里，就是一句话：新生儿的可能最宽。

这条「反着走」，有两处要补。

第一处，不是一切变窄都换得来能力。填进去的东西，是孩子自己一点一点长进去的，变窄才换来能力。大人一刀砍掉几条路，孩子自己什么也没长，那只是窄，是纯亏。本书说的枷锁，多半是这一种。

第二处，能力长到一定程度，可能又会变宽。第 18 号书页精选《教学的智慧》里有一句：自由不是在已有路径中做选择，而是在张力中组织出原本不存在的路径。一个会自组织的人，能在菜单外面添一行。婴儿的宽，是空出来的宽；成人的这一种宽，是长出来的宽。两种宽不是一回事。

把阿圆和嘉晴放在一起比，最看得清。十个月的阿圆，可能最宽：往哪儿爬都行，抓什么都行，将来学哪种话都行。可他连一个遥控器都够不着。十一岁的嘉晴，可能窄多了：她知道自己怕早起，知道家里周六最忙，知道钱不是随便花的。可她能拿这些东西掂量，能说出「这个我坚持不下来」。

谁更自由？看你量的是宽度，还是能力。照卢梭量宽度的量法，阿圆更自由。本书两样都量，并且认为，教育要护的是宽度，要长的是能力，两件事要一起做，不能只做一件。

这样一来，大人的活也换了。大人要做的，主要不是替孩子把菜单放宽或收紧，是陪他把自己的三界一点一点填起来，填的时候尽量别一刀砍路。

回到卢梭。他的根本准则，是想的和能做的对上。对不上怎么办？他调的是宽窄（放宽或收紧），缩的是想要，补的是力气；选择的能力，他没有当成一样要长的东西。本书的判断：他护住了可能的宽度，却把能力的生长往后推，推到「有用的时候再学」。所以爱弥儿十二岁时，理念界的可能很宽，理念界的能力很弱。这一点，第八编细算。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的报名表，家里摊在饭桌上。

第一种选法，是在菜单里选。她看同桌勾了街舞，她也勾街舞；看表上写着「热门」，再勾一个编程。选得很快，选完就交。表上有八个班，她用的是八个里的两个可能，能力一点没动。

第二种选法，是长出选择的能力。梁振邦那天难得早回家，没问她「你想报哪个」，而是问了三句：一个班要上一学期，你觉得自己能坚持多久？周六早上你一般几点起得来？这八个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你一点都不想上？

嘉晴想了很久。她划掉了四个，剩下四个里挑不出来。后来她说，这表上的她都不太想要，她想周六下午去民宿帮妈妈接待客人，顺便练英语。

这一行，表上没有。表上的可能变窄了，八个一个没留；能力长了一截，她自己添出了一行。添出来的这一行，就是前面说的那种长出来的宽。

这个做法的边界：大人的问题只帮她把自己的东西翻出来，不暗示答案；她选的若是回得来的事，就让她选，选错了下学期再换；这一选的好坏，不拿去跟别人家的孩子比。

带走的话

婴儿的宽是空出来的，只是可能；自己长进去的东西让路变窄，也让能力变强，能力够了，还会长出新的宽。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可能的宽度要护着」；关了「能力要长」，只调宽窄、只缩欲。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大人替孩子一刀砍掉几条回得来的路，是枷锁；帮他把自己的东西翻出来，不算约束。

◆

18

第 18 章

他自己写下的另一半

这一章的问题

卢梭自己知道孩子「并不那么自由」吗？他是在哪一个词上把这件事封回去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家里老人常说一句话：「孩子还小，大了就懂了。」

这句话里其实有两件事。前一件：承认孩子现在不懂。后一件：认定懂会自己来。

前一件是看见，后一件是封口。封口的，是「大了」两个字。有了这两个字，「现在不懂」就不用谁去管了，等着就行。

卢梭的书里，也有这样一对话。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下面几句都出自他本人，都据英译核过。

《社约论》I.1：人生而自由。〔核〕

《爱弥儿》II：孩子的自由受他力量不足的限制；即便在自然状态中，孩子也只享有一种不完全的自由。〔核〕

《爱弥儿》II：他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他受别人支配，只是因为他的需要，也因为别人比他看得清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或有害。〔核〕

《爱弥儿》II：补上他缺的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核〕

《爱弥儿》II：要不是我们的失误宠坏了孩子的意志，他们的欲望本不会任性。〔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几句话放在一起，最先该说的是：他很诚实。

「不完全的自由」这几个字，是他自己写的，没人逼他。一个把「生而自由」当成招牌的人，在另一本书里亲手写下「孩子的自由不完全」，这份诚实，很多写书的人做不到。

他还写了「别人比他看得清」。这句话等于承认，孩子在「看清什么有益、什么有害」这件事上，确实不如大人。

更难得的是，他把「看得清」写成了大人管孩子的理由，而且只准拿它当理由。「连父亲也没有权利叫孩子去做对他没用的事」，这是他在同一段里紧接着写的〔核〕。大人可以管，是因为看得清；看不清的地方、对孩子没用的地方，大人没有权利管。这是一条很干净的界线，本书第九编讲护栏时还要用。

◆ 四、SDE 看这一处

本书用一种卡片把这几句摆在一起，叫接缝卡。格式是三栏：发生句，是他承认「这要长」的那一句；发现句，是他把它封成「本来就有」的那一句；中间那个词，就是接缝。同一支笔写下两句话，接缝词把两句缝在一起，也把「长」封成了「有」。

发生句	接缝词	发现句
「即便在自然状态中，孩子也只享有一种不完全的自由」（《爱弥儿》II）〔核〕	生而	「人生而自由」（《社约论》I.1）〔核〕
「孩子的自由受他力量不足的限制」；「补上他缺的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爱弥儿》II）〔核〕	力量	「要不是我们的失误宠坏了孩子的意志，他们的欲望本不会任性」（《爱弥儿》II）〔核〕

第一张卡。发生句承认：自由是不完全的，要跟着力量一点点长。接缝词「生而」，把这件要长的事，挪到了出生那一刻，说成出厂就带着。本书的读法在这里正好对上：「生而」能担保的，只有可能；担保不了能力。

第二张卡。发生句承认：孩子缺东西。可缺的是什么？他只写了一样：力量。接缝词「力量」把缺口圈在了激发那一拍上。圈定了，意志那一头就可以说成完好的：只要大人不宠坏，孩子的想要本来就不会任性。本书说的「选择的能力也要后天长」，被这一个词挡在了门外（这一处接口述五）。

接缝词为什么这么好用？因为它小。「生而」两个字，「力量」两个字，读的人一眼滑过去，不会停。一句话里真正干活的，常常就是这种不起眼的小词。

日子里也一样。「天生」「本来」「大了就」「自然会」，都是家常的接缝词。一句「他天生就坐不住」，前半截承认孩子现在坐不住，是看见；「天生」两个字把它封成改不了的，是封口。一句「大了自然会懂事」，前半截承认现在不懂事，「自然会」把「怎样懂事」这件要长的事，交给了时间。

认出接缝词，是这一章最想让读者带走的本事。一句话听下来，先别急着同意或反对，先找那个把「长」封成「有」的小词。

两张卡合起来看，是同一件事：他把「缺」只放在一处。缺，只缺力气；力气之外的，都是生来完好的。这正是导读判决二的样子：只看见缺力气。

公道话也要照记。第二节第三句「别人比他看得清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或有害」，第 17 章引过的「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他都不知道」，这两句是反例。它们承认孩子在「看清、分辨」上也缺，缺的已经不只是力气了。

本书据此把判决二预先收窄：他在给老师的具体安排里，看见并用上了孩子选择能力的缺；在总纲的话里（「生而自由」「本不会任性」），没有用上。这一条收窄是本书的判断，第 67 章报账时定。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第四次够不着遥控器，这回哭了，哭得脸通红。

阿嫲说：「小孩子要什么就哭，是被惯的。」这是一种读法：哭是任性，是意志坏了。卢梭会反对，他会说：意志本来好好的，是你们宠坏的；他哭，是因为力气不够。

两种读法看着相反，其实共用一个前提：孩子缺的只有一样，要么缺规矩，要么缺力气。

SDE 多问一句：除了力气，他还缺什么？他还缺路。扶着沙发站起来、绕到茶几另一头，这几条路他还没长出来。谭慧仪没有把遥控器递过去，也没说他任性；她把一个结实的软凳推到茶几边上，拍了拍凳面，然后坐回原处。阿圆看了一会儿，抽着鼻子，爬过去扒住了凳子。

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哭得厉害、明显不舒服，先抱起来；推凳子这一下是给一条路，不是教他爬高，高处和边角先收拾好。

> **带走的话**
>
> 他亲手写下了另一半：孩子的自由不完全，孩子看不清。只是一个「生而」、一个「力量」，又把它缝回去了。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孩子的自由不完全」；用「生而」「力量」两个词关上了「选择也要长」。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别人比他看得清」这一句，在具体安排里撑起了护栏；在总纲的话里，被接缝词藏了起来。

◆

19

第 19 章

同出一根

这一章的问题

把可能当自由，把惯性当自然，把护栏当枷锁，这是三个错，还是一个错？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开平很多村子口，都有一棵大榕树，树底下是乘凉、聊天的地方。设想一个村里的小孩，从小在树下玩，以为这棵树「本来就在」，跟后面的山一样。

有一天，一位老人说：这棵树，是我太爷爷那辈从外面挑回来种的，头几年差点死了，浇了好几年水才活。

孩子愣了一下。树还是那棵树，可它从「本来就在」，变成了「有人种过」。

把一段有来历的东西，当成本来就在的起点，这是人最常做、也最难察觉的一件事。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一卷开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全变坏了。〔核〕

同一卷，他给「自然」下定义：我们生来就有感觉，从出生起就被周围的东西以种种方式影响；这些倾向，在被我们的偏见改变之前，我称之为我们里面的自然。〔核〕

还是第一卷，说到襁褓：孩子在子宫里还更自由、更少束缚；出生，他什么也没得到。〔核〕

三句话，都立了一个起点：造物主手里那一刻，偏见改变之前那一刻，出生之前那一刻。起点是好的，后来的一切都是往下走。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需要一个起点，是有道理的。

没有一个起点，就没有一把尺子去量「坏」。他拿「本来的好」当尺子，量出了襁褓的残忍、奶妈制度的冷漠、拉丁文的枯燥，这些第三编写过。在他那个年代，这把尺子砸开了好几副真枷锁。

一把尺子能砸开枷锁，说明它量得出东西。本书只问：这把尺子本身，是从哪儿来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本书的判断：前面几章拆出来的三个错，其实是同一个动作，把一段发生，当成了起点。

先看三个错。前两个各落在自由律的一拍上，第三个落在大人加的约束上。

把可能当自由，落在选择那一拍。可能之所以宽，是因为理念界、自我界还空着。「空着」是一段时期，是一个人一生里的一个阶段，它自己也是发生的：有一天会被填上。卢梭把这个阶段当成了起点，给它起名叫「自由」。

把惯性当自然，落在纠缠那一拍。本书的读法是（接口述六），他顺的「自然」，是子宫十个月里形成的特征纠缠，和由此推出的惯性选择。十个月，是一段发生。卢梭把它当成了起点，给它起名叫「自然」。

把护栏当枷锁，落在大人加约束的那一处。这一个要多绕一步。一旦出生那一刻是「好」的起点，后来加上去的一切，就只能是偏离。一道护栏，本身也是发生来的：是大人一代一代从「回不来」的事里学到、写回自己身上的东西。可在起点论里，写回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好的也没有。所以护栏只能被当成枷锁。

三个错，一个根：起点论。第 103 号《老路已被包办》有一道减法：发现＝发生－路径－土壤。把路抹掉，把土抹掉，把结果摆到最前面当起点。卢梭做的，正是这道减法。这正是本系列说的「发现学的发生」：明明看见了发生，又把它封成一个本来就在的起点。

这个根，和第 155 号的判决「不许写」接得上；本书判决三说他拒绝回写，却崇拜回写的产物，第五编细说。那些他留下的护栏，他为什么总要藏起来，藏进「物」里？本书的判断：在起点论里，大人加上去的好东西，说不出口。本书判决五「把护栏一律叫枷锁」，底下是同一个根；第 155 号的「藏手」，也从这里长出来。

看出同出一根，有一个很实在的好处：三个问题可以并成一个问题。

导读里的随身三问，分别问可能、惯性、约束。三问底下，其实都在问同一件事：这是从哪儿来的？一个看起来是起点的东西，只要问得出来历，它就变回一段路。可能，是从「还空着」来的，会被填上；惯性，是从十个月、从一次次回写来的，可以改写；护栏，是从大人碰过的「回不来」里来的，可以讲清楚，也可以到期撤掉。

问出来历，不等于马上能改。十个月缠出来的惯性、几十年写进去的习性，改写也要走一段路，有时比当初缠上去还长。起点论的反面，不是「什么都能随手改」，是知道它怎么来的，也就知道改它要走哪条路。

问出来历，还有第二个好处：不冤枉人。把护栏认成枷锁的孩子，和把惯性认成天性的老人，都不是坏心。他们只是没见过那段路。路一摆出来，常常不用争，双方自己就松了。

把这个根挖出来，还要把刀转过来对着自己。SDE 也可能做同一个动作：把「三拍」「三界」当成人人本来就有的格子，忘了它们也是一种读法，也有来历。这一种死法，第 68 章专门写。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报名表交上去的前一晚，梁家饭桌上，三个大人各说了一句话。

谭慧仪说：「让她自己选，她想报什么报什么，小孩子的自由最要紧。」

阿嫲说：「这妹仔天生就爱热闹，报个热闹的班就对了。」

梁振邦说：「网上交费、上传证件和人脸认证，都得我来弄，你别自己点。」嘉晴听了不高兴：「这也管，那也管。」

三句话，正好是三个错。第一句，把八个选项的可能当成了她的自由。第二句，把她从小被带着赶集、逛古镇养出来的喜好，当成了天生的自然。第三句本是护栏，证件和钱被人骗走，是回不来的事，嘉晴却把它当成了枷锁。

一个问题能同时拆开三句：这是从哪儿来的？八个选项从哪儿来？学校和机构定的。「爱热闹」从哪儿来？阿嫲自己带出来的。爸爸那条规矩从哪儿来？从前他自己被网上骗过一回。三样东西，都有来历，都不是起点。

> **带走的话**
>
> 三件错，一个动作：把一段发生当成起点。问一句「这是从哪儿来的」，起点就变回一段路。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本来的好」这把尺子，砸开了几副真枷锁；关了尺子自己的来历。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证件和付款由大人来弄，是护栏；它有来历，可以讲给孩子听。

◆

20

第 20 章

总纲总账

这一章的问题

拆完这一句话，我们手里剩下什么，后面十编拿什么往下走？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搬过家的人都知道，最累的不是打包，是打包完在每只箱子上写那一行字。

写「杂物」，到了新家，你得每一箱都打开翻一遍。写「厨房·锅碗·易碎」，一眼就知道搬到哪儿、怎么放。

这一章就是在箱子上写字。前六章拆下来的东西，要各写一行，装箱，分给后面各编去拆开细看。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回到那句话的全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有人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却比他们更是奴隶。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不知道。〔核〕

多数人只记得前两句。第三句常被略过：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不知道。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问的，是「怎样发生」。这是一个发生学的问题。

他还老老实实写了「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自己最响的一句话后面，紧跟着承认不知道，这很少见。他接下来说，他能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什么能使它正当〔核〕。他绕开了「怎样发生」，去回答「凭什么可以」。

本书这一编做的，正是他绕开的那一个问题：自由是怎样发生的，枷锁又是怎样加上去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总账分三件。

第一件，定位式。一句话，把他在自由律三拍上各停在哪里写清楚：

纠缠，他只认子宫那一层；选择的能力，他当成天生完好；激发，他只看见缺力气，靠缩欲去补。

定位式和判词分工不同。判词在前言里亮过相，说的是他看见了什么、又收回在哪里；定位式只做一件事，像地图上的一颗钉子，告诉你他在每一拍上停在哪一格。读者读后面各编时迷了路，回来看这一行就够了。

三个分句，各对一拍。纠缠那一句，接口述六至八那一块，是本书的读法：他顺的自然，只是子宫里缠出来的那一层，后来多次回写缠上去的，他不认作自然。选择那一句，接口述三、五那一块和第 18 章的第二张接缝卡。激发那一句，来自第 15 章：他看见了缺力气，开的药是缩欲，不让张力积起来。

第二件，三方程体检的预览。三方程是 SDE 给每一位思想家做的体检：S＝F(D,E)，长出来的样子，由走出来的路和脚下那片土一起定；D＝G(S,E)，路，由样子和土一起走出来；E＝H(S,D)，土，被长出来的东西和走过的路回头改写。第 155 号给卢梭整个人的体检，判的是「截拍型」。本书只查这一句话，接着判，不改判，读数如下：

式子	他在这句话里写了多少	本书读数
S＝F(D,E)	看见大人的约束写坏了人（后半句）；却让「自由」这个样子出生时就有	写出一半
D＝G(S,E)	选择这一拍当成天生完好，路只剩激发那一下，缺了就缩欲	截掉前一拍
E＝H(S,D)	转述过「自然只是习惯」，写过横着长的植物，写过出生前就被父母的娇弱弄软	被看见、被写出、被拒绝

三式的读数，和第 155 号的截拍型同一个样子。放在这一句话上，截掉的那一拍有了名字：选择的能力。完整的体检，在第 65 章。

第三件，九格表的预告。本书的九格表，横是三界（现实、自我、理念），竖是三拍（纠缠、选择、激发）。第 155 号第 39 章的九格表，横是三维，竖是意义三律；两张表轴不一样，并排着用，不互相顶替。

先填三格作样子。现实·激发：他看见了缺力气，留了护栏，让孩子只依赖物（第六编）。自我·选择：他写「意志本不会任性」，当成天生完好（第七编）。理念·纠缠：读书、财产、上帝，子宫里没有，他却在这里说顺其自然，顺的是老师的手（第八编）。其余六格，连同哪一格是护栏格、哪一格是枷锁格，第 57 章详写。

这张新表要补的，正是第 155 号留给本书的两块：用三界拆自由，和护栏。第 155 号的表问的是「他在每一股劲的第一拍前剪断了什么」；本书的表问的是「在每一界、每一拍上，孩子生来有什么、后天要长什么、大人加的约束是护栏还是枷锁」。两个问题接得上，前一个问他，后一个问孩子和我们。

这一编立的东西，也写下会错在哪里。若有人证明新生儿在自我界、理念界已有稳定的、不靠惯性的选择能力，第 17 章「反着走」那一条就要改写，判决二降为部分成立。这笔账，第 67 章报。

最后给五条判决各写一行字，装箱：判决一「把可能叫成自由」，本编已拆，第六编接着拆现实界；判决二「只看见缺力气」，主场第七编；判决三「把最早的回写叫自然」，主场第五编；判决四「在没有惯性的地方说顺其自然」，主场第八编；判决五「把护栏一律叫枷锁」，主场第九编。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报名表交上去那天晚上，阿圆在地垫上睡着了，手里攥着那只粘了胶布的遥控器。嘉晴在饭桌边写作业。

谭慧仪收拾茶几时，把导读里那三个问题在心里过了一遍：够得着的，是他能了，还是只是可以？起劲的，是他选的，还是早就惯了？拦着的，拦的是摔一下就好的事，还是没法重来的事？

问遥控器：阿圆今天够到了，是他长出的能力；他对那只会响的黑盒子起劲，有一部分是惯性；胶布拦的是回不来的，是护栏。问报名表：八个班是可能；嘉晴添的那一行，是能力；爸爸那条付钱的规矩，是护栏；报名表背面那行「起跑线」，拦的是回得来的，是枷锁。

三个问题，两件小事，各过一遍，用了不到五分钟。

这个做法的边界：三问是拿来看清楚的，不是拿来给家里人打分的；问出「这是枷锁」，先说出来商量，别急着一把拆掉。

带走的话

一句话拆成两半：对的一半在可能，错的一半在能力；该砸的是枷锁，该留的是护栏。后面十编，都从这一行字往下拆。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关了它，转去回答「凭什么可以」。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本编总账：护栏与枷锁的判据立下了，逐格判在第九编。

◆



第 五 编

自然：最早的回写

编　序

前一编把那句话拆成了两半。拆的时候，有一个词一直绕不过去：自然。卢梭说孩子生而自由，靠的是它；说大人的约束是枷锁，量的尺子也是它；他开给教育的方子，四个字就说完了：顺其自然。

所以这个词要单独拆，而且要先拆。后面三编分头看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每一编都要问同一个问题：这件事上，能不能顺着孩子？顺得了，大人就少伸手；顺不了，大人就得想清楚伸什么手。这条边界，得先在这一编里划出来。

这一编接的是导师关于「自然」的三条口述：口述六、七、八。一条管「自然」的来历，一条管顺其自然的边界，一条管大人的自然。原话不录，本编只用本书自己的话走。八章依次走：子宫是不是更自由（第 21 章），那十个月里缠出了什么（第 22 章），横着长的植物（第 23 章），出生以前就被写过（第 24 章），惯性选择和选择的能力怎样分开（第 25 章），顺其自然的边界（第 26 章），大人的自然（第 27 章），最后一本总账（第 28 章）。

21

第 21 章

子宫比出生更自由?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还在母亲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比生下来以后更自由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冬天早上，闹钟响了，你缩在被窝里不想动。

被窝里什么都刚刚好。温度是你自己焐出来的，身子怎么蜷都舒服，外面的冷风、要赶的路、要回的消息，一样也碰不到你。你会觉得，这是一天里最自在的时候。

可你在被窝里做了什么选择吗?没有。你只是不用选。

一掀开被子，冷气扑上来，今天穿哪件衣服、先刷牙还是先烧水、孩子醒了没有，事情一件接一件涌过来。你一下子觉得不自由了。

被窝里的「自在」，和一个人的「自由」，是一回事吗?

◆ 二、他怎么说

《爱弥儿》第一卷，卢梭写襁褓。孩子刚离开母腹，刚要伸开胳膊腿，就被一圈一圈裹住，动弹不得。然后他写了一句：孩子在子宫里还更自由、更少束缚；出生，他什么也没得到。〔核〕

同一卷稍后，他写婴儿的头一段日子：孩子在学会说话、吃饭、走路以前，几乎还是出生前的样子，没有感情，没有思想，几乎只有感觉，连自己活着都不知道。〔核〕

两句话放在一起，是一幅图：出生前是一段安安静静的时光，孩子舒展，不受捆绑，也还没有被任何东西写过；出生以后，大人的手伸过来了。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句话骂的是襁褓，骂得对。第三编写过，那个年代的襁褓，是真枷锁，这里不再细说。

他还看见了一件很多人没看见的事：出生是一次失去。一个在温水里泡了十个月的孩子，一下子来到冷的、亮的、吵的地方，饿了要哭才有奶，冷了要哭才有人抱。大人常把出生当成喜事，孩子那一头，却是一场大变。卢梭替婴儿说出了这一层，这份体贴本书认。

◆ 四、SDE 看这一处

拿自由律的三拍去量子宫里的孩子，看看他那份「自由」是什么样子。

纠缠这一拍：子宫里的纠缠很少，也很稳。温度恒定，养分从脐带一刻不停地送进来，外面的声音要隔着母亲的身体才传得进去（有关的研究，第 22 章再说）。没有饿到发慌，也没有冷到发抖。

选择这一拍：几乎用不着。要的东西自己会来，来不了的也不知道要。

激发这一拍：有一点空间，可以伸腿、转身、踢一下母亲的肚皮。可到了最后一两个月，空间越来越挤，连这一点也少了。

这样量下来，子宫里的孩子不受束缚，是因为环境一直在跟着他，处处合拍。这种舒服，更像被窝里的那一种，没有什么需要他选。三拍里只剩下一拍，还是一团稳稳当当、不会让他为难的纠缠。

本书的判断：卢梭说的「更自由」，其实是「更合拍」。合拍是真的，也是好的；只是合拍和自由是两件事。一个处处合拍的地方，恰恰是最用不着自由的地方。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卢梭心里的子宫，是一个没被写过的地方：孩子在里面干干净净，出了母腹才开始被大人的手写。本书的看法正好相反，这一处接的是导师口述六。

本书的判断是，子宫恰恰是写得最密的地方。十个月，每一天，母亲的心跳、说话的声音、吃下去的东西、几点睡几点醒，都在一点一点缠进孩子脚下那片土里（特征纠缠，E），走出一些熟路（差异，D），长出一些样子（显露，S）。孩子不觉得被写，是因为写他的东西从来没有和他对着干过。

所以，出生那一刻的「失去」，要换一种说法。孩子失去的是合拍：十个月里缠出来的那一套，第一次碰上了不合拍的新土。冷，亮，吵，饿。他哭，是因为那套惯性对不上眼前的世界了。

这一层，第 27 章讲大人的自然时还要用：惯性和眼前的土合拍的时候，人觉得舒服、自在；不合拍的时候，人才第一次觉得被卡住。

顺着这一层，还能看懂判词第三句为什么说「早到看不见来历」。人只在被卡住的时候，才会注意到自己被写过。一样东西写进来的时候若是处处合拍，写的人不吭声，被写的人也不觉得疼，事后回头看，就像它本来就在那里。子宫的十个月，是一个人一生里合拍得最彻底的一段，所以它写下的东西，也最像「本来」。

这一层和口述二那一处对得上。本书第 15 章说过，孩子一生下来就落进现实界这一团，理念、自我两界还空着，所以选择的可能很宽。空着的是理念、自我这两界。现实界那一头并不空：身体怎样蜷、怎样吸、听见什么就安静，十个月已经写了一层。婴儿的宽，宽在上面两界；脚底下那一层，一出生就是写过的。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刚满月那阵子，一到傍晚就哭，哭得满脸通红。阿嫲抱着他在客厅来回走，拍背，哼小调，都哄不住。

谭慧仪刚从民宿回来，在楼梯下面换鞋，喊了一句：「阿圆，妈妈返来喇。」

哭声停了一下。等她洗了手把他接过来，贴在胸口，他抽了两下鼻子，不哭了。

阿嫲说：「到底是亲妈，一抱就灵。」

这句话说对了一半。灵的不止是「亲」，还有十个月。那个声音，那个心跳的位置，那个抱的角度，他在里面听了、贴了十个月。傍晚的哭，也许是一天下来，太多不合拍的东西攒在一起；妈妈的声音一出来，那十个月里的一小块合拍，回来了。

这个做法的边界：妈妈抱得住，不等于别人抱不住就是没用，别让照顾孩子的人为此比来比去；孩子哭闹得厉害、时间长、伴着发烧或不吃奶，请寻求专业帮助。

> **带走的话**
>
> 子宫里的舒服是合拍，不是自由；那是写得最密的十个月，只是写得太顺，孩子不觉得。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出生是一次失去」，替婴儿说出了那场大变；关了「子宫也在写人」，把写得最密的地方当成了没写过的地方。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襁褓是枷锁，他拆得对；拆完以后，他拿「子宫里更自由」当尺子，这把尺子本身有来历。

◆

22

第 22 章

十个月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出生以前那十个月，在里面缠出了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有的人在铁路边长大。小时候，每隔一阵，火车轰隆隆开过去，窗玻璃跟着抖，一家人照吃照睡。

后来他搬进城里一个安静的小区，头几个月反而睡不好。夜里太静了，静得心慌。有人教他开一台老电扇，对着墙吹，呼呼的声音一响，他就睡着了。

他没有选过要喜欢噪音。是那些年的夜里，火车的声音一遍一遍缠进他睡觉的样子里去了。缠得太久，就成了他睡觉的一部分。

一个人几十年能被一种声音缠住。一个孩子十个月泡在一种声音里，会怎样？

◆ 二、他怎么说

卢梭给「自然」下定义时，第一句是：我们生来有感觉，从出生起就被周围的东西以种种方式影响。〔核〕

他把起点放在「出生」。出生以前，照上一章引的那句话，孩子「几乎只有感觉」，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核〕

在这个定义里，「从出生起」四个字就是那条线。线的那边，看上去是一片还没被影响过的地方。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把感觉放在最前面，这一步很有眼光。

很多人讲孩子，先讲道理、规矩、品格。卢梭先讲感觉：冷热、明暗、软硬、甜苦。他说，孩子先在感觉里认识世界，后来才有想法。这个次序今天看来大体是对的。

他还说，从出生起，孩子就被周围的东西影响。这等于承认：影响开始得很早，早到孩子还不会说话。他只差一步，没把这个「早」再往前推十个月。

◆ 四、SDE 看这一处

那十个月里，孩子并不是只有一点模糊的感觉。关于胎儿，有研究发现几件事，这里只说大意，细节都还要核。

有研究发现，胎儿在出生前几个月就会把手指放进嘴里吸〔待核〕。吸吮这条路，出生以前已经走过许多遍。

有研究发现，孕期后几个月，胎儿听得到声音，母亲说话的声音经过她自己的身体传进去，听得最清楚〔待核〕。

有研究发现，羊水里带着母亲吃下去的东西的味道，胎儿会吞咽羊水〔待核〕。

还有三项常被引用的研究，都是看出生以后的孩子：

有研究发现，刚出生几天的新生儿，比起别的女人的声音，更偏向自己母亲的声音（DeCasper 与 Fifer，1980）〔待核〕。

有研究发现，母亲在孕期最后几周反复朗读同一个故事，孩子出生后，更偏向这个故事，胜过另一个没读过的故事（DeCasper 与 Spence，1986）〔待核〕。

有研究发现，孕期常喝胡萝卜汁的母亲，孩子后来添辅食时，对带胡萝卜味的食物更少排斥（Mennella 等，2001）〔待核〕。

这些研究的细节，本书不转述数字，留给附录六去核。拿它们来做什么？只做一件事：看 E、D、S 这三样，在十个月里是怎样发生的。

土，E。母亲的声音、心跳、肠胃的响动、她吃下去的味道、她走动和躺下的节奏，一起缠成孩子脚下的第一片土。这片土和母亲的日子是连着的：母亲这十个月怎么过，土就怎么缠。

路，D。同一个声音听了千百遍，同一种味道尝了千百遍，同一个吸吮的动作做了千百遍。重复多了，就成了熟路：一听到这个声音就安静一点，一尝到这个味道就不那么抗拒。

样子，S。出生以后，这些熟路显露出来：转头去找那个声音，对那个故事吸得更起劲，对那种味道张嘴更快。

这就是本书说的子宫十个月里缠出来的 E，以及由它推出来的惯性选择（接口述六）。卢梭看见了新生儿的这些样子，叫它「自然」。本书的判断：这些样子是真的，也是好的，只是它们有来历，来历是那十个月的日子。

这里要把话说稳。孩子生来带着的东西，不全是子宫写的，还有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还有许多今天说不清的部分。本书不说「天生的一切都是子宫写的」，只说：卢梭叫作「自然」的那一层里，至少有一部分是写出来的，写的人是母亲的日子。

还有一句也要说在前面。这些研究说的都是偏向，不是注定。一个孩子偏向妈妈的声音，别人抱他照样可以抱熟；偏向某个故事，别的故事照样可以喜欢上。十个月缠出来的是第一片土，不是最后一片。

把这一层说清楚，是为了躲开两种相反的读法。

一种读法是认命。孩子生来怎样，就是怎样，大人只能顺着。这是把第一片土当成了起点，卢梭走的正是这条路，家里老人说「天生的」，也常常走这条路。

另一种读法是定制。既然十个月能写孩子，那就趁早多写：孕期听什么、读什么、吃什么，排成一张表，想把孩子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市面上不少胎教的宣传，走的是这条路。这是把子宫当成了一块控制面板。

两种读法方向相反，其实都把那十个月看成了一锤子买卖：一个说写完就定了，一个说写对了就成了。本书的读法是，那十个月是第一次写，写下的是一层会推着孩子走的惯性；出生以后，日子接着写，孩子自己长出来的东西也会回头改写它。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谭慧仪怀阿圆那年，民宿前台的小音箱天天循环一首老粤语歌。客人来来去去，歌一直是那一首，她一边登记一边跟着哼。

阿圆出生后，有一阵子夜里闹觉。有一天振邦随手在手机上放歌，碰巧放到这一首。阿圆本来扭来扭去，听着听着，眼睛慢慢合上了。

后来这首歌成了家里的「哄睡歌」。阿嫲说：「这仔天生爱听歌，大了学音乐。」

谭慧仪想了想，说：「他是在我肚子里听熟了。」

两个说法，差的正是那十个月。阿嫲说的是天生，一个起点；谭慧仪说的是听熟，一段路。

这个做法的边界：用孕期听熟的声音哄孩子，可以试，不灵就换办法；别反过来以为孕期多放什么，就能把孩子「定制」成什么样。孩子长期睡不好，请寻求专业帮助。

> **带走的话**
>
> 孩子出生时已经在母亲的日子里泡了十个月；他身上的「天生」，有一层是那十个月听熟、尝熟的。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感觉在先」；把「影响」的起点划在出生，关了那十个月。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本章不判约束，只把「天生」的来历往前推了十个月。



23

第 23 章

横着长的植物

这一章的问题

被掰弯的习惯，一松手，回来的那个就是「自然」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有个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人，平时说一口普通话，开会、打电话、跟客户吃饭，字正腔圆。

有一天他跟人吵架，吵到急处，家乡话冲口而出，连骂人的词都是小时候巷子里听来的。还有一回他喝多了，也是家乡话，拉着朋友讲个不停。

朋友笑他：「一急就原形毕露。」

「原形」两个字，大家都懂：平时那一口普通话是后来学的，家乡话才是本来的。可是请再想一想，家乡话是谁教他的？

◆ 二、他怎么说

《爱弥儿》第一卷，卢梭给「自然」下定义之前，先挡了一句反驳。〔核〕

他说：有人告诉我们，自然只是习惯。这是什么意思？有些习惯是被迫养成的，它们从来压不住自然。比如被迫横着长的植物：植物保住了人给它的形状，可是汁液并没有改道，它再长出的新枝，还是竖着的。人的性情也一样：条件不变，习惯哪怕最不自然的，也能保住；条件一变，习惯就消失，自然又回来了。

他接着说了两句常被略过的话：教育本身也不过是习惯，不是有人忘了、丢了自己受的教育，有人却保住了吗？这差别从哪里来？如果「自然」这个词只用来指合乎自然的习惯，那就不必多说了。〔核〕

然后才是那个定义：生来的感觉和倾向，在被偏见改变之前，他叫作我们里面的自然。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三编提过这株植物，只说了它的结论。这里细看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一件很实在的事：有些习惯是压出来的，只改了外面的样子，没进到里面去。一个孩子在家里被管得规规矩矩，一上大学、一离开家，全变了样。这种「乖」，就是横着绑的枝条：绑绳一松，新枝照样往上窜。

对父母，这一句很有用。靠压出来的样子，条件一变就没了。

他还承认「教育本身也不过是习惯」。这一句很老实：他知道自己要办的教育，也是一种要养成的东西，也会丢。

从这株植物还能倒推出一条给大人的提醒：一样东西想进到汁液里，光靠外面绑是不够的。它得在孩子自己的纠缠里一遍遍发生，得让孩子自己尝到它的用处，得在绑绳松开以后还有理由留下。这条提醒，他没有明说，他的植物替他说了。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三个字母，把这株植物重新读一遍。

形状，是长出来的样子，显露（S）。汁液走的方向，是路，差异（D）。汁液的方向靠什么定？靠脚下那片土和它长久的样子（E）。

横着绑，改的只是 S。D 和 E 没被改写，所以一松手，新长的部分还是照原来的路走。卢梭用这个例子分出了两种东西：只改了样子的，和改到路与土里去的。前一种条件一变就消失，后一种会回来。

这个区分本身是对的，而且很有用。本书只问一句：会回来的那一层，是怎样到那里去的？

对植物来说，向上长，是植物这个物种在亿万年里定下来的。卢梭挑了一个「自然」确实在先的例子。可他随即把这个例子搬到人身上，说人的性情「也一样」。到了人身上，会回来的那一层，里面有一大块是写进去的，只是写得更早、写得更深。

开头那个说普通话的人，就是一株横着长的植物。普通话是后来绑上去的形状，家乡话是一着急就回来的汁液。卢梭的检验法在他身上完全灵：条件一变，后学的消失，先学的回来。可家乡话本身，是他两三岁起在巷子里一句一句听会的。回来的那个「原形」，也是学来的。

所以卢梭这把尺子，量的是先后和深浅，量不出有没有来历。

本书的判断：「条件一变，谁回来谁就是自然」这条检验，只能说明回来的那一层写得更早、扎得更深，说明不了它没被写过。把「更早」当成「本来」，正是第 19 章说的那个动作：把一段发生当成了起点。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他那句「如果『自然』只用来指合乎自然的习惯，那就不必多说了」，等于自己留了一扇门：自然也可能是一种习惯，只是合乎自然的那一种。他看见了这扇门，没有走进去。导读写过判决三的推翻条件：若他承认「自然」有来历并据此改写教育安排，判决三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本书初判：这一句算「看见了」；他没有据此改写教育安排，正是「看见了，没用上」。算不算触发，第 67 章报账时定。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梁振邦在乡下长大，家里种田养鸡，天一亮就得起身喂鸡，天一黑就上床。他常说：「我本来是早睡早起的人。」

后来他出来跑物流，作息被货单排着走：有时凌晨三点出车，有时晚上十一点才卸完货。一年一年下来，他在江门那头的日子，睡得乱七八糟。

过年回乡下住，第二天他就九点犯困，第三天五点自己醒了，睁眼听见邻居家的鸡叫。他跟谭慧仪说：「你看，回来就对了，我身体还记得本来的样子。」

这就是那株植物：货单是横着绑的绳子，乡下是竖着长的新枝。条件一变，江门的习惯消失，「本来的作息」回来了。

可是这个「本来」，是乡下二十多年、一天一天的鸡叫写进去的。它会回来，是因为它写得早、写得深、写得久，它也有来历。

知道这一点，振邦就不必把「本来的作息」当成一个找不回来的天堂。它是一层写过的东西，江门的日子也在写，只是写得还浅。哪一层留，哪一层改，是可以商量的事。

这个做法的边界：作息的调整跟工作条件绑在一起，不是一句「顺着身体」就能解决；长期睡眠不好，请寻求专业帮助。

带走的话

条件一变会回来的那一层，只是写得更早、更深；「原形」也是学来的。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压出来的样子条件一变就没了」；关了「会回来的那一层也是写进去的」。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横着绑的绳子，只改形状、不讲理由，多半是枷锁；它提醒大人，靠绑是留不住东西的。

◆

24

第 24 章

出生以前就被写过

这一章的问题

卢梭知道孩子出生前就被写过吗？他知道的话，为什么只用了一半？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家里有孕妇，长辈的叮嘱就多起来。

「别生气，生气孩子脾气大。」「别搬家具，动了胎气。」「多听点好听的，孩子出来性子好。」有的说法有道理，有的只是老规矩。

这些叮嘱，对错先放一边，底下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母亲这十个月怎么过，会带给孩子。老一辈说不出道理，却从来不觉得肚子里的孩子是一张干净的纸。

卢梭怎么看这件事？

◆ 二、他怎么说

《爱弥儿》第一卷讲给新生儿洗澡。他说：我们的孩子，在出生前就被父母的娇弱弄软了，来到世上时体质已经虚弱，不能一下子经受恢复健康所需的种种锻炼，只能一点一点让他们回到天然的强健。〔核〕

同一卷讲挑奶妈。他说：激情的剧烈，和体液一样，会把奶弄坏；奶可以是好的，奶妈却是坏的；奶妈若贪吃放纵，她的奶很快就坏了。〔核〕

他还讲奶妈吃什么。乡下女人肉吃得少、蔬菜吃得多，这对她们和孩子都好；奶是植物性的东西，吃素的动物的奶更甜、更好。他主张奶妈照乡下的吃法，多吃

蔬菜，别为了多下奶改吃肉和肉汤；又说孩子别断奶太早，孩子和奶妈都吃素，孩子就不容易生虫。〔核〕

到了第二卷，他讲孩子的口味：我们的第一种食物是奶，浓烈的味道只能一点一点习惯；一个二十岁以前没喝过酒的人，就喝不惯；我们要是小时候没喝过酒，就都会是清醒节制的人。这就是自然的指引，这就是我们的规则：尽量久地保住孩子原初的口味。〔核〕他还说，孩子对肉不感兴趣，偏爱奶、点心、水果这些，说明爱吃肉不是天然的口味，别把这种天然的口味改掉。〔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几段话，在他那个年代算得上细心。

他知道母亲的身体会写孩子：父母娇弱，孩子出生就弱。他知道奶妈的日子会通过奶写孩子：吃什么、脾气怎样，都进到奶里。他还知道，小时候尝过什么，会定下一个人一辈子的口味：没喝过酒的人，长大喝不惯。

这三件事，一件比一件看得深。老一辈那些孕期叮嘱，他在两百多年前，已经往前推了一大步。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这几段摆在一起，会看见一个奇怪的地方。

母亲的身体、奶妈的奶、小时候尝过的味道，走的是同一条通道：大人的日子，经过身体，写进孩子。可同一条通道送过来的东西，卢梭给它们起了两个名字。

送来的是坏的，他叫「弄软」「弄坏」，算父母和奶妈的错。

送来的是好的，他叫「自然」「原初的口味」，算造物主的手笔。

第三编说过，他把「出生前就被写过」这句话只用在了坏的那一面。这里看得更清楚：他不是没看见通道，是看见了通道，又按好坏把它切成两截，好的那一截抹掉了来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奶妈吃素那一段。他先安排奶妈吃什么，让她的奶带上植物的汁液；再主张孩子晚点断奶、跟着吃素；然后到了第二卷，他说孩子对肉不感兴趣，偏爱奶、点心、水果，这是天然的口味，别把它改掉。他没有回头问一句：这些孩子吃的是谁的奶，谁定的饭桌。

本书的判断：他先亲手把口味写进孩子，再把写出来的口味叫作自然。

再看他那条口味规则。他自己写了：我们的第一种食物是奶；二十岁以前没喝过酒的人，就喝不惯酒。这两句话说的，正是第 22 章说的那套写法，只是搬到了出生以后：先尝到的东西缠进土里，走熟了路，后来就推着人的舌头走。他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得出的规则是「保住原初的口味」。可所谓原初的口味，头一样就是奶的口味；奶的口味，又连着奶妈的饭桌。原初，原来是最早的那一桌饭。

这一处，和第 155 号判的「藏手」是同一个形状。菜地、破窗、黑屋，是导师事先摆好的，孩子以为是自然后果；这里，奶妈的食谱是导师事先定好的，读者以为是天然口味。手藏在奶里。

用三方程说，就是第三式：土＝H(S,D)。奶妈的日子（她吃的、她的脾气）是她的样子和她的路，这些东西经过奶，回头改写了孩子脚下的土。卢梭把这一式看见了、写出了，而且亲手用了；只是用完以后，把写出来的那一层叫成了没写过。

本书判他的「顺其自然」属于「发现学」（接口述六）。发现学的意思，就是把一段发生，当成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发现的东西。奶妈食谱这一段，是这个动作最清楚的一次：发生的过程他全写在书里，结论却说是发现。

本书不因此说他虚伪。更可能的情形是，在他心里，「合乎自然的写」根本不算写，只算帮自然一把；只有「违背自然的写」才叫写。可是，哪一种写合乎自然，这把尺子又是谁定的？在奶妈这一段里，是他自己。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谭慧仪怀阿圆后几个月，胃口怪，别的都不想吃，就爱阿嫲蒸的南瓜，隔一两天就要一碗。喂奶那几个月，阿嫲说南瓜下奶，也常蒸。

阿圆七个月开始添辅食。米糊他推开，菜泥他吐出来，南瓜泥一勺送到嘴边，他张嘴就吃，吃完还伸手要。

阿嫲高兴：「天生就爱甜。」

谭慧仪想起那一年的南瓜，笑了：「是我吃出来的吧。」

这一句话，正好把卢梭切成两截的通道接回去了。不管南瓜泥是不是真有这层来历，这样想一想，有一个好处：阿圆推开米糊，不必马上被说成「天生挑食」。他尝熟的东西少，没尝过的东西多，那些没尝过的，还可以慢慢尝。

这个做法的边界：本书不据此给孕妇和哺乳期的母亲开食谱；孩子吃得少、吐得多、长得慢，或者吃了某样东西起疹子，请寻求专业帮助。

> **带走的话**
>
> 同一条通道送来的，坏的他叫弄坏，好的他叫自然；他先把口味写进孩子，再把它叫作天然。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母亲的身体和奶妈的日子会写孩子」；关了好的那一半的来历。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他给奶妈定食谱，本身可能是一道护栏；藏起来说成天然，护栏就没法讲理由，也没法交还。

25

第 25 章

惯性选择不是选择的能力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一听那首歌就安静，一见南瓜泥就张嘴，这算不算他在选？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搬了新家的头一个月，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事。

下班路上想着事情，走着走着，一抬头，站在了旧家的楼下。你没有想过要来这里，脚自己把你带来了。

那一刻你会笑自己。可是请想一想：走到旧家楼下的那一路，每个路口往左还是往右，都是「你」走的。那算不算你的选择？

◆ 二、他怎么说

《爱弥儿》第一卷，卢梭讲婴儿的哭。他说：一个没被裹紧、身体也没毛病、什么都不缺的孩子，哭个不停，只是习惯或者罢。这样的眼泪不再是自然的作品，是奶妈的作品：她受不了孩子缠磨，哄了他，今天哄住了，明天就教会他哭得更响。〔核〕

同一卷讲习惯时，他说要让孩子的身体保持它天然的样子，为的是让他将来能掌握自己的自由、用上自己的力量，能长久地管住自己，在他的意志长成以后，做他意志要做的一切。〔核〕

「在他的意志长成以后」，这几个字要记住。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分开了两种哭：一种是有需要，一种是哭惯了。这一刀切得很准。今天的父母也常要分这两种：孩子是饿了、疼了，还是发现一哭就有人来?

他还写下了「意志长成以后」。意志要长成，这等于承认，婴儿的意志还没长成。第 18 章说过，他在具体安排里常常看得见孩子缺的不只是力气；这里又是一处。

◆ 四、SDE 看这一处

本书给这一类单独立一个名字：惯性选择。它说的是，由脚下那片土推出来的选择，路熟到不用分辨，一碰就走。子宫十个月缠出来的，出生后头几个月一遍遍重复出来的，都是这一类。

选择的能力是另一样东西（这一处接口述三、口述五）。

本书的读法：它是自组织（创造律）加上转换（幸福律），后天长出来。两样东西都叫「选」，一样是顺出来的，一样是长出来的。它们至少有三处不同。

	惯性选择	选择的能力
在哪里起作用	见过的纠缠：熟悉的声音、尝熟的味道、走熟的路	没见过的纠缠：新东西、新难处
有没有张力	不积张力，一顺就过去	要先忍住一下，把张力积住再转出去
能不能回头改	自己不会改自己	能回头改写自己的惯性

走到旧家楼下的那一路，是惯性选择。每个路口都「选」了，可路口一个也没被分辨过。直到抬头那一刻，你看见了旧楼，吃了一惊，站住，想一想，转身往新家走。这一转身，才是选择的能力：一团没料到的纠缠来了，你停了一下，理出一条新路，走出去。

一个婴儿有很多惯性选择，几乎没有选择的能力。他会转头找妈妈的声音，会对南瓜泥张嘴，这些都是真的、好用的；可碰上一样子宫里没有的新东西，他除了哭、除了躲，还没有别的路。

本书的判断：卢梭那句「要不是我们的失误宠坏了孩子的意志，他们的欲望本不会任性」，在惯性选择管得到的地方，几乎是对的。在熟悉的纠缠里，婴儿的「想要」确实很少乱来：饿了要奶，困了要睡，听见妈妈就安静。卢梭看见的就是这一片，他把这一片的安稳，当成了意志天生完好。判决二「只看见缺力气」，在这里找到了它的来历：他把惯性选择的好用，当成了选择能力的完好。

这个分别，在家里很容易看混。孩子一见南瓜泥就张嘴，大人说「他有主见，自己知道要什么」；孩子一见米糊就推开，大人说「他任性」。两句话方向相反，犯的是同一个错：把惯性选择当成了意志。张嘴和推开，多半都是熟不熟的事，还说不上主见，也说不上任性。

要分清，可以看三处。本书把它们立成「选择的能力」的三项观察指标：

①碰到一件以前没碰过的事，动手前有没有停一下；

②能不能自己说出（或做出）至少两条路；

③下一回碰到同类的事，会不会换一种做法。

三项都没有，多半是惯性；冒出一项，能力就在那里冒头了。三项正好对着上面那张表：第一项看没见过的纠缠来了，张力积没积住；第二项看自组织有没有理出路来；第三项看它会不会回头改自己的惯性。

这三项有两个用处。一是附录六登记的那一回小观察，就按这三项记录。二是导读的推翻条件一、三，一直只能标「未测」，缺的正是一把在日子里认出「长出了一次选择」的尺；有了这三项，两条才有了可测的指标。它们只拿来看清楚、做记录，不拿来给孩子打分，也不凭一次就下结论。

还有一层不能丢。惯性不坏，它是能力的地基。一个人要在新路口停下来想，得先有一大片不用想的熟路托着他，不然每走一步都要想，他什么也想不动。能力长在惯性上面，不长在惯性的废墟上。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末，谭慧仪抱着阿圆去古镇看嘉晴她们醒狮鼓班排练。

鼓一响，阿圆吓得一抖，脸埋进妈妈怀里哭。这个声音，那十个月里没有，那首哄睡歌里也没有。

谭慧仪没走，也没捂他耳朵，抱着他退到远一点的骑楼底下，自己跟着鼓点轻轻拍他的背。

第二回去，他不哭了，扭着头盯着鼓看，看一会儿，埋回去，又扭出来看。

第三回，姐姐们歇息时，他从妈妈腿上滑下去，爬到一面鼓跟前，伸手拍了一下，「咚」，自己愣住，回头看妈妈，又拍了一下。

那首歌让他安静，是惯性选择。这面鼓，是一团子宫里没有的纠缠：他先怕，这是张力；妈妈的怀抱和退后的那几步，让张力积住了，没有炸开；第三回，他理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去拍它。

这个做法的边界：巨大的声响对婴儿耳朵不好，要离远一点、时间短一点；孩子一直惊恐，就先离开，别拿「练胆子」硬撑。

> **带走的话**
>
> 顺出来的选和长出来的选，都叫「选」。前一种只在熟路上管用，后一种才走得进没见过的地方。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需要的哭和哭惯了的哭要分开」，写下了「意志长成以后」；关了「惯性选择和选择的能力是两样」，把熟路上的安稳当成了意志完好。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退到骑楼底下那几步，拦的是回不来的伤害，留住了回得来的害怕，是护栏。

26

第 26 章

顺其自然的边界

这一章的问题

哪些事可以顺其自然，哪些事顺不了？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老人常说一句话：「树大自然直。」

孩子小时候调皮、坐不住、不爱说话，老人就说这句，劝年轻父母别急。很多时候，它说对了：到了年纪，孩子自然会走、会跑、会说话，那些当年急得睡不着的事，后来都成了笑谈。

可也有时候，树大了没有直。字不会自己认，账不会自己算，和人商量的本事也不会自己冒出来。等了几年，还是老样子。

同一句话，有时灵，有时不灵。灵和不灵之间，有没有一条线？

◆ 二、他怎么说

第 24 章引过，卢梭讲口味时说：这就是自然的指引，这就是我们的规则：尽量久地保住孩子原初的口味。〔核〕

他在吃这件事上说得很有把握。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胃口就是最好的医生〔核〕；孩子饿了就吃，不必按钟点，也不必哄着加餐。

同一套话，他也用到了读书上。第二卷他说读书是童年的祸害，爱弥儿十二岁几乎不知道书是什么，读书对他有用时，他才学〔核〕。这一段第八编细读，这里只

看它的形状：吃，交给胃口；读，交给「有用的时候」。两件事，用的是同一个「顺」字。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在吃奶、睡觉这些事上，顺着孩子，常常是对的。

他在第一卷里说，别让孩子非得在固定的钟点才想吃、想睡〔核〕。他的本意是不让孩子养成任何定时的习惯；落到吃奶上，效果就是看孩子饿不饿，不看钟。今天许多医生也劝新手父母对小婴儿按需喂养〔待核〕。这一处，他顺对了。

他看出，顺着孩子已有的样子走，孩子舒服，大人也省力。有东西可顺的地方，顺是一种好办法。

◆ 四、SDE 看这一处

导师口述七划的，正是这条线（原话不录）。本书的读法是：子宫里没发生过的行为选择，顺不了。

为什么？因为「顺」这个字，得有东西可顺。顺，就是让一条已经有的路自己往前走。吸吮、找妈妈的声音、对尝熟的味道张嘴，这些路在子宫里已经走过千百遍，出生以后顺着它，路就接着往下走。

认字、刷牙、过马路、跟人轮流玩一样东西，这些事在子宫里一次也没发生过。孩子身上没有这条路。你说「顺其自然」，脚下是空的。

本书据此给一条判据：顺其自然，只在子宫 E 覆盖的行为选择里成立；在子宫 E 覆盖不到的地方，顺的是别人的 E。

「别人的 E」有三种样子。

第一种，空转。没有路可顺，也没人给路，孩子就在原地。可能一直很宽，能力一直不长。十二岁的爱弥儿不知道书是什么，就有空转的一面。

第二种，顺着机器的惯性。电视、手机、平板里的东西，是别人设计好的一片土，一集完了自动放下一集，一条完了自动推下一条。孩子「自己爱看」，顺的是这片设计出来的土。

第三种，顺着身边人的惯性。孩子身边的大人怎么说话、怎么吃饭、怎么对付难处，孩子就照着长。大人以为自己没管，其实是大人的惯性在管，只是没人看见。

爱弥儿身上是第三种的一个特例：身边的大人只有一位导师，而且这位导师不是随手的，是事事安排好的。第 155 号判他「藏手」；导读的判决四给这只手找了一个结构上的原因：在没有惯性可顺的地方硬说顺其自然，能顺的只剩导师的安排，而这只手又不能露出来，一露出来，就不「自然」了。

这条线也不是一刀切的。吃这件事，吃奶那一段在线内，到了添辅食，新的味道、新的口感、用勺子，就一件一件出了线。所以大人要问的，不是「这件事自然不自然」，是「这件事里，哪一段他在子宫里练过」。练过的那一段，顺；没练过的那一段，得有人陪他长。

这里还要替第三种说一句公道话。身边大人的惯性，不一定是坏的。一个家里大人说话和气、吃饭不挑、碰到难处不慌，孩子照着长，长得也好。本书不反对这种长法，只要求给它换一个名字：这叫「带」，不叫「顺」。叫「顺」，大人就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做，出了问题也找不到自己身上；叫「带」，大人才会回头看一眼，自己的惯性合不合拍，要不要先改一改。

最后，线外的事也不是只能硬教。第 25 章那面鼓，阿圆就是在线外自己长出了一条路。线外能做的，是给他一团回得来的纠缠，护着他把张力积住，等他自己理出路来。这不叫顺其自然，叫陪着发生。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长了四颗牙，谭慧仪从网上买了指套牙刷。第一次刷，他扭头、哭、把小手塞进嘴里挡着。第二次还是这样。

阿嫲在旁边说：「他不肯就算了，顺其自然，大了自然会刷。」

吃奶那会儿，阿嫲说「顺其自然」，全家都赞成：阿圆饿了就喂，不看钟，他吃得好睡得好。可刷牙这件事，拿同一句话来说，就要多问一句：顺的是谁？

子宫里没有牙刷。阿圆扭头，顺的是他「不喜欢嘴里有怪东西」那一层；大人说算了，顺的是大人「最怕孩子哭」的那一层。两层惯性碰在一起，「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不刷。

谭慧仪换了个办法。她每天晚上自己刷牙时，把阿圆放在洗手台边的高凳上，扶稳了，让他看。看了几天，她把指套递给他，让他自己咬着玩。又过几天，她才轻轻在他牙上刷两下，刷完就放那首哄睡歌。

她没有顺，也没有硬来，她给了一团回得来的纠缠，再用一小块熟悉的合拍接住它。

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坐高凳时大人的手不离开；刷牙的具体方法、要不要用牙膏，问儿科或口腔医生。

带走的话

吃奶可以顺，刷牙顺不了。子宫里练过的路能顺；没练过的地方说顺其自然，顺的是别人的惯性。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有东西可顺的地方，顺着孩子」；关了「顺不了的地方」，把吃和读用同一个「顺」字盖住。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大了自然会刷」拦住的是孩子长出一条新路，是枷锁；高凳边扶稳的那只手，是护栏。

◆

27

第 27 章

大人的自然

这一章的问题

大人身上那些「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天性，还是写出来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有的人被领导叫进办公室，门一关，第一句话还没听完，嘴里先冒出一句「对不起」。

后来弄清楚，那件事根本不是他的错。他自己也纳闷：我道什么歉？

问他，他会说：「我这人就这样，性格软。」

这个「就这样」，是他生来带的吗？

◆ 二、他怎么说

《爱弥儿》里，卢梭对大人的习惯看得很重。

第一卷他说：身体的习惯固定以前，你教什么习惯都没有风险；可习惯一旦形成，任何改变都有危险。孩子受得住的变化，大人受不住。〔核〕

第二卷他说：还没适应某一个国家的人，能学会任何一个国家的规矩；已经养成某一个国家习惯的人，就再也甩不掉了。〔核〕

第二卷一个脚注里他又说：习惯的吸引力来自人天生的懒，照着走过的路走最省力；所以习惯在老人和懒人身上很强，在年轻、好动的人身上很弱。〔核〕

三句合起来：大人的习惯又深又沉，改不动，改起来还危险。所以教育要趁早，最好趁孩子还没养成任何习惯的时候。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说大人的习惯难改，这一点每个大人都知道。

戒过烟、改过口头禅、想早睡却总熬夜的人，都尝过这个滋味：知道要改，改了三天，一累一急，又回去了。卢梭说习惯走的是「最省力的那条路」，这句话很准。

他还看见，大人一旦被某一套规矩养熟了，换一个地方就处处不合适。这一点，出过远门、换过城市的人都明白。

◆ 四、SDE 看这一处

导师口述八把镜子转向了读书的人（原话不录）。本书的读法是：大人身上也有一层「自然」，是一次次回写沉下来的惯性和习性。

先说它是怎样形成的。一种场面来了，人做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管用，或者当时只会这一个，它就留下一点痕迹。下一回同样的场面，同样的反应来得快一点。几十回、几百回以后，反应沉到脚下那片土里去，比想法先到。这就是多次回写：长出来的样子，一次次回头改那片土，改到土推着人走。

再说「系统」二字。大人的惯性很少单独出现。开头那个人，「对不起」一出口，眼睛同时往下看，肩膀同时缩一下，声音同时变小。这几样是连在一起的，一碰全动。

本书把成人这一层叫作选择习性，它是成人版的惯性选择。子宫十个月写出婴儿的第一层，几十年的日子写出大人的这一层。写法一样，时间长了几十倍。

然后是本书最想说的一句判断：惯性和眼前的土合拍的时候，是土；不合拍的时候，是自己焊的锁。

合拍时，它托着人。一个开车开了二十年的司机，遇到突发情况，脚比脑子先踩到刹车，这层惯性救命。第 21 章那个在子宫里十个月处处合拍的孩子，也是被这样托着。

不合拍时，它锁着人。那句「对不起」，也许在他从小的那个家里是合拍的：先认错，挨骂就少一点。到了一个讲道理、讲分工的办公室，它就不合拍了，替他认下了不是他的错。锁是他自己一年一年焊上去的，焊的时候不知道。

卢梭看见了锁，所以怕习惯。他的办法是往前躲：让孩子别养成习惯，就不会有锁。可这躲不掉，一个人不可能不被写。第 155 号第 23 章已经说过，他连把人放开的习惯也一起禁了，这里不重复。

本书的判断：成人的自由，是在自己的惯性上面，还能长出一次不是惯性的选择。

这一次怎样长？还是自由律那三拍，加上两位护航人。纠缠来了，先认出惯性正在往上冒；幸福律护航，忍住半拍，让那股劲积住，别一下子泄出去；创造律引领，在这半拍里理出一条新路，哪怕只是换一个词。一次做到了，这一次就是一个新的回写，它也会一点一点沉下去。

张琼在《原生容器幻想》里讨论过父母「知道了却做不到」的困境。放到这里看，知道是理念界的事，惯性住在土里。知道了不等于土改了，所以做不到是常事，不必拿它来骂自己。要改的是土，改土只能一次一次地来。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周五晚上，民宿满房，谭慧仪忙到九点才回家。振邦答应过修好民宿二楼那扇关不严的窗，一个星期了还没修。她一问，他说忘了。

她冲口而出：「我做牛做马，为咗边个？」（我做牛做马，是为了谁？）

话一出口，她自己愣了。这一句，一字不差，是她小时候听她母亲吵架时说的。连那个「咗」字拖长的调子都一样。

振邦的反应也熟：不接话，起身进房，门关上了。

那一晚，谭慧仪在客厅坐了很久。这句话在她母亲那里合不合拍，她不知道，本书也不猜。在她这个家里，它一出口，门就关了，事情没谈，窗也没修。

后来有一回，又是一件小事，那句话又往上冒。这一回她认出来了，咬住了，停了两秒，说的是：「我好劫，我想你帮我。」（我很累，我想你帮我。）

振邦站在那里，没进房。

那两秒，就是在惯性上面长出来的一次选择。它很小，也不保证下一回还能做到。可它是她的，不是她母亲的。

同一个家里，阿嫲那句「哭有什么用」（导论写过）、振邦那个回乡下就回来的作息（第 23 章），都是这样一层选择习性。有的合拍，是土；有的不合拍，是锁。

这个做法的边界：这里说的是日常的口角；如果家里的争吵伴着伤害或让人害怕，请寻求专业帮助。认出惯性是为了多一个选择，不是为了把自己的每一个反应都挑出错来。

带走的话

大人的「本性」，是多次回写写成的。它合拍时托着你，不合拍时锁着你；自由就是在它上面，再长出一次自己的选择。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大人的习惯深而难改」；关了「大人还能改写自己」，只剩趁早躲开这一条路。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那句冲口而出的话，在这个家里拦住的是回得来的商量，是一把自己焊的锁。

◆

28

第 28 章

自然编总账：他拒绝回写，却崇拜回写的产物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那么怕「被写」的人，为什么把最早写进去的那一层奉为「自然」？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赤坎古镇的骑楼，一条街排过去，拱廊、雕花、洋式的山花，游客举着手机拍，嘴里常说一句：「原汁原味。」

在这里开民宿的人知道，这些骑楼大多是上个世纪陆续起的，起的时候就中西混着来；后来又修过、补过、翻新过。游客看到的「原样」，是一层一层改出来的。

「原汁原味」四个字，让人看不见那一层一层的改。

◆ 二、他怎么说

把前几章引过的话，排成一行。

他说：孩子唯一可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养成任何习惯。〔核〕这一句第三编提过，第 155 号第 23 章细读过。

他说：离自然状态越远，天然的口味就丢得越多；或者说，习惯成了第二天性，把真正的天性完全顶替掉，我们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核〕这一句出自《爱弥儿》第二卷，第 155 号第 24 章细读过。

他说：孩子在子宫里还更自由（第 21 章）；自然就是被偏见改变之前的倾向（第 23 章）；孩子偏爱奶和水果，这是天然的口味，这就是自然的指引（第 24 章）。〔核〕

前两句防写，后几句敬自然。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防写，防得有道理。

回写确实会把人锁住：第 27 章那句冲口而出的话，就是一把锁。第二天性确实会顶替第一天性，顶替到人忘了自己原来什么样。他看见的这些，都是真事。

他敬自然，也敬得有道理。一个孩子身上确实有一层早早就在的东西，比大人后来教的都牢靠，顺着它，孩子舒服、少受罪。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155 号判过卢梭「拒绝回写」。本书接着判：他拒绝回写，却崇拜回写的产物。

他敬的那个「自然」，照这一编拆下来，是三样东西：子宫十个月缠出来的惯性（第 21、22 章），出生前后经母亲和奶妈的身体写进去的那一层（第 24 章），以及一着急就会回来的、写得最深的那一层（第 23 章）。三样都是回写的产物，只是写得早。

所以，第一天性和第二天性，本质上没有两样，只有先写后写。先写的，他叫天性，要护着；后写的，他叫习惯，要防着。一条线划在产道上，第三编已经指出过；这一编把线两边都摸了一遍，线这边和线那边，是同一种东西。

这件事，本书不是第一个说的，要先让出来。一百年前，帕斯卡在《思想录》里写过：我很担心，天性本身也只不过是最早的习惯，正如习惯是第二天性一样。第 155 号第 24 章引过这一句，并且说：帕斯卡把回写看到了最底，却拿它来证明人无处可站；卢梭没走到这一层，因为他要站住，需要一个没被写过的第一天性。

本系列帕斯卡卷也立过这一条。「天性是最早的习惯」这个意思，本书完全让出，不算本书的发明。

要让的还不止这一句。做什么成什么，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说了。写得太早，早到看不见来历；写成它的那片土一变，惯性就不合时宜：这两件事，布迪厄说透了，一个叫「作为历史被忘掉的历史」，一个叫「滞后」。在强制下培养自由，康德的《论教育》写过。这一编从子宫十个月一路走到大人的两秒，走的多半是这几位踩过的路。

那么，这一编还剩什么？三样，都窄。

第一样，可能不是能力。天性是习惯，这句话还没有把两种「选」分开：顺着惯性走出来的选，和在惯性上面长出来的选。第 25 章把它们分开了：惯性选择在熟路上起作用，不积张力，不改自己；选择的能力在没见过的地方起作用，要忍住一下，能回头改写惯性。照着做，写得出前一种，写不出后一种。

第二样，三拍乘三界。纠缠、选择、激发，这三拍在现实、自我、理念三界里一格一格长。第 21 章看见，婴儿那份宽在自我、理念两界，现实界一出生就是写过的；到了大人身上也一样，一界顺手，不等于另一界顺手。

第三样，护栏判据。知道天性是写出来的，就可以问：写进去的这一层，现在合拍还是不合拍？不合拍的地方，会不会导致回不来的事？第 26 章那只扶着高凳的手，拦的是回不来的；第 27 章那两秒，是大人给自己设的一道小护栏，拦的是自己那句会关上门的话。那句话不伤皮肉，可一旦在孩子身上写死，也回不来。本书说的「回不来」，把这种不可逆的回写也算在里面。这一层后来在第 62 章让给了家长主义讨论，那里也写了判据还剩什么。

子宫十个月那一层，是本书的推测，证据还薄，不算一样。这三样各自站不站得住，第十编第 61、62 章会把帕斯卡、亚里士多德、布迪厄、康德和家长主义讨论请到一起，逐家过秤，写清让出什么、还剩什么。三样合起来，才是判决三的完整样子。

本编	立下的东西
第 21 章	子宫里的舒服是合拍，不是自由；子宫是写得最密的地方
第 22 章	十个月缠出土、路、样子，推出惯性选择；偏向不是注定
第 23 章	「条件一变谁回来」只量得出先后深浅，量不出有没有来历
第 24 章	同一条通道，坏的叫弄坏，好的叫自然；奶妈食谱里藏着手
第 25 章	惯性选择和选择的能力是两种「选」；惯性是能力的地基
第 26 章	顺其自然只在子宫 E 覆盖的行为选择里成立，出线顺的是别人的 E
第 27 章	大人的自然合拍时是土，不合拍时是锁；成人的自由在惯性上面长

判决三的预备收窄，这一编也查过了。「自然只是习惯」，他转述过，并且留下「若自然只指合乎自然的习惯，就不必多说」一句（第 23 章）；「出生前就被父母的娇弱弄软」，他写过（第 24 章）；「在他的意志长成以后」，他也写过（第 25 章）。三处都是看见了。可他没有据此改写教育安排，爱弥儿照样要「不养成任何习惯」，照样要在读书这类事上等「自然」。本书初判：判决三成立；三处看见、没有改写，照推翻条件②，判决三要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第 67 章报账。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周日晚上，民宿的客人退了房，谭慧仪坐在前台算账。前台的小音箱还在放那首老粤语歌。

她想起这一年家里的几件事：阿圆听这首歌就睡，吃南瓜泥就张嘴，这是那十个月写的；振邦一回乡下就五点醒，这是乡下二十多年写的；她自己那句冲口而出的话，是她母亲写的。三样东西，以前都被叫作「天生」「本来」「性格」。

现在她换了一个问法：这一层是什么时候写的？它在今天这个家里合不合拍？

阿圆的哄睡歌，合拍，留着。振邦的作息，一半合拍一半不合拍，可以商量。她那句话，不合拍，要改，一次改一点。

她关了音箱，把账本合上。

这个做法的边界：问来历是为了看清，不是为了怪谁；有的一层查不出来历，就先放着，不必硬找。

带走的话

第一天性、第二天性，只有先写后写。他怕写，却把写得最早的那一层当成了神。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回写会锁人」「第二天性会顶替」；关了「天性也是写出来的」，把先写的那一层供成了尺子。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他护着的「自然」里，有真护栏（按需喂奶），也有藏起来的手（奶妈食谱）；拆的时候要分开。

◆



第 六 编

上·现实自由：身体与物

编　序

第四编说过，一个孩子生下来，自我界、理念界都空着，所以可能很宽；现实界不一样。现实界是孩子生来唯一「满」的一界：饿、冷、光、响声、妈妈的气味，一样不缺，全都同时压过来。满的是纠缠。选择的能力是零，激发的能力也差不多是零。

卢梭在这一界写得最好。让孩子摸、让孩子摔、不用学步带、只依赖物，这些主张放到今天，多数还站得住。他在这一界也留下了最多的护栏，只是护栏都藏了起来，藏进结实的家具里，藏进「自然」两个字里。

八章依次走：第 29 章，一出生就满了；第 30 章，够不着的杯子；第 31 章，翻身、爬、走；第 32 章，只依赖物；第 33 章，风吹进破窗；第 34 章，被藏起来的护栏；第 35 章，楼梯门什么时候拆；第 36 章，总账。每一章都拿自由三拍、两位护航人和那条护栏判据去量。本编的日常例子，是阿圆从十一个月到一岁四个月的身体和屋里的物：翻身、爬楼梯、热水壶、厨房灶台，还有嘉晴过马路时牵着的那只手。

29

第 29 章

一出生就满了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生下来，哪一界是满的？满，是不是就等于自由？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如果你做过一个小手术，大概记得麻药刚退的那一阵。

灯光刺眼，走廊里推车哐当哐当地响，被子有点凉，嘴里发干，想喝水。旁边有人说话，你听得见，却接不上话；你想抬手按铃，手抬到一半又落下去。

所有东西都扑到你身上，你一样也回应不了。

一个大人这样躺一天，就能下床。一个新生儿，要这样躺好几个月。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一卷，他写婴儿的头几个月：孩子想摸一切、拿一切；别去拦这些动作，它们教给他极宝贵的东西。他就这样学会感觉物体的热、冷、硬、软、轻、重，判断它们的大小和形状，靠看，靠摸，靠听，尤其靠拿眼睛和手互相比对〔核〕。

紧接着一句：只有通过运动，我们才学会分清「我」和「不是我」；只有通过自己的运动，我们才有空间的观念〔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把现实界放在最前面。孩子最早的老师，是手里的东西，不是大人的话。

这一步走得很准。一个婴儿，理念界、自我界都还没有东西，大人讲道理，他听不懂；他能碰到的，只有现实界。教育从这里开头，是顺着孩子手边的东西开头。

第二句更深。「我」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从动作里来。手碰到桌子，桌子不动，手疼；手碰到自己的脚，脚也有感觉。一来一回，孩子分出了哪些是自己、哪些不是。一个人最早的自我，是在现实界里碰出来的。这句话，今天读来仍然新鲜。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三界摆到一个新生儿身上，样子是这样的。

理念界，空。自我界，空。现实界，满。

这一处接导师口述二。本书的读法是：孩子一出生，最先落进去的，就是现实界这一团；理念、自我两界空着，可能很宽，可他没有力气离开这一团。

所以说它满，满的是纠缠（自由第一拍）。

满，却不等于自由。拿三拍量一量：纠缠，满格；选择的能力，零；激发的能力，几乎是零。第 16 章已经算过：现实界里框住他的是力气，缺的是激发的能力；以力量为界的天然自由，他只有一点点。现实界是孩子唯一满的一界，也是他最不自由的一界（本书的判断）。

那为什么教育还是要从这里开头？因为只有这一界，有东西可以拿来长。

创造律要在一团乱里自组织出新路，得有材料。地砖每次都是凉的，沙发每次都是软的，杯子掉下去每次都会响。现实界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照样出现，孩子就能一次又一次地去试、去对。理念界、自我界空着，连试的地方都没有。

幸福律要把张力积住、再转出去，得有一股具体的劲。饿，够不着，推不动，这些张力在现实界里最实在，孩子自己就感觉得到。

还要补一句他那句「『我』从动作里来」。本书的判断：这一句说的，是三界之间的第一条通道。自我界起先是空的，最早填进去的东西，正是从现实界碰出来的：这是我的手，那是桌子；我一推它就动，那面墙我推不动。自我界的第一块砖，是现实界烧的。所以现实界不只是三界里最早满的一界，也是另外两界的料场。

满里面，还有一层看不见的东西。第五编说过，他顺的「自然」，是子宫十个月里形成的纠缠和由此推出的惯性选择。吃奶时的吮吸，听见某个声音就安静，这些也在现实界这一团里，第五编拆过。所以新生儿的现实界，是两层叠在一起的满：一层是出生后扑过来的光和声，一层是从子宫里带出来的惯性。

所以卢梭从现实界开头，开对了。他在哪里停了？他说是动作「教给」孩子。在他笔下，物在教，感觉在排队，经验按「合适的次序」一样一样进来。孩子自己在里面做了什么，他没写。本书的判断：经验不会自己排队。同一块地砖，孩子这一回拿手拍，下一回拿脸贴，再下一回拿勺子敲，每一回都是他从一团纠缠里分出一条路来。那是选择的能力在长，不是感觉在排队。

还有一件，下面几章要细算。满，也包括危险。一屋子的纠缠里，有的碰一下疼一会儿，有的碰一下就回不来了。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十一个月，一个周六的早上，客厅的地垫上。

阳光从窗口斜进来，在地砖上照出一块亮。地垫边上有一只阿嫲的拖鞋，茶几脚下躺着一只旧木饭勺，是阿嫲前一天拿给他玩、忘了收的。

阿圆爬过去，抓起木勺，先塞进嘴里啃，再拿出来往地垫上敲。没声音。他爬到地砖上再敲，「嗒」的一声。他停住，又敲，又是「嗒」。他转过去敲沙发，软的，没声；再敲回地砖。

阿嫲从厨房出来，说那只勺在地上躺了一夜，脏，伸手要拿走。谭慧仪拿去水龙头下冲了冲，擦干，又放回他手里，说给他玩一会儿。

用三拍看这一会儿。纠缠：亮光、拖鞋、手里的木勺、敲出来的声音，一起拉着他。选择：敲哪儿，他一回一回地挑，挑出了「硬的会响」。激发：他真敲下去了，还换了地方再敲。两位护航人也都在：没声音的那一下，他没哭，又爬去换了个地方，张力积住了；敲出「嗒」以后又去找别的硬东西，这是在一团乱里理出一条新路。

这个做法的边界：让孩子摸、敲、啃之前，先把能吞下去的小东西、能扯下来的零件收走，那是回不来的一头；洗干净、够结实的东西，才留给他。

> 带走的话
>
> 现实界是孩子唯一满的一界。满的是纠缠，不是自由。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让孩子摸一切」「自我从动作里来」；关了孩子自己在纠缠里挑路这一拍，只写物在教。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收走能吞下去的小东西，是护栏；拦着不许摸冲干净的木勺，是枷锁。

◆

30

第 30 章

够不着的杯子

这一章的问题

「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做到的」，可一个孩子，怎么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超市货架最上一层，放着你要的那包纸巾。

你抬头看一眼，心里马上有数：踮脚差一点，够不着；踩在最下一层的隔板上，能够着，可隔板不太稳；还是叫店员吧。

这一串判断，前后不到两秒。你没量过货架多高，也没量过自己的胳膊多长。你就是知道。

你知道，是因为你这辈子伸过几万次手，够着过，也够不着过。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做到的，做他想做的。这是我的根本准则，用到童年，一切教育规则都从它而出〔核〕。

同一卷：孩子的自由受他力量不足的限制；想做的超过力量，他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不会快乐；即便在自然状态中，孩子也只享有一种不完全的自由〔核〕。

第一卷，他写过一个婴儿：他伸手去抓近处的东西，也伸手去抓一百步外的东西。你以为这是在耍霸道，要东西自己过来，或者要你拿过来。根本不是，他只是没有空间的观念，不知道自己的手够得到哪里〔核〕。所以他说，要常常抱着孩子走

动，让他感觉远近。等他开始分得清远近，就要换个办法：抱不抱他，看你的意思，不看他的意思〔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根本准则这一句，第 15 章已经认过：自由里有一块「做得到」，一个想走又走不动的孩子，谈不上自由。

这一章要认的是第一卷那一段。一个婴儿冲着远处的灯伸手、哭，很多大人会说「这孩子脾气大」。卢梭替他说了句公道话：他不是霸道，他只是不知道远近。这一眼，把一个「坏脾气」还原成了一个「还没学会的本事」。

「分得清远近以后，抱不抱看你的意思」，这一句也好。大人的胳膊不该变成孩子伸长的手。

◆ 四、SDE 看这一处

根本准则里藏着一个前提：这个人得先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

只想能做到的，就得先有一张图，图上画着哪些够得着、哪些够不着。这张图从哪儿来？卢梭自己在第一卷写得清清楚楚：婴儿没有这张图，他冲着一百步外伸手。

这张图，是一次一次伸手伸出来的。伸过了头，够不着，才知道边在哪里。一个从来只想「能做到的」的孩子，永远画不出这张图，因为他从没碰到过那条边。

所以本书的判断：「只想他能做到的」，是一个人能力长成以后的样子，不能拿来当孩子起步的规矩。拿来当起步的规矩，它就只剩一种用法：想多了，就让他少想。这就是缩欲。

第 155 号第 17 章说过：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的那道缝，正是能力生长的地方。本章接着补一句：那道缝，也是孩子画图的地方。想要比能做的多一点，他才碰得到边；碰到了边，他才知道自己能做到哪里。这道缝，意思近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第 15 章），本书让出，分离线见第 63 章。

拿三拍量一次伸手。纠缠：杯子亮晶晶的，把他拉过去。选择：从哪个角度够，扶哪把椅子，要不要换个地方，这是眼睛和手一起拿主意，是选择的能力。激发：手真的伸出去，碰到了，或者没碰到。

两位护航人在这里分工很清楚。幸福律护航：够不着的那一下，别急着替他拿，让那股劲在他身上积一会儿。创造律引领：积住的劲会推着他找别的路，换一把椅子，绕到桌子另一头。

卢梭给了一半。「抱不抱看你的意思」，是不让大人替他走完激发那一拍，这一半对。可他接下来的药，是让孩子的想要缩回到力量那么大。缩回去，缝就没了，图也不用画了。

对这道缝，大人有三种办法。一种是缩：让他别想那只杯子。一种是替：大人把杯子递过去。第三种是让缝留一会儿：他在缝里伸手、换椅子、摔一跤，缝最后是被他自己的本事合上的。第 155 号第 17 章拿够不着的饼干列过这三种，判他用的是前两种：需要的，大人替他拿；想要的，让他别想。本章接着补一句：「分得清远近以后，抱不抱看你的意思」，是他给「替」加的一道闸，替只替到需要为止，这是他比许多大人高明的地方。可闸一关，剩下的还是缩，第三种他没有开。

这张图还有一个特点：它只能由孩子自己画，大人替他画不了。大人可以说「那个太高」，一岁的孩子听不懂高；他得自己伸过头一次。大人能做的，是让那些伸过头的地方回得来：杯子是塑料的，水是凉的，椅子推开了，坐到地上也不疼。图由他画，边由大人守。

还要说一件事。那张图不只画「够得着、够不着」，还画「够不着的时候怎么办」。一个孩子学会了够不着就换一把椅子、就绕过去、就叫人帮忙，他图上多的不是一条线，是好几条路。这几条路，才是自由里「选择」那一拍真正长出来的样子。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已经能扶着东西横着走。

饭桌边上放着嘉晴的塑料水杯，杯身上印着一只醒狮头。阿圆扶着椅子，一步一步挪过去，伸手，差一截。他换到隔壁那把椅子，离得更远了，又伸手，更够不着。他哼了一声，回头看阿嫲。

阿嫲放下手里的菜要去拿。谭慧仪说：妈，等一下。

阿圆推了推椅子，椅子被推动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他愣了愣，没哭，抓着桌腿又站起来，这回站到了离杯子最近的那条桌角边上，踮脚，指尖碰到了杯子。杯子倒了，水洒了他一身。凉。他先是一惊，后来咯咯笑起来。

第二天，他一进饭厅，直接扶着桌角那一边走过去。他的图上，多了一条线：从桌角那边够，最近。

这个做法的边界：留给他够的，只能是凉水、塑料杯、摔不碎的东西；桌布先收掉，免得他一扯把热汤扯下来，那是回不来的一头。孩子饿了、困了，不拿来练。

带走的话

「只想能做到的」，是长成以后的样子。小孩子要先想得比能做的多一点，才知道自己能做到哪里。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伸手不是霸道，是不知道远近」「大人的胳膊别变成孩子的手」；关了那道画图的缝，让想要缩回力量那么大。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收掉桌布是护栏；不让他伸手够一只凉水杯，是枷锁。

◆

31

第 31 章

翻身、爬、走

这一章的问题

会翻身、会爬、会走，长出来的只是力气，还是选择的能力？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刚学用电脑打字的时候，每一个字母都要低头找。找到了，按下去，常常按错。

几个月以后，你眼睛看着屏幕，手指自己就去了该去的键。你说：手熟了。

手熟，看起来像是一种力气，其实里面装满了选择：哪根手指去按哪个键，按错了怎么改，下一回怎么避开。只是这些选择做过太多遍，快到你看不见了。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他摔倒了，碰了头，流了鼻血，割破了手指，我不会大惊小怪，至少一开始不理会。让人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一下碰撞，是对碰撞的害怕。他会照着我的样子看待自己的伤；他见我不当回事，很快就缓过来。这是他上的第一堂勇气课〔核〕。

同一处：还有什么比费尽心思教孩子走路更傻的？爱弥儿不戴防撞的软帽，不用学步车，不用学步带；每天带他去草地上，让他跑，让他挣扎，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摔，摔得越多，越早学会自己爬起来。自由的乐趣，抵得上许多块淤青〔核〕。他还在脚注里说，小时候被学步带牵得太久的人，走起路来总有点犹犹豫豫〔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两段，今天的父母读来多半会点头。

他看准了一件事：孩子摔了，疼的一半是摔，另一半是大人的脸色。大人一惊一乍，孩子就学会了怕。这是幸福律上很准的一眼：同一股张力，旁边的人怎么接，决定它会变成胆子，还是变成怕。

他也看准了另一件：走路不用教。孩子自己会站、会挪、会摔、会爬起来。大人拿带子牵着、拿车子架着，替他省掉的那些摔，恰恰是他该自己摔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卢梭说这些摔「让他学会自己爬起来」。在他的账上，摔是练力气，是练胆子。

本书的判断：在翻身、爬、走这几件事上，孩子长的不只是力气，还有选择的能力，而且长得很清楚。

拿翻身来看。一个四个月的婴儿，想翻过去，得先晃，晃不过去；再晃，还是不行。有一天，他发现把一条腿甩过去，身子就跟着过去了。这一甩，没人教过。子宫里的孩子漂在羊水里，身子也会转，可那里没有一块硬地面，也用不着顶着重力把自己翻过去；在地垫上翻身这件事，子宫里没练过。导师口述七管的，正是这一类事。

翻身正是这样一件事：子宫里没练过，就没有惯性可顺。那一甩，是他在一团乱动里自组织出来的一条新路，是创造律。前面晃了好多天没成，没哭到放弃，又晃，这是幸福律把张力积住了。

走路也一样。有研究发现，新生儿被竖着托起、脚碰到平面时，会做出迈步的样子，几个月后这个动作就淡了〔待核〕。后来真正学走，又是从头摔出来的。如果这一点成立，那就说明，身上带来的那一点惯性，并不能直接变成走路，走路是后来一步一步重新组织的。

那为什么卢梭在这里说「顺其自然」，偏偏管用？

因为现实界这几件事，条件特别好。地面每次都是硬的，重力每次都往下拉，反馈又快又干净。平地上摔一跤，是回得来的。孩子自己想动的那股劲又很足。几样凑在一起，大人什么都不做，能力也会长。

所以，他在身体上开的药，其实是长能力的药：让他试、让他摔、别替他走。只是他给这味药起错了名字，叫「自然」，叫「力气的增长」。名字一错，这味药就搬不走。到了第七编的「我想要」，同样是想要比能做的多一点，他开的就成了另一味药：缩欲。

还要回到他那一句「让人难受的往往不是碰撞，是对碰撞的害怕」。本书的判断：大人的惊慌，本身就是一次回写。孩子摔一跤，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一跤算大算小，他看大人的脸来定。大人一声尖叫，他就把「摔」写成了「可怕」；下一回他站到同样高的地方，腿先软了。卢梭让大人别大惊小怪，护住的正是幸福律那一拍：让摔出来的那股张力，变成下一回再站起来的劲，别变成怕。在这一点上，他是请了幸福律来护航的，只是他没这样叫它。

学步车那件事，也能用三拍说清楚。学步车把孩子架起来，腿一蹬，车就走。激发有了，可是平衡交给了轮子，从哪儿迈、身子往哪边倾，这一段选择被车替他做了。它替他走完了一拍。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一段往事。阿圆四个月的时候，谭慧仪在地垫一侧放了一只会响的布球。他盯着球，身子左一晃、右一晃，晃了好几个晚上都没翻过去，脸憋得通红。有一天晚上，他把右腿一甩，整个人翻了过去，自己吓了一跳，哭了两声。第二天，他翻了五回。

现在他一岁出头，能在沙发和阿嫲之间走三四步。亲戚在群里推荐学步车，说学得快。阿嫲也心动：学得快，少摔几跤。

那天晚上家里商量了一回，没买。谭慧仪找了一只装过纸尿裤的纸箱，里面压了几本旧书，让阿圆推着在客厅里走。纸箱不会自己往前冲，他推快了，身子前倾，就趴下；推慢了，又走不动。他自己在这两头之间找。

他摔了，大人不跑过去。阿嫲忍不住，谭慧仪就轻轻说一句：「摔咗，自己起身。」他看看妈妈的脸，没事，撑着纸箱爬起来。

这个做法的边界：纸箱只在平地上推，离楼梯、离桌角远一点；用不用学步车，请听儿保医生的意见；孩子摔了以后若头部着地后精神明显不好、呕吐，不要等，请马上寻求专业帮助。

带走的话

翻身、爬、走，长的是力气，也是选择的能力。他在孩子的腿上用对了药，却把药名写成了「自然」。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不用学步带」「摔了别大惊小怪」；把身体上长出来的选择能力记成了力气，这味药就搬不进自我界。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草地上随他摔，拆掉的是枷锁；把纸箱推离楼梯口，是护栏。

◆

32

第 32 章

只依赖物

这一章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孩子只依赖物？在现实界里，这是护栏，还是枷锁？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小时候去买汽水，有两种地方。

一种是自动售货机。钱不够，它就不出货。你拍它、踢它、冲它哭，它都不动。你只好翻口袋，找硬币，下回记得多带一块钱。

一种是巷口的小卖部。钱不够，你可以跟老板讲：下回补上。老板心情好就让你拿走，心情不好就板着脸。你慢慢学会了看老板的脸色，挑他笑的时候去。

两处都在教你。一处教你找硬币，一处教你看人。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依赖有两种。对物的依赖，是自然造成的；对人的依赖，是社会造成的。对物的依赖不涉及道德，不伤害自由，不产生恶；对人的依赖是无序的，生出一切恶〔核〕。

接着：让孩子只依赖物，你就顺了自然的次序。让他不合理的愿望只碰到物的阻碍，或者碰到他自己行为带来的惩罚。拦住他别做坏事就够了，用不着禁止他做坏事。经验或者力不能及，应该代替法律〔核〕。

再往下几段，说到孩子哭着要东西：别轻易拒绝，但一旦拒绝了，就别改口〔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 155 号第 13 章已经拆过这一页：人对人的依赖生恶，要用法代替人，只让孩子依赖物，三本书同出一根。本书不重复，只在现实界这一格里接着判。

在现实界，这一条有它实打实的好处。

物不会被哭软。一堵墙，孩子哭一百遍，它还是墙。孩子的劲没有地方去讨价还价，只能回到自己身上：换个法子，绕过去，或者先算了。人不一样。一个大人被哭软了一回，孩子就记住了：哭能把墙变成门。从此他的力气，一大半花在大人的脸上。

卢梭怕的就是这个。他在同一卷里写过，被宠坏的富家孩子，学会了拿「请」字当命令用〔核〕。一个孩子若太早学会摆弄人，他就不必去学摆弄物了。

◆ 四、SDE 看这一处

为什么物对选择的能力好？本书的判断：因为物稳。

创造律要从一团乱里自组织出一条路，得有几堵站得住的墙。地面每次都这么硬，台阶每级都这么高，墙每次都不让。墙站得住，孩子才能对着它一回一回地试，试出一条走得通的路。墙要是今天软、明天硬，看人高兴，孩子就只能去猜那个人。

幸福律也要物来护。够不着、推不动，张力积起来；物不会替他把张力化掉，张力就留在孩子身上，等着他自己转出去。一个一哭就让步的大人，等于伸手替他把张力泄了。

所以，在现实界这一格，「只依赖物」是卢梭留下的一道护栏，护的是选择的能力，别让它被「看脸色」顶替（本书的判断）。它护住了两位护航人。

这道护栏也有两道缝。

第一道缝：物不只会教，还会伤。平地会让孩子摔一跤，楼梯会让孩子摔断骨头；温水让手一缩，开水会留下一道疤。「只依赖物」没有区分这两种物。第 33 章算这笔账。

第二道缝更细。他说物的阻碍「不伤害自由」。墙明明拦住了孩子，他却不肯把它叫作约束。在他的账上，只有带着人脸的拦，才叫枷锁；不带人脸的拦，叫自然、叫必然。这样一来，他能接受的约束，就只剩一种：看不见人的约束。大人要护孩子，只好把手藏进物里。第 34 章从这里接着说。

还有一件小事，卢梭自己写了，却没往下想。「一旦拒绝了，就别改口」。这是要大人像物一样稳。一个说话算话的大人，给孩子的，和一堵墙给的一样：站得住。而且大人比墙多一样：能讲理由。本书的判断：物的好处在稳，不在无人。

像物一样稳，落到一户人家里，是三件事。说出口的拒绝，不因为哭就改口；同一件事，今天和明天一个样；家里几个大人，说法一个样。第三件最难。妈妈说不行，阿嫲转身偷偷给了，孩子学到的就不是「这里过不去」，是「去找阿嫲」。这时候家里的大人不像一堵墙，倒像开头那家巷口的小卖部，只是老板换成了好几个，各有各的脸色。

这一点放到三界上，分量就出来了。墙只会拦，不会说为什么；孩子撞过几回，学到的是「这里过不去」。一个稳的大人拦住他，同时说一句「楼梯陡，会摔下去」，孩子学到的就多了一样东西：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进的是理念界。只依赖物的孩子，现实界长得很结实，理念界却只收到一堵一堵不说话的墙。

所以本书不说「只依赖物」错了。在现实界，它是一道好护栏；它只是不该是唯一的一道。一个像物一样稳、又比物多一张嘴的大人，是这道护栏的升级版。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一个月，一个周日上午，楼梯口那道门开着。

谭慧仪坐在第二级台阶上，身子挡在阿圆后下方。阿圆手脚并用往上爬，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台阶是水磨石的，每一级都一样高。他的膝盖第一次磕在台阶边上，缩了一下，下一级就把膝盖抬高了一点。

爬到第四级，他想转身看妈妈，身子一歪。谭慧仪伸手扶住他的腰，把他的身子掉过来，让他脚朝下、肚子贴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下退。她只摆了一次，不说话。第二回爬到第四级，他自己就翻过身，脚先往下探。

这一上午，教他的是台阶。台阶每一级一样高，不会因为他哼一声就矮一点。谭慧仪没说一句「小心」，她的身子就在他后下方，这是一道看得见、摸得着的护栏。

这个做法的边界：只在大人紧贴在孩子后下方时练；孩子累了、闹了就停；练完门照样关上。家里若是没有人能守在旁边，就不练。

> **带走的话**
>
> 在现实界，「只依赖物」护住了孩子别去看脸色。物的好处在稳，不在无人；一个说话算话的大人，也能一样稳。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物不会被哭软」这道护栏；关了一件事：不带人脸的拦他不叫约束，护栏只好藏进物里。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台阶教、妈妈守在后下方，是护栏；大人一会儿松一会儿紧、看心情让步，才让孩子学会看脸色。

◆

33

第 33 章

风吹进破窗

这一章的问题

自然后果能拦住哪一种错，拦不住哪一种错？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在电脑上写东西，删错了一大段，按一下「撤销」，它就回来了。

在微信里发错了一句话，两分钟以内，还能撤回。过了两分钟，撤不回了。

有些事，连这两分钟也没有。说出口的话，开出去的车，都没有撤销键。

一个人学东西，靠的就是撤销键。错了，回来，再试。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的破窗，第 9 章已经引过全文：孩子打破自己房间的窗户，就让风日夜吹他，别怕他着凉，着凉总比莽撞好〔核〕。

同一卷，他写得更干脆：我不会费心去防着爱弥儿受伤；他要是从来没受过伤、长大了不知道疼，我反倒要不高兴。孩子生得小、生得弱，好像就是为了让他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学这些宝贵的功课：他摔得不高，摔不断腿；拿棍子敲着自己，敲不断胳膊；抓起一把快刀，也握不紧，割不深〔核〕。

紧接着这一句：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孩子，自己待着，会把自己弄死、弄残，或者伤得很重；除非有人糊涂地把他放在高处，或者让他一个人待在火边，或者把危险的器物放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核〕。

几页之后，他说过严和过宽一样是错，又承认：你让孩子受苦，就是拿他的健康和性命冒险〔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 9 章记过一句：他的四堂课里，苦头都有限，有人量过。这一章看他量的那把尺。

他的尺是这样的：孩子身子小，摔得不高，力气小，伤得不深。自然在孩子身上，先装好了一道护栏。

这把尺在草地上是准的。更难得的是，他自己写出了尺子量不到的地方：高处、火边、危险的器物。三处例外，一处不少。

他也没有假装这件事没有代价。「让孩子受苦，就是拿他的健康和性命冒险」，这是他自己写下的。他的回答是：他给学生的自由，抵得上那些小小的苦头；他宁可孩子着凉，也不要孩子莽撞。一个主张放手的人，先把放手的风险写在自己书里，这份老实要记下。

破窗那一课，放进这把尺里看，也是量过的。窗破了，风吹进来，冷，会着凉，不会冻死。关进黑屋，几个钟头，会害怕，不会出事。每一样苦头都停在一条线的这一边。那条线，他心里有，只是没画出来给人看。

第 47 号那一章说，卢梭让孩子「在被保护边界内感受热、痛、距离和后果，形成判断」。这一章要问的，就是那道「被保护边界」画在哪里。

◆ 四、SDE 看这一处

自然后果是一个圈：做错，吃到后果，下一回改。第 47 号把它叫作「自然后果进入 D2 反馈并促成修正的重复出现」。要紧的是最后几个字：重复出现。这个圈要转得起来，得有下一回。

本书给护栏划的线（接口述四），正落在这里：约束拦住的若是存在的死亡，或者改不回去的回写，它就是护栏。

把它和撤销键对上：回得来的错，有撤销键，有下一回；回不来的错，没有。回不来又分两种。一种是没有下一回了，这是存在的死亡。一种是有下一回，可下一回的他已经被改了，一道疤，一种见了厨房就发抖的怕，跟他一辈子，这是不可逆的回写。

那一下	后果	回得来吗	还有没有下一回
打破窗户	夜里着凉	回得来	有，而且记得住
摸一下温热的茶杯	手一缩	回得来	有
扯倒电热水壶	烫伤	可能回不来	有，可能带着疤和怕
伸手去拧灶台的火	烧伤，甚至起火	回不来	不一定有
一个人跑上马路	车	回不来	可能没有

表的上两行，是自然后果的地盘；下三行，不是。自然后果拦得住回得来的错，拦不住回不来的错。它只教得会活下来、又没被改坏的那个孩子。

卢梭那把「身子小」的尺，为什么在下三行失灵？因为下三行的东西，能量都不按孩子的身子算。一壶开水、一团火、一辆车，不管你多小、多轻，照样伤你。他列的三处例外，高处、火、器物，也全是这一类。本书的判断：他那片草地上，这一类东西很少；今天一户人家的厨房里，一抬头就有好几样。

第 47 号那几个字「被保护边界内」，本书读作：自然后果从来不是单独一样东西，它是两样东西叠在一起。里面一层，是让孩子自己碰、自己疼、自己改的那片地；外面一层，是一道边，把回不来的东西挡在这片地外面。里面那层叫自然后果，外面那层就是护栏。卢梭把里面那层写得很亮，外面那层写成了「孩子身子小」，好像它是自己长在孩子身上的。

这一分，对今天的父母很有用。听见有人说「让孩子吃点自然后果」，可以先问一句：外面那道边，谁画了？画在哪里？边没画好，所谓自然后果，就是把孩子直接交给了表的下三行。

放到三拍上看。回不来的错，毁掉的不是一次选择，是下一回的纠缠本身：人没了，或者那一片地从此变成了只剩「怕」的地方。幸福律要护的张力，在这里不是积住，是断掉。所以这一处需要护栏在外面拦着，让张力留在回得来的那两行里。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两个月，开始往厨房里钻。

厨房的矮柜上放着一只电热水壶，电线从柜边垂下来一截。有一天，阿嫲转身洗菜，回头看见阿圆正攥着那截电线往下拽，壶里是刚烧开的水。她一把抱开他，腿都软了。

那天晚上，振邦把热水壶挪到灶台最里面的角落，电线盘起来用扎带扎好；灶台的旋钮装上了防护盖。家里定下一条：灶上有火、壶里有开水的时候，阿圆不进厨房，半截门关上。

这几样，全是护栏，拦的是表里下三行。

表里上两行，谭慧仪留给了他。她泡的茶放温了，端到阿圆面前，拉着他的手碰一下杯壁，自己先把手缩回来，说：「烫。」阿圆碰了一下，手也缩回去，看着她，学着说：「汤。」

同一个「烫」字，一杯温茶让他碰，一壶开水不让他碰。前一个是自然后果，后一个是护栏。

门口那条巷子通向镇上的大路，阿圆出门，一律抱着或牵着。这件事第 35 章再说。

这个做法的边界：让孩子碰的只能是温的，大人先用自己的手背试过；灶台边、开水边，一次也不试。孩子真的烫伤了，先用流动的凉水冲，再寻求专业帮助。

带走的话

自然后果只教得会活下来的人。回得来的错，交给它；回不来的错，交给护栏。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苦头有人量过」，还亲手写下高处、火边、器物三处例外；关了一件事：把护栏说成孩子身子小自带的，没说它得画在外面。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挪走热水壶、盖住灶台旋钮，是护栏；连一杯温茶也不让碰，就成了枷锁。

◆

34

第 34 章

被藏起来的护栏

这一章的问题

他真的把护栏都拆了吗？没拆的那些，藏到哪里去了？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住酒店的时候，你大概没注意过这些：窗户只能推开一条缝；阳台的栏杆齐胸高；浴室地上铺着防滑垫；插座都在够高的地方。

你住得很安心，从来没想过这是有人替你装的。

直到有一回，你住进乡下一栋老房子。窗户一推到底，楼梯没有扶手，浴室地砖一沾水就滑。你这才发现，以前那份安心，是别人替你挡着的。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一个坏脾气的孩子碰什么坏什么，你别生气，把他能弄坏的东西都放到他够不着的地方〔核〕。

同一卷：你要是放开孩子的冒失，就得把他能弄坏的东西都挪开，贵的、易碎的，一样也别放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房间里摆朴素、结实的家具，不放镜子、瓷器和没用的摆设〔核〕。

还是第二卷，他说爱弥儿不用学步带，紧接着补了一句：至少，等他能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就只在铺石的硬地上扶着他，而且很快带他走过去〔核〕。

第 32 章引过的那句也在这里：拦住他别做坏事就够了，用不着禁止他做坏事〔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读到这几句，要先替他说一句：他没有把护栏都拆了。

易碎的东西挪开，家具换成结实的，硬地上扶着，不让孩子一个人待在高处、火边、器物边（第 33 章）。这些都是护栏，而且都是现实界里拦回不来那一头的护栏。第 12 章说过，他拆了襁褓，护栏从一块布换成了一双眼睛。这一章看见的，是那双眼睛之外，还有一整屋子摆好的东西。

他藏，本意也是好的。他不想让孩子的世界里满是「不许」。一个整天被喊「别碰」的孩子，学到的是怕大人；他宁可把东西挪走，让孩子去碰那些碰得起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他的护栏，藏在三个地方。

一是藏进物的摆法里：该挪的挪走，该换的换掉，孩子看见的屋子，是一间已经没有回不来之物的屋子。二是藏进一双一直在场的眼睛里：导师时时在旁边，孩子不知道。三是藏进「自然」里：孩子身子小、摔得不高，好像护栏是出厂自带的。

为什么非藏不可？第 19 章说过那个根：起点论。出生那一刻是好的，后来大人加上去的都是偏离。在这套说法里，一道好的、由人加上的约束，说不出口，没有名字。所以它只好改名叫物，叫必然，叫自然。

第 10 章已经立过一条：看不见的护栏，期限只写给老师，撤不撤全凭一个人。本章不重复，只加一样代价：藏起来的护栏，进不了孩子的图。

第 30 章说过，孩子要自己画一张图：哪里够得着，哪里够不着。现实界的图上，最要紧的一条线，是「这里回不来」。一个在挪空了的屋子里长大的孩子，他的图上没有这条线。他学到的是：世界是软的，碰什么都不要紧。等他走出这间屋，走进一间没人替他挪过东西的屋，他身上什么也没带。

卢梭说「拦住就够了，用不着禁止」，是要让孩子的理念界空着，不塞进任何「不许」。可「这里回不来」这一句，偏偏是现实界里最该早早放进理念界的一个道理。他为了让理念界空，把这一句也挡在了门外。

看得见的护栏走的是另一条路：先讲得出，是什么，为什么；再收得进，孩子慢慢把「这里回不来」收进自己的图里；最后撤得掉，外面那道栏杆，他身上已经有了一道。藏起来的护栏走不了这条路，它只有两个结局：一直留着，或者一下拆掉。

放回三拍上说：藏起来的护栏护住了今天的纠缠，却没让孩子在选择那一拍上长出一样本事，认出回不来。

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露过一次手。「只在铺石的硬地上扶着他，很快带他走过去」，这一句里的护栏，既没有挪走什么，也没有换成结实的家具，就是一只大人的手，孩子看得见、摸得着。本书的判断：这是他现实界里唯一一道没藏起来的护栏。它也正好是最容易撤的一道：孩子走稳了，手一松就是了，用不着谁偷偷地再去挪一回屋子。

看得见的护栏还有一个好处，是孩子可以跟它讲理。一只扶着的手，孩子会甩开，会拉着它往别处走，会有一天说「我自己走」。一间被挪空的屋子，孩子连它是空的都不知道，也就无从开口。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周日，阿嫲回乡下吃喜酒，谭慧仪只好把阿圆带到民宿去。

家里早就收拾过：插座都装了保护盖，桌角贴了防撞条，药箱放在高柜里。阿圆在家里爬来爬去，从没碰到过一样危险的东西。

民宿的前厅不一样。墙脚有一排插座，没有盖；茶台上摆着一套客人用的玻璃杯。谭慧仪给客人办入住，一转身，阿圆已经爬到墙脚，伸着一根手指，正往插座孔里探。

她冲过去把他抱起来，心怦怦跳。那天回家的路上，她想明白了一件事：家里的插座盖护住了他，可他一点也不知道插座是什么。

回家以后，插座盖照样盖着。只是从那天起，她插热水壶、给手机充电，会把阿圆抱在旁边看，指着插座说：「电，痛痛，不能碰。」他还小，听不太懂。这是我构想的后来：几个月以后，阿圆在阿嫲的房间里看见一个没盖的插座，自己停下来，指着它说：「痛痛。」

这个做法的边界：说出来，不代替盖起来；一两岁的孩子，插座盖、药箱锁这类护栏一样不能少，话是给以后用的。说的时候平平常常地说，不吓唬他。

带走的话

藏起来的护栏，护得住今天，护不住他走出这间屋的那一天。护栏要讲得出、收得进，最后才撤得掉。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一屋子实在的护栏：挪走易碎的、换结实的、硬地上扶着；关了孩子认出「这里回不来」的那扇门。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插座盖是护栏；护栏一直藏着、从不说出来，孩子学不到它，它也就只能一直留着。

◆

35

第 35 章

楼梯门什么时候拆

这一章的问题

护栏装上以后，什么时候拆？拿什么来定？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骨折了，医生给你打上石膏。

没有哪个医生会让你打一辈子。拆早了，骨头没长牢，一用力又断；拆晚了，腿上的肉萎下去一圈，要练好久才回来。

所以医生不看日历拆，看片子拆：骨头长到哪一步，石膏就拆到哪一步。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给他需要的，不给他想要的……他缺的力量，由你补上，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不补到权力；让他接受你的帮忙时带着一点难为情，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能靠自己〔核〕。

同一卷：孩子力气一长，就没那么需要哭了。他能自己做的多了，求别人的时候就少了〔核〕。

第一卷还有一处换办法：孩子分不清远近的时候，要常抱着他走动；等他分得清了，就要换个办法，抱不抱，看你的意思〔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第 15 章认过：这等于给帮忙写了期限。

这一章要认的是另外两样。一样是方向：补的是自由，不是权力。帮忙不能帮成孩子使唤大人的本钱。一样是盼：让孩子自己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护栏的期限，他没有只写在大人这一头，他想让孩子那一头也有一份盼。

第一卷那一处，也是同一个意思：孩子的本事变了，大人的办法跟着换。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10 章说过，他的期限只写给老师看。本章接着问：到底拿什么定期限？

本书的判断：护栏跟着可逆性往后撤；能力是可逆性的一个来源，但不是全部。

一道护栏为什么立在那里？因为那里有一件回不来的事。楼梯对一个只会往上爬、不会往下退的孩子，是回不来的；对一个会转身、脚先下、一级一级退下来的孩子，从最低几级滑一下，多半是一块淤青。同一道楼梯，孩子的本事一变，回不来的就变成了回得来的。这一回，是能力让事情变得回得来，门跟着撤。

可是能力不是可逆性的全部来源。有的事，本事够了，照样回不来。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会骑车上大路了，骑车不用再教，头盔照戴：车一滑，头磕在路牙上，会骑的和不会骑的一样回不来（头盔是第 53 章的主例，这里只带一句）。一个孩子拍视频、剪视频都比大人熟，可自己的脸和学校一发到网上，就收不回来，本事再好也拿不回来（第 54 章）。这两道护栏，不跟着能力撤。

跟着能力撤的，是另一样东西：教的那只手，扶的那只手。它量的是孩子还差多少本事，那是支架，第 63 章细说。两样常常一起撤，楼梯门就是；分开的时候，各撤各的。

判据还是那一条：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挡住回得来的是枷锁。只是这一回，要把时间放进去。同一道门，孩子不会下楼时，它是护栏；孩子会了，它还关着，它挡住的就成了回得来的事，它就变成了枷锁。护栏不撤，就是笼子。

所以定期限，不看年龄，不看大人的担心，看那件事现在回不回得来。孩子长出的本事，是最常见的一个答案，可要问的始终是回不回得来。撤也不必一下撤完，可以一步一步：先在大人在场时开着，再白天开着，最后拆掉。

放回三拍上看。护栏往后撤一步，孩子在那一块地方的选择和激发，就还回来一步。两位护航人也跟着回来：幸福律护航，那一块地方重新有了张力，孩子要自己把怕和想爬的劲积住、转出去；创造律引领，他会在这一块新地方找出新的走法。一道拆晚了的门，拦住的就是这两样。

他那句「带着一点难为情」，也值得停一下。他想让孩子接受帮忙时心里有点不自在，好一直想着自己来。本书的判断：这一点不自在，是一股小小的张力，落在自我界：「我还要人帮，我想自己来」。幸福律护航的，正是这样一股劲，把它积住，别让它变成羞，最后转成「我会了」。大人若是嘲笑孩子「这么大还要人牵」，这股劲就从盼变成了羞，孩子要么赖着不撤，要么赌气乱撤。

还有卢梭说的那份盼。本书的判断：盼，要有东西可盼。一道孩子看得见、知道为什么立着的门，他才盼得着它拆的那一天，才会来问：「我会了，能不能开？」第 34 章那条路，讲得出、收得进、撤得掉，走到这里是最后一步。

撤的时候，还可以把孩子请进来一起定。一岁多的孩子说不出条件，可他能用行动告诉你：他一次次自己转身、脚先下，就是在报他的本事。十来岁的孩子，就能坐下来一起写条件了。条件一旦写明，撤护栏就不再是大人哪天心情好的赏赐，是孩子本事长到那一步的结算。这样撤下来的护栏，孩子不会当成「终于没人管了」，会当成「我会了」。

还要看大人。护栏拆不拆，常常卡在大人身上：装上它的那份担心，装得久了，自己也成了一种习惯。拆门的那一天，也是大人自己改一件旧做法的那一天。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四个月，已经能从楼梯第四级自己转身，脚先下，退到地面，一连好几回没失手。

一天晚饭后，家里说起那道门。振邦说，留到两岁再说，稳当。谭慧仪说，他都会下了，老关着，他反倒学不全。阿嫲说，她白天一个人做饭，顾不过来。

商量到最后，谭慧仪把条件写进了家里记事的那个小本子，写上日期：白天有大人在楼梯口，门开着；夜里、阿嫲一个人做饭的时候，门关上；等他能在大人跟在后面的情况下，整段楼梯上下十回不失手，再说拆。

同一个月，嘉晴那边也有一只手要撤。镇上的小学隔着一条大路，这几年一直是阿嫲牵着她过。最近班上有同学笑她，她回家说，想自己过。

振邦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星期，嘉晴走在前面带路，他跟在后面五步远，不出声；第二个星期，他站在路口看；第三个星期，她自己过。条件也说清楚：走斑马线，等绿灯，看两边，不看手机。牵着的那只手撤了，那是支架；这几条不撤，车来了，会过马路的和不会的一样回不来，这几条是护栏。

第三个星期的一个早上，阿嫲抱着阿圆站在门口，看嘉晴一个人过了马路，回头冲这边挥手。阿圆在阿嫲怀里，也跟着挥手，身子往前探，像是也想去。

这个做法的边界：路况各家不同，大车多的路段，护栏撤得慢一点；撤的条件写下来、说给孩子听，只拿来对他自己的本事，不拿去跟别家的孩子比。

> **带走的话**
>
> 护栏跟着可逆性往后撤。拿什么定期限？看那件事现在回不回得来；孩子的本事是一个来源，不是全部。不撤，就是笼子。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让他盼着不再需要」；关了盼的对象：护栏藏着，孩子不知道盼什么。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孩子不会下楼时，那道门是护栏；会了还一直关着，它就成了枷锁。

◆

36

第 36 章

现实自由总账

这一章的问题

在现实界，他开对了哪几味药，漏了哪一味？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手机提示：存储空间已满。

你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删：删视频，删聊天记录，删照片，删到剩下的装得下为止。一个是扩：换一部内存大的，或者把东西挪到别处，腾出更大的地方。

删最快，今天就能好。只是删到后来，你手机里只剩下装得下的那些。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那句第 155 号第 17 章细拆过的话：现实的世界有边界，想象的世界无边无际；我们既然扩不了前一个，就限制后一个〔核〕。

同一处，他接着写：别以为增加能力就能增加力量；骄傲长得更快的话，力量反倒减少。我们要量好自己的范围，待在中心，像蜘蛛待在网的中央；这样，我们的力量就够用，也不会去抱怨自己弱，因为我们根本察觉不到自己弱〔核〕。

第三卷又说一遍：限制我们的欲望，就等于增加我们的力量〔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他在现实界开对的药，一样一样摆出来。

让孩子摸一切，别拦着（第 29 章）。伸手不是霸道，是不知道远近（第 30 章）。不用学步带，让他在草地上一次次摔（第 31 章）。只依赖物，不被哭软（第 32 章）。自然后果，苦头量过，还写下了三处例外（第 33 章）。易碎的挪开，家具换结实的，硬地上扶着（第 34 章）。补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让他盼着不再需要（第 35 章）。

七样。现实界是他整套学说里盖得最结实的一层。

◆ 四、SDE 看这一处

总账还是用三拍来算。

三拍	孩子生来	他看见了什么	他开的药	漏了什么
纠缠	满	物是最好的老师	让他摸、让他碰、只依赖物	物里有回不来的；物是人摆的
选择	能力是零	孩子不知道远近	身体上让他试、让他摔	把长出来的选择能力记成了力气；「能做到什么」那张图当成现成的
激发	几乎是零	缺力气	补力量到自由为止；缩欲	长能力的药没有开到「想要」上

最后一行，就是定位式的第三句：激发，他只看见缺力气，靠缩欲去补。第 20 章给「现实·激发」预填过一格：他看见了缺力气，留了护栏，让孩子只依赖物。本编八章走下来，这一格可以写满了：他看见了缺力气，开的药是缩欲，没有开长能力的药；护栏留了，只是藏了起来。

那只蜘蛛最能说明这味药。蜘蛛待在网中央，哪根丝一动它都够得着，它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弱。可是网的新丝，是在网边上吐出来的。一只只待在中央的蜘蛛，网不会变大。

第 155 号九格表「路·幸福」一格写的是：张力一来就缩欲；它配的家常替换物，是够不着的饼干。本编在现实界把这一格接着往下填：想要比能做的多一点的那道缝里，长出来的不止一样东西。这道缝意近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本书

让出，分离线见第 63 章。孩子在那里画图，知道自己够得到哪里（第 30 章）；在那里自组织出新的动作，翻身的那一甩（第 31 章）；大人的手也在那里一步一步往后撤，扶的手跟着本事撤，护栏跟着回不回得来撤（第 35 章）。缩欲把缝合上，这三样一起停。

两位护航人，也在这张表里。幸福律护航：他在身体上是请了的，「摔了别大惊小怪」，让孩子自己把一股劲积住；到了想要，他就不请了，缩欲是不让张力积起来。创造律引领：孩子身上那些自组织出来的新路，他看见了，却记在自然的账上。

最奇怪的是，长能力的药，他其实用过，就用在孩子的腿上。让他试，让他摔，大人不替他走，在旁边守住回不来的那一头。这几样合起来，正是一副长能力的方子。他把它叫作「自然」，所以没认出来，也就没把它搬到「我想要」那里去。

为什么他在现实界写得最好，一出这一界就开始偏？本书的判断：因为现实界自己就带着两样他需要的东西。一样是稳，物每次都一样；一样是一张天生的时间表，孩子到了月份，就想翻、想爬、想走。有这两样托着，他「让开」就够了，能力自己会长。自我界和理念界没有这两样：别人的心不稳，道理不会到了月份自己冒出来。他把在现实界管用的那一招「让开」原样搬过去，那边就只剩缩欲和藏手。第七、八编接着算。

最后对两条判决报一次小账，各自收窄，以第 67 章为准。判决二「只看见缺力气」：在现实界收窄，身体上他让能力长了，只是把它记成了力气；当成天生完好的，是「想要」那一头，主场在第七编。判决五「把护栏一律叫枷锁」：在现实界收窄，他留了护栏，还写了期限，只是藏了起来。这正是导读预备好的那一条收窄。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四个月，一个周日傍晚，一家人去赤坎古镇的河边散步。

河堤上有一段石板台阶，一级一级下到水边。石板缝里积着前一天的雨水。

阿圆一下地就往台阶那边走。第一级、第二级，他转身，脚先下，退下去。大人在后面跟着，没拦。台阶边上有一个小水洼，他一脚踩进去，鞋湿了，他低头看看，又踩一脚。阿嫲说鞋湿了，谭慧仪说，回去换。

再往下，就是河了。阿圆盯着水，往前走，想去摸。

这一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删：一把抱起来，转过身，指着远处的船说「看，船船」，让他忘了水。一种是扩：振邦蹲下来，一只手从后面圈住他的腰，陪他蹲在最低一级台阶上，让他伸手拍一拍水面。水凉，他拍了两下，缩回手，又去拍。

台阶，随他下；水洼，随他踩；河边，一只手圈着。三样东西，一样一样按回得来、回不来分过。

这个做法的边界：水边一律在大人一臂之内，手不离开孩子；河水深浅、流急不急，大人先看清楚；这一回拍水，不拿来当「胆子大」的考核。

带走的话

现实界里，他看见了缺力气，开的药是缩欲，没有开长能力的药。长能力的药，他其实在孩子的腿上用过。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现实界整整七样好药；关了想要比能做的多一点的那道缝，一只蜘蛛待在网中央。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本编总账：现实界他留下的护栏大多是真护栏，毛病在藏和不撤；河边那只圈住的手，是护栏，台阶和水洼留给孩子。

◆



第 七 编

中·自我自由：我想要、我能忍、我是谁

编　序

自我界生来是空的。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有「我想要」，只有一整片的难受和舒服；没有「我能忍」，难受一来，全身都是哭；更没有「我是谁」，他连镜子里那个小人是自己都不知道。三样都空着。空着，所以宽：没人告诉过他「你是个爱哭的孩子」，也没人告诉过他「乖孩子不这样」。这是「生而自由」在自我界对的那一半。

空着也就意味着，这三样得一样一样长出来。长的时候，第一个伸手进来的是大人：一句「别哭了」，一次抱起来，一次不理，都会写进去。卢梭把这个界看得很紧，他不许大人往里写，还说孩子的意志本不会任性，只会被宠坏。本编是判决二「只看见缺力气」的主场：他承认孩子缺力气，却把选择的能力当成天然完好。

八章依次走：空着的自我界；哭；「意志本不会任性」；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哭有什么用」；替他选，然后还给他；良心会不会错；总账。本编梁家的主例有三个：一岁出头的阿圆夜里哭，十一岁的嘉晴被同学孤立后哭，嘉晴开始自己管零花钱。

37

第 37 章

空着的自我界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婴儿心里有没有一个「我」？没有「我」的地方，自由是什么样子？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抱着七八个月大的孩子站到镜子前，他会冲着镜子里的小人笑，伸手去拍，拍到的是冰凉的玻璃。他会回头看你，再看镜子，好像在问：那个小家伙是谁？

又过了大半年，你再抱他到镜子前，指着镜子问：「这是谁呀？」他会拍拍自己的胸口。

中间这大半年，他身上多了一样东西。多出来的这一样，没人能递给他，也没人能从书上教给他。它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先认得妈妈的脸，再认得自己的手，再知道叫他名字的时候，是在叫这个会饿、会困、会疼的身子。

一个「我」，是从零开始的。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一卷，卢梭写新生儿：我们生来能学，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察觉；心灵关在不完全、没长好的器官里，连自己的存在都不知道；新生儿的动作和哭声，纯是反射，没有知识，也没有意志。〔核〕

第二卷，他写到孩子长大一点：力气增加了，孩子需要哭的时候也少了，自己能做的多了，要别人帮的少了；有了力气，也就有了用力气的心思。到这第二个阶段，真正属于个人的生命才开始，孩子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记忆把「我」的感觉

一刻一刻唤回来，他成了同一个人，前后一贯，于是能快乐，也能忧伤。所以从这时起，要把他当作一个道德的存在来看。〔核〕

两段话合起来，是一句：自我，不是出生时带着的，是后来开始的。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看见了自我有一个开头。这一点很要紧。

很多大人对婴儿说话的样子，好像婴儿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小人，只是个子小、不会说：「他就是故意的」「他在跟我作对」「这孩子心眼多」。卢梭说不是。新生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哪来的故意、作对、心眼。这一句替很多婴儿洗了冤。

他还看见，自我和记忆连在一起。一个人能说「我」，是因为他记得昨天的自己，并且把今天的自己接上去。这个说法很朴素，放到今天也站得住。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自我界用大白话说一遍。自我界装三样东西：我想要什么，我能忍多久，我是谁。第 16 章说过，一个婴儿在这一界里是空着的，所以可能很宽，能力是零。

卢梭看见了「空着」，这是对的一半。本书要问的是后一半：空着的地方，靠什么填起来?

他的答案藏在第二段里：「有了力气，也就有了用力气的心思。」自我跟着力气来。力气够了，孩子就意识到自己，就成了一个人。

这正是判决二那个动作在自我界的样子。他只看见孩子缺力气，于是把自我的开头也挂在力气上，好像力气一到，「我」就自己点亮了。

本书的判断：自我界不是跟着力气亮起来的，是被一次一次的回写填起来的。

拿三样东西逐样看。「我想要」，最早只是一整团难受，饿、冷、困分不开。卢梭自己写过，婴儿只有一种不舒服，所以只有一种语言，就是哭（第 38 章细

说）。这一团难受要分出「我饿」「我要抱」「我想玩那个」，靠的是大人一次次回应：喂了奶，哭停了；抱起来，哭停了。哪一种回应让哪一种哭停下，孩子身上就沉下去一条路。「我想要」是这样被分出来的。

「我能忍」，是幸福律那一拍：张力来了，先积住，不马上泄。一个婴儿饿了，妈妈说「来了来了」，走过来要十几秒。这十几秒里，他哭声小了一点，因为听见了脚步。这就是忍的第一粒种子：他开始知道，难受之后会有东西来。

「我是谁」来得最晚。它要等前两样攒够了，再加上别人一遍遍说他：「你真能吃」「你胆子大」「你是哥哥」。霍布斯卷有一句：你读到的那个我，是社会造的。放在这里也对：孩子最早认出的那个「我」，有一半是别人的嘴替他画的。

三样都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那片土。卢梭反对的正是回写，第 155 号判他「不许写」。可是在自我界，不许写，就等于不许填。

他自己那句话里，其实藏着回写。「记忆把『我』的感觉一刻一刻唤回来」：记忆记下的是什么？是昨天饿了有人喂，前天摔了有人扶，是一件一件留下来的事。一个「我」靠记忆接起来，就是靠这些留下来的事接起来。他把功劳记在力气上，证据却写在记忆里。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他想护住的，是空着的宽度，不想让大人早早往里塞「你应该」「你不配」。这份担心本书认。只是护宽度和填能力，要一起做。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出头，白天会扶着东西走几步了，夜里却开始醒。凌晨两点左右，哭一阵；有时四点，再哭一阵。

头几晚，全家都乱。阿嫲说是白天玩疯了，谭慧仪说是长牙，梁振邦第二天一早要出车，在隔壁房里翻来覆去。

本书不去判他为什么醒，那是医生和日子一起才看得清的事。本书只看一件事：夜里那几分钟的哭里，自我界是什么样子。

他醒过来，屋里黑，身边的被子不是白天那条，手摸不到妈妈。他不知道自己在难受什么，也不知道难受会不会过去。这时候的哭，不是「我要妈妈」，是一整团说不出来的不对劲。

谭慧仪过去，手放在他背上，轻轻说：「阿圆醒啦，妈妈在。」哭声没有马上停，可小了一点。过了一会儿，停了。

这一晚没有教会他什么。可这只手、这一句话，已经是往空着的自我界里写的第一笔：难受的时候，会有一只手来。

这个做法的边界：夜醒频繁、哭声异常、发热或精神不好，先请医生看，别拿「练」去顶；本章只谈怎样理解夜里那几分钟，不给任何一种睡眠方法下结论。

> **带走的话**
>
> 自我界生来空着。空着是可能；把它填起来的，是一次一次的回写，第一笔常常是大人的一只手。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自我有一个开头」；关了「自我靠回写填起来」，把它挂在力气上。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夜里那只手不是约束，是往空着的地方写进去的第一笔。

◆

38

第 38 章

哭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的哭，什么时候从求助，变成了谈判？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超市收银台前，货架上一排糖果，正好摆在孩子眼睛的高度。

孩子要。你说不行。孩子哭。后面排着队，旁边的人看着你。你撑了半分钟，拿了一包放进购物车。

下一次，同一个收银台，孩子一站过去就开始哭，比上次早，比上次响。

两次的哭，听上去一样，其实已经不是同一种东西了。第一次，是一个想要没被满足；第二次，孩子已经知道，这个声音能把「不行」换成「行」。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一卷，卢梭把婴儿的哭写得很细。人最初的状态是匮乏和软弱，所以最初的声音是哭和泪；饿了哭，冷了热了哭，想动被按住哭，想睡被吵醒也哭；他只有一种语言，因为他只有一种不舒服。〔核〕

接着一句很重的话：这些你觉得不值得理会的眼泪，生出了人和环境之间的第一层关系；社会秩序那条长链的第一环，就在这里打下。〔核〕

然后是提醒：孩子最初的眼泪是请求，要当心别让它变成命令；他开始是求人帮忙，最后是要人伺候。〔核〕一个不缺什么、也没生病的孩子长时间哭，只是习惯

或者执拗；这样的泪已经不是自然的产物，是奶妈的产物，她今天哄住了他，就是在教他明天哭得更响。〔核〕

第二卷，他给出做法：孩子会说话以后，如果一边开口要，一边哭，为的是更快得到，或者推翻一次拒绝，那就一次也别依他。〔核〕他还说：最坏的教育，是让孩子在自己的意志和你的意志之间犹豫不定，不停地争到底谁说了算；与其这样，他宁可让孩子做主一百次。〔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段有三处，今天读来都准。

第一处，他把哭当成一种语言，而且是一个人的第一种语言。他要大人去学这种语言，别嫌它烦。

第二处，他说眼泪是「社会秩序那条长链的第一环」。一个人和别人之间的一切，最早从这一声哭、这一次有没有人来开始。这句话比很多后来的教育书都深。

第三处，他看见了哭会被回写。收银台前第二次的哭，就是第一次被满足以后写回去的样子。「今天哄住了他，就是在教他明天哭得更响」，这句话每个带过孩子的人都能作证。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幸福律看，哭是张力的释放。难受积起来，积到撑不住，化成声音放出去。婴儿的哭几乎没有「积」这一拍：难受一来就放，因为他还没有地方积。

用自由律看，哭又是自我界里最早的一次选择的练习。本书把孩子的哭分成三种，分法是本书的判断，用的是卢梭自己给的材料。

第一种，需要的哭。饿、疼、冷，是现实界的难受。卢梭说要马上帮，一刻也别耽误，本书同意。

第二种，任性的哭。卢梭给「任性」下过定义：不是真正需要的欲望，只能靠别人帮忙才能满足的欲望（《爱弥儿》II）〔核〕。这个定义下一章要拆。

第三种，谈判的哭。孩子发现，自己的声音能改变另一个人的决定。这是他第一次碰到「另一个意志」，第一次试着在「我要」和「你不让」之间找路。

卢梭对第三种的处理，是一刀切：一次也别依他；让你的「不」像一堵铜墙，孩子撞五六次，就不撞了（《爱弥儿》II）〔核〕。最坏的，是让他在两个意志之间犹豫。

本书的判断：他怕的那个「犹豫」，恰恰是自我界里选择的能力开始长的地方。

在「我要」和「你不让」之间犹豫，孩子得同时抱住两样东西：自己的想要，别人的理由。抱住两样、掂量、找出一条两边都过得去的路，这就是本书说的自组织加转换。卢梭要么让大人一次也不让，要么宁可让孩子做主一百次，两头都把这个中间拿掉了。中间一拿掉，孩子的选择就只剩两种样子：放弃，或者赢。

他明明写了，眼泪是社会秩序长链的第一环。可他给这一环开的药，是别让它连上人：只让孩子依赖物，不依赖人的意志（第 32 章）。第一环他看见了，又想把它剪掉。

分清楚：谈判不是让步。大人可以不改决定，却可以让孩子听见理由，也可以留一条别的路给他。收银台前那包糖不买，可以说「今天不买，因为家里还有；回家你可以挑一块」。孩子哭照样会哭，可他碰到的，是一个讲理由的人，不是一堵墙。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夜里醒，过了一个多星期，样子变了。

头几晚，他哭，是那一整团不对劲。后来，谭慧仪进去，把他抱起来，他马上不哭；一放回床上，又哭。抱起来，停；放下，哭。来回四五次。

阿嫲说：「他会看人了，精得很。」谭慧仪凌晨三点抱着他在房里走，心里也这样想。

用本章的三种哭来看：这时候的哭里，需要那一层还在，他确实醒了、不舒服；可已经添了新的一层，他发现哭能把「放下」变回「抱着」。这是他这辈子最早的几次谈判。

两口子商量了一个办法。进房先不抱，手放在他背上，低声说话，等一会儿；他要是哭得越来越凶，或者摸着发热、尿湿了，就抱起来处理。他哭声小了，就陪着坐一阵再出去。这样做，谈判还在，只是桌子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会等、会说话的大人，不是一个马上投降、也不是一个关门不理的大人。

这个做法的边界：月龄小、生病、出牙疼的时候，先照顾，不讲这一套；家里意见不一时，先商量好再做，半夜临时换办法最乱；夜醒持续很久或让全家撑不住，请寻求专业帮助。

带走的话

哭是孩子的第一种语言，也是他第一次和另一个意志谈判。别让眼泪变成命令，也别把谈判的桌子整张撤掉。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哭是第一种语言、第一环」；关了谈判那一段中间，只留铜墙或让他做主。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大人拒绝的是回不来的事（比如伸手去摸灶台），铜墙不因哭而松，是护栏；拿铜墙去挡一切谈判，把孩子在两个意志之间的掂量一并挡掉，是枷锁。

◆

39

第 39 章

「意志本不会任性」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的「想要」，生来就是好的，只会被大人宠坏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两岁的孩子要红杯子喝水。你递过去红杯子，他推开，指着蓝的。你换了蓝的，他又哭着要红的。

大人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冒出两种想法。一种是：这孩子被惯坏了，要什么都不知道。一种是：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让他这么别扭。

大人自己也有这种时刻。饭店里点完菜，看见邻桌上的那一盘，又后悔了；真换过来，又觉得原来那盘好。

这是坏了的想要，还是还不会选的想要？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孩子想跑的时候，别让他坐着；想静的时候，别逼他跑。要不是我们的失误宠坏了孩子的意志，他们的欲望本不会有任性。让他们尽情地跑、跳、喊；他们自己的一切活动，都是身体为了长力气的本能。可是，那些他们自己做不到、要别人替他们做的愿望，你要提防。〔核〕

同一卷，他给任性下了定义：任性，指的是那些不是真正需要的欲望，只有靠别人帮忙才能满足的欲望。〔核〕

同一卷更往后，他立了一条规矩：自然最初的冲动总是对的；人心里没有原罪，每一种恶是怎样、为什么进来的，都能追出来。〔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认他的两处功劳。

第一处，他不怪孩子。在他那个年代，很多人认为孩子生来带着坏根，要打掉。卢梭说，孩子的任性不是生来的，多半是大人造出来的。一个每次一哭就得到东西的孩子，学会了用哭要东西，这是大人教的。这一句，替许多孩子挡掉了很多打骂。

第二处，他说每一种恶都能追出来历。第 155 号第 26 章说他「把恶写成了发生」，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步：坏毛病有路可查，就有路可改。

他还说了一句实在话：孩子自己想跑、想跳、想喊，是身体在长力气。这些想要，大人不必管。

◆ 四、SDE 看这一处

本章是导师口述五切开的地方（原话不录）。本书的读法是：孩子缺的不只是激发的力气，选择的能力也还没长出来。

对着这一读法，再读卢梭那句「意志本不会任性」。

他承认孩子缺力气，缺得很清楚，所以才有「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可他没说孩子缺别的。意志那一头，他写成完好的：只要大人不犯错，孩子的想要就干干净净，想要什么就是需要什么。任性只有一个来源，就是被宠坏。

这样一来，孩子的选择只有两种状态：完好，或者被弄坏。中间没有第三种：还没长出来。

红杯子、蓝杯子，就落在这第三种上。一个两岁的孩子，同时想要两样，又只能拿一样。他得把两个想要排个先后，得接受没拿到的那一个就是没了。前一件是

自组织，后一件是转换。这两样本事，他都还没有。他推开红的、又要红的，不是意志坏了，是这套本事还没长。

老人常说「被惯坏了」，卢梭说「被你们弄坏了」，两句话方向相反，前提却一样：孩子本来会选，现在不会，是出了事故。第 18 章在遥控器那一幕里说过，这两种读法共用一个前提。本章再往前一步：出事故的读法，会让大人去找罪人，找自己，找老人，找孩子；本来就还没长的读法，会让大人去想怎样帮它长。

还要看他那个任性的定义。「只有靠别人帮忙才能满足的欲望」，拿这把尺子去量一个婴儿：他饿了要人喂，冷了要人盖，想动要人抱，几乎没有一样欲望是他自己能满足的。照这个定义，婴儿的想要，差不多都落进了「要提防」的那一栏。

本书的判断：这个定义把「依赖」本身当成了可疑。他真正想提防的，是孩子用别人去满足权力欲（他在脚注里说过，唯一永远不该满足的，是对权力的欲望）〔核〕。可定义写宽了，把一切要人帮的想要都圈了进去。

公道话照记。第 18 章已经列过，他在别处写过「别人比他看得清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或有害」，「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他都不知道」。这两句承认孩子在分辨上也缺。所以判决二按第 18 章的口径收窄：在给老师的具体安排里，他用上了这个缺；在「意志本不会任性」这样的总纲话里，他没用上。

推翻条件第一条也在这里挂着：如果能证明新生儿在自我界已经有稳定的、不靠惯性的选择能力，判决二降为部分成立。日常看得见的，是一两岁的孩子在两个想要之间来回摆；这份账，第 67 章报。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夜里醒，又过了几天，添了新花样。

谭慧仪进房，他伸手要抱。抱起来，他又扭着身子指床头的水杯。递过水杯，他喝一口，推开，哭，又伸手去够。

阿嫲在门口看着，说：「要乜又唔要，惯坏了。」

谭慧仪没接话。她想起白天也是这样：他要推车，推两步又要人抱。她换了一个做法。先把灯拧到最暗，然后一次只给一样，说出它的名字：「饮水？」停一下，等他伸手，或者转开头。转开头，就收起来，再问：「抱抱？」他往她肩上一靠，她就抱着坐下。

她做的事，是把一团想要，拆成一个一个问他。她不替他选，只把选项一样一样摆出来，给每一样起个名字。名字，就是他往后自己排先后用的材料。

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半夜醒来，偶尔会自己「啊」一声指水杯，喝完就躺下。

这个做法的边界：半夜别讲道理，名字说一个字、两个字就够；孩子明显不舒服，先处理身体，不拿来练选择；这不是训练方法，只是理解他那一团想要的一个办法。

> **带走的话**
>
> 意志没被宠坏，也不等于会选。还不会选，是第三种状态：本事还没长出来。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孩子的恶有来历，别怪孩子」；关了「选择的能力要后天长」，只留完好和被宠坏两格。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把「一切要人帮的想要」都列为可疑，是一把自我界的枷锁；那些想要多半回得来，本章没有找到护栏。

◆

40

第 40 章

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离不开大人的孩子，能不能不服从大人？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刚毕业的年轻人，工资不高，借住在舅舅家。

住下来的第一个月，舅舅没说什么。第二个月，舅舅开始问：几点回来？跟谁出去？这份工作有前途吗？要不要考个编制？年轻人每一句都答了，答完心里憋得慌。

憋在哪里？他确实靠舅舅家的一间房过日子，这是依赖。可舅舅的问法，好像在说：你住我的，就得听我的。依赖被换成了服从。

年轻人想要的，其实是一句话：房子你住，日子你自己过。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有一段，第 18 章已经引过，这里读它的另一面：他必须感到自己弱，却不因此受苦；他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他必须请求，不能命令。他受别人支配，只是因为他的需要，也因为别人比他看得清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或有害。连父亲也没有权利叫孩子去做对他没用的事。〔核〕

同一卷，他立下一条用词的规矩：「服从」和「命令」这两个词，要从孩子的词汇里拿掉，「义务」和「责任」更要拿掉；可是「力量」「必然」「软弱」「约束」这些词，要在里面占很大的位置。〔核〕

还有一条做法：让约束他的是力量，不是权威；有什么事他不该做，别禁止他，拦住他就是了，不必解释，也不必讲道理。〔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依赖」和「服从」分开，是这一段最亮的地方。

依赖，是一件事实：孩子小，力气不够，吃穿住都要靠大人。服从，是另一件事：一个人的意志，占了另一个人的意志的位置。前一件是现实界的，是没办法的；后一件是自我界的，是大人加上去的。

很多家庭把这两件事绑在一起：「吃我的，用我的，就得听我的。」卢梭在两百多年前就说，不对，孩子靠你，不等于孩子归你。

他还给大人的权威划了一条线：只有对孩子有用的事，大人才可以管；对孩子没用的，连父亲也没有权利。这条线今天仍然很干净。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三界来看，这一段分得很准：依赖落在现实界，服从落在自我界。他要孩子在现实界老老实实地依赖，在自我界不交出位子。

问题出在他拿什么来顶替服从。

他拿走了「服从」「命令」「义务」，换进来的是「力量」「必然」「约束」。大人不下命令，也不讲理由，只是拦住。让孩子觉得拦住他的是必然，是事情本来的样子，不是某个人的意志。

这就是第 155 号判过的「藏手」，第二编第 10 章也写过这所纸上学校真正的校长是谁。本章只看这只藏起来的手，对自我界做了什么。

自我界要长选择的能力，得有材料。最重要的一种材料，是别人的理由。「今天不能出去，因为外面在打雷」，孩子听见了一个理由，下一次打雷，他自己就能掂量。「不许出去」，外加一扇锁上的门，孩子碰到的只是一堵墙。墙不讲理由，孩子也就没有理由可学。

他为什么要藏？他在一条脚注里说了：孩子会把一切和他作对的意志、一切他听不懂的意志，都当成任性〔核〕。所以他让孩子只碰见必然，不碰见意志。本书的判断：这条观察是准的，药却开反了。孩子听不懂，才要一点一点讲给他听。一个讲得出理由的意志，孩子慢慢就不把它当任性；一个永远藏着的意志，孩子永远听不懂它。

卢梭当然不要孩子服从一个不讲理的人。可他的办法，是把人藏起来，只剩一堵不讲理的墙。孩子不服从人，却服从了一堵看不见人的墙。自我界里那个位子，没有被别人的意志占住，也没有让孩子自己坐上去，空着，等到第二十年一次交还（第 155 号第 25 章）。

本书的判断：「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这句话，要补上后半截才走得通：必须依赖，不必服从，要听得见理由，慢慢自己判断。

依赖不丢人，也不必马上摆脱。依赖的那段日子，恰恰是孩子站在大人身边、听大人怎样判断的日子。大人把判断说出来，孩子就能慢慢学着判断；大人把判断藏起来，孩子就只学会了撞墙，或者绕墙。

还要说一句。他那条线，「对孩子没用的事，连父亲也没有权利」，本书整条收下，只加一问：谁来判断有没有用？在纸上学校里，是导师一个人判断，从不说出来。在一户人家里，这个判断最好说出来，让孩子听见，也让孩子有机会说「我觉得没用」。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十一岁，要零花钱，一直是一次一次开口要。

「妈，给我五块，买支笔。」「妈，同学生日，我想买张卡。」谭慧仪每次都要问：买什么？多少钱？非买不可吗？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不给的时候还附一句：「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嘉晴后来就不太开口了。要么忍着不买，要么跟阿嫲要，阿嫲问得少。

用本章的眼光看：嘉晴在钱上依赖大人，这是事实，没办法。可每一次开口，都要过一遍大人的意志，给不给、该不该，全由大人定，理由也不一定说。依赖和服从，绑在了一起。

那个学期开学前，梁振邦和谭慧仪商量了一件事：从这个月起，每个星期天晚上，给嘉晴三十块零花钱，文具、零食、同学之间的小礼物都从这里出。给多少、什么时候给，是爸妈定的，这一层依赖还在；钱怎么花，她自己定，不用再一件一件开口问。

嘉晴拿到第一个三十块，捏在手里看了半天，问：「真的买什么都不用问？」

振邦说：「有几样要先讲好，下个星期天我们一起讲。」讲什么，第 42 章说。

这个做法的边界：数目按自家情况定，不跟别人家比；给了就按时给，别拿来奖惩；零花钱不能替代家里本该负担的东西，比如学习用品和饭钱。

> **带走的话**
>
> 依赖是事实，服从是加上去的。把两者分开是他的功劳；把人藏到墙后面，是他留下的缺口。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依赖不等于服从」和「对孩子没用的事谁也无权要求」；关了「理由」，拦住而不解释。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不讲理由的拦」即便拦的是危险，也只做了护栏的一半；讲得出理由，才交得回去。

◆

41

第 41 章

「哭有什么用」

这一章的问题

一句「别哭了」，拦住的到底是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小区的滑梯下面，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摔了一跤，膝盖蹭破一小块皮。他坐在地上，嘴一瘪，哭出声来。

他爸爸走过去，没有蹲下，站着说：「男孩子不许哭。起来。」

男孩的哭声卡在喉咙里，憋成一下一下的抽气。他自己爬起来，低着头，不看爸爸，也不看膝盖。

旁边的大人都没说什么。这句话太常见了，常见到听上去像天气预报。可是那一刻，男孩身上有一样东西被关了回去，关回去以后，它去了哪里？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卢梭的书里，也有一句「哭有什么用」。

《爱弥儿》第三卷，老师带爱弥儿在蒙莫朗西北边的林子里走迷了路，又热又累又饿。卢梭先假设爱弥儿像普通孩子那样，不想办法，先哭起来。然后是一段对话。爱弥儿说：我不知道，我又累又饿又渴，走不动了。老师答：你以为我好一些吗？要是眼泪能当早饭，我也想哭。哭没有用，我们得看看周围。看看你的表，几点了？〔核〕后面两人怎样靠中午的影子找回蒙莫朗西，第 9 章讲过，这里不再展开。

第二卷，他写孩子摔跤：摔了，碰了头，流了鼻血，割了手指，我不慌，也不围着他忙；伤已经有了，他得受着；我一着急，只会让他更怕。让人难受的，常常不是那一下，是对那一下的害怕。〔核〕

同一卷还有一句：如果孩子生性娇，动不动为一点小事哭，我就让他白哭，从源头上止住；他哭的时候我不过去，他一停，我马上就来。〔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把他的那句「哭没有用」和滑梯下那句「男孩子不许哭」放在一起，差别马上出来。

第一，他先说了「我也想哭」。老师和孩子站在同一片林子里，同样累，同样饿。他没有站在高处说孩子，他承认这份难受是真的，连自己也有。

第二，他这句话后面紧跟着一句：我们得看看周围。哭没有用，下一步是找路，而且是两个人一起找。这一句，把张力领到了一个出口。

第三，他看见了大人的慌张会放大孩子的害怕。孩子摔一跤，大人一声尖叫，孩子哭得比疼得还凶。这一点，今天很多父母都用得上。

也要照实记一笔。第二编第 9 章算过，这次迷路是老师提议的散步，他心里清楚挡住镇子的只是一片灌木。那句「我也想哭」，是老师演给孩子看的。本书借的，是这句话的样子：先认下难受，再指一个出口。

◆ 四、SDE 看这一处

本书说的道德的枷锁（接口述四），就是父母、学校一句一句加上来的「不能」「不应该」。「哭有什么用」「男孩子不许哭」，正是这一类。

拿本书的判据量一量它：它拦住的那样东西，放过去了，回得来吗？

哭一场，会怎样？难过一阵，被人看见，让身边的大人不自在，然后过去。哭从来不是危险。它拦住的，是一种感受；它没有拦住任何一种危险。所以按本书的判据，它是枷锁。

这里要把一件事说透：拦住的感受去了哪里？

用幸福律看，哭是张力的释放。张力积到撑不住，化成声音和眼泪放出去。「别哭了」拦住的是放，可张力还在，只是换了地方：憋成抽气，躲进卫生间开着水龙头（导论已写过嘉晴这一回写），或者慢慢沉下去，变成一句写在心里的话，「我难过是不对的」。

本书要分两个字：忍和压。忍，是张力积住了，留着，等它找到一个出口转出去，幸福律这一拍就是这样走的。压，是张力被按住了，出口也一起封了，不转，只是不让它出来。「男孩子不许哭」教的是压，不是忍。一个常被这样教的孩子，看上去很能忍，其实可能只是学会了压；压住的东西没有转出去，不一定就过去了。

再看它在自我界三样东西上各写了什么。「我想要」：想被安慰，被写成不该要。「我能忍」：忍被偷换成了压。「我是谁」：一个男孩子，一个懂事的姐姐，就是不哭的人。三样一起被写。道德的枷锁之所以沉，是因为它一句话写进了三处。

大人为什么说这句话？本书只从一户人家的样子里看，不诛心。一种是惯性。导论已经写过，阿嫲那句话是自己冒出来的，是几十年多次回写形成的选择习性（口述八）。一种是大人自己受不了。本书的判断：很多时候，「别哭了」拦住的是大人自己的张力。孩子的哭让大人心烦、心疼、没面子，这句话一出口，大人先松了一口气。它护的是大人，不是孩子。

那卢梭的做法算什么？「他哭我不过去，他一停我就来」，本书的判断是一半护栏、一半枷锁。它挡住的那一半，是眼泪变成命令，这一层第 38 章说过，有道理。它没分开的那一半，是孩子只想有人看见他的难受。一个不求任何东西、只是难过的孩子，碰到的也是一扇关着的门，他学到的是：难受的时候，最好别出声。

拦哭能不能是护栏？极少。能想到的，是在马路中间停下来大哭，或者在水边、车边哭着乱跑。这时候要做的是把人抱到安全的地方，再让他哭。挪的是地方，不是感受。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班上有三个女孩，平时一起吃午饭、一起走回家。有一个星期，她们忽然不理嘉晴了：午饭坐到别的桌，群里说话不回她，走廊上碰见就转头。嘉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个星期五，她回家一句话没说，放下书包进了卫生间，水龙头开着。

谭慧仪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有一句话已经到了嘴边：「为这点事，有什么好哭的。」她自己小时候听过很多遍。话没出口，她停住了。

她敲了敲门，说：「妹，你哭你的，哭完了妈在楼下。想讲就讲，不想讲也行。水别开那么大，妈听得见你。」

过了二十多分钟，嘉晴下楼，眼睛肿着，坐到妈妈旁边，说了那三个女孩的事。谭慧仪没有说「别理她们」，也没有说「哭有什么用」。她听完，说了一句从卢梭那里借来的话：「哭过了，我们看看周围。星期一午饭，你想坐哪儿？」

这句话的前半句，给了感受一个位置；后半句，给了张力一个出口。

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被孤立、被欺负，不只是家里的事，要和班主任司徒老师通个气；如果孩子长时间不愿上学、吃不下睡不好、情绪一直低落，请寻求专业帮助；不必逼孩子马上说出来，也不必替她去找那三个孩子的家长。

> **带走的话**
>
> 「哭有什么用」拦住的是一种感受，不是一种危险。要改的不是哭，是哭完以后那一步：我们看看周围。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我也想哭，我们看看周围」；关了只想被看见的那一种哭，「一停我就来」。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哭有什么用」「男孩子不许哭」拦的是回得来的感受，是枷锁；把孩子从马路中间抱到路边再哭，是护栏。



42

第 42 章

替他选，然后还给他

这一章的问题

大人替孩子选，什么时候是护栏，什么时候成了枷锁？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单位里来了一个新同事，你带她。

第一个星期，重要的邮件都是你替她写，她在旁边看。第二个星期，她写，你改，改的时候告诉她为什么这样改。第三个星期，她写完直接发，你只看一眼。一个月后，她有拿不准的，才来问你。

有的师傅带徒弟，三年了，徒弟的每一封邮件还要他过目。他说是为了徒弟好，怕出错。徒弟三年没出过错，也三年没学会自己判断。

同样是替人做，一个是在往回还，一个一直攥在手里。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他给大人的帮忙定过一条线：补上孩子缺的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不补到权力，让他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核〕

第四卷，爱弥儿快二十岁，情欲醒来，危险多了。卢梭写：如果前面的准备都做对了，爱弥儿会自己走到我想引他去的那一步，热切地把自己交到我手里。他会说：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的老师！你想放下的权威，就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拿回去吧；从前是我的软弱让你有这份权力，现在我凭自己的意愿把它交给你；保

护我，免受心里那些叛徒的攻击；让我自由，别让我做激情的奴隶；逼我做自己的主人，服从理性，不服从感官。〔核〕

第二编第 10 章已经判过这一段：这是自我界护栏的萌芽，只是请求本身也在导师的设计里（「他会自己走到我想引他去的那一步」）。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两段话，各有一处好。

第一段给了帮忙一个期限：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还要让孩子盼着不再需要。帮忙的目的，是让帮忙可以结束。第一编第 6 章立过护栏三件：有期限、讲得出理由、到期交还。这一句，把第一件和第三件都写出来了。

第二段更难得。一个快成年的年轻人，在最危险的那几年，主动请老师把权威拿回去。卢梭看见了一件很真的事：一个人哪怕快长大了，在某些事上还是管不住自己，需要一个人暂时替他把着门；而且这个把门的人，最好是他自己请来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自我界的护栏说清楚。本书的判断：孩子在自我界还没有选择的能力时，碰到一个可能回不来的选择，大人暂时替他选；替的同时，要把选择的能力还给他。

这句话里有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成。

第一，还没有能力。孩子已经能选的，大人替他选，就是枷锁。只是要分清撤的是什么：能选了，撤的是替他选的那只手；那件事要是仍回不来，拦住它的护栏照留（第 35 章）。这一条和下一条要拆开看：「还没有能力」管的是替他选的那只手，量本事，本事长了就撤，那是支架；「回不来」管的是拦住出口，量可逆性，本事长了也不一定撤，那是护栏（第 63 章）。

第二，回不来。指存在的死亡，或者改不回去的回写。在自我界，回不来的事比现实界少，却有：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网上被人哄着发出去一张收不回来的照

片，被一群人当众羞辱到再也不敢进那个教室，一次被写进心里改不掉的伤。回得来的事，比如这个星期零花钱花光了，下星期再省，大人替他选，也是枷锁。

第三，还回去。还的不只是选择，更是选择的能力。所以替他选的时候，要把手亮出来：我为什么这样选，我在掂量什么，下一次你自己来的时候看哪几样。第 155 号判卢梭「藏手」，藏起来的手，替孩子选了二十年，却什么也还不回去，因为孩子从来没看见过那只手怎样掂量。

本书的判断：还得越快，越像护栏；一直替他选，就成了枷锁。

卢梭那两段话，第一段有期限，第二段有交接，护栏的样子他都写出来了。可是两段之间隔着十几年。前十几年，手藏着；第四卷，一场设计好的请求把权威交回老师手里，再到第五卷一声「你的时候到了」，把自主一次交给爱弥儿（第 155 号第 25 章）。还，是一次还的。一次还，就没有「越来越快」，也没有一点一点的练习。

这里可以接上张琼的一条线。她在《养育判断》里指出，「最优照料」和「自然养育」两种主张看上去相反，却共用一个预设：都把自己当作能给父母确定性的外部正确知识，于是把父母从现场的判断者，变成了执行指令的人。放到本章：一道护栏，不能照一本书装，也不能照「顺其自然」拆，要大人在现场判断，这件事此刻回不回得来，这个孩子此刻有没有能力。判断下了，还要随孩子长一截改一次。

她在《不插手的勇气》里为「留白」辩护：孩子沉浸在自己的探索里时，父母不介入、不引导、不出声，这段时间不是懈怠。放到本章：还回去以后的那段不插手，本身就是大人的一个动作，而且是要勇气的动作。还，不是撒手不管，是站在旁边忍住不伸手。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零花钱给了第一个星期，星期天晚上，梁家三个人坐在饭桌边，讲「先讲好的几样」。

谭慧仪先列了一张单子，列了七条：不许买辣条；不许买盲盒；不许借钱给同学；每一笔都要记账；超过十块要先问；不许在网上花；剩下的要存起来。

振邦拿随身三问的第三问，一条一条问：这条拦住的，回得来还是回不来？

辣条、盲盒，买了会后悔，后悔是回得来的，划掉。借钱给同学，借了收不回来，损失的是几块钱，也回得来，改成「借之前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帮你想想」。每一笔记账、超过十块先问，这两条是为了让嘉晴学会看自己的钱去了哪里，第一个月留着，写明第二个月起取消。存钱，由她自己定。

只剩一条留成护栏：不在网上花，不把家里任何账号和密码告诉别人。这一条是回不来的，第 19 章说过，付款的事由大人来弄；它也写明了期限：等她上了初中，再坐下来重讲一次。

七条剩一条半。谭慧仪有点不放心：「她要是第一个星期就花光了呢？」振邦说：「那就饿一个星期的零食，下星期再来。」

第三个星期，嘉晴真的在周三就花光了。周四周五，她看着同学买东西，没开口要。周日拿到钱，她先把十块钱放进一个铁盒子里。

这个做法的边界：哪条是护栏、哪条是枷锁，要按自家孩子的能力现场判，别照抄这张单子；取消一条规矩时说清楚为什么取消，和定规矩时一样；孩子花光了、后悔了，别说「我早告诉过你」。

> **带走的话**
>
> 在孩子还没有能力、事情又回不来的地方，大人替他选；替的时候把手亮出来，还得越快越像护栏。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和「自己请来的把门人」；关了一点一点的交还，手藏了十几年，一次还。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不在网上花、不告诉密码」是护栏，写了期限；辣条、盲盒、每一笔都要问，若不撤，就是枷锁。



43

第 43 章

良心会不会错

这一章的问题

心里那个说「不对」的声音，一定对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在菜市场买菜，摊主找零多找了你二十块。你走出去几步才发现。

心里有个声音：回去还。另一个声音：她自己算错的，又不是我拿的。你站在那里，脸有点热。最后你回去还了，摊主愣了一下，塞给你一把葱。

还有另一种时刻。同事在会上打断了你，你心里一股火：这人太不尊重人。过了两天才知道，她是怕你说出一个数据，那个数据前一天已经改了。你心里那个「她不对」，说错了。

两次都是心里的声音，都来得很快、很笃定。一次对了，一次错了。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四卷，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第 155 号第 18 章已经读过这一段，这里只取几句。

牧师说：我只须问自己想做什么；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我觉得错的就是错的；良心是最好的决疑者。〔核〕理性常常欺骗我们，良心从不欺骗我们，她是人真正的向导。〔核〕良心啊良心，神圣的本能，天上不朽的声音，善恶的无误的裁判。〔核〕

同一篇里，还有几句常被略过。认识善，并不就是爱善；这种认识不是人生来就有的；等理性让他看见了善，良心就推着他去爱它，生来就有的是这份感情。〔核〕良心是怯的，她爱安静，怕吵闹，怕人多；偏见是她最坏的敌人，偏见一吵，她就跑开或者不出声；受了冷落，她就不再对我们说话，冷落久了，再要把她叫回来，和当初赶走她一样难。〔核〕中间还夹着半句：狂热敢冒充她的声音，借她的名义教人犯罪。〔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相信人心里有一样东西，能分辨好坏，而且不必先读完一本伦理学。这一点让很多普通人松了一口气：做一个好人，不是哲学家的专利。

他还看见良心会被压下去。怕吵，怕人多，一受冷落就不出声。第 155 号第 3 章写过他十几岁时那条丝带：一屋子人的眼睛，压过了一个少年的良心。书里这几句，像是他替当年那个少年写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155 号第 18 章判的是「纠缠一来就问心」：跳过纠缠的拉扯，问出来的又判为无误。本章不重复那一判，换一个角度，用三界看良心住在哪里。

良心那一声「不对」，住在自我界。它来得快，带着身体的感觉：脸热，心里一紧，不舒服。这份感觉是真的，而且很宝贵，它是一团纠缠发出的信号：这里有两股力在拉，别急着走过去。

卢梭把这个信号，升到了理念界的位置上，封成「无误的裁判」。一个裁判，判下来就不改；一个无误的东西，不需要被后来的事改写。第 155 号说他「不许写」，在良心这一格，这一刀下得最深。

本书的判断：良心是自我界里最早亮起的一盏灯，不是裁判。灯亮了，告诉你这里有事；路怎么走，还要人自己在纠缠里走一段才看得清。

他自己写下的那几句，恰好是这条判断的证据。「认识善不是生来就有的，要等理性看见」：良心要借理性的眼睛，理性是后来长的。「良心怯，偏见一吵就跑，冷落久了叫不回来」：良心会被写，会被压，会退。一个会退、会被压、要借后来长出的眼睛的东西，说它无误，是把一段要长的发生，当成了起点（第 19 章的那个根）。

这一处接得上第 41 章，要多说一段。

父母加上去的道德枷锁，时间久了，会用良心的声音说话。一个从小被说「哭是丢人的」的孩子，长大以后想哭的时候，心里会有个声音：你不该这样。这个声音也来得快，也带着脸热，也很笃定，听起来和良心一模一样。可它的来历，是一句被写进来的话。

卢梭自己看见过冒充，那半句「狂热敢冒充她的声音」就是。只是他看见的冒充者，是大场面里的狂热。本书的判断：更常见的冒充者在家里，是一句天天说、说了十年的话。

怎样分？用第 19 章那一问：这个声音是从哪儿来的？能追到某个人、某一句话、某一次场面的，多半是写进来的；追不到人、只是看见别人受苦就难受的，更像良心自己的那盏灯。追到了，也不必马上扔掉，先放到明处看一看，它拦的是回得来的，还是回不来的。

良心会不会错？会。它会被偏见压住，也会被写进来的枷锁冒充。可这不是不听良心的理由，是要把良心当成一盏要护、要养的灯，而不是一个一锤定音的裁判。养它，要在一次次拉扯里走过去，让走过的路回头改写它。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被那三个女孩孤立的第二个星期，班上有个叫何静怡的女孩，午饭时坐到了她旁边。两个人不算熟，那一个星期，每天中午一起吃饭。

星期四，那三个女孩中的一个在群里私信嘉晴：「你回来吧，我们没生你气了。不过你别再跟何静怡玩，她很烦的。」

嘉晴拿着手机，在房里坐了很久。晚饭时，她问妈妈：「如果我回去，是不是很对不起静怡？」

谭慧仪没有替她答。她问嘉晴：你心里有几个声音？嘉晴想了想，说有三个。一个说，不能丢下静怡，她陪我吃了一个星期饭。一个说，我想回去，我一个人太难受了。还有一个说，被人家孤立，说明我做人有问题，人家肯要我回去，我就要回去。

谭慧仪说，第三个声音，你想想是从哪里来的。嘉晴说不知道。过了几天，她自己说：好像是我怕，不是我觉得对。

她最后回了那个女孩一句：「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也会继续跟静怡玩。」那三个女孩之后对她还是冷冷的，没有全好。她中午仍旧和何静怡坐在一起。

这个做法的边界：大人别替孩子判哪个声音是良心；孩子选了一条让自己吃点亏的路，别夸成「伟大」，也别说「傻」；涉及孤立、欺负，照第 41 章的边界，和老师通气，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带走的话

良心是自我界里最早亮起的一盏灯，不是裁判。灯会被吵灭，也会被别人的声音冒充；要护，要养，要在拉扯里走过去。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做好人不必先读完伦理学」「良心会被吵灭」；关了良心的生长，封成无误的裁判。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把良心奉为无误，是一把理念的枷锁套在自我界上；孩子被一屋子眼睛逼着当场表态、可能跟着去伤人时，大人出面替她挡一挡，是护栏。

◆

44

第 44 章

自我自由总账

这一章的问题

我想要、我能忍、我是谁，这三样是怎样长出来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排了半个钟头的队，快到你了，一个人插到了你前面。

一股火一下子冲上来。你可以马上骂出来，也可以低头算了。还有第三种：你把那股火攥住，站两秒，然后说：「不好意思，队尾在后面。」声音不大，也不抖。

骂出来，是火一来就放。算了，是火一来就灭。第三种，火攥住了，没灭，也没乱放，换成了一句站得住的话。

能做出第三种的人，不是天生脾气好。他多半在很多次里骂过、也算过，慢慢才攥得住那两秒。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他说怎样让孩子学会忍：让他早早在骄傲的脖子上感到自然加给我们的那副沉重的轭，必然的轭；你给他的，第一次开口就给；你拒绝的，就不再改口；让你的「不」像一堵铜墙，孩子撞上五六次，也就不再撞了。这样，你就让他有耐心，平和，安静，认命，即使他没得到想要的一切；因为人天生能耐心地承受事物的本性，却受不了别人的恶意。〔核〕

第五卷，爱弥儿二十岁，老师对他说：到现在为止，你有的只是自由的外表；现在是真正自由的时候了，学会做你自己的主人。〔核〕（整段见第 155 号第 25 章。）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看见了忍要紧。一个想要什么就立刻要到的孩子，长不出平和。

他还看见，人对「事情本来就这样」的忍，比对「某个人不让」的忍容易得多。「没有了」，孩子很少跟你闹；「我不给」，孩子会跟你闹一晚上。这一条观察极准。

他最后还诚实地承认，前四卷养出来的自由只是「外表」。一个作者肯这样说自己的书，不容易。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他的「忍」读仔细：撞墙五六次，不再撞了；结果是「认命」。这是一种忍，是张力在铜墙上耗尽，然后散掉。它没有积住，也没有转换，只是熄了。第 155 号记过导师在这一处的一条口述；第 15 章说，张力一来他就缩欲。本编再添一句：在自我界，他的忍，是认命。

认命不是坏事，有些墙确实撞不开。可认命长不出选择的能力。本书说过，选择要靠自组织（创造律），加上转换（幸福律）。转换要有张力可转；张力在墙上耗光了，就没有东西可转。

把本编八章收成一张账：

自我界三样	生来	卢梭怎样处理	SDE 看它怎样长
我想要	一团分不开的难受（第 37 章）	意志本不会任性，只会被宠坏；要人帮的想要都可疑（第 39 章）	大人一次次回应，把一团拆成一个一个，起名字（第 37、39 章）

自我界三样	生来	卢梭怎样处理	SDE 看它怎样长
我能忍	没有，难受一来就哭（第 38 章）	铜墙撞到认命；他哭我不过去（第 38、41 章）	张力积住、忍住，找到出口转出去；忍不是压（第 41 章）
我是谁	空着	不许大人写；良心无误；到第二十年一次交还（第 42、43 章）	回写一次次填进来；大人替他选时亮手，还得越来越快（第 42 章）

三行合起来是一句：选择的能力，是在忍住张力里长出来的。

「我想要」冒出来，就有了张力：想要的和够得着的之间有一道缝。第 155 号第 17 章说，欲望比能力大一点点的那道缝，正是能力生长的地方。在自我界，这道缝就是「我想要，但现在不行」。

「我能忍」，是在这道缝里待住。待住不等于压住，第 41 章分过；待住是幸福律的护航，把张力积着，不让它一下子泄掉，也不让它在墙上耗光。

待住的时候，创造律在前面引路：在一团乱里理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第 41 章的「哭过了，我们看看周围」，第 42 章的「那就饿一个星期零食，下星期再来」，都是给这条路留的地方。

路走出来，又写回去，「我是谁」就多了一笔：我是一个能等两秒的人，一个能把十块钱先放进盒子里的人。第 155 号引过一句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卢梭把这条链上生出来的品格，判为不自然。本编站在自我界，把它倒过来读：没有这条链，就没有选择的能力。

这就是口述九那一处在自我界的样子。自由律要跑起来，得有幸福律护航、创造律引领。卢梭在自我界，把护航换成了认命，把引领交给了一个「无误」的良心。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这两位缺席，自我自由就只剩空着的那份宽。

判决二，本编验收：成立。他承认孩子缺力气，把选择的能力当成天然完好，只会被宠坏；在「意志本不会任性」「良心是无误的裁判」这两句总纲话里，没有给选择的能力留生长的位置。收窄照第 18 章：在具体安排里，他用上了孩子分辨上的缺。

本编小账合计：护栏四处（拒绝回不来的事时铜墙不松、把哭着的孩子挪到安全处再哭、不在网上花钱与不告诉密码、孩子被众人逼着表态时大人出面挡一挡）；枷锁五处（铜墙挡一切谈判、把一切要人帮的想要列为可疑、「哭有什么用」「男孩子不许哭」一类道德枷锁、零花钱上不撤的规矩、把良心奉为无误）；一半护栏一半枷锁两处（拦而不讲理由、「他哭我不过去，一停我就来」）。第 37 章那只手不是约束，不计。结语统计时，按这个口径计入。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本编开头到这里，梁家过了两个多月。

阿圆夜里还会醒，醒得少了。有一晚，他哼了几声，谭慧仪在隔壁听着，没有马上过去。哼声停了一会儿，又起来一下，又停了。第二天早上她才知道，他自己翻了个身，睡回去了。那几声哼，是他第一次自己把一点难受攥住，没有让它变成一整团的哭。

嘉晴的铁盒子里攒到了六十块。她说要买一副自己的小钹，第一编里她定过，先打钹半年再回大鼓。店里那一副要八十，她又等了一个星期。

那三个女孩，有一个后来会跟她说几句话了，另两个还是淡淡的。嘉晴中午照旧和何静怡坐一桌。有一天吃饭时，她跟妈妈说：「我觉得我是那种不会丢下朋友的人。」

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攥住了几声哼，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攥住了一个星期、一次私信。两个人的「我是谁」，都在这两个月里多了一笔。

这个做法的边界：「能忍」不拿来比，不拿来夸成懂事，更不拿来要求孩子别有情绪；孩子忍不住的时候，大人照旧接住；有的墙确实撞不开，认命本身不丢人，只是别只教这一种。

带走的话

自我界生来是空的。我想要、我能忍、我是谁，都在忍住张力里一点一点长；长出来的，就是选择的能力。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人对必然忍得住，对恶意忍不住」；关了张力的转换，让忍停在认命。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本编合计：护栏四处，枷锁五处，一半一半两处；自我界里，他拆掉的多是枷锁，可他拿来顶替的铜墙和无误的良心，又成了新的枷锁。

◆



第 八 编

下·理念自由：知识、真理与「这是你的」

编　序

第六编看现实界，身体和物；第七编看自我界，我想要、我能忍、我是谁。这一编走到三界的最后一界：理念界，知识、规矩、真理，各种「应该」。

理念界有两件事和前两界不一样。第一件，它生来是空的。一个新生儿身上有十个月子宫里缠出来的惯性，会找奶，会认妈妈的声音；可他身上没有一个字、一道算式、一条关于「我的」和「你的」的道理。第二件，它不但空，而且子宫里从来没发生过。现实界的吃奶、自我界的哭，好歹有一点来历可顺；理念界连这一点都没有。这一编接的是导师口述七（关于顺其自然的边界的那一条）。

卢梭偏偏在这一界说得最多「顺其自然」：书要等有用时再读，财产的观念会「自然地」长出来，上帝要等到十八岁。这一编八章，逐件去看，这些「自然」背后是谁在做事。第 45、46 章看读书，第 47 章看「这是你的」，第 48、49 章看真理的约束怎样分出枷锁和护栏，第 50 章看最大的那几个问题，第 51 章看《社约论》里那句「服从自己订立的法」，第 52 章结账。

45

第 45 章

十二岁不知道书是什么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孩子到十二岁几乎不知道书是什么，他在理念界是更自由了，还是更空了？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亲戚群里，有人发了一段视频：两岁的孩子指着卡片，一张一张认字，一口气认了三十多个。底下一串点赞。

你看看自家那个同岁的孩子，他正把一本书倒着拿，啃书角。

你心里一紧，又有点不服气：认字早，就一定好吗？书里那些字，他又不懂。

两百多年前，卢梭站在你这一边，而且站得比你远得多。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他写：把孩子的功课去掉，就去掉了他们最大的苦恼，也就是书本。读书是童年的祸害，可它几乎是你们能给孩子找到的唯一营生。爱弥儿到十二岁，几乎不知道书是什么。你们会说：他至少总得会读吧？读书对他有用的时候，我承认他得学；在那之前，读书只会让他烦〔核〕。

同一页往下，他又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很有把握，爱弥儿不到十岁就会读会写，正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他十五岁前会不会〔核〕。

第三卷，他把话说得更绝：除了世界，没有别的书；除了事实，没有别的课。读书的孩子不再思考，他只是在读；他得到的是词，不是知识〔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反的，是第 12 章那副真枷锁：六七岁的孩子被按在桌前背拉丁文，背下的是声音，不是意思。他看得很准，一个孩子如果只会背书上的句子，句子换个说法，他就接不住了。

他还看准了一件事：逼出来的读书，会让孩子恨书。他宁可爱弥儿一辈子不识字，也不要他为了识字而把读书的好处全赔进去。这句话今天的父母听了，也会心头一动。

还要替他分清一处。「不知道书是什么」，和「不会读字」不是一回事。他说爱弥儿十岁前多半就会读会写了。他挡在外面的，是书作为一种权威：一本书告诉你世界是什么样，你照着信。他怕的是这个权威先占了孩子的理念界，孩子还没看见世界，已经先背下了别人对世界的说法。第 8 章说过，这一挡有护栏的一面。

◆ 四、SDE 看这一处

本书第 15 章说，孩子生下来，理念界和自我界都空着，所以可能很宽。卢梭把理念界这块空地，一直护到十二岁。

护到十二岁，孩子在理念界的可能确实宽：没有一种说法先占了位子，将来信什么、学什么，都还开着。这是判决一在理念界的样子：可能很宽，他叫它自由。

可是，空着的十二年，并不是什么也没发生。

第一件，理念界没有真空着。他把书拿走，换进来的是「世界」和「事实」。第 9 章已经看过，那些事实是谁摆的：菜地是老师翻的，集市上的鸭子是事先安排的，林子里迷路，老师心里清楚离镇子有多近。书被拿走了，写书的人没走，他换了个地方站。

第二件，书里装的是别人走过的路。一个人在理念界要长出选择的能力，靠的是自组织，自组织要有材料（第 17 章）。理念界的材料，大半是前人留下的：一道题别人怎样解过，一件事别人怎样想过，一个词别人怎样用过。书，就是把别人

的路装起来、递到你手里的那样东西。把书封到十二岁，孩子的理念界是宽的，可缠进来的东西很薄，只有老师摆在他面前的那几样。

第三件，空着也会写。十二年里，书一出现就被挡开，一个问题问到书上去，就被「这有什么用」挡回来，孩子身上会慢慢长出一样东西：对书的一种先入的看法。这是一次回写，只是写的人是老师。

卢梭自己想到过这一层。同一段后面，他替反对者说了一句话：孩子小时候不养成思考的习惯，这一辈子就会失去思考的能力〔核〕。这是全段最重的一条反驳。他的回答是：我想我能轻易回答，可我为什么要回答每一条反驳？我的方法若能自己回答，它就是好的〔核〕。

他把这条反驳放在了自己的书里，没有正面回答，说让方法自己去回答。本书的判断：这一处，正是口述七落下来的地方。理念界没有惯性可顺，放着不管，思考的能力不会自己长出来；他的方法里，接下来补上的是感官和经验，理念界那块地仍旧空着。他看见了这个问题，用一句「我为什么要回答」把它放了过去。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出头，会扶着沙发走几步了。一个下午，他从茶几底下拖出姐姐小时候的一本绘本，坐在地垫上，一页一页地撕。纸撕开的声音「嘶啦」一响，他就笑，再撕一页。

阿嫲在旁边择菜，说：「由他撕，他又不懂。」谭慧仪从店里回来，看见一地碎纸，想把书拿走。

先分一分，阿圆此刻有的，是一个宽宽的可能，还是一样本事。阿圆撕书，是在现实界里摸一样东西：纸会响，会裂，会飘。对他来说，这本绘本还只是一团纸。他在理念界还没有开门，书是什么，他不知道。卢梭会说，这很好，就让他不知道。

本书多问一句：书是什么，会不会从撕里长出来？不会。撕一百本，他学会的是纸会裂。书是「有人抱着你、指着图、讲给你听」的那样东西，这件事只能在另一个场面里发生。第 46 章接着讲。

慧仪后来的办法，是把东西分开：一叠旧广告单放在地垫边上，随他撕；两本撕不烂的纸板书收在另一个筐里，留给晚上有人陪着看。

这个做法的边界：纸片小，要看着他别往嘴里塞，这一条是护栏；姐姐的课本和作业本收到高处，这不为教他什么，只为不给姐姐添一件回不来的麻烦；别拿「别人家的孩子两岁认三十个字」来比。

带走的话

十二岁不知道书，理念界是宽的，也是薄的。书装着别人的路，封住它，孩子能缠进来的，只剩老师摆的那几样。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挡住背词不懂和逼出来的恨书。关门：把前人的路一并封了，最重的那条反驳，他没有正面回答。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挡住听不懂的词先占位子，有护栏的一面；把书整片封到十二岁，拦住的是回得来的东西，偏向枷锁。

◆

46

第 46 章

「有用的时候再学」

这一章的问题

读书的用处，会自己从孩子身上长出来吗？如果不会，是谁在造它？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孩子写作业写到一半，把笔一扔：「学这个有什么用？」

你说：「以后就有用了。」

他不信。你自己其实也不太信，因为你想不起来上一次用到分数除法是什么时候。

「有用」这两个字，孩子问得理直气壮，大人答得底气不足。卢梭把这两个字，立成了一整套学法的门槛。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紧接着「读书是童年的祸害」，他写：如果不要求孩子因为服从而做任何事，那么他只会学那些他看得出眼下真有用处、或者能带来乐趣的东西；此外他还能有什么动机？眼前的利益，是唯一能把人带得远、带得稳的动力〔核〕。

然后是一幕。爱弥儿有时会收到父母、亲戚、朋友的请帖，请他去吃饭、散步、划船。请帖得有人念给他听，可他要人的时候常常找不到人；人家对他的体谅，不比他昨天对你的多。时间过了，机会没了。等终于有人念给他听，已经晚了。啊，要是他自己会读就好了！他又收到别的便条，又短又有趣，他想自己试着

读。有时有人帮，有时没有。他使足了劲，终于认出半张：明天去喝奶油……在哪儿？跟谁？他认不出来，拼命想认出剩下的〔核〕。

第三卷，他把这套办法用到几何上：你若要他去求两条线段的比例中项，就设法让他需要去找一个和给定长方形面积相等的正方形〔核〕。

同一卷他还写：一旦让学生懂了「有用」这个词，我们就又多了一样管他的手段〔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那半张便条，是全书写得最好的场面之一。

一个孩子捏着一张纸，认出了「明天去喝奶油」，后面的认不出来。在哪儿？跟谁？他急。这份急，是真的。学读的劲从这里来，比从戒尺来可靠得多。

用 SDE 的话说，这是幸福律在干活：想要，又一时得不到，张力积起来，逼着人把它转成一个新本事。卢梭没有一下子把便条念给他，让这份急留着，这一步做得对。第 15 章说过，张力还没积起来就被大人泄掉，选择的能力就没机会长。

他反对拿读书去讨好大人，也对。一个为了让妈妈高兴而认字的孩子，妈妈不在的时候，就不认了。

◆ 四、SDE 看这一处

问一句：那张便条，是从哪儿来的？

请帖是父母、亲戚、朋友写的。便条上写的是「去喝奶油」，正好是一个孩子最想去的事。要人念的时候找不到人，找不到是因为「人家对他的体谅，不比他昨天对你的多」，有人决定这一回不帮。有时有人帮，有时没有，帮不帮，也有人在定。

便条是人写的，急是人留的，帮与不帮是人拿捏的。孩子以为，是读书自己变得有用了。

几何那一句说得更白：「设法让他需要」。用处是老师造出来的。

第 26 章说过，子宫里没发生过的行为选择，没法顺其自然。「读书有用」这件事，子宫里没有，孩子身上也不会自己冒出来。用处要有人造，卢梭造得比谁都用心，只是把造的人藏了起来，说那是「眼前的利益」。

本书的判断：造用处，一点也不丢人。父母、老师本来就该干这件事。丢的是两样。

第一样，藏。第 10 章说过，看不见的手，孩子没法跟它讲价，也没法回头改它。一个以为「读书自己变得有用」的孩子，将来碰到一门一时看不出用处的学问，会以为是学问的错，不知道用处原本是要人去造的，包括他自己去造。

第二样，窄。「眼前」两个字，把用处缩成了老师能在眼前摆出来的那几样：一张请帖，一片林子里的方向，一块要算面积的地。还有一种用处，是学了以后才看得见的。一个人先学会了分数，后来在厨房里把一个方子改成三人份，才知道分数有用；先读过几本闲书，后来碰到一件怪事，才发现早有人写过。这种用处，只有材料先进来了，自组织才找得到它（第 17 章）。创造律是在前面引路的，可它引路要有东西可引。

「有用」这个词本身，也有一层要看清。卢梭说它是「又多了一样管他的手段」。一个孩子问「这有什么用」，大人答得出，孩子就学；答不出，这件事就撂下。谁来判断答没答出来？还是那只手。

所以「有用的时候再学」这句话，拆开是三件事：用处要造；造的人不该藏；眼前的用处之外，还要给看不见的用处留一扇门。

◆ 五、放回日子里

接第 45 章。那两本撕不烂的纸板书，放在筐里好几天，阿圆没碰。他对它们没兴趣，它们不会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天晚饭后，阿嫲把阿圆抱到腿上，翻开其中一本，指着一只鸡，用开平话说：「鸡仔，咯咯咯。」指着一头牛：「水牛，哞。」阿圆看看书，又看看阿嫲的嘴。

阿嫲每晚都这样翻一会儿。过了两个星期，阿圆会自己从筐里把那本书拖出来，拖到阿嫲脚边，拍她的膝盖。

那本书对阿圆有了用处。用处是什么？是阿嫲的腿，阿嫲的声音，那几声「咯咯咯」。书把这些东西装在了一起。这份用处不是书自己长出来的，也不是阿圆天生的，是阿嫲一晚一晚造出来的，而且造得明明白白：阿圆看得见是谁在讲。

这个做法的边界：讲绘本是陪，不是教认字，不考他「这是什么」；大人累了，可以不讲，一晚两晚断了不要紧；孩子不爱听，就换一样，别硬按着。

> **带走的话**
>
> 用处不会从孩子身上自己冒出来，要有人造。造得明明白白，孩子日后才会自己造。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让想读的急留着，读书的劲从用处里来。关门：造用处的人藏了起来；用处只剩眼前能摆出来的那几样。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请帖找不到人念，拦住的是回得来的事，算不上两者；「有用」被当成管人的手段、又只由老师判断时，偏向枷锁。

◆

47

第 47 章

蚕豆与园丁

这一章的问题

「这是你的」这个观念，是自然长出来的，还是被一年的安排种出来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小区滑梯底下，两个孩子抢一只小铲子。一个说：「我先拿到的！」另一个说：「是我带来的！」

两家大人站在旁边，一个说：「谁先拿到就先给谁玩。」另一个说：「谁带来的就是谁的。」

两条规矩都听着有理。孩子们没吵出结果，大人先有点尴尬了。「这是谁的」这件事，连大人也说不太清，它却常被当成孩子天生就懂的道理。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蚕豆的故事，第 9 章已经完整讲过：老师当下手替爱弥儿翻地，爱弥儿种下蚕豆，豆子被园丁罗贝尔拔了，因为那块地上罗贝尔早种了马耳他甜瓜；最后老师开口讨一角地，罗贝尔答应分给他们，条件是别再碰他的瓜〔核〕。这里只看故事里的三句话。

第一句在种豆的时候。两人每天浇水，老师每天说：「这些是你的。」为了讲清「属于」是什么意思，老师让他看到，他在这块地里放进了自己的时间、劳力、辛苦，放进了他自己〔核〕。

第二句是故事的结论：在这个尝试里，我们看见，财产的观念怎样自然地回到先占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这很简单，孩子够得着；从这里到所有权和交换，只有一步，然后就得停下〔核〕。

第三句紧跟着：你也看见了，我写下来两页纸的解释，实际可能要做一年；在道德观念上，走得再慢也不为过，每一步都要踩实〔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从劳动讲「我的」，这一步很好。一个孩子弄懂「这是我的」，最踏实的路，是他亲手种过、浇过、等过。这比「谁先拿到归谁」「谁带来的归谁」都厚。

他让孩子撞上了另一个人的劳动。罗贝尔的甜瓜也是罗贝尔种的。孩子在这一撞里知道：别人也有「我的」。第 11 章说过，这是自我界的课，是人和人缠在一起才上得成的课。

最难得的是第三句。「两页纸，一年」，他说了实话。讲道理可以很快，道理在孩子身上长出来，要很久。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第二句和第三句放在一起，就是一张接缝卡。格式照第 18 章：发生句，是他承认「这要长」的那一句；发现句，是他把它封成「本来就有」的那一句；中间的小词，是接缝。

发生句	接缝词	发现句
「我写下来两页纸的解释，实际可能要做一年；在道德观念上，走得再慢也不为过」（《爱弥儿》II）〔核〕	自然地	「财产的观念自然地回到先占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爱弥儿》II）〔核〕

这张卡要看三处。

第一处，一年里有什么。老师替他翻的地，天天念的「这些是你的」，一块早就种了甜瓜的地，一个上门讲理的园丁，一场由老师提议、由园丁拍板的分地。这

些都是人做的，一件一件做了一年。到了结论里，这一年变成了三个字：自然地。「自然地」三个字，把一年缝成了一瞬。

第二处，「这些是你的」这句话。在豆子被拔以前，在孩子碰到任何冲突以前，老师已经天天说了。一句话天天说，说到孩子张口就来，它就沉进了脚下那片土。第 27 章讲成人的「自然」，是一次次回写沉下来的惯性。本书的判断：蚕豆地里，老师用一句天天念的话，在一个孩子身上赶工造了一小片这样的「自然」，然后说，这是自然。

第三处，先占。罗贝尔在对话里说过一句话：这里再没有荒地了，我种的是我父亲种过的地，人人都这样，你看见的地，自古以来都有人占了〔核〕。孩子手里根本没有「先占」。地是罗贝尔的父亲、祖父一代一代种下来的。「我的」这个观念，在这块地上，是许多代人一次一次回写出来的土。

卢梭另一本书知道这件事。《社约论》第一卷第八章，他把两样东西分开：占有，只是强力或先占者权利的结果；所有权，只能建立在一个正式的名分上〔核〕。本书的判断：同一支笔，在《社约论》里写明所有权要靠名分来立，在菜地里却说它自然地回到先占。

口述七在这里落得最实。「我的」和「你的」，子宫里没有；孩子身上没有一点惯性可顺。在这里说顺其自然，能顺的，只有老师那一年的安排。这就是导读判决四的主场：在没有惯性的地方说顺其自然，顺的是导师的手。

判决四的预备收窄，也照实记下：他亲口承认了「两页纸，一年」。他看见了那一年，也写下了那一年。收窄以后的说法是：他看见了发生，写出了发生，最后用「自然地」三个字，把发生封成了发现。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三月，阿嫲从乡下带回一小包豆角种子。嘉晴要了几颗，自己在阳台上找了个泡沫箱，埋了下去，每天放学浇一回。

一个星期后，她发现箱里的土被翻过了，种子不见了。阿嫲说：那箱是我撒了芫荽的，我看土板了，松了一遍。嘉晴急得掉眼泪：「那是我的豆角！」阿嫲也不高兴：「那是我的芫荽箱。」

两个人都没错。一箱土上，有两份劳动。

那晚，阿嫲腾出一个空箱子给她。嘉晴用马克笔在箱子侧面写上「梁嘉晴的豆角」，重新埋了种子。

后面才是那一年。四月醒狮班为一场演出加练，她连着九天回家太晚，忘了浇水，是阿嫲不声不响替她浇的。豆苗爬高了，她和阿嫲一起搭竹竿。六月结了第一串豆角，她摘下来，说要给阿嫲炒。

慧仪做了一件事：她告诉嘉晴，那九天是阿嫲浇的。嘉晴愣了一会儿，拿马克笔在箱子上添了几个字，改成「梁嘉晴和阿嫲的豆角」。

「这是你的」在这户人家里长了一个春天，长的过程谁都看得见。

这个做法的边界：不为教「财产」去故意设局，冲突来了再讲；泡沫箱、花盆放在栏杆里侧，不架在栏杆外沿，高处落物是回不来的事，这一条是护栏。

带走的话

「这是你的」要种一年。卢梭写下了这一年，又用「自然地」三个字把它缝成了一瞬。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从劳动讲「我的」，让孩子撞上别人的劳动，承认「两页纸，一年」。关门：「自然地」把一年的安排封成了本来就有。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罗贝尔「别碰我的瓜」拦住的是回得来的事，是一条讲得出理由的规矩；把规矩的来历藏进「自然」，偏向枷锁。

◆

48

第 48 章

「你这样选违背真理」

这一章的问题

老师说「这样做不对」的时候，拦住的是一个错，还是一条路？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孩子拿回作业本，一道题上打了一个红叉。你凑过去看，答案是对的。

孩子说：「老师说我方法不对。」

你一时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站在孩子这边，怕他以后不听老师的；站在老师那边，又觉得答案明明对了。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先交代一句：本章接的是导师口述四里讲理念那一把枷锁的一处，原话不录。本书把它叫作老师的枷锁：拿「你这样选违背真理」拦住一个孩子。

卢梭对「老师的枷锁」，话说得很重。《爱弥儿》第三卷：教你的学生观察自然现象；把问题摆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去解；让他知道一样东西，不是因为你告诉了他，是因为他自己学会了；别教他科学，让他去发现科学。你一旦拿权威代替理性，他就不再讲理，只会成为别人思想的玩物〔核〕。

第二卷，他讥笑那些「小几何学家」：他们只记住了图形和证明的词句；碰上一点新的反驳就接不住，图一倒过来，就什么也做不了〔核〕。

第三卷讲他怎样教几何：我不打算教爱弥儿几何，是他来教我；我找关系，他来发现，因为我会用一种让他发现的方式去找〔核〕。他还给老师立了一条规矩：孩

子问一样东西有什么用，你讲不出像样的理由，就说「我没有好答案给你；我错了，这件事我们放下」〔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图一倒过来就什么也做不了」，这一句今天还在每间教室里应验。孩子记住了例题的样子，题目换个方向，就不会了。他看准了：背下来的「标准」，不是懂。

他要孩子自己发现，不要孩子接受现成的说法。「拿权威代替理性，他就不再讲理」，这句话放到今天，一个字都不用改。

他还让老师认错。一个老师肯对学生说「我错了」，这在他那个年代少见，在今天也不多。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用判据量一量。一道数学题，孩子用了另一种办法，答案对了。这条路走下去，最坏会怎样？最坏是换一道题，这办法走不通了，他得回头换一条。这是回得来的。

理念界里，大多数的错都回得来。算错了可以重算，想错了可以再想，一门学问就是靠一次一次改错走到今天的。所以，「不是标准解法，所以错」这一道约束，拦住的是一条回得来的路。按本书的判据，它是枷锁。

可它还可能造成一件回不来的事。一个孩子的办法被判错一次，他会不服；被判错十次，他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办法都不算数。」这个结论不再留在理念界，它回头改写了自我界，改的是他以后遇到题目时先伸哪只手。第 12 章说过打骂：一道枷锁，本身可能造成回不来的回写。数学课上的红叉，也有这一面。

再回头看卢梭自己的几何课。「我会用一种让他发现的方式去找。」他没有打叉，他把标准路径藏进了「发现」里。爱弥儿找到的，正是老师事先要他找到的那一条。孩子没有被判错，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

本书的判断：打叉的老师和卢梭的老师，手里都只有一条路。一个明着拦，一个藏着领。

他那条「我错了」的规矩，也该放在这里看。老师认的错，是「这件事讲不出用处」；至于路，孩子从来没有机会走到另一条上去，也就没有机会证明老师错。一间只有一条路的教室，老师当然很少错。认错要有分量，得先让孩子真能走到别的路上去。

第 18 号书页精选《教学的智慧》，在这里说得最透。它说自由不是在已有的路径里做选择，而是在张力中组织出原本不存在的路径；讲自由律的第二拍时，它要老师「不立即排除『错的路径』，而是让其『进入自组织试验场』」，老师「不是裁判，而是『路径地形图』的绘制者」。

照这个意思，老师口里常见的三句话，可以分开来看。

「这是错的。」这一句是真理的判断。答案对、路也走得通的时候，它就是本书说的理念的枷锁。

「这一单元要练的是方程，请再用方程做一遍。」这一句是练习的安排，讲了理由，也有期限，单元一过就松。它不冒充真理，孩子听得懂，也回得去。

「你的办法在这道题上走通了；换一组数，你再试试。」这一句给的是一个新的纠缠。若孩子的办法真有一个洞，让他自己撞上那个洞，比一个红叉教得多。

老师不必放下判断；要放下的，是把「和我的路不一样」判成「违背真理」。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五年级上学期，司徒老师在教列方程解应用题。一道作业题：班里买了篮球和足球一共二十个，花了若干钱，各买了多少个？

嘉晴没列方程。她先假设二十个全是足球，算出差了多少钱，再算一个篮球比一个足球贵多少，一除，就出来了。答案对。司徒老师打了个叉，旁边写：用方程。

嘉晴回家很委屈。慧仪没急着表态，只说：「你把你的办法讲给我听。」嘉晴讲了一遍，讲得很清楚。慧仪说：「讲得通。明天你自己去问老师，为什么要用方程。」

第二天，嘉晴去问了。司徒老师说：这个单元就是练方程的，下学期有的题，假设着算会很绕，方程更省事。她把那个叉划掉，改成「方法对，答案对；本单元请再用方程做一遍」。第二节课，她把嘉晴的办法和方程的办法并排写在黑板上，问全班：哪一种你更顺手？

一个叉，改成了一句练习的安排，还多出来一块路径地形图。

这个做法的边界：家长不替孩子去找老师要分数；老师有练习上的要求、讲得出理由，就照做；这件事不拿来评老师的好坏。

带走的话

理念界的错多半回得来。「和我的路不一样」判成「错」，拦住的是一条路，还可能改掉孩子对自己的看法。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反对拿权威代替理性，老师可以认错。关门：他的几何课没有打叉，却只留一条路，藏在「发现」里。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不是标准解法所以错」是枷锁；讲明理由、有期限的练习安排，不冒充真理，孩子回得去。

◆

49

第 49 章

哪些真理约束是护栏

这一章的问题

同样是「必须这样，不许那样」，科学课上酒精灯的规矩，和数学课上的「标准解法」，差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家家户户都有一条规矩：湿手不要摸插座。

没有哪个大人会说：让孩子自己去摸一次，摸了就知道了。也没有哪个孩子长大以后，会觉得这条规矩捆住了他。

同样是大人告诉孩子的一条「道理」，有的拦住了孩子，有的保住了孩子。分界在哪里？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三卷，他讲该教什么知识时写：人的智力有限；有的知识是假的，有的没用，有的只让人自大；我们不但要选教什么，还要选什么时候教〔核〕。

紧接着一句，他说得斩钉截铁：牢记这条真理，无知从来没害过谁，只有错误是致命的；我们迷路，不是因为无知，是因为自信〔核〕。

在现实界，他拦孩子的办法是一堵墙。第 40 章引过：不该做的事，别禁止，直接挡住，不解释，不讲理；第 8 章看过那堵墙的样子：你的「不」一出口，就是一堵铜墙〔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只有错误是致命的」，这句话里有一件他看准的事：理念界也有回不来的东西。

一个错的观念进来得太早、太深，会跟人一辈子。第 50 章会看到，他讲上帝时说得更明白：灌给孩子的那些怪异的上帝观念，最大的害处是会伴随他一生〔核〕。他把书封到十二岁，把宗教压到十八岁，不只是为了让可能宽着，也是在理念界设一道他心里的护栏。

这份心思是对的。他挡在理念界门口的，有一部分确实是护栏。

◆ 四、SDE 看这一处

那么，理念界里，哪些约束是护栏？用本书的判据（接口述四）：拦住的，是不是存在的死亡，或者改不回去的回写。

照这个判据，理念界的约束大致分三种。

第一种，一条道理连着现实界里回不来的事。酒精灯怎么点、怎么灭，这是一条化学和物理的道理，违反它，是火苗窜起来、手被烧伤、桌面着火。这种道理，不能让孩子「自己去发现」，因为发现一次，可能就没有下一次。这里的真理约束，是护栏。

第二种，一条道理只关乎理念本身：解法、读法、看法。第 48 章说过，这里的错多半回得来。这里的真理约束，拦住的是一条路，是枷锁。

第三种，一条道理被硬按进去，按的方式回头改写了孩子的自我。「你就是学不好数学」「这种问题小孩子不许问」。内容本身未必致命，致命的是按进去的那一下。它是枷锁，而且会造成回不来。

约束	它拦住的是什么	回得来吗	本书的判断
酒精灯用灯帽盖灭，不许用嘴吹	火苗窜起、烧伤	回不来	护栏

约束	它拦住的是什么	回得来吗	本书的判断
不许拿一盏酒精灯去点另一盏	酒精洒出、起火	回不来	护栏
「不是标准解法，所以错」	一条走得通的路	回得来	枷锁
「这单元先练方程」（讲理由，单元过后就松）	暂时绕开另一条路	回得来	练习安排，不冒充真理
「你就是学不好数学」	往后的每一次尝试	可能回不来（写进自我）	枷锁，本身造成回不来

把卢梭放进这张表，看得出他的分界线划偏了。

他怕的是「错误的知识」，就是表里第二种的内容：错的看法、假的学问。可这一种恰恰最回得来。一门学问就是在改错里长大的。

他没怎么防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第一种，他在现实界用一堵墙去拦，不讲理由。第三种，他看见了灌上帝观念的害处，却没看见，自己把「这不关我的事」一遍一遍写进爱弥儿，也是一次按进去的回写（第 50 章细说）。

还有一处要多说。理念界的护栏，最不能是一堵不讲理的墙。现实界里，一个一岁的孩子撞到楼梯门，学到「这里过不去」，够用了。理念界不一样，这里的约束本身就是一条道理，道理不讲出来，孩子得到的只是一道命令。一条只会服从、不懂为什么的安全规矩，换一个场面就失灵：他记住了「不许用嘴吹」，却不懂灯帽为什么能灭火，下一回碰到酒精炉，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 6 章立过护栏三件：有期限，讲得出理由，到期交还。放到理念界，第二件最要紧。讲清了理由，护栏就在孩子身上长成了他自己的一条道理；这一天，护栏就可以交还了。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五年级的科学课第一次用酒精灯。嘉晴回家说，科学老师没让他们先点火，先让每人说一遍规矩：用火柴点，不许拿一盏去点另一盏，用灯帽盖灭，不许用嘴吹。有个男生偷偷凑过去想吹，老师让整组停下来，请那个男生

讲，为什么不能吹。男生讲不出来，老师就讲：酒精会挥发，一吹，火可能顺着灯芯窜进灯壶里。

晚饭时，嘉晴把这番话讲给阿嫲听，又加了一句：「灯帽盖上，火就没有空气了。」

过了几天，民宿来了一桌客人吃火锅，用的是酒精炉。嘉晴说想自己去盖。慧仪没让她单独弄，让她站在旁边，看着妈妈盖，再让她说一遍为什么要这样盖。第三次，慧仪在旁边看着，让她自己盖了。

这是一道护栏，理由讲清了，也在一步一步交还。

这个做法的边界：明火、酒精、电，家里不做「让孩子自己试一次」的练习；实验在学校做，有老师在场；交还要一步一步来，每一步都有大人在旁边。

带走的话

理念界的约束，连着回不来的那几条是护栏，要讲理由，讲清了就能交还；只关乎解法和看法的，多半是枷锁。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看见理念界也有回不来的，「只有错误是致命的」。关门：把防线划在错误的知识上；真正回不来的两种，一种他用不讲理的墙去拦，一种他自己也在写。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酒精灯的规矩是护栏；「不是标准解法所以错」是枷锁；一堵不讲理由的墙，放进理念界，护栏也会变成只剩服从的枷锁。

◆

50

第 50 章

十八岁才讲上帝

这一章的问题

最大的那几个问题，空着等到十八岁，孩子就能自己选了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晚上关灯前，五岁的孩子忽然问：「人死了会去哪里？」

你愣住了。脑子里转了好几个答案，哪一个都不敢说出口。最后你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快睡吧。」

孩子没睡着，他在黑暗里又问了一遍。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四卷，他写：我知道，许多读者会奇怪，我陪着学生走过这么多年，却从没跟他讲过宗教。十五岁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有灵魂；到十八岁，也许还不到学的时候。学得太早，就有永远学不懂的危险〔核〕。别向还不能理解真理的人宣讲真理，那等于灌输错误〔核〕。

他讲过一件在瑞士见过的事。一位虔诚的好母亲，怕儿子满足于粗浅的宗教，小时候一点不教；孩子一开口提上帝，就被叫住，好像这件事太崇高，不许他碰。越不许说，孩子想得越多，到处都看见上帝。卢梭担心：这样会把人弄成狂热者，而不是信徒〔核〕。

接着他说：爱弥儿不必担心这个，他对够不着的事一向不理，听不懂的东西，他听着也无动于衷；很多事他习惯说「这不关我的事」〔核〕。

他的安排是：我们不把他拴在任何一个教派上，而是给他凭自己的理性正确选择的办法〔核〕。后面他抄下了一篇很长的「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抄完说：我抄下这篇，不是作为宗教上该取的看法，而是作为一个例子，看怎样跟学生讲理而不离开我的方法；只凭理性，走不出自然宗教，我陪爱弥儿就走到这里；他若还要别的宗教，我无权当他的向导，他得自己选〔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看见了孩子嘴里的信仰常常只是词。他说：孩子的信仰，以及许多大人的信仰，是个地理问题，生在哪里，就说哪里的话〔核〕。一个孩子说他信上帝，信的其实是告诉他的那个人。这一眼很准。

那位瑞士母亲的故事，他看得更深：不讲，也会写。一件事被捂着不许碰，孩子会把它想得更大、更怪。空着，并没有真的空着。

他还有一个心思，本书在第 49 章认过：一个吓人的、扭曲的观念早早按进去，会跟人一辈子。拦住这一种，是理念界的一道护栏。

最后，他不替爱弥儿选教派，说「他得自己选」。这句话里有尊重。

这一章只谈时机和选的能力，不谈哪一种信仰对，也不谈信与不信。本系列第 155 号第 18 章、本书第 43 章已经看过萨瓦牧师那一篇讲良心的部分，这里不重复。

◆ 四、SDE 看这一处

上帝、灵魂、生死、活着为了什么，这是理念界最深的那一层。子宫里一丝一毫也没有。口述七在这里最没有余地：没有一点惯性可顺。

卢梭的办法，是把这一层空着等到十八岁。第 155 号第 19 章把他的等叫作「空着等」：把地空着，等一只钟走到那一格。本书接着看两件事。

第一件，空着其实在写。瑞士母亲的故事，他自己讲了：捂着，会写出狂热。那爱弥儿为什么不会？他的回答是，爱弥儿「对够不着的事一向不理」，惯说「这不关我的事」。

这份无动于衷从哪里来？它是十几年里，老师一遍一遍「这有什么用」、一遍一遍把问题挡回去，写进爱弥儿身上的。这是一次回写，写的人是老师。到了书里，它成了爱弥儿的脾性，好像生来如此。这是判决三的样子：把一次回写，叫成了本来。

第二件，十八岁那天，门开了，能力却没来。「给他凭自己的理性选择的办法」「他得自己选」，这两句话把选择的可能开得很宽：不拴教派，哪一条都行。可在这一层上选，要什么本事？要能把一个大问题在心里留很久，能听几种不同的回答而不急着投降给其中一种，能忍住「我不知道」的那份不安。这是幸福律的活：把张力积住、忍住。还要能从几种回答里理出一条自己的路，这是创造律的活。这两样本事，都得在这个问题上练过才长得出来。

爱弥儿没练过。十八年里，这个问题一直被挡在门外。门一开，可能是全开的，能力是零；这正是判决一在理念界最深处的样子。

门开以后进来的，是什么？是一篇长长的、写好的自白。自白原是萨瓦牧师讲给一个落难青年听的，连讲的时辰和地方都由牧师挑好：夏天的清晨，城外高高的山坡，底下是河，远处是阿尔卑斯山〔核〕。卢梭把它整篇抄进书里，说那只是「怎样跟学生讲理的一个例子」。本书的判断：一个从没在这件事上选过的人，门开以后碰到的第一个完整的答案，是老师挑好、抄好的这一篇，这个例子的分量，差不多就是答案。然后老师说：我陪你就走到这里，你自己选。

本书的判断：他在这一层护住了可能，护得很用心；选的能力，他留给了十八岁那一天自己长出来。在子宫里没有惯性、十八年里又没练过的地方，这一天长不出来。

那怎么办？大问题本来就来得早。五岁的孩子会问死，十一岁的孩子会问活着有什么意思。它们不会等到十八岁。能做的，是让问题留在屋子里，不捂、不压，

也不急着塞一个答案进去；大人各说各的，说明是谁这样想；让孩子自己在几种说法之间缠一缠。第 155 号把这叫「缠着等」。

◆ 五、放回日子里

接第 47 章。七月，放了暑假，阳台上的豆角藤黄了，一天比一天干。阿嫲说，该拔了，留几颗老豆角做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站在泡沫箱前看了很久，问：「它是死了吗？明年种下去的，还是它吗？」

阿嫲说：「留了种，明年再种，就是它的仔，一代一代的。」振邦在电话里说：「这个问题有意思，你上网查查植物是怎么回事。」慧仪说：「我也说不准。阿嫲是这样想的，爸爸是那样想的。你自己觉得呢？」

嘉晴没回答。她把几颗老豆角剥开，把种子装进一个信封，信封上写：「明年再问。」

这个问题没有被捂住，也没有被一个答案堵上。它被装进了信封，留在屋子里。

这个做法的边界：家里各人的信仰和看法，各自说是自己的，不压给孩子，也不嘲笑别人的说法；孩子若因为死亡的话题长时间害怕、睡不好，请寻求专业帮助。

> **带走的话**
>
> 最大的问题子宫里没有，空着等十八年也长不出选的本事。让它留在屋子里，各人说各人的，孩子自己缠一缠。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信仰常是地理问题；捂着也会写；不替孩子选教派。关门：十八年空着，门开时只给了可能，没给能力；「这不关我的事」被写进去，又叫成了脾性。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挡住吓人、扭曲的观念早早按进去，是护栏；把大问题整片压到十八岁，拦住的多是回得来的东西，偏向枷锁。

◆

51

第 51 章

服从自己订立的法

这一章的问题

一道约束如果是自己给自己定的，服从它，算不算自由？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给自己定过一条规矩：晚上十一点以后不看手机。

头几天做到了。第五天，你十一点半还在刷。你有点懊恼，可你没觉得这条规矩是一副枷锁；你懊恼的是自己没守住。

同样是一条「不许」，别人给你定的，你会觉得被管；自己给自己定的，守住了，你会觉得自己做了一回主。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社约论》第一卷第八章，第 16 章已经引过：人因社会契约失去天然的自由，得到社会的自由；还可以再加上一样，道德的自由，只有它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才是自由〔核〕。

英译者柯尔在导言里说：这一章包含了康德道德哲学的要旨〔核〕。第 155 号第 51 章已经写过康德怎样从这一句接走了「自律」，判为「换址，没有拆」；康德和伯林的细账，本书在第 62 章算。这一章不写康德，只做一件事：和第 10 号旧文对一次账。

第 10 号书页精选《论西方民主自由的虚幻》，是 2025 年 SIO 阶段的旧文（那时的 S 指主体，和今天 SDE 里的「显露」不是一回事）。它判「生而自由」是神

话，这一句口述二已经收窄过（第 14 章）。它还有两段，正好碰到「自己订立的法」里的那个「自己」。一段说：「主体不是自由的起点，而是结构运行中的中继点」。一段说：「意志不是力量，而是认知系统对结构张力的『主观投射体验』」；而把主体、意志、选择当地基的那套想法，「从洛克到康德，从密尔到罗尔斯」，被一再强调、精化。

旧文原是一篇谈政治的长文。本书只取它讲主体和意志的这两段，政治的部分不在本书范围里。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句，是卢梭全部文字里，最接近 SDE 的一句。

第一，他看见了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一个想要什么就立刻去抓的人，看上去很自由，其实被欲望牵着走。第 16 章说过，他看得出那不叫自由。

第二，他在这里亲手写下：一道约束，也可以是自由。一个把大人加的约束都叫成枷锁的人，在另一本书里写下「服从自己订立的法才是自由」。自己定的规矩，守住了，人反而成了自己的主人。这是全书里，他离「护栏」最近的一步。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这句话拆开看它的形状。一个人给自己订一条法，这是他长出来的一个样子，一次显露。然后他服从这条法，这条法回头改他以后的做法。这正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来改写那片土。

道德的自由，就是一次在自己身上跑通了的回写。卢梭一生拒绝回写（第 155 号的判决「不许写」），偏偏在这一句里，把回写写成了最高的自由。

再和旧文对账。旧文批的，是那个「自己」被当成起点：好像先有一个现成的主体、一个有力量的意志，它坐在那里，给自己立法。旧文说这是幻觉，主体只是中继点，意志只是张力的投影。

本书的判断，分两层。

第一层，旧文在「起点」上说得对。订法的那个「自己」，不是生来就在的。一个婴儿没有「自己的法」，他连「自己」都还没有。要能给自己订法，得先在自我界长出一个「我是谁」，再在理念界长出「法」是什么。这两样，都是一次一次回写长出来的。卢梭让道德的自由在订约那一刻一起拿到，第 16 章说过，放到一个孩子身上，它要一年一年长。

第二层，旧文判「幻觉」，本书收窄一步。那个现成的「自己」是幻觉；「自己给自己订法、再被这条法改写」这件事本身，不是幻觉，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发生。它的来历是许多次回写，它的样子是又一次回写。本书把旧文的「幻觉」，收窄到「把订法的人当成现成的」这一处。这是执笔者的推断，不是导师的口述，本书初判。

还要用口述九看一眼。这一句要跑通，两位护航人都得在场。

「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欲望一来，张力一来，就泄掉，这是没有幸福律。能服从自己的法，先得能把那股想要忍住、积住，再转成另一种做法。这是幸福律在护航。

「自己订立的法」：没有谁把这条法递给你，是你在一团纠缠里理出来的，这是创造律在引领。

卢梭在《社约论》里写出了这两样，在《爱弥儿》里却用了另一副药：张力一来就缩欲（第 15 章）。缩欲，是不让想要长大；服从自己的法，是想要长大了，人还管得住它。两本书在这里，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 五、放回日子里

接第 48 章。那道题的事过去以后，嘉晴在草稿本第一页写了一行字：先用自己的办法做，再用课上的办法做一遍，两个答案对上了再交。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这条规矩没人让她写，也没人检查。头三个星期，她每晚照做，有时自己的办法快，有时课上的办法快。

有一晚，醒狮班练到八点半，回来累得睁不开眼。她跳过了自己那一遍，结果一道题抄错了数。第二天，她在那行字下面添了一句：太累的晚上，只做课上的办法，但要验算。

她改了自己的法。这一改，是这条法第一次回头改写它的订立者，也是订立者第一次回头改写这条法。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身上，道德的自由就是这么小的一圈。

这个做法的边界：大人不替她写，不检查，不打分；也不把大人定的家规换个名字叫「你自己的规矩」，那是把手藏起来；她哪天不想要这条规矩了，可以划掉。

带走的话

服从自己订立的法，是一次跑通了的回写。订法的那个「自己」不是现成的，也要一次一次长出来。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自己订的约束也能是自由。关门：让这份自由在订约那一刻一起拿到，订法的「自己」当成现成的。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自己订、自己改的法，两者都不是，它是护栏交还以后长出来的东西；换了名字的家规，是藏起来的枷锁。

◆

52

第 52 章

理念自由总账

这一章的问题

在一个没有一点惯性可顺的地方，自由从哪里来？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第一次签租房合同，你拿着那几页纸，一条一条看。押金怎么退，漏水谁修，提前搬走要赔多少。

没有人从小教过你这些。你身上没有一点「顺手」可以依靠。每一条都得停下来想，问人，查，再想。

签完那天你很累。可过了几年，你再签合同，一眼就知道先看哪几条。那份「顺手」，是从第一次的不顺手里长出来的。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这一编引过他在理念界的四句话，并排再放一次：

读书对他有用的时候，他才学〔核〕。

财产的观念自然地回到先占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核〕。

我会用一种让他发现的方式去找〔核〕。

他若还要别的宗教，他得自己选〔核〕。

第三卷还有一句，是他在理念界最骄傲的话：爱弥儿知道得少，可他知道的，都真正是他自己的；他没有半吊子的知识〔核〕。

这里也要提一句导师口述七：本编整个都落在它管的那一块上。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知道的，都真正是他自己的。」这是理念界里的「这是你的」。一个人脑子里装了很多东西，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卢梭最怕这个。他宁可少，也要真。这个目标，本书完全认。

他护住了理念界的宽度。十二岁前不让听不懂的词先占位子，十八岁前不让吓人的观念按进去。这份护，有真护栏的一面（第 45、49、50 章）。

他还一次次写下了实话：两页纸，一年；我会用让他发现的方式去找。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说他「导师看似退后，实际上高度控制环境，教育权力被隐藏起来」；这些实话，是他自己留给读者的证据。

◆ 四、SDE 看这一处

理念界的账，分四笔。

第一笔，起点。理念界生来是空的，子宫里从没发生过，没有一点惯性可顺。这是口述七，也是这一编的底。

第二笔，他在这里说了什么。读书，财产，几何，上帝，他都说顺其自然，或者等它自然到来。可理念界没有惯性，能顺的，只有别人的安排：便条是人写的（第 46 章），一年是老师做的（第 47 章），发现是老师领的（第 48 章），门开以后的第一个答案是老师挑好、抄好的（第 50 章）。这就是判决四：在没有惯性的地方说顺其自然，顺的是导师的手。第 155 号判过「藏手」，这一编给它找到了一个结构上的原因：理念界里没有自然可顺，那只手非出场不可；他又不肯承认有手，只好藏。

第三笔，收窄。判决四的预备收窄在第 47 章坐实了一半：他看见了那一年，也写下了那一年，最后用「自然地」三个字封了口。本书报账：判决四成立，收窄

为「看见了发生，写出了发生，又把发生叫成了自然」。第 67 章报总账时，照此口径。

第四笔，换什么。没有惯性可顺的地方，只能发生。发生靠什么？

靠创造律引领。嘉晴那道题的另一种解法（第 48 章），是她在一团数字里自组织出来的一条路，课本上没有给她。创造律要有材料，所以书不能封（第 45 章），用处也不能只算眼前的（第 46 章）。

靠幸福律护航。半张便条上那份急，一个大问题装进信封里的那份不安，都是张力。积住它，不急着泄，它才会转成本事（第 46、50 章）。

靠几道讲得出理由的护栏。理念界的护栏不多，连着回不来的那几条，像酒精灯的规矩；讲清了，就能交还（第 49 章）。

靠一只露出来的手。阿嫲每晚讲的绘本，阿嫲替浇的九天水，司徒老师并排写在黑板上的两种解法，手都在明处，孩子看得见，也改得动（第 46、47、48 章）。

理念界没有惯性可顺，只能发生；发生要创造律在前面引路，幸福律在后面护着，手放在明处。

回到那句「他知道的，都真正是他自己的」。本书的读法是：知识成为「你的」，不是因为没人教你，是因为你把它走过一遍，还回头改过它一处。别人的路进了你的理念界，你缠过、选过、改过，它就是你的了。嘉晴在草稿本上添的那一行，就是这样一处（第 51 章）。

把这一编落到九格表的理念一行，先交给第 57 章：

格	他收在哪里	本书读数
理念 · 纠缠	书、财产、上帝，子宫里没有，他说顺其自然	顺的是老师的手；书封到十二岁，缠进来的只有老师摆的几样
理念 · 选择	可能护得很宽，门开时说「他得自己选」	可能全开，能力为零

格	他收在哪里	本书读数
理念 · 激发	用处由老师造，出口由人递（便条、罗贝尔、牧师）	激发的那一步，多半不是孩子自己迈的

护栏格与枷锁格：挡住听不懂的词先占位、挡住吓人的观念早早按进去，是护栏；书整片封存、真理只留一条藏在「发现」里、大问题压到十八岁，偏向枷锁。第 57 章逐格定。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七月底，暑假里的一个晚上，梁家客厅。

阿圆坐在阿嫲腿上，自己翻那本纸板书，翻到水牛那页，拍一拍，「哞」。地垫边上，还剩一张没撕完的广告单。嘉晴在饭桌边做暑假作业，新换的草稿本第一页，照样抄着那两行字。阳台上，那个写着「梁嘉晴和阿嫲的豆角」的泡沫箱空了，信封压在窗台上。慧仪收拾民宿的酒精炉，嘉晴过来帮她盖了灯帽。

慧仪把本书那三问，在心里各换成一句家常话，过了一遍。

先问宽和本事。绘本上那一声「哞」，是阿圆半年前还没有的本事；嘉晴的另一种解法，也是本事，不只是宽。

再问顺手和自己拿主意。阿圆一吃完饭就往阿嫲腿边走，一半是顺手，这份顺手是阿嫲一晚一晚写进去的，谁写的，全家都知道。草稿本上那两行，是嘉晴自己拿的主意。

最后问拦住了什么。灯帽拦住的，放过去就收不回，是护栏；那个已经划掉的红叉，拦的是改一改就能回头的路。

这个做法的边界：三问是用来看清的，不是给孩子打分的；一晚上过一遍就够，别天天盘问。

带走的话

理念界生来是空的，也没有惯性可顺。那里的自由只能发生：创造律引路，幸福律护着，手放在明处。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门：「他知道的都是他自己的」，理念界的宽度护得很用心。关门：在没有惯性的地方说顺其自然，那只手非出场不可，他又藏了起来。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理念界的护栏只有连着回不来的那几条；其余他挡在门外的，多半拦的是回得来的东西。

◆



第 九 编

钉子：护栏与枷锁

编　序

前三编把自由摊到三界上，一界一界看。现实界，他留了护栏，藏进物里。自我界，他拆掉了几副真枷锁，又拿铜墙和「无误的良心」补上了新的。理念界，他挡在门口的，护栏少，枷锁多。三编各记了一本小账，账上的「护栏」「枷锁」用的是同一条判据，只是这条判据一直散在各章里，没有单独立起来讲过。

这一编把它钉住。第 53 章，立一条判据，也立它的边界。第 54 章，判据里那个「回不来」到底是哪两种。第 55 章，一道护栏怎样一步一步变成枷锁。第 56 章，枷锁里也会长出东西，接第 155 号那句补语。第 57 章，一张九格表，把三界三拍上的护栏和枷锁一格一格落定。第 58 章，同一年出版的两本书，拿这条判据各读一遍。

本编是判决五「把护栏一律叫枷锁」的主场。梁家的例子有三个：电动车头盔，手机屏幕时间，家里的门禁时间。

53

第 53 章

一条判据

这一章的问题

大人加给孩子的一道约束，凭什么说它是护栏，凭什么说它是枷锁？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去朋友家做客，进门时主人叮嘱了两句。

「阳台那道栏杆有点松，别靠。」

「我们家进门要换拖鞋。」

两句都是规矩。第一句不听，人可能从楼上掉下去；第二句不听，最多地板脏一块，主人心里不太痛快。这两句的分量，你一下子就分得清。

可轮到自己给孩子立规矩，这两种话常常是用同一种口气说出去的，孩子也用同一种口气顶回来。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他写孩子站在大人中间的位置：孩子必须感到自己弱，却不因此受苦；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必须请求，不能命令。他受别人支配，只是因为他的需要，也因为别人比他看得清他真正需要什么、什么会帮助或妨碍他的生存。谁也没有权利，连父亲也没有，叫孩子去做对他没用的事。〔核〕

隔了两段，在「让孩子只依赖物」那一段里，他把自己的办法压成一句：拦住他别做坏事就够了，用不着禁止他做坏事。〔核〕

第 18 章引过前一段，说那是一条很干净的界线，第九编讲护栏时还要用。这一章就拿它当尺子的底样。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已经走到了判据的门口。

「什么会帮助或妨碍他的生存」，这几个字，说的正是回不来的那一头。大人可以管孩子，只因为大人在这一头看得清；对孩子没用的事，谁也无权要求，父亲也不行。一道约束要站得住，理由得落在孩子自己的生存上，不能落在大人的方便上。这两条，本书都认。

他还分出了「拦」和「禁」。拦，是把危险挪开；禁，是往孩子心里放一个「不许」。他怕的是大人拿一句又一句「不许」，把孩子还空着的自我界、理念界塞满。这份怕，本书也认。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接的是王德生老师口述四，关于枷锁与护栏的那一条；原话不录。

本书的判据是一句话：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挡住回得来的是枷锁。回不来有两种，存在的死亡和不可逆的回写，下一章细分。

这条判据为什么落在自由律上？第 33 章用撤销键说过：回得来的错，下一回还有纠缠，还能选，还能迈出去；错了这一次，本身就是长选择能力的材料。回不来的错，把下一回的三拍整个拿走。所以护栏护的，是下一回的自由；枷锁拿走的，是这一回的自由，而下一回本来是有的。这个意思不是本书的：拦一个人，是为了保住他以后还能自己选，成人伦理里的家长主义讨论早就说过，第 62 章让出。

一句判据，要配上它的边界，不然会被用歪。本书列六条，都是本书的判断。

第一，判的是拦住的那一头，不看约束本身多严。一句轻轻的提醒，拦住的是回不来的，也是护栏；一道很硬的禁令，拦住的是回得来的，还是枷锁。

第二，回不来要照这个人、此刻来算。第 35 章那道楼梯门，孩子不会下楼时是护栏；会了，从最低几级滑一下也回得来了，还关着，就成了枷锁。判据里有时间，也有人。

第三，回得来的范围很宽。疼一下，丢一次脸，输一场比赛，后悔一回，白白浪费一个周末，一个星期的零花钱花光，都回得来。大人最常把这些说成「回不来」。

第四，判据不看动机。为孩子好立下的枷锁，还是枷锁；大人随手、甚至为了自己省心立下的一道约束，拦住的若是回不来的，也还是护栏。

第五，判据只管分类，不管拦法。判出「这是护栏」只是开头，护栏还要讲得出理由、有期限、到期交还，这是第 6 章立的三件。缺了哪一件会怎样，第 55 章看。

第六，判据量可逆性，不量能力差；两者重合时一起撤，分开时各撤各的。孩子会下楼了，摔一下也回得来了，扶的手和楼梯门一起撤。孩子会骑车上大路了，教骑车的那只手撤，头盔照戴。量孩子还差多少本事的是支架，第 63 章细说；护栏只守回不来的那一处。

还有一个用法：一道约束两头都拦的时候，先把它拆开，一头一头判。

判据还要把次数算进去。同一件事反复发生时，按累积后果判，不按单次判。被同学笑一次，回得来；天天被笑一年，可能就写成了「我就是个笨蛋」，回不来。一次一次看都回得来、累起来回不来的，照回不来那一头设护栏；累起来仍是中途可逆的，就是下一章说的慢回写，设几个停下来的点，不设墙。第 68 章登记的那处漏洞，这里写进判据。

回到卢梭那两句。「帮助或妨碍他的生存」，量的只是第一种回不来；「拦住就够了，用不着禁止」，又把拦的理由一起收了起来。他手里只有半条尺。在现实界，这半条尺量得出东西，他照着它留下了护栏（第六编）。出了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里的回不来，多半不是生存，是被写坏，这半条尺量不到。量不到的地

方，他就把大人的约束整个装进一个口袋，一概叫枷锁（第七、八编）。判决五从这里起。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十一月，镇上的小学门口，接送孩子的多是电动车。谭慧仪每天早上骑电动车送嘉晴，车上挂两顶头盔，一大一小。

嘉晴这阵子不肯戴，说头盔把刘海压扁了，班上有男生叫她「西瓜头」。

有一天早上，谭慧仪急着回民宿接退房的客人，两句话一起冲出口：「头盔给我戴上！还有，那个粉色的发夹不准戴去学校，花里胡哨的。」嘉晴两样一起顶回来：「你什么都管！」

晚上，梁振邦把两句话拆开说。头盔拦的是什么？车一滑，头磕在路牙上，那是回不来的。发夹拦的是什么？顶多被老师说一句，回得来。头盔留下，发夹随她。他顺手跟嘉晴讲了带子为什么要扣紧，松着的头盔一摔就飞出去，等于没戴。

嘉晴又问：「那阿嫲骑车去市场，怎么从来不戴？」阿嫲说，几步路，戴什么。振邦没接话。第二天，他买回一顶新头盔，挂在阿嫲那辆车的车把上。判据量孩子，也量大人。

刘海的事，谭慧仪也让了一步：头盔到校门口再摘，嘉晴对着车把上的小镜子理两下，再进校门。回不来的那一头拦住了，回得来的那一头还给了她。

这个做法的边界：头盔的尺码、扣法照说明书来，骑车载孩子的规矩以当地交通规定为准，本书只写一户人家怎样讲道理；判据是拿来分清楚的，孩子顶嘴时，别拿它当吵赢的武器。

带走的话

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挡住回得来的是枷锁。判的是拦住的那一头，照这个人、此刻来算；量的是回不回得来，不量本事差多少；反复发生的，按累积算。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只因别人看得清什么妨碍他的生存」「连父亲也无权叫孩子做没用的事」；关了把两种约束分开的那一步，手里只留「生存」半条尺。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头盔是护栏，发夹禁令是枷锁；阿嫲车把上挂的那一顶，是护栏用到了大人自己身上。

54

第 54 章

两种回不来

这一章的问题

「回不来」到底指什么？哪些回不来是真的，哪些是大人吓出来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头发剪坏了，你懊恼一个星期。可你心里知道，两三个月它就长回来。

手臂上的文身不一样。年轻时一时兴起文上去的一行字，后来不想要了，要一次一次去洗，疼，花钱，洗完还留一块印子。

两件事都是「改了自己的样子」。一件自己会长回来，一件要花很大的代价才改得回去，有时根本改不回去。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第一种回不来，他写在《爱弥儿》第二卷，第 33 章引过：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孩子自己待着会把自己弄死、弄残，或者伤得很重，除非有人把他放在高处，或者让他一个人待在火边，或者把危险的器物放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核〕

第二种回不来，他也写过，在同一卷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孩子因为想法简单说出来的傻话，别当着他的面去理会，也别用他听得懂的方式学给别人听；一声傻笑，可能毁掉六个月的功夫，造成一辈子都补不回来的伤害。他接着说：我怎么重复都不嫌多，要管住孩子，大人常常得先管住自己。〔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两种回不来，他都见过。

第一种，他列了三处例外：高处、火边、危险器物，一处不少。

第二种，他看得更细。一声傻笑，就能写进孩子一辈子。很多父母至今没想过，自己饭桌上随口一句笑话，会在孩子心里留多久。

他还把第二种的来源，放在了大人身上：写得最深的，常常是大人随手的一下。所以他要大人先管住自己。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33 章已经把回不来分过两种：一种是没有下一回了；一种是有下一回，可下一回的他已经被改了。那张表这里不再重画，本章只把两种各往深里走一步。

先说存在的死亡。人没了，或者身体的一部分没了，一只眼，一根手指。这一种最好认，也最少吵架。难处在「远」：它离日常很远，概率很小，大人容易松，阿嫲那句「几步路戴什么」就是这样来的；它又最吓人，大人也容易把什么都往它身上靠。

再说不可逆的回写。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脚下那片土。多数回写是好事，人就是这样长大的：摔过一次，知道了台阶要看；被夸过一次，知道了自己能。不可逆的回写，是一次选择把土改得回不了头。改回来的代价，远超这个人此刻付得起的，或者根本没有路改回来。

怎样分真的回不来和吓出来的回不来？本书给三个试法，都是本书的判断。

一试，几次写成。一次就写成的，一场重伤，一次当众的羞辱，一次把自己的照片和住址发到陌生人眼前，离回不来最近。一千次慢慢写成的，中途有很多个可以停下来的点。

二试，改回来谁付账，付不付得起。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一学期成绩掉下去，下学期补得回来。一次被全班哄笑，写成「我就是个笨蛋」，可能要十年去改。

三试，下一回的路还在不在。回写以后，同样的纠缠再来，他还有没有别的选法。若只剩一种反应，见了就躲，见了就怕，那一片土就被改死了。放回三拍上说：存在的死亡拿走的是下一回的纠缠；不可逆的回写留下了纠缠，拿走的是选择。

日常里最常听到的「上瘾了」「惯坏了」「这孩子毁了」，多半是第三种东西：慢回写。慢回写中途可逆，只是越往后越贵。对慢回写，护栏常常不必是一堵墙，是几个停下来看一眼的点。把慢回写说成一次写死，是把枷锁说成护栏最常用的办法。

回到卢梭。第二种回不来，他只看见了从大人那一头来的：一声笑，一句教训，一个过早按进去的观念（第 49、50 章）。所以他的药也只有一味，大人别出手、别出声。他没怎么看见的是，孩子自己的一次选择，也会写下回不来的一笔，那一笔要大人出面拦。第 155 号判他「不许写」。本书在这里接一步：他把回写整个当成了危险，其实危险的只是不可逆的那一小部分。护栏要拦的，是这一小部分；剩下的大片回写，要让它流动，孩子就是靠它长大的。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周六，嘉晴去同学何静怡家做作业，傍晚回来，眼睛红红的。一问，两个人在何静怡的平板上刷短视频，刷了快三个钟头。

阿嫲说：「眼睛要坏了。」谭慧仪说得更重：「这样下去，一辈子就毁了。」

晚上，梁振邦拿三个试法把这件事拆开。

一次刷三个钟头，眼睛酸，作业晚交，回得来。这一回，不罚。

天天刷到半夜，是慢回写，写进睡觉，写进第二天上课。中途可逆，越往后越贵。这里不设墙，设一个点：晚上九点，家里的手机、平板都回客厅充电，大人的也一样。

还有一样，嘉晴说漏了嘴：何静怡在一条视频下面留言，差点把自己穿校服的照片发上去，嘉晴也想跟着发。照片、学校名、家门口的样子，一发出去就收不回来，这是一次写成的。这一条定成护栏：自己的脸、学校、家门口，不发到网上。振邦把理由讲了一遍，嘉晴点头。

最后，谭慧仪把那句「一辈子就毁了」收了回来。

这个做法的边界：各家时长不同，不拿别家孩子比；孩子若已经长期睡不好、情绪和学习明显受影响，请寻求专业帮助；护栏那一条讲清了理由就不松动，慢回写那几个点，可以随孩子的本事调。

带走的话

回不来只有两种：人没了，或者下一回的他被改死了。大多数「会毁了」是慢回写，中途可逆，只是越往后越贵。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一声傻笑能写进一辈子」「管住孩子先管住自己」；关了孩子自己那一头：他的一次选择也会写死，也要人拦。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不发自己的脸和学校，是护栏；把一次刷三个钟头说成「一辈子毁了」，拿慢回写吓人，立下的多半是枷锁。

◆

55

第 55 章

护栏怎样变成枷锁

这一章的问题

一道当初立得对的护栏，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枷锁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一家公司刚开张时，只有五个人，老板定了一条规矩：每一笔报销，都要老板本人签字。那时候，这条规矩防的是钱乱花，账算不清。

十年后，公司三百人，规矩没改。报销单在老板桌上堆成一座小山，一压就是两个月。大家干脆不报了，自己垫着。

规矩还是那条规矩，一个字没动。它拦住的东西，早就换了。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就在第 53 章那段话前面，他写：聪明人守得住自己的位置；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就守不住。离开这个位置的路有一千条，看管孩子的人，差事就是把他留在他的位置上，这件事可不容易。他应当既不是野兽，也不是大人，而是孩子。〔核〕

同一卷，他给这份看管写过期限：补上他缺的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让他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核〕（第 35 章已细读。）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看见了看管难。孩子自己不知道边在哪里，离开边的路有一千条，大人得一直在。

他看见孩子就是孩子。不把他当小野兽管，也不把他当小大人要求。

他还给看管写了期限，而且要孩子自己盼着那一天。一道护栏要有终点，这个意思他是有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护栏变成枷锁，前面各章各碰到过一条路。不撤：孩子会下楼了，门还关着（第 35 章）。不讲理由：拦住而不解释，护栏只做了一半（第 40、49 章）。不交还：替孩子选了二十年，最后一次还（第 42 章）。第 6 章立的护栏三件，有期限、讲得出理由、到期交还，这三条路正好各缺一件。这三件不是本书首创：期限，卢梭自己写过，就是上面那句「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理由和交还，康德《论教育》里说过，第 62 章让出。本书只拿它们来查护栏怎样变质。

本章把三条路并起来看。本书的判断：三条路是同一件事的三面，护栏和那件事回不回得来脱了钩。

一道护栏为什么立在那里？因为那里有一件回不来的事。这件事会变：孩子长了本事，家里换了条件，河边的路灯修好了，回不来的就可能变成回得来的。不撤，是不看它变；不讲理由，是不让孩子知道它该往哪里变；不交还，是不许它变完。缺了哪一样，护栏都从「跟着那件事变」，变成「钉在一个位置上」。

卢梭的「位置」这个词，正好点出了这件事。位置是会挪的。孩子今天的位置不是明天的位置。把孩子「留在他的位置上」的人，若不跟着位置挪，就从护着他的人，变成了看门的人。卢梭的位置是挪的，按年龄挪，零到十二、十二到十五；挪不挪、挪到哪里，由老师一个人定，孩子看不见（第 10 章）。

第四条路，是把支架当护栏留着。孩子会了，大人还在教、还在扶。教和扶是支架，量的是孩子还差多少本事，本事够了就该撤。可大人常把它和护栏捆在一起，以为撤了扶的手就是撤了保护，于是一起留着。孩子早会自己收书包了，每晚还有人替他对一遍课表；孩子会自己下最低几级了，还有人一直牵着。这些手拦住的都是回得来的事，留久了，也是枷锁。本书的判断：这条路最难认，因为它看上去是爱，不像约束。认它的办法，是把一道约束拆成两问：它护的那件事，现在还回不来吗？它帮的那样本事，现在还缺吗？两问都答「不」，两头都该撤；只有前一问答「不」，护栏撤，支架看本事；只有后一问答「不」，支架撤，护栏留。分离线见第 63 章。

还有第五条路，前面各章也没有单独写过。这里接张琼的一篇文章。她在《养生如何废止了生命：论「成功照料」对自组织能力的发生学删除》里追问：当代最精确、最易得、最被成功执行的健康知识，为什么恰恰让人越来越难凭自己的身体感觉决定怎么活。她写的是养生。篇名里的三个词，「成功照料」「自组织能力」「删除」，放到护栏上一样用得上。

本书据此补一条，是本书的判断：护栏变成枷锁，不一定是因为失败，也可能是因为成功。一道护栏把回不来的事拦得太好、太久、太省心，孩子自己认出危险、自己停下来的那份本事，就一直没有机会长。那份本事是创造律的自组织，在一团想要里理出一条「到这儿该停了」的路。护栏替他把这条路铺好了，他就不用自己理。

第 34 章说过，藏起来的护栏进不了孩子的图。这里再加一句：太成功的护栏，也进不了。它没有藏，孩子天天看得见它，可孩子看见的只是它在起作用，没看见自己该在哪里接手。

这样一来，撤护栏的时候就要多想一步。光看那件事回不回得来还不够，还要故意留出一段让本事长的地方。护栏往后撤一小步，孩子的自组织才有一块地可用；幸福律护航的那股张力，「想再看一会儿」和「该停了」之间那一下拉扯，也才重新回到孩子自己身上。

放回卢梭。他那一整间挪空了的屋子，是成功照料的一个极端样子：爱弥儿从没碰到过回不来的东西，也就从没练过自己认出它。二十岁那一次交还，交到手里的是一个他从没自己用过的东西。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那台旧手机上装着家长控制，是她九岁拿到手机时谭慧仪设的：每天三十分钟，到点自动锁屏，密码只有妈妈知道。

两年了，时长没变过，理由没讲过，密码没说过要给。谭慧仪一直觉得，这是家里最省心的一道护栏。

何静怡家那个下午，她才看明白：平板上没有锁，嘉晴停不下来。两年里，每天到点停下来的，是那把锁，不是嘉晴。

那个周末，一家人坐下来，照三件一样一样补。

先讲理由。自己的脸和学校不发出去，这一条是护栏；九点手机回客厅，是给慢回写设的一个停下来的点。两条都讲清为什么，都不动。每天三十分钟那把锁，拦的多是回得来的，当初设它，一半是为了大人省心，谭慧仪自己说了出来。

再撤。周末的锁先取消，嘉晴自己定一个时长，自己上闹钟，闹钟响了自己放下。连着超时，下一周回到锁。

最后说交还。密码的事，写进家里那个小本子：上初中前再坐下来谈一次。

第一个周六，闹钟响了，嘉晴又刷了十来分钟。第二个周六，闹钟一响，她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说：「眼睛酸了。」

这个做法的边界：撤一步一步来，先撤拦着回得来的那一部分，拦着回不来的那一部分不动；孩子若长期停不下来、情况明显加重，请寻求专业帮助；给孩子留的这一段，不拿来考核，超了一次，不翻旧账。

带走的话

护栏不撤、不讲理由、不交还，就和那件事回不回得来脱了钩；把支架当护栏留着，是第四条路；护得太成功，也会把孩子自己停下来的本事删掉。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看管孩子很难，孩子就是孩子」「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关了位置怎么挪这件事，挪不挪只由老师一人定，孩子从没练过接手。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手机上那把两年不变的锁，是护栏立成了枷锁；拆掉周末的锁，留下不发脸和学校那一条，护栏回到了护栏。

◆

56

第 56 章

一片接住你的土

这一章的问题

拦住回得来的约束，是不是都该砸？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很多人家有一条老规矩：大年三十晚上，不管人在哪里，都要回家吃团年饭。

年轻的时候，这条规矩常常让人烦。想跟朋友出去旅行，想在外地多待几天，都被它拦住。按道理说，少吃一顿饭，是回得来的事。

可很多人离家多年以后才发现，恰恰是这条规矩，一年一年把自己拉回那张桌子。桌上的人少了几个，又多了几个。在外面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年，也是这张桌子，一句话不问，给你留了一个位子。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那段「两种依赖」：依赖有两种，对物的依赖是自然造成的，对人的依赖是社会造成的；对物的依赖不涉及道德，不伤害自由，不生出恶；对人的依赖不合秩序，生出一切恶，主人和奴隶因此互相败坏。〔核〕（第 32 章细读过。）

第 155 号附录八，给「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配了一句补语：「有的枷锁要砸；有的，是一片接住你的土。」

第 155 号的判词完整版，末句是：「他没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土。」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怕对人的依赖，怕得有来由。

主人和奴隶互相败坏，这种依赖真的有，一户人家里也有。孩子拿哭使唤大人，大人拿爱要挟孩子，一个整天看另一个的脸色过日子。这些东西，砸掉是对的。

他在第 12 章砸开的襁褓、奶妈制度，第 41 章里的「哭有什么用」一类道德枷锁，都是该砸的。一个把这么多真枷锁砸开的人，本书要先给他记上一笔。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155 号那句补语，和本书的判据，问的是两件事。判据问拦住了什么，补语问长出了什么。

照判据，拦住回得来的，是枷锁。可有一类约束，拦住了一点回得来的东西，同时又长出了一片人与人之间的地方：一起守，一起改，守规矩的人也被规矩守着。这一片地方，SDE 叫它土，脚下那片特征纠缠。人在上面失败了、回来了，有东西认得他、接住他。

土对自由律有什么用？第 17 章说过，选择的能力要材料，要地方。自组织要有东西可理，转换要有地方把张力积住。一片自己参与长出来的土，两样都给。一个知道家里六点半有人等的孩子，在外面碰了壁，张力有地方放，放下了还能转出去。

那么，哪一种约束是枷锁，哪一种是土？本书给三个样子，是本书的判断。

一，大人也在里面。这道约束不只捆孩子，大人一样守。只捆一个人的，是枷锁；一家人一起守的，才可能是土。

二，讲得出来历。孩子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谁定的，为什么。

三，改得动。孩子长一截，它跟着改一次；孩子说的话，能写回这条约束里去。

三样都有的，它拦住的那一点回得来的东西，换来了一片可以站的地方。三样缺了的，是要砸的枷锁。反过来，一片土也会退回枷锁：大人自己不守了，来历没人讲得出了，孩子怎么说也改不动了。第 51 章说，自己订、自己改的法，既不是护栏也不是枷锁，是护栏交还以后长出来的东西。这一章的土，是它在一家人中间的样子。

放回卢梭。他只分了两种依赖：对物，对人。对人的依赖，他一概判成恶。人与人之间互相写、互相改的那一种，他的两个口袋里都没有地方放。第 155 号第 33 章说过，交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土，他把它从公民之间拿掉了。本书在约束这一头接一步，本书的判断：从外面看，土常常长得像枷锁，它确实拦住了一些回得来的东西。所以卢梭不只是把护栏当成了枷锁，还把土也当成了枷锁，一起砸了。

这个动作，他在自己的日子里也做过。第 5 章写过，国王有意给他一笔年金，他没有要，说那会给他套上枷锁，宁可按页抄乐谱〔据第 155 号，已核英译〕；和华伦夫人、狄德罗、埃皮奈夫人、休谟，又一个一个决裂。年金那一回，他躲开的确实是一副对人的依赖，躲得有道理。可朋友之间你欠我、我欠你、互相写、互相改的那一片，他也当成枷锁躲开了。一片土要几个人一起守、一起改，他守不住，手里就只剩一个砸字。

这也是本书的判据要配这句补语的原因。只拿判据，也会砸掉土。判出「枷锁」以后，先别急着动手，再问一句：这里面长出了什么？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梁家有一条老规矩：晚饭六点半，人在家。这条规矩是阿嫲定的，她说，一家人一天总得有一顿是坐在一起吃的。

嘉晴越来越嫌它。十二月的一个周五，她说周六想在何静怡家看完一部电影，七点半才回来。「一顿饭而已，又不会怎样。」

照判据，她说得对，少吃一顿晚饭，回得来。

谭慧仪没有顺口答应，也没有搬出「规矩就是规矩」。她拿三个样子问了一遍。

大人也在里面吗？在。民宿再忙，她六点半也上楼吃饭；振邦赶不上，就在车上打视频，把手机立在汤碗边上。

讲得出来历吗？讲得出，阿嫲刚刚就讲了。

改得动吗？这一条，一家人当场试了一下。嘉晴提了个办法：周六可以晚回，前一天说好，饭给她留在锅里。阿嫲想了想，说行。

那个周六，嘉晴七点二十进门。灶上温着一碗汤，阿嫲坐在桌边陪她喝，问那部电影讲的什么。嘉晴讲了二十分钟。

这个做法的边界：一条规矩是不是土，看它捆不捆大人、讲不讲来历、改不改得动，不看它有多老；孩子说「这规矩只管我」时，先查一查是不是真的；天黑以后回家那一段路怎么走，另算，第 58 章再说。

带走的话

判出是枷锁，先别急着砸，再问一句里面长出了什么。大人也守、讲得出来历、改得动的约束，是一片接住人的土。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对人的依赖会让主人和奴隶互相败坏」，砸开了好几副真枷锁；关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写的那一种依赖，土和枷锁一起砸。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六点半的晚饭，照判据拦的是回得来的；大人也守、来历讲得出、嘉晴改得动，它成了一片土。

◆

57

第 57 章

九格表

这一章的问题

三界乘三拍，九个格子上，他各收在哪里？大人加的约束，哪些是护栏，哪些是枷锁？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开学那天拿到课程表，孩子第一眼找的，是体育课排在哪几格。家长第一眼看的，是哪一天最满，哪一天放学最早。

课表上每一门课，平时你都知道。可要等它们一格一格排出来，你才看得出星期三特别满，美术一周只有一节。

东西摆进格子里，轻重才看得见。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九格的原文，散在前三编各章，都已据英译核过。本章不再逐句引，只在表里注出处和本书所在的章。

第 155 号第 39 章也有一张九格表。那一章的读法是：「卢梭不占一行，也不占一列。他九格全占，而且九格是同一个动作：在每一股劲的第一拍前，剪断会回头写人的那个环。」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九个格子里，他没有一格是白的。每一界、每一拍，他都想过，也都写下了办法。

现实一行，他留下的真护栏最多，而且多半至今还站得住。

◆ 四、SDE 看这一处

横是三界，竖是自由律三拍。每一格写三样：他收在哪里（出处、本书所在章）；这一格上，大人的约束哪些是护栏；哪些是枷锁。「现实·激发」「自我·选择」「理念·纠缠」三格，照第 20 章预填，并用第 36、44、52 章的总账写满。

格	他收在哪里	护栏	枷锁
现实・纠缠	让他摸一切，只依赖物，物是最好的老师（《爱弥儿》I、II；第 29、32、36 章）	挪走易碎、危险的器物；高处、火边、器物三处例外；插座盖（第 33、34 章）	他砸了襁褓、学步带；今天的一概「别碰」，连一杯温茶也不让碰（第 12、31、33、34 章）
现实・选择	孩子不知远近，让他试、让他摔；长出的选择能力记成了力气（《爱弥儿》I、II；第 30、31 章）	铺石硬地上扶着，摔下去回不来的那一处；摔下来还回不来时的楼梯门（第 34、35 章）	摔一下已经回得来，门还关着（第 35 章）
现实・激发	看见缺力气，开的药是缩欲，没开长能力的药；护栏留了，藏了起来；补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是支架的期限（《爱弥儿》II、III；第 35、36 章）	河边圈住孩子的那只手（第 36 章）	限制想要本身，把能力生长的那道缝合上（第 36 章）
自我・纠缠	哭是第一种语言，最初的眼泪是请求，别让它变成命令（《爱弥儿》I；第 37、38 章）	拒绝回不来的事时，铜墙不因哭而松（第 38 章）	拿铜墙挡住一切谈判（第 38 章）
自我・选择	意志本不会任性，只会被宠坏（《爱弥儿》II；第 39 章）	事回不来时替他拦住那个出口，替他选时把手亮出来；不在网上花钱、不告诉密码（第 42 章）	一切要人帮的想要都列为可疑；零花钱上不撤的规矩（第 39、42 章）
自我・激发	铜墙撞到认命；良心是无误的裁判；二十岁一次交还（《爱弥儿》II、IV、V；第 42、43、44 章）	哭着的孩子先挪到安全处；被众人逼着表态时大人挡一挡（第 41、43 章）	「哭有什么用」「男孩子不许哭」；把良心奉为无误（第 41、43 章）

格	他收在哪里	护栏	枷锁
理念・纠缠	书、财产、上帝，子宫里没有，却说顺其自然，顺的是老师的手（《爱弥儿》II、IV；第 20、52 章）	挡住听不懂的词先占位子，占上了就改不回去的那一部分（第 45 章）	书整片封到十二岁（第 45 章）
理念・选择	可能护得很宽，门开时说「他得自己选」，能力为零（《爱弥儿》IV；第 50、52 章）	挡住吓人、扭曲的观念早早按进去（第 50 章）	「不是标准解法所以错」；大问题整片压到十八岁（第 48、50 章）
理念・激发	用处由老师造，出口由人递：便条、罗贝尔、牧师（《爱弥儿》II、IV；第 46、47、52 章）	酒精灯的规矩，讲清理由、分次交还（第 49 章）	「有用」只由老师一人判；规矩的来历藏进「自然」（第 46、47 章）

护栏一栏，照第 53 章第六条的口径填：一格只收拦住回不来的约束，量的是回不回得来，不量孩子本事差多少。楼梯门、替他选，都照回不回得来写；「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量的是能力，不进护栏栏，它是支架的期限，分离线见第 63 章。

这张表有三种读法。

先按行读。现实一行，护栏多，真，藏在物里。自我一行，他砸开了几副真枷锁，又拿铜墙和无误的良心补上了新的。理念一行，护栏只剩连着现实回不来的那几条。越往理念走，护栏越少。

再按列读。纠缠一列，他顺；选择一列，他要么当成完好，要么只护着可能；激发一列，他缩欲，出口由人递。

最后找一条贯穿三行的线。本书的判断：他的护栏，只留在藏得进物的地方。现实界的护栏，可以说成家具的摆法，说成孩子身子小。自我界、理念界的护栏，只能是一个人开口讲一个理由，藏不进物。藏不进，他就不设，或者设成一堵不讲理由的墙。判决五在九格上的样子就是这样：回不来他不是看不见，是回不来一旦要人开口去拦，他就不肯立。

再和第 155 号第 39 章对一次账。两张表不是一张。

轴不同。第 155 号横是三维（路、显露、土），竖是意义三律（创造、幸福、自由）；本书横是三界，竖是自由律的三拍。

问的不同。第 155 号问的是：他在每一股劲的第一拍前，剪断了什么。本书问的是：每一格上，孩子生来有什么，他收在哪里，大人的约束是护栏还是枷锁。

两张表怎样并用，本书这样看，是本书的判断：本书这张表，大致是把第 155 号那张表的「自由」一列，按三界摊开，再按三拍切细。第 155 号「路·自由」的问心、「显露·自由」的无误良心，都落在本书的「自我·激发」一格；「土·自由」那句「迫使他自由」，本书留到第 58 章单读。

读数也不冲突。第 155 号读出九格同一个动作；本书读出三行并不一样。动作是同一个，护栏落不落得下，看那一界有没有物可藏。两张表并排用，谁也不顶替谁。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周日晚上，梁振邦把这一编的三件事往格子里放了一遍，写在家里那个小本子的背面。

头盔，落在现实·激发：骑车那一下，缺的是一个摔不坏的头，护栏。

九点手机回客厅，落在现实和自我之间：拦的是慢回写，一个停下来的点。不发自己的脸和学校，护栏。每天三十分钟那把锁，落在自我·选择：替她停了两年，护栏立成了枷锁，已经撤了一半。

六点半的晚饭，他找了半天，放不进任何一格。它不是护栏，也不算枷锁。他在格子外面写了一行：土。

这个做法的边界：表是拿来看清楚的，不拿来给家里人打分；一件事常常落在不止一格，别为了归哪一格吵架；放不进格子的东西，也照样写下来。

带走的话

九格里，他的护栏只留在藏得进物的那一行。本书的九格和第 155 号的九格，轴不同，问的不同，并排用。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九格都想过、现实一行真护栏最多；关了要人开口去拦的那两行，回不来的地方也不立护栏。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九格合计见表；表外还有一样，六点半的晚饭，是土。

◆

58

第 58 章

同一支笔，两副自由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拆约束，一本说「迫使他自由」，是自相矛盾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同一个人，在家长群里说：「孩子要放手，别管得太死。」

同一天，他在业主群里说：「乱停车的，一律贴条拖走，不然这个小区没法住。」

两句话单拿出来，都有道理。放在一起看，像两个人说的。可他自己不觉得矛盾，他觉得两句话是一个意思。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柯尔在英译导言里写：《社会契约论》最终和《爱弥儿》一同在 1762 年问世。〔核〕

《爱弥儿》第二卷，「两种依赖」那一段接着写：这个社会之恶若有药可治，药就在用法律代替个人，给公意配上一种超过任何个人意志的真实力量；各国的法律若能像自然法则那样，任何人力都破不了，对人的依赖就会变成对物的依赖。〔核〕「不合秩序」几个字下面有一个脚注：在我的《政治法原理》里已经证明，社会体系里任何个人意志都不能被纳入秩序〔核〕；《社约论》的副题，正是《政治权利的原理》〔核〕。

《社约论》第一卷第七章：一个人作为个人，可以有和他作为公民的公意相反的个别意志；他可能只想享受公民的权利，却不愿尽臣民的义务；这种不义若持续下去，必定导致政治体的毁灭。〔核〕接着：为了让社会契约不成为一纸空文，它默默地包含着这样一条约定，谁拒绝服从公意，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这恰恰是说，要迫使他自由；因为正是这一条件，把每个公民交给祖国，保证他不致有任何个人依附。〔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两本书底下，是同一个怕：对人的依赖。他怕一个人落进另一个人手里，任人摆布。这份怕，第 56 章认过。

「迫使他自由」这一句，他也不是随口说的。他先给了理由：只享权利、不尽义务，一直下去，政治体会毁灭。这是一个回不来的理由。一个人拿公家的好处、不出公家的力，人人都这样，一个共同体确实会散。

他还把两本书缝在了同一段里，用一个脚注，让读《爱弥儿》的人去看他的政治书。他自己知道，这是同一支笔。

◆ 四、SDE 看这一处

拿护栏的判据，把两本书各读一遍。

《爱弥儿》拆约束。大人的「不许」从孩子面前拿开，护栏换了名字，藏进物，藏进孩子身子小，藏进「自然」（第 34 章）。拿判据看：护栏他留了，只是改名叫自然。

《社约论》第一卷第七章，约束又回来了，这回是从全体来。拿判据看「迫使」拦住的是什么：一个人不服从公意。这里面其实有两头。一头是只享权利不尽义务，一直下去政治体散掉，回不来，这一头有护栏的样子。另一头，是一个人只是想得不一样，这一回投票输了，下一回还能再说，法还能再改，回得来。「迫使」不分这两头，一律拦住，还把它叫作自由。

在《爱弥儿》里，他把护栏改名叫自然；在《社约论》里，他把枷锁改名叫自由。

两次改名，方向相反。本书的判断：底下是同一个动作，不让一个具体的人站出来说：「这是我拦的，理由是这个，哪天还给你。」

爱弥儿面前没有这个人，手藏在物后面，第 10 章引过他的话：让孩子始终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你才是〔核〕。公民面前也没有这个人，手化进了全体，公意「任何人力都破不了」。《爱弥儿》那一段说得最明白：他要的，是把对人的依赖，变成对物的依赖。孩子依赖物，公民依赖像物一样的法。

可护栏要成为护栏，偏偏要一个人。第 6 章那三件，讲得出理由，有期限，到期交还，件件都要一个具体的人开口、动手。两本书，都把这个人拿掉了。

所以两副自由，也缺同一拍。爱弥儿的自由，是没有人在管你，其实有人，只是看不见，到二十岁一次交还（第 42 章）。公民的自由，是所有人一起管你，订约那一刻一次拿到（第 16 章）。两副自由里都没有一点一点的交还，也就没有选择的能力一点一点长。

第 155 号第 33 章已经判过：一个异议者在他的国家里，没有一片可以站的土。本书从护栏这一头接一步：「迫使他自由」缺的，是护栏的三件。它不分回得来和回不来两头；它不必向那个被迫的人讲理由，因为公意被说成总是对的；它没有期限，也不交还。伯林他们从这一句里看见的危险，本书第 62 章再算，这里不展开。

这也就回答了本章的问题。两本书不矛盾，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一面把人的手藏起来，一面把人的手化进全体。矛盾在别处：他一生最怕对人的依赖，而护栏恰恰要靠一个人。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 56 章那条新规矩，周六可以晚回，定下来才两个星期，就到了冬至前后，一年里天黑得最早的几天。五点多，天就黑透了。

从何静怡家回来，要走古镇河边一段路，那一段路灯坏了两盏，河边没有栏杆。

饭桌上，三个大人各说了一句。

振邦说：「上回全家举手定的，你也举了手，现在要改，也得全家再举一次手。」

阿嫲说：「女仔天黑了，自然就该在家。」

谭慧仪没接这两句。她把嘉晴那天晚上的回家拆成两头。七点半才回来，少吃一顿热饭，回得来，照上回说好的办。天黑以后一个人走河边那一段，回不来，这一头要护栏：天黑以后，大人骑电动车去接，头盔两顶。理由当着嘉晴讲了一遍，路黑，河边没栏杆。期限也写进了小本子：等那两盏路灯修好，再坐下来谈一次，那时候她也快上初中了。

嘉晴问：「那我什么时候能自己走？」

谭慧仪说：「本子上写着呢。」

振邦那句，像《社约论》：大家定的，所以你得守。阿嫲那句，像《爱弥儿》：把一条规矩说成自然。谭慧仪那一下，站出来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讲了理由，写了期限。

这个做法的边界：夜路安全各地不同，照自家的路况定；护栏那一头，不拿全家投票推翻，也不拿它去压回得来的那一头；孩子问「什么时候」，要答得出一个看得见的条件。

> **带走的话**
>
> 同一支笔，在《爱弥儿》里把护栏改名叫自然，在《社约论》里把枷锁改名叫自由。两次改名，拿掉的是同一个人：那个讲理由、会交还的大人。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对人的依赖会败坏人」，给「迫使」也先讲了一个回不来的理由；关了一个具体的人，一本书里藏进物，一本书里化进全体。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迫使他自由」护住政治体不散的那一头有护栏的样子，拦住不同意见的那一头是枷锁；天黑后去接嘉晴，是护栏。

◆



第 十 编

相遇与近邻

编　序

前九编一直拿卢梭那一句话往下拆。这一编换个做法：请几位客人进门，和那句话坐在一张桌上。

头两位来自中国。孔子说自己七十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把自由放在一辈子的尽头；《学记》讲「禁于未发」「道而弗牵」，把约束的时机和分寸说得很细。接下来两章请的是近邻，他们说过和本书相近的话，有的比本书早几百年，有的早两千年：帕斯卡、布迪厄、亚里士多德讲习惯怎样变成天性；康德和伯林，一个从卢梭那里接走了「自律」，一个从「迫使他自由」里看见了危险。最后一章，请的是发展心理学的客人：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伍德、布鲁纳、罗斯的「支架」；本书那道缝、「帮忙跟着本事渐撤」都让给他们，只留下一条分离线：护栏不是支架，支架量还差多少本事，护栏量回不回得来。冒险游戏研究的风险与危险之分、森的可行能力，也在那一章登记。

每章都照一个格式谈：它说什么，本书同意什么，本书要多问一句，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只有前三段的，是宣讲；第四段写得出来，才算对话。近邻那三章另加四栏，写清本书让出了什么、还剩什么，剩下的若站不住，就把名字还给人家。

本编梁家的主例有三个：六十六岁的阿嫲学用手机，和美国的亲戚视频；冬至那天，祠堂里的老规矩；国庆假期，嘉晴在民宿前台帮忙。

59

第 59 章

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要到几岁，才算自由？

◆ 一、它说什么

《论语·为政》里，孔子回头看自己的一生，说了一段话：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据通行本）

用大白话说一遍。十五岁，我立定了心思要学。三十岁，站得住了。四十岁，不再被各种说法弄糊涂。五十岁，知道了自己这一生落在什么样的命里。六十岁，别人的话，好听的难听的，都听得进去，不再一听就跳起来，也不被它牵着走。七十岁，心里想怎样就怎样，却不越过规矩。

最后一句最要紧。「从心所欲」，是想做就做；「不逾矩」，是不出格。这两样平常是打架的：想做的常常出格，守格的常常憋屈。孔子说，到七十岁，这两样合在一起了。

◆ 二、本书同意什么

这段话和卢梭那句话，把自由放在了一生的两头。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自由在起点，后来被一道道枷锁锁住。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自由在终点，是一辈子一段一段走出来的。

本书站在孔子这一边，而且站得很近。本书说，孩子生来有选择的可能，选择的能力却要靠后天长出来的自组织和转换（接口述三）。孔子的六段，就是一个人把这份能力一段一段长出来的账。

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读孔子，说他是「关系入方程和 D2 长期习行的发现者」，礼不是一次知道，要在走路、说话、待人里反复做。这段自述正是「长期习行」最短的一份总账：五十五年，从志于学到从心所欲。

「不逾矩」三个字，本书也认得出来。矩最早在外面：礼、家规、师长的话。七十岁的时候，孔子已经不用去看它，它长进了自己里面。借本书的话说，就是护栏长进了自己里面。护栏在外面时，要人守着；长进里面以后，心想的和规矩许的，碰不到一起去打架。

◆ 三、本书要多问一句

多问三句。

第一句：这把矩，拦的是什么？

孔子没有分。矩里有护栏，也可能有枷锁。一个人从小被「你不配」管着，七十岁时也可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心里早就不敢想了，想的自然不出格。这也是一种不打架，只是它来自把想要压下去，来自本书说的选择习性，写得太深，连想都不往那边想。

日子里这样的人不少。设想一个从小被说「大人讲嘢，细路仔唔好插嘴」的人，老了开会也一句不说，旁人还夸他稳重。他不逾矩，是因为那句话早就替他把想说的按下去了。

本书的判据在这里用得上。长进自己里面的矩，若拦的是回不来的事，是护栏长成了能力；若拦的是回得来的事，是枷锁长成了习性。两种矩，在七十岁时看上去一样顺，碰上一件从来没见过的事，才分得出来。前一种人还能想出新路，而且新路不出格；后一种人只会照旧。

第二句：这张时间表，是给谁的？

十五、三十、四十，是孔子自己回头看的账，不是给每个孩子定的钟。卢梭在《爱弥儿》里是往前排：几岁学什么、几岁不许学什么（第 8 章）。两个人都写了年龄，一个是回头记，一个是往前派。回头记的年龄，是发生之后的读数；往前派的年龄，容易变成一只钟，到点就要，没到点就不许。本书认孔子的记法，不认把它改成往前派的课程表。

第三句：六段里，有没有两位护航人？

这是本书暂用的一种读法，不说孔子本来就是这个意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像创造律在引领：从一团乱里理出自己的路，理到不再被别的说法拉走。六十而耳顺，像幸福律在护航：难听的话来了，张力积住，不马上顶回去，换一种用法。七十而从心所欲，是自由律三拍连成了一气：纠缠一来，选得出，也走得出去。

这样读，口述九那一处说的两位护航人，在孔子这里有一份两千多年前的样子。卢梭少的，正是耳顺那一段。本书第 5 章说，他书桌上会熬，人情里熬不住；第一编的判语是：「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他的等，只在书桌上。

◆ 四、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

两件。

第一件，本书前九编，量的多半是孩子：阿圆够遥控器，嘉晴挑报名表。孔子把尺子一下拉到七十岁。选择的能力，不是长到十八岁就停了；五十岁、六十岁，还在长。这本书若只写到孩子成年，就把自由写短了。

第二件，是「志」。本书的三拍里，没有一个词专门说十五岁那一下：一个人立定一个方向，以后许多次选择都朝着它排。这一下像选择，又比一次选择长，它管着后面几十年的选法。第一编写嘉晴想退醒狮鼓班，难处之一，也在她还没有一个「志」，把那几次想退、想留排成一条线。本书暂时说不清「志」是哪一拍，先记在这里，留作一个开放的问题，不硬塞进三拍里。

还有一处小的：耳顺。本书讲护栏，多半在讲大人怎样立。孔子提醒，被护着的那个人，要长出一种听的能力，听得进，又不被带走。护栏立得再对，被护的人一句也听不进，护栏也只好一直是外面的墙。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嫲在美国有一个表妹，四十多年前从开平出去，两人只通过几次长途电话。今年表妹的孙女在微信上加了振邦，说奶奶想看看老家的人。阿嫲想学视频。

她六十六岁，过了孔子说的「耳顺」。可在手机这件事上，她站在起点：屏幕上每个图标都可以点，可能很宽；哪个能点、点了会怎样，她一样也不会，能力是零。

头几天，嘉晴教她。嘉晴手快，一见阿嫲点错，就把手机拿过去，三下两下拨通了，再递回来。视频是通了，阿嫲下一次还是不会。

振邦定了三条规矩，写在一张纸上，压在阿嫲床头：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不点；说要钱的，先挂断，再打原来存着的号码问清楚；验证码谁要都不给。这三条拦的都是回不来的事，钱被骗走，追不回来。别的，按错了、挂断了、镜头对着天花板，都回得来，随她去试。

振邦还跟嘉晴说：你只动嘴，不动手。

头一回通上，镜头对着天花板，美国那边只看见一盏灯。阿嫲急得直喊，嘉晴咬着嘴唇，手背在身后，只说了一句：「阿嫲，你把手机竖起来试试。」

过了三个星期，阿嫲自己拨通了。她把手机斜靠在饼干铁罐上，腾出两只手，把阿圆抱到镜头前面，让美国那边看。这个摆法没人教过她。

又过了些日子，村口的老姐妹问她手机怎么收钱，她顺口说：「验证码啊，边个问你都唔好畀。」那张纸还压在床头，边角已经卷起来，她已经不用去看了。

这个做法的边界：三条规矩只拦回不来的事，别的不再加；老人眼睛、手指不方便的，先把字调大、把常用的放在第一屏，再谈自己学；学累了、烦了，就停，不拿来比谁学得快。

带走的话

孔子把自由放在一辈子的尽头，卢梭把它放在出生那天。不逾矩的矩，是护栏长进了自己里面；要分清长进去的是护栏，还是枷锁。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对照孔子：卢梭开了「一出生没被捆住」这扇门，关了「自由要一辈子长」那扇门。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压在床头的三条是护栏，拦的都是回不来的；阿嫲那句「边个问你都唔好畀」，是护栏长进了里面。

◆

60

第 60 章

禁于未发之谓豫

这一章的问题

一道护栏，什么时候立，立到什么分寸？

◆ 一、它说什么

《礼记·学记》讲教的方法，有两段话，本书要整段照录（据通行本）。

第一段：「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紧接着是反面：「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后面还有「燕朋」「燕辟」两条，合为「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扞格」有的本子作「捍格」。）

用大白话说。毛病还没冒出来就先拦住，叫「豫」，就是预先。正到能学的时候去教，叫「时」。不越过次序、一步一步来，叫「孙」，就是顺。让学的人互相看着、彼此学好，叫「摩」。反过来：毛病冒出来了再去拦，就顶住了，拦不下；错过了时候再学，苦死也难成；乱七八糟一起上，就乱了套；一个人关起门学，见识就窄。

第二段：「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大白话：好老师引导人，指方向，不拽着走；给人鼓劲，不压着人；把门打开，不把话说尽。不拽着，师生就和气；不压着，学的人就觉得不难；不说尽，学的人才会自己想。和气、不难、自己想，这才叫会教。

◆ 二、本书同意什么

两千多年前的一篇短文，把本书第九编想说的「护栏」，说出了时机和分寸。

「禁于未发」，和护栏的第一条对得上：回不来的事，要在发生之前拦。等孩子摸到了烫的东西、跑到了马路中间，再拦就晚了。「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说的正是这种晚。

卢梭那扇破窗，正好是反着来的。《爱弥儿》第二卷，孩子打破窗户，就让风吹他；又打破，就把他关进一间没有窗的黑屋子〔核〕。这是先让它「发」，再用后果去「禁」。第 33 章说过，自然后果拦得住回得来的错，拦不住回不来的。《学记》在这一点上，比他早了将近两千年，就把顺序说清了。

「道而弗牵」，第 47 号读作「催发而不替代」：老师可以引导方向，不能牵着学生走；可以开其端，不能替他达成。本书照这个读法用，不另立。放到本书的词里：护栏拦出口，不替人走路。人还得自己走，张力还得自己积，路还得自己理出来。

「不陵节而施」，卢梭也有他的「节」：十二岁以前几乎不让碰书，十八岁才讲上帝（第 45、50 章）。可他的节是年龄的钟，到点才开；《学记》的节是学的次序，前一步站稳了才走下一步。一个按日历，一个按人。

「相观而善之谓摩」，本书也认。一个孩子学，身边有别的孩子，看着人家怎样做，自己也试。爱弥儿身边只有一位导师，没有同伴，第 155 号说他的国家里「公民之间最好不交流」。《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

◆ 三、本书要多问一句

多问三句。

第一句：豫，豫什么？

「禁于未发」没有说禁哪一类。凡是还没发的毛病都先禁，家里就会禁满：怕摔，不让爬；怕错，不让试；怕吵架，不让说。每一条都是「禁于未发」，合起来是一副枷锁。

本书的判据在这里接上：预先拦的，只该是回不来的事。回得来的，要让它「发」。发了，孩子才碰得到那一团纠缠，张力才积得起来，选择的能力才有地方长。豫是对的，豫的范围要窄。

第二句：「当其可」，谁说了算？

「时」是老师看的。可老师看准了吗？本书的读法是：可不可，要看被教的人身上有没有张力在积。第 18 章里，阿圆第四次够不着遥控器，急得哭了，谭慧仪这时才把一个结实的软凳推到茶几边，是当其可；他连看都不看遥控器，你先把凳子推过去，是时没到。时，从孩子身上读，不从日历上读。

「发然后禁」还有一层，常被略过。它说的不只是危险，也是习惯：一样东西写成了惯性，再去禁，就顶住了。第 27 章说，成人的「自然」是一次次回写沉下来的惯性和选择习性。一句「你不配」喊到它长进里面，再想拆，比当初不喊难得多。所以豫还有另一面：不光要预先拦住回不来的危险，也要预先留意，别让一把枷锁写成了孩子的习性。

第三句：禁了以后，什么时候撤？

《学记》讲了立的时候，没讲撤的时候。护栏立久了，会变成枷锁（第 55 章）。楼梯口那道门，阿圆会走了，就该拆（第 35 章）。豫要讲时，撤也要讲时。这一句，本书替《学记》补上，不说《学记》漏了，它本来是在讲教，不是在讲护栏。

还有一处，要和卢梭对一下。卢梭也「弗牵」：他不许导师下命令，要一切看上去像自然的后果。可是翻地、说「这些是你的」、安排园丁的甜瓜被毁（第 47 章），都是导师在背后摆好的。本书第二编叫它藏手。《学记》的「道」是明着的，方向摆在桌面上，人人看得见。卢梭的弗牵，是把牵的手藏到了幕后。两种「不拽着走」，一个亮着手，一个藏着手。

◆ 四、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

也是两件。

第一件，是「和易以思」。本书的护栏判据只问一件事：拦的是回不来的，还是回得来的。《学记》多看一层：立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是什么气氛。同一条对的护栏，吼着立，孩子只记住了吼；讲着立，孩子记住了为什么。判据对了，态度硬，护栏也会被孩子当成枷锁。这一层，本书前九编说得太少。

第二件，是「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护栏要少，要一条一条来。一次立十条，哪条是保命的、哪条是顺手加的，孩子分不清，大人自己也分不清。本书在第 53 章立了一条判据；《学记》提醒，判据之外，还要有次序。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冬至那天，梁家回乡下祠堂拜祖。祠堂里人多，香炉、烛台摆在神台前，最矮的一排烛台，正好在一岁多的阿圆伸手够得着的地方。

阿嫲一进门，先把阿圆抱起来，走到烛台前一米远，停下，指着火说：「热，痛痛。」然后一直抱着，没放他下地。这是豫：他还没伸手，就先拦住了。火是回不来的事，等他摸到了再讲，就是「发然后禁」。

嘉晴十一岁，这是她头一回问得这么细。她问：为什么要按辈分排着上香？为什么女孩子也要跪？为什么不能在祠堂里跑？

振邦没有一口气全答，也没说「规矩就是规矩」。他先答最后一个：祠堂里有火，有老人，人一挤，跑起来撞倒谁都回不来，这一条没得商量。按辈分排，他讲了来历：从前族里就是这样认人的，谁是谁的叔伯，排一排就清楚。跪不跪，他说：阿嫲那一辈都跪，你可以跪，也可以鞠躬，回去你自己想想。

这是「当其可」：她问了，才讲。也是「不陵节」：先讲保命的一条，再讲来历，最后一条留给她。也是「开而弗达」：跪不跪，话没说尽。

她点点头，又问：那为什么阿嫲从来不问？振邦说：阿嫲小时候，没人讲，也没人许她问。

嘉晴那天鞠了三个躬。上完香，她站在祠堂门口看堂哥怎样帮叔公点炮仗，看了很久。这是「摩」。

这个做法的边界：祠堂有祠堂的规矩，别人家的孩子怎样拜，不去评；有火、有人挤的地方，护栏先立，道理后讲；孩子问得多，挑一两件讲，别一次讲尽。

> **带走的话**
>
> 回不来的，要豫；回得来的，要让它发。护栏拦出口，不替人走路；立的时候讲时机，撤的时候也要讲时机。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对照《学记》：卢梭开了「弗牵」，关了「豫」，破窗是先发后禁；他的弗牵，是把牵的手藏了起来。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烛台前一米远的那一抱，是护栏；跪还是鞠躬，留给嘉晴自己选，不设约束。

◆

61

第 61 章

天性是最早的习惯

这一章的问题

「天性就是习惯」这句话早有人说过，本书还剩下什么可说？

◆ 一、它说什么

第 28 章已经让出了一句：帕斯卡在《思想录》里写过，天性本身也只不过是最早的习惯，正如习惯是第二天性一样〔据第 155 号第 24 章，已核〕。这一章把三位近邻请到一起，按年代排开。

最早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开头说：品格上的德性，既不是出于天性，也不违反天性；我们天生能接受它，靠习惯把它做成〔核〕。又说：我们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做节制的事，成为节制的人〔核〕。所以从小养成这样还是那样的习惯，差别不小，甚至是全部的差别〔核〕。

其次是帕斯卡。本系列帕斯卡卷（第 173 号）判过：他写出了回写最深的一层，身体先动，心后信；却拿它证明人站不住。

最近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的词叫「惯习」：一个人过去的日子沉进身体里，变成一套不用想的倾向，怎样说话、怎样站、喜欢什么、觉得什么「不是我们这种人干的」；这套倾向又生出今天的做法。他有一句常被引的话，大意是：惯习是身体化了的历史，内化成第二天性，于是作为历史被忘掉了〔核，《实践感》英译原句经检索对上〕。他还说，惯习和它所处的场子合得上，人就如鱼得水；场子变了，惯习没跟着变，人就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事，他叫这种落差「滞后」〔据二手〕。他还要求社会学家把这套工具用到自己身上，看自己的位置怎样影响了自己的看法〔据二手〕。

张琼是学社会学出身的，她在站上的几篇文章都和布迪厄交过手：《注视之先的沉默》与他的「习性」正面对抗；《价值的孤岛》说，有一种伤害坏的是布迪厄理论预设一定在的那个「生成新惯习的官能」本身；《模具与回响》也拿他的惯习和几家对勘过。本章接这条线。

◆ 二、本书同意什么

天性是最早的习惯，让给帕斯卡。德性靠习惯做成、从小的习惯差别极大，让给亚里士多德。本书判词的末半句「早到看不见来历」，布迪厄的「作为历史被忘掉的历史」早说透了，让给他。第五编说惯性只在写成它的土里好用，大半也要让给他的「滞后」。把尺子转过来量自己，他也说过，让出一半。

让到这里，本书还剩下什么，要一样一样重新过秤。

◆ 三、本书要多问一句

逐家写四栏：他已经占了什么，分离线在哪里，两套说法对同一件事的相反预测，本书在什么情况下把名字还回去。

其一，亚里士多德。

他已经占了什么：习惯做成德性；天生只给一个「能接受」；做什么成什么。他还分了两样德性，品格上的靠习惯，理智上的靠教导，也要经验和时间〔核〕，本书「惯性选择」与「选择的能力」之分，在这里已有影子。

分离线：两处。一处在「能接受」。他的「能」，指向一个早就定好的完成样子，像橡子长成橡树；本书的「选择的可能」，是空着的宽，前面没有定好的样子（第 17 章）。本系列亚里士多德卷把这一步叫「倒装」：把结果当前提。另一处在尺子。他有一把尺子量习惯，叫中道，量的是多和少，过了还是不及；本书的护栏判据，量的是回得来还是回不来。

相反的预测：他说，习惯难改，正因为它像天性，久练的最后就成了天性〔核，第七卷〕；有德性的人，品质稳固、不易动摇〔核，第二卷〕。照这个说法推下去（本书

的推想），习惯写得越深，越靠得住。本书认为，写得越深的惯性，在写成它的土里越可靠，出了那片土越可能拦路。拿阿嫲来试：她在村里几十年，听见乡音就信是自己人。照前一种说法，这份老练在电话里一样靠得住；照后一种，恰恰是这一条在电话里最容易被冒用。

撤名条件：若写得最深的习惯在新场子里照样最可靠，本书「可能不是能力」那一样里「惯性选择不是选择的能力」这一半并回亚里士多德；若中道分得出回得来与回不来，护栏判据并回中道。

其二，帕斯卡。

他已经占了什么：天性是最早的习惯；身体先动，心会跟上。他劝不信的人照着信的人起初那样做，用圣水，请人做弥撒，这样做自然会让你信〔核，《思想录》赌注一段〕。

分离线：他只有一种「选」，照着做，心就跟上。本书分两种：照着做写出惯性选择，在熟路上好用；碰上没见过的事，从纠缠里理出新路，是选择的能力，光照着做写不出来。

相反的预测：设想两个孩子，冬至都跟大人去祠堂，拜了十年。一个只是照做；另一个每年被讲一条来历，许他问，十岁以后帮着摆一回供品。有一年族里商量，要不要把拜祖用手机直播给海外亲戚看。照帕斯卡，两人拜得一样久，心一样诚，遇事也差不多；照本书，两人都拜得一样顺，第二个更可能想出新办法，又不丢掉要紧的那几样。

撤名条件：若照做十年的孩子，在新事情上和被讲过来历、许问过的孩子一样会选，本书的「两种选」并回帕斯卡的「习惯」。

其三，布迪厄。

他已经占了什么：惯习是写进身体的过去，生出今天的做法，还会即兴；写得早的忘了来历；场子一变就滞后；社会学家也要反观自己。机制、适用边界、用到自己身上，三样他都占了大半。

分离线：三处，都窄。第一，最底下那一层。他的原初惯习从出生后的家里写起；本书往前推到子宫十个月（第 22 章，所引研究均待核），这是本书的推测，证据还薄。第二，两种「选」。他把即兴也放进惯习里，一套倾向既管熟的，也管新的；本书把「在惯性上面长出一次不是惯性的选择」单列出来，看它要不要张力积住、要不要有人守住回不来的出口。张琼在《价值的孤岛》里追问的那个「生成新惯习的官能」，本书读作选择的能力。第三，用到自己身上。他的反观是为了看得更准，是认识上的功夫；本书的判据是拿来分留和改的：我这条习性，拦的是回不来的，留着；拦的是回得来的，改。

相反的预测：设想两位老人学视频，家境差不多，都有孙辈肯教，学的次数一样。一位的孙女每次替她点；另一位的孙女只动嘴，家里只守三条回不来的规矩。三个月后软件改版，图标全换了位置。照惯习的说法，谁更快摸熟，主要看各自从前的日子离手机远近；照本书，主要看学的时候那一拍有没有留给她自己。这个设想，附录六已登记成一回小观察的设计，按第 25 章三项指标记录，尚未执行。

撤名条件：若改版后谁摸得快，只随从前的日子走，和学的时候有没有留白无关，本书的「选择的能力」在成人身上并回布迪厄的「即兴」。

三家的账先记到这里。康德在下一章，还要再让出一块，家长主义也在那一章；两章的总账，在第 62 章第五节结。

◆ 四、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

亚里士多德说，德性要在快乐和痛苦里养，从小该让人以该乐的为乐、以该苦的为苦〔核，第二卷，他在这里借了柏拉图的话〕。本书讲幸福律护航，讲的多是忍。他提醒，护航里也有乐：孩子守住一条规矩后的那点高兴，也在把规矩写进去。

帕斯卡说身体先动。本书讲选择的能力，容易讲成心里的事。祠堂里那一抱、过马路那一牵，都是先写进身体的护栏，还没懂，手已经会停。

布迪厄教的最重。本书写一户人家，讲留不留白、守不守出口，很容易讲成全看父母的心思。他会问：这户人家有没有这个余地？有没有一个不用上班的阿嫲、

一个下了班还有力气只动嘴的爸爸？选择的能力长不长得出来，也看日子给不给地方。没有这份余地的人家，不是做错了。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嫲学会视频两个月后，一天傍晚，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那边一开口就是开平话，说自己是美国表妹的孙子，在国内出了事，急需一笔钱，千万别告诉别人。

乡音一出来，阿嫲心先软了。她后来说，差点就去找振邦要卡。

她想起床头那张纸，先挂了，拨通存着的表妹孙女的微信。那边正在上班，一脸莫名其妙。

那天晚饭，阿嫲自己跟嘉晴说：「我呢把年纪，听见乡音就信，呢个要防。」

她把判据用到了自己身上。几十年写下的那条习惯，在村里是土，在电话里成了缺口；她没说自己糊涂，只在缺口前面给自己立了一道护栏。

这个做法的边界：涉及钱和证件的事，家里人事先商量好固定的核对办法；老人被骗或差点被骗，先安慰，不责怪；遇到正在进行的诈骗，直接报警求助。

> **带走的话**
>
> 天性是最早的习惯，让给帕斯卡；被忘掉的历史，让给布迪厄；做什么成什么，让给亚里士多德。本书剩下几样，都写明了怎样试、输了还给谁。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对照三位近邻：卢梭开了「第二天性会顶替」，关了「第一天性也是写的」，这扇门帕斯卡、布迪厄都推开过。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阿嫲「听见乡音就信，要防」，是一条老习惯在新场子里变成缺口后，自己给自己补的护栏。

◆

62

第 62 章

自律与两种自由

这一章的问题

同一个卢梭，写下「服从自己订立的法」，也写下「迫使他自由」，后人各拿走了哪一句？以回不来为界去拦一个人，又是谁先说的？

◆ 一、它说什么

两句话都在《社约论》第一卷。第八章：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才是自由〔核〕。第七章：谁拒绝服从公意，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这恰恰是说，要迫使他自由〔核〕。第 51 章读过前一句，第 58 章读过后一句。

英译者柯尔在导言里，已经把两句接到了一个人身上：卢梭说国家里的人被公意「迫使自由」，就像康德会说，一个人较低的天性，被他更高、更真、更有理性的意志「迫使自由」〔核〕。

康德接走的是前一句。第 155 号第 51 章写过：他把「服从自己订立的法」变成了整个道德哲学的核心，叫自律，意志给自己立法〔核，《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二章「意志的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则」一节，据英译〕。第 155 号的判法是「换址，没有拆」：卢梭那块出厂就对的善，从最初的冲动搬进了理性的先天法则。本书不重做这一步，只引。

康德还有一本小书，《论教育》。里面有一个问题，几乎就是本书的题目：教育最大的难处之一，是怎样把服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我怎样在强制之下培养自由〔核，据 Churton 英译《论教育》导论第 29 节〕？他给了几条规矩，大意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在一切事上都可以自由，只要他不伤着自己，比如去抓一把刀，也不妨碍别人的自由；还要让他看明白，大人对他的强制，是为了引他

将来能用自己的自由〔核，同上第 30 节〕。原文列的是三条，中间还夹着一条：让他看到，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得让别人也达到他们的。

伯林从后一句里看见了危险。第 155 号第 51 章记过：他分两种自由，一种是别人不来干涉我，一种是我做自己的主人。后一种一旦被说成「真正的自我」「更高的自我」的自由，就可能被用来强迫一个人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核，伯林《两种自由概念》，1958；据斯坦福哲学百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条所引原句对过〕。

◆ 二、本书同意什么

康德那个问题，本书整个让出。「在强制下培养自由」，就是护栏的题目；「除了会伤着自己，一切都可以自由」，就是护栏在现实界的样子；「强制是为了将来能用自己的自由」，就是护栏有期限、要交还。这三样，他两百多年前就写下了。

第 51 章说，道德的自由是一次在自己身上跑通了的回写。康德把这件事立成了人之为人的地方，本书认它的分量。

伯林的警告，本书也整个认。「我比你更知道你真正要什么」，这句话在家里一样危险。第 68 章要写的「我是为你好」，就是伯林那个危险落到一张饭桌上的样子。

◆ 三、本书要多问一句

先说康德。

他已经占了什么：自律；强制为了自由；除了伤着自己，都放手。

分离线：两处。一处在立法的那个「自己」。康德的理性是先天的，人人一份，要做的是让它发出来；本书第 51 章判：订法的那个「自己」不是现成的，自我界要长出「我是谁」，理念界要长出「法」是什么，都是一次次回写来的（本书初判）。另一处在判据。康德的例外是「伤着自己、妨碍别人」，落在现实界；本书的「回不来」多出一块：自我界、理念界里不可逆的回写，比如一句「你不配」

喊十年，没伤着皮肉，也回不来了。这一块是对康德说的；放到家长主义那边，它已经有人写过，第四节让出。

相反的预测：照本书对他的读法，自律是理性的事，一个人一旦在一件事上会给自己立法，这份能力就是他的，换一件事，缺的只是知识和经验。照本书，自律按界长，一界一界、一件一件长（本书初判）。嘉晴会给自己的算术订规矩（第51章），不等于她会给自己在同学中间怎样说话订规矩。

撤名条件：若一个孩子在一界学会给自己立法，换到另一界很快也会，差别只在知道得多少，本书「按界长」一说并回康德的「理性的成熟」。

再说伯林。

他已经占了什么：「迫使自由」的危险；一个人被分成高的我和低的我，别人替高的我做主。

分离线：伯林谈的是成年人和权力，本书谈的是一个人的自由怎样长，谈的是家里、学校里的约束。本书在这里不做政治判断。还要分清两对词，别混在一起：伯林的「不受干涉」，不等于本书的「选择的可能」。婴儿的可能最宽，可他一出生就被裹进襁褓，处处被干涉；一个成人不受谁干涉，他的可能却可能已经很窄。本书的「选择的能力」，和伯林的「做自己的主人」有点像，可本书坚持它是长出来的，不是一个藏在里面、可以由别人代言的「真我」。

相反的预测：伯林的警告，读到最严，是说凡是以「将来的你」「真正的你」为理由的约束，都有滑向替人做主的倾向。护栏恰恰是替「将来的你」拦的。本书的预测是：以「回不来」为理由、讲得出来历、定了期限、到期交还、被护的人可以问的约束，不会滑；以「真正的你」为理由的，才会滑。

撤名条件：若照护栏判据立的规矩，到期一样不撤，理由一样换成「为你好」，那么伯林的警告连本书一起罩住，护栏只能降为「一种要有人看守的枷锁」。这笔账，第68章算。

◆ 四、家长主义：以不可逆为界，早有人说过

康德和伯林之外，还有一家，本书前几稿漏掉了，第二轮审稿才指出来。这一家离护栏最近，比维果茨基还近：成人伦理里的家长主义讨论。家长主义，说的是为了一个人自己好，去干预他自己的事。它问的，正是本书的题目：什么时候拦住一个人，算不上侵犯他的自由？

先请密尔。他在《论自由》第五章举过一个例子：一座桥已经查明不安全，有人正要走上去，来不及警告他，旁人可以抓住他、把他拉回来，这并没有真的侵犯他的自由；因为自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他并不想掉进河里〔核，据《论自由》第五章英文本〕。他接着说，要是只有危险、没有定准，就只该警告，不该硬拦，除非那人是个孩子，或者神志不清、心思乱到用不上判断〔核，同上〕。

同一章还有一段，离本书更近。一个人把自己卖作奴隶，就放弃了以后一切的自由；自由的原则，不能要求他有「不自由的自由」〔核，同上〕。一次选择，把以后的选择全拿走了，这就是回不来。

还有一处要记下。密尔在第一章就说明，他这套道理只用在能力已经成熟的人身上；孩子，还需要别人照料的人，要防着他自己的行为伤到自己〔核，同上第一章〕。孩子，他放在了门外。

密尔那句「只该警告、不该硬拦」，也要记一笔。第 54 章说，慢回写中途可逆，护栏常常不是一堵墙，是几个停下来看一眼的点。有危险、没定准的时候，提醒一声，让人自己掂量，这个分寸密尔一百六十多年前就划过；本书给慢回写设的停顿点，走的是他这条路，只是把它用到了一个还在长的孩子身上。

再请德沃金。美国哲学家杰拉德·德沃金 1972 年在《一元论者》杂志上发表《家长主义》一文〔核〕。他说，有一类决定会带来回不去的改变，人很难、甚至不可能回到做决定之前的样子，有些还会让他以后再也不能好好地想、好好地选；他举的是身体上或心理上会成瘾的药，和毁坏身心能力的事。对这类后果深远、可能危险、又不可逆的决定，他建议把干预看成一份大家事先买下的保险〔核，据该文重印

本〕。他开篇列的第一个家长主义的例子，就是法律要求骑摩托车的人戴头盔〔核〕。

德沃金也谈到了孩子。他说，干预孩子说得过去，是因为孩子还缺一些情感和认知上的能力，孩子身上又有真实而长久的危险；这里有一条道德上的限制，就是孩子将来会看明白大人当初拦得对。他把父母的干预说成一次押注，押的是孩子日后的认同〔核，同上〕。

再请范伯格。美国哲学家乔尔·范伯格 1980 年写了《孩子对开放未来的权利》，收在艾肯与拉福莱特合编的《谁的孩子？》一书里〔核，书目据研究文献〕。大意是：孩子有权让将来的路先开着，等他长大自己选；大人替孩子做决定，不能早早地、不可逆地把那些路关死〔核，据研究文献转述，未见原文〕。

最后是预防原则。常引的是 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 15 条原则：遇到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威胁时，不能拿科学上还没有完全确定当理由，推迟采取划算的措施去防止环境恶化〔核，据宣言英文本〕。它说的是环境，不是孩子；可它划的那条线，也是「严重或不可逆」。

照四栏写。

他们已经占了什么：以不可逆为界给约束正名，家长主义讨论早就占了。拦住不想掉下桥的人不算侵犯自由，是密尔；后果深远、危险、不可逆的决定最说得过去干预，干预是为了保住人以后还能自己想、自己选，是德沃金；替孩子决定时要把将来的路留着，是范伯格；以严重或不可逆为界设防，是预防原则。本书「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核心在这里让出。第 53 章说护栏护的是下一回的自由，和德沃金「保住以后还能自己选」是一个意思，也让出。右下格那顶「会了照戴」的头盔（第 63 章），正是他的第一个例子，也让出。

范伯格那一条，同时贴着本书两处。一处是第 17 章说的「可能的宽度要护着」：别早早往孩子的自我界、理念界里塞东西，把以后的路先占了。另一处就是护栏：把路不可逆地关死，是回不来。本书在第 17 章把「护着宽度」记在卢梭的

保底里（第 67 章），这里要补一笔：替孩子护住将来的路，范伯格把它写成了孩子的一项权利，这个说法也让出。

这里还要多认一样，是核原文时才看到的。审稿意见原先估计，家长主义讨论的不可逆，主要是身体和重大的人生选择。德沃金的原文不是这样：心理上的成瘾、毁坏心智的能力、让人以后不能再好好地选，都在他那一类里。本书把「不伤皮肉、却再也回不去的回写」算作回不来，这一样，他已经正面写过。

分离线：还剩两处，另有一处照撤名条件撤掉。

第一处，能力这条轴。密尔把孩子放在门外。德沃金两样都提到了：孩子缺能力，事情又危险长久；可他把两样并在一起，当成干预孩子的理由，没有把它们交叉开。家长主义讨论问的是可不可以拦，拦是它唯一的动作；帮一把、扶着练，不在它的题目里。本书把可逆性和能力差交叉成四格（第 63 章），专门处理一个能力正在长的人：支架量他还差多少，护栏量这件事回不回得来；一件事在四格里挪，扶的手何时撤、门何时撤，分开算。

放回梁家看，这一处分得出来。同一个下午，阿圆一岁多，嘉晴十一岁，照家长主义的分法，两个都是「还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的孩子」，拦不拦，看事情深远不深远、危险不危险。照四格，两个孩子站在不同的格子里，同一个孩子在不同的事上也站在不同的格子里：嘉晴骑车早会了，在右下格，头盔留、教的手撤；她学英语的过去时还不会，在左上格，帮、不拦。家长主义给的是一道门槛，过了门槛就可以拦；四格给的是两个开关，一个管帮，一个管拦，各自跟着各自的尺子动。

第二处，护栏的退场。家长主义讨论多停在可不可以干预。德沃金那一条「孩子将来会认同」，是回头看的一道检验，押的是日后一句「当初拦得对」；它没有说一道拦什么时候该撤。本书接着写干预怎样退场：护栏的期限跟着这件事的可逆性走，不跟着年龄走；被护的人有一个座位，可以说「这道护栏过期了」（第 55、68 章）。讲理由、有期限、会交还这三件本身，上面已经让给康德；这里多出的，只是期限挂在哪把尺上，过期由谁来判。

撤掉的那一处，是不伤皮肉的不可逆。审稿意见替这一样写好的撤名条件是：若不可逆的回写在家长主义讨论中已被正面讨论，这一样撤名。德沃金的原文满足这一条。条件先写下，就照先写下的字判：这一样撤名，不再算本书的新意。本书在这里只剩一个用法：把它落到大人日常的一句话上，比如一句「哭有什么用」，再用第 54 章三个试法把它和慢回写分开。这是用法，不另算一样。

相反的预测：设想一件后果严重、却回得来的事。照「影响深远就该干预」读下去，大人倾向接手，替孩子把这件事管起来。照本书，先分两问：回不回得来？回得来，不设护栏。还差不差本事？差，就给支架，帮到他会了就撤。两种读法给出相反的决定：一边拦，一边不拦、只帮。

说句公道话：德沃金并没有说后果深远就够了，他要深远、危险、不可逆三样一起算，拿他的尺子细量，这一类事他多半也不拦。这一条相反的预测，对着的是日子里对家长主义的一种常见读法：事情一大，就该大人接手。预防原则还多出一样本书没有的：还没有定准的时候，也要先防。这一样搬进一户人家，最容易变成第 68 章要算的「万一呢」。

撤名条件：若家长主义讨论中已有人把能力轴与可逆轴交叉，并写出护栏的退场条件，本书四格表那一步的新意并回家长主义。本书只核了密尔、德沃金两篇原文，范伯格只据研究文献，家长主义后来的大量讨论没有查，这一条的状态是未测。不可逆的回写那一样，已照条件撤名。

放回梁家说一个，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五年级上学期期末，英语从九十多分掉到六十几分。谭慧仪看着卷子，第一句话是：「明年就小升初了，这一跌，影响的是以后。」她当晚就定了：醒狮鼓先停，周末两天全报补习，手机收走，一个学期。

梁振邦没有马上反对，拉着她把第 54 章那三个试法过了一遍。几次写成？一学期的分数，是一百多天慢慢累下来的，不是一次写死的。改回来谁付账，付不付得起？嘉晴自己补，下学期补得回来。下一回的路还在不在？在，下学期照样考，

照样可以换一种学法。三问答下来，这件事回得来。回得来，就不设护栏：醒狮鼓不停，周末不全占，手机照旧九点回客厅。

可嘉晴确实还差本事。卷子摊开，错的多半在两处，一个是过去时的单元，一个是听力；她自己说不清哪里不会。这一处要帮，是支架。每周两个晚上，谭慧仪陪她坐半个钟头，先一起把错题分类，再让她自己挑先补哪一块；等她自己分得出错在哪一类了，陪的时间就减。到三月底，她已经自己拿红笔在错题旁边写「过去时」「听漏」，谭慧仪只在周日晚上看一眼。陪的那只手撤了，因为本事长了；本来就没有门，也就无门可撤。

那晚谭慧仪还差一点说出另一句：「你就不是学英语的料。」话到嘴边，她收住了。那一句，才是这件事里最可能回不来的东西。

这个做法的边界：只写一户人家怎样分这件事，不评升学的安排；孩子成绩长期下滑、情绪明显受影响，请寻求专业帮助；陪的那半个钟头只看错在哪一类，不拿来加题，不拿分数和别家孩子比。

◆ 五、结一次账：让出什么，还剩什么

第 61、62 两章，连同家长主义这一家，合起来结一次账。

让出去的：帕斯卡的「天性是最早的习惯」；亚里士多德的「做什么成什么」；布迪厄的「作为历史被忘掉的历史」，也就是判词末半句「早到看不见来历」，还有他的「滞后」和一半的反观；康德《论教育》的「在强制下培养自由」，连同护栏要讲理由、有期限、会交还。以不可逆为界给约束正名，让给家长主义讨论：密尔的危桥，德沃金的「深远、危险、不可逆」和那份保险，范伯格的开放未来，预防原则的「严重或不可逆」；护栏护的是下一回的自由、头盔会了照戴，都在里面。「不伤皮肉的不可逆」这一样，照撤名条件撤了。写法的机制、把尺子用到自己身上，这两样也不算本书的。「那道缝」和「帮忙跟着本事渐撤」，让给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第 63 章细算。

本书还剩三样，都窄。第一，可能不是能力。生来那份宽是空着的，前面没有定好的样子，不是潜能，也不是一份现成的理性；照着做写出来的惯性选择，也不是选择的能力，惯性上面长出一次不是惯性的选择，要张力积住，要有人守住回不来的出口。第二，三拍乘三界。纠缠、选择、激发，在现实、自我、理念三界里一格一格长，一界会了，不等于另一界会。第三，护栏判据里剩下的两小处。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这个核心已经让出；剩下的，一处是能力轴与可逆轴交叉成四格：护栏量回不回得来，支架量差多少本事，护栏不是支架，两样在一个正在长的人身上分开撤（第 63 章）；一处是护栏的退场：期限跟着可逆性走，过没过期由被护的人来判（第 55、68 章）。子宫十个月那一层是本书的推测，证据还薄，不算一样。三样都写了撤名条件，站不住，就把名字还回去。

◆ 六、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

康德教的是讲理由。他要让孩子看明白，强制是为了他将来的自由。本书讲护栏，常说「讲来历」，他提醒：讲来历，是把护栏的目的交给被护的人，让他知道哪一天可以不要它。

伯林教的是另一件事。他一生都在说，人要的好东西不止一样，自由是一样，安全是另一样，它们会互相让。本书讲护栏，总想说它「为了更大的自由」。有时候不是。烛台前那一抱，拦的是烧伤，保的是命，和自由不相干。本书要老老实实这样说，不把每一道护栏都说成自由的一部分。说多了，就是伯林担心的那个动作。

德沃金教的是两条规矩，在他那篇文章的末尾。一条是举证：要拦的人，先要拿出证据，说清要防的是什么坏事，而且证据的门槛要定得高；他套了一句刑事审判的话，宁可十个人毁了自己，也不要一个人被冤枉地夺去自由〔核〕。另一条是最轻的拦法：有别的办法不限制自由也能达到目的，哪怕更费钱、更麻烦，也要用那个办法〔核〕。本书讲护栏，多半只问该不该拦，很少问有没有更轻的拦法。挪走一把刀，比说一百遍「不许碰」轻；把手机放回客厅，比收走一个学期轻。这一问，本书收下。

◆ 七、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冬至回来那个周末，嘉晴自己在一张便签上写了三条，贴在自己房门后面，题目叫「带阿圆去祠堂」：一，进门就抱，不放地上；二，烛台前一米不过去；三，人多的时候不跑。

没人让她写。她说，下回族里过年，她想带阿圆。

同一天，一位堂伯来家里坐。说到嘉晴冬至没跪，他说：「后生女，其实心里都想跪的，只系学校教到佢唔知自己想咩。」

振邦没有接这句话，也没有争。他转头问嘉晴：「你自己点谂？」嘉晴说：「我觉得鞠躬也是拜。」堂伯笑笑，喝茶。晚上阿嫲跟振邦说，她年轻时也想过不跪，没敢说出口。

两件事放在一起看。门后那三条，是她给自己订的法，一条一条都拦着回不来的事，拦的是火和挤；它们从阿嫲那一抱长出来，交到了她手上。堂伯那句话，说的是「你真正想要的」，那是伯林担心的说法，放到一个十一岁孩子身上，也一样。

这个做法的边界：长辈的话不当面驳，也不替孩子答；孩子自己订的规矩，大人不改、不查，只在她问的时候帮她看一看哪条是保命的；族里、家里各有各的礼数，本书只谈一户人家里的事，不评哪一种拜法对。

> **带走的话**
>
> 康德拿走了「自己订立的法」，伯林看见了「迫使他自由」的危险；以回不来为界去拦，家长主义早说过。本书剩下能力与可逆分开算，和护栏怎样退场。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同一支笔开了「自己订的法就是自由」，也开了「迫使他自由」；后一扇门里，没有给被迫的人留一片可以问的地方。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门后那张「带阿圆去祠堂」是护栏交还后长出来的自律；「你心里其实想跪」替人代言了真我，是枷锁。

63

第 63 章

最近发展区与支架：护栏不是支架

这一章的问题

「那道缝」「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心理学家早就说过；本书的护栏，和他们说的支架，到底是不是一样东西？

◆ 一、它说什么

这一章请的客人，来自发展心理学。改稿时有审稿人问了一句很直的话：你书里那道缝，和最近发展区有什么不同？这一章就答这一句。

先请的是维果茨基。他是二十世纪初的苏联心理学家，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他的几篇文章后来被编成英文的《社会中的心智》（Mind in Society），1978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核〕。书里有一个词，后来传得很广，叫「最近发展区」。

用大白话说：一个孩子自己一个人能做到的，是一条线；有大人指点、或者和比他强一点的同伴一起能做到的，是另一条线；两条线之间那一段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核，据该书第六章的定义转述〕。

他在书里举过一个例子〔核〕。两个孩子刚上学，都是十岁，拿测验一量，自己一个人做得出的题，都只到八岁孩子的程度。照测验，这两个孩子一样。可要是大人在旁边示范、起个头、问几句引导的话，一个做得到十二岁的题，另一个只做得到九岁的。他问：这两个孩子还一样吗？八到十二，八到九，这段差，就是最近发展区。

他的意思是，看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今天自己做得到什么。自己做得到的，是已经结了的果子；有人帮才做得到的，是正在开的花苞〔核，这个比方是他自己的〕。

今天有人帮着能做的，明天他自己就能做。教，要教在那一段里。教在自己已经会的地方，白教；教在帮了也做不到的地方，也白教。

第二位客人是三个人：伍德、布鲁纳、罗斯。1976 年，他们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第 17 卷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辅导在解题中的作用」〔核〕。一般认为，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支架」这个词用到了教孩子上。

他们做的事很家常。一位辅导老师，教三岁、四岁、五岁的孩子，用二十一块木头拼一座小金字塔〔核〕。块和块之间有榫有眼，要配对、要朝对方向，大人拼也得想一想。

他们给支架下的意思是：大人先把孩子一时还够不着的那几部分接过去，让孩子只管他够得着的那几部分，事情就能做成〔核〕。就像盖房子搭的脚手架，房子立起来，架子要拆。

那位辅导老师事先定好了一套规矩：先用嘴说，孩子照着说的做不来，才动手；孩子这一步做成了，下一步就少帮一点；做不成，下一步再多帮一点〔核〕。老师的目标，是让每个孩子自己尽量多做。

文章还归纳了辅导的六件事：引起兴趣；把事情变简单，少几个要同时顾的地方；让孩子不跑题；指出要紧的地方；管住挫败感；示范〔核〕。第五件他们写得很妙：有人在旁边的时候，解题应该比一个人时少一点危险、少一点紧张；可最大的危险，是让孩子太依赖辅导的人〔核〕。

还有一个细节，最能说明「帮得太多」有多难防。那位老师自己定的规矩，自己也没全守住。在四岁组，她违规的三十六次里，有二十七次是帮得比规矩许的多〔核〕。孩子接连失败几回，她就忍不住直接把木块递过去。

「渐撤」这个名字，1976 年那篇文章里还没有。后来的支架研究把支架归成三样特点：跟着孩子当下的表现调帮法；帮助一步步撤掉；做事的责任一点点移到孩子手里〔核，van de Pol 等 2010 年的综述〕。

◆ 二、本书让出什么

照第 61 章的四栏，先写第一栏：他们已经占了什么。

能力长在「自己能做」和「有人帮能做」之间，维果茨基占了。帮要跟着孩子的表现调、要一步步撤、最后把事情交回孩子手里，支架理论占了。帮得太多会替孩子走完那一段、会让孩子离不开帮的人，1976 年那篇文章白纸黑字写了。

放回本书，要让出三样。

第一样，那道缝。第 30、36 章接第 155 号，说想要比能做的多一点的那道缝，是能力生长的地方。这个意思，维果茨基早说过，而且说得更准：他量的是「帮了能做到」，比「想要」多了一个大人。本书说孩子在缝里「画图」，碰到边才知道自己能做到哪里；他说花苞今天要人扶，明天自己开。两句话说的是一处地方。

第二样，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这是卢梭自己的话，第 35 章拿它来问护栏的期限。按能力补、按能力撤，正是支架和渐撤。

第三样，替他选，然后还给他（第 42 章）。替的同时把选择的能力还回去，还得越快越好。这就是责任移交。第 42 章开头那位带新同事的人，第一个星期替她写邮件，第二个星期她写你改，第三个星期只看一眼，这正是一副支架一截一截拆掉的样子。本书当时把它叫作自我界的护栏，现在看，那一大半是支架。

还有第 15 章那一句：孩子一哼，大人就递过去，张力还没积起来就泄了。那位四岁组的辅导老师，接连看孩子失败几回，就把木块递了过去。说的是同一件事。

这几样，本书让给维果茨基与支架理论。前面各章写这几处时没有提他们，是本书欠的账，这一章还上。

让出这几样，第 42 章那个判断要跟着拆开来看。替他选的那一部分，若是因为他还差本事，是支架，本事长了就拆；若是因为那件事回不来，是护栏，本事长

了也不一定拆。第 42 章写的三个条件里，「还没有能力」和「回不来」是并在一起的；这一章把它们分开，后面两节细说。

◆ 三、本书要多问一句：两把尺

让到这里，本书还剩什么？

先说一件容易混的事。楼梯门那一处（第 35 章），孩子会下楼了，门就撤，看上去护栏是跟着能力往后撤的。第 53 章说，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挡住回得来的是枷锁。这两句放在一起，其实是两把尺：前一句量能力，后一句量回不回得来。只看楼梯门，本书的护栏就是支架，分不开。

这一章要把两把尺分开。

本书的判断：护栏不是支架。支架量的是孩子差多少能力，护栏量的是这件事回不回得来。两把尺重合的时候，一起撤；分开的时候，各撤各的。

这是本书这一次改稿立下的承重命题。它既不是导师口述，也不全是执笔者的推断：它来自 2026 年 9 月 27 日第一轮外审的审稿意见（审稿人 Claude），经王德生老师审定采用，来历登在附录二「审稿意见来源」一栏。它仍是本书的判断，下面照四栏写出分离线、相反的预测和撤名条件，站不住就还回去。

为什么说是两把尺？

能力是孩子身上的事。孩子长一截，支架就该撤一截。

回不回得来，一半看孩子，一半看那件事和那片地方。楼梯上摔一跤回不回得来，看孩子会不会转身退着下，这一半跟着能力走；也看楼梯多高、底下是瓷砖还是地毯，这一半孩子长多大都改不了。一张照片发出去收不收得回来，跟孩子会不会用手机没关系，照片一出门就不归他管了。

反过来也一样。孩子的本事一点没变，地方变了，回不回得来也跟着变。一岁半的孩子爬上一张矮凳，底下是游乐场的软垫，掉下来哭两声，回得来；同样高的一张凳子，搁在河堤的石栏边上，掉下去是另一回事。本事是同一份本事，护栏一处不用、一处要立，跟着的是地方。

放回日子里，大人碰上一件事，可以在心里分开问两句。第一句：他还差多少？这一句管支架，差多少就帮多少，差得少了就少帮。第二句：这件事回不回得来？这一句管护栏，回不来就守，回得来就放。两句分开问，答案常常不一样；混成一句「他行不行」来问，就会把两样东西一起撤，或者一起留。

所以，能力是可逆性的一个来源，不是全部。第 35 章的口径，就收在这里：护栏跟着可逆性往后撤；能力长了，常常让一件回不来的事变得回得来，这时护栏跟着撤；能力长了，事情还是回不来，护栏留下。

这样一分，护栏和支架在大人手里是两样东西。支架是帮他做，做会了就拆。护栏是守着出口，守的是那件事本身，出口还在，就还守着。

第 53 章判据的第六条边界，说的就是这一分：判据量的是可逆性，不量能力差；两样重合时一起撤，分开时各撤各的。

◆ 四、四格表

两把尺一交叉，家里的事分成四格。这一章只用这一张表。

	事情回得来	事情回不来
孩子能力还不够	给支架，不设护栏（三岁搭积木屡倒：帮一把、陪着试，不必拦）	支架与护栏都要（一岁爬楼梯：扶着练，门照样关）
孩子能力已经够了	撤支架，也不设护栏（十一岁自己选兴趣班）	撤支架，留护栏（十三岁会骑车上大路：骑车不用教了，头盔照戴；自己的脸和学校不发到网上）

一格一格说。

左上格，三岁搭积木。塔一次次倒，孩子急得拍桌子。能力不够，所以要帮：扶住最底下那一块，指一指哪块朝哪边。积木倒了能再搭，所以不用拦。这一格正是伍德他们那座木头金字塔。

右上格，一岁爬楼梯。能力不够，要扶着练；从高处栽下来回不来，门照样关。两样一起上，一样管长本事，一样管出口。第 35 章那道门，就落在这一格。

左下格，十一岁选兴趣班。第四编写过嘉晴对着报名表挑。她会看、会比、会问，能力够了；选错了一个学期，下学期换，回得来。这一格大人两手都空：不用教，也不用拦。

右下格，十三岁会骑车上大路。骑车早就不用教了，支架撤完；可车一滑、头磕在路牙上，回不来，头盔照戴。同一格里还有一样：孩子手机用得比大人还熟，自己的脸、学校、家门口，照样不发到网上（第 54 章），因为照片发出去收不回来，和会不会用手机无关。

这张表不是一张静止的表。孩子在长，一件事会在表上挪格子。

往下挪，是本事长了。搭积木从左上格挪到左下格，支架拆掉，本来也没有护栏。往左挪，是事情变得回得来了。楼梯是两样一起挪的：孩子会转身退着下了，本事够了，摔一下也只是淤青，它从右上格一步挪到左下格，门和扶的手一起撤。第 35 章写的正是这一格的挪法，所以在楼梯上说「跟着能力撤」，没有错；错在把楼梯的挪法当成所有护栏的挪法。

头盔只往下挪，不往左挪。孩子骑得再好，它也只从右上格挪到右下格，扶的手撤了，头盔留着。网上的照片也一样。只看能力的口径在这里不够用，所以第 35 章把期限放在可逆性上。

四格里，两把尺说的一样的，有两格：右上格两样都要，左下格两样都不要。说得不一样的，是另外两格。本书能不能独立站住，就看这两格。

◆ 五、两个分离格与相反的预测

先看右下格：能力够了，事情还回不来。

只拿能力这把尺的人，到这一格会撤。孩子骑得稳、手机用得熟，教的都会了，按能力，该撤的都撤。头盔也算在里面：「他骑得比我还好，戴什么。」照片也算在里面：「她比我懂手机，她自己有数。」

本书在这一格留。支架撤完，护栏留着。理由不在孩子身上，在那件事上：路牙不会因为孩子骑得好就变软，照片不会因为孩子手机用得熟就收得回来。

这一格最难的，是讲给孩子听。孩子在这一格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都会了」。他说得对，他确实会了。大人若只回一句「会了也不行」，他听到的是「你不信我」。他会把一道护栏读成对他本事的否定，往后要么偷偷不守，要么跟本事较劲，证明给你看。所以这一格的护栏，讲理由时要先把本事认下来：你会了，这一条跟会不会没关系，它守的是那件事。第 55 章说护栏不讲理由会变成枷锁；在右下格，讲错理由也会。拿「你还不行」当理由去守一道回不来的出口，护栏守住了，孩子的本事却被说小了。

这是本书与支架理论的分离点。说句公道话，支架理论本来讲的是怎样教会一件本事，没打算拿它管安全规矩；它在这一格「会撤」，是有人把它的尺子借去量护栏时才出的事。只看楼梯门，本书也容易借这一次。分离线要划清的，正是这一借。

再看左上格：能力不够，事情回得来。

只拿「万一」这把尺的人，到这一格会设墙。塔会倒，孩子会哭，万一砸到手呢，收起来。他分不清倒了的塔和摔下楼梯，只要孩子「还不会」，就拦。

本书在这一格不设墙，给支架。支架理论在这一格和本书站在一起：该帮就帮，让他试。这一格是本书与「安全至上」养育的分离点。

这一格里，阿嫲那样的大人最常见。第 68 章要算的「万一呢」，最容易在这一格通胀：一件回得来的事，只要孩子还不会，「万一」就能把它说成回不来。塔倒了会哭，哭了会不会吓着？吓着了会不会从此不敢搭？一路「万一」下去，一塔积木也能说成一辈子的事。本书在这一格守的办法，是第 54 章那三个试法：几次写成，谁付账，下一回的路还在不在。一塔积木，三样都答得出：一次写不成什么，倒了孩子自己付得起，下一回还能搭。

所以两个分离格，各对着一位邻居。右下格对着只按能力撤的人，左上格对着只按「万一」拦的人。本书的护栏判据，夹在这两位中间，两头都不重合。

卢梭站在哪里？他其实两把尺都有，只是用在两个地方，没有对到一起。补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力气一长就少帮，这是按能力补、按能力撤，是一副支架（第 35 章）。「没有一个孩子自己待着会把自己弄死、弄残，除非放在高处、火边、危险器物旁」，这是按回不回得来划的例外（第 33、54 章），是半副护栏。前一把尺，他写给补帮忙；后一把尺，他写给挪家具。他没有问过：孩子力量长够了，那几处例外还在不在？所以在他那里，右下格是空的。二十岁那一次交还（第 42 章），是把力量量满以后，连同回不来的出口一起交了出去。

写成第三栏，相反的预测：

在右下格，按能力的尺，撤；按可逆性的尺，留。两套尺给出相反的决定。

在左上格，按「万一」的尺，拦；按可逆性的尺，不拦，给支架。两套尺也给出相反的决定。

这两处相反是可以看得见的。拿一户人家一年里立过、撤过的约束，一条一条摆出来，看它们是跟着孩子「会了没有」撤的，还是跟着「回不回得来」撤的，两种撤法在这两格里会分开。

具体可以这样对一次账，这是本书给的一个做法，不是一项已经做过的研究。在家里那个小本子上，每一条约束记三样：立的时候，孩子会不会；这件事，回不回得来；后来撤了没有，哪天撤的，为什么撤。记满一年，把「会了、回不来」的那几条挑出来，看是撤了还是留着；再把「不会、回得来」的那几条挑出来，看是拦着还是帮着。前一堆若大半撤了，这户人家手里拿的是能力的尺；后一堆若大半拦着，拿的是「万一」的尺。两堆都照本书的四格落了位，拿的才是两把分开的尺。这个做法已按三户人家、三个月的规模，在附录六预注册，设计已定，尚未执行。

写成第四栏，撤名条件：

若按可逆性撤护栏与按能力撤支架，在所有家庭场景里给出同样的决定，本书的护栏判据并回支架理论。

换句话说，若右下格在日子里其实是空的，找不到一件「孩子能力够了，事情还回不来」的事，本书这一刀就是换了个名字，要把名字还给支架理论。本书举了头盔和照片。读者若能说明这两样其实也随能力变得回得来，本书就少一条腿。

◆ 六、另一条分离线：顺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

两把尺之外，还有一条分离线，窄一些。

维果茨基量的第一条线，是「孩子自己一个人能做到的」。支架撤不撤，也看这一条：孩子自己做得出来了，就撤。

本书要多问一句：他自己做得出来，是顺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

第 25 章分过两种「选」。惯性选择，是熟路上一碰就走；选择的能力，是碰上没见过的事，停一下，理出新路。一个孩子把同一件事做了五十遍，他能一个人做完，可能只是路熟了。支架理论看见的是「一个人做得到」，这一格它就算过关。本书还要看，事情稍稍变个样，他停不停、有没有第二条路、下一回换不换做法（第 25 章的三个小问题）。

说起来，维果茨基自己就不肯只看「一个人做得到」。那两个十岁的孩子，一个人做题都到八岁，他偏要再看一眼有人帮时能到哪里，才说出他们不一样。他往「有人帮」那一头多看了一眼；本书往另一头多看一眼：同一件事变个样子，没人帮，他还做不做得来。两人一样不满足于一个人做得到，只是看的方向不同。

也要说句公道话。支架研究讲责任移交，讲的就是孩子最后要自己拿主意；1976 年那篇文章还说，孩子要先认得出一个解法对不对，才可能自己一步步做出来〔核〕。他们并非只看熟练。本书多的，只是一个名字和一个试法：把「熟」和「会选」分成两样，各用各的法子看。

照四栏写。

他们已经占了什么：孩子最后要自己做主；要先认得出，才做得出。

分离线：他们用「一个人做得到」量撤不撤；本书在这之外，另看做得到的是惯性还是选择的能力。

相反的预测：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对照。两个孩子，照着同一套步骤练同一件事，都练到一个人做得完。一个一直只是照做；另一个每练几回，大人问一句「为什么这一步在前面」，许他换个顺序试。然后把事情变个样。照「一个人做得到」这把尺，两人一样该撤；照本书，第二个孩子碰上变样时更可能停一下、说出两条路。

撤名条件：若练到一个人做得完的孩子，碰上变样时停不停、有没有第二条路，和当初练的时候有没有被问过、许没许换，毫不相干，本书「惯性选择不是选择的能力」这一分，在教本事这件事上并回支架理论。

◆ 七、两家较轻的近邻

还有两家，离本书不算太近，也要登记。离本书最近的那一家，成人伦理里的家长主义讨论，放在第 62 章第四节：以回不来为界去拦，密尔、德沃金早说过，那里已经让出；右下格那顶「会了照戴」的头盔，正是德沃金 1972 年那篇文章的第一个例子。

其一，冒险游戏研究里的「风险」与「危险」。

他们已经占了什么：挪威的桑德塞特研究幼儿园里孩子的冒险游戏，2007 年在《欧洲幼儿教育研究杂志》上把它分成六类：爬高、快速、用危险的工具、靠近危险的东西、打闹、跑到大人看不见的地方〔核〕。英国的蒂姆·吉尔 2007 年出了一本小书《不怕：在一个怕风险的社会里长大》（No Fear），主张孩子需要挑战、需要一些风险，才长得出信心和判断〔核，据书评转述〕。这一行里常用一对词：风险，是孩子看得见、能自己掂量、自己选要不要去碰的难处；危险，是孩子认不出来、会造成重伤的东西〔核，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的说明页转述游戏研究者的界定〕。大人管危险，孩子管风险。这对区分最早出自谁，本书没有查实〔待核〕。

这和本书的「回得来／回不来」很近。爬树爬多高，是风险，交给孩子；树上那根看不出来的烂枝，是危险，大人先查。放到赤坎，骑楼底下那几级磨圆了的石阶，阿圆扶着墙上下，摔一跤是淤青，孩子自己看得见台阶，是风险；石阶尽头一

块松动的井盖，他看不出来，踩空了掉下去，是危险。这两件，两家的尺子判得一样。

两家还有一样相同：都不拿「最安全」当目标。吉尔那本书写的，就是一个社会怕风险怕到什么都拦，孩子反倒少了长判断的地方。本书第 55 章说护栏太成功会删掉孩子自己停下来的本事，是同一个方向。

分离线：这一行，本书改稿第一版说宽了。当时写的是：风险和危险主要看孩子认不认得出来，本书看后果收不收得回来，两把尺在「孩子看得见、后果却回不来」的地方分开。回头核了这一行的原始说法，他们也看后果的轻重。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那一页，把危险界定为孩子认不出来、又可能让他受重伤或危及他的东西〔核〕。加拿大儿科学会 2024 年的立场声明批评过去的安全措施想防住一切游戏里的伤，没有把力气放在严重和致命的伤上，主张孩子要「安全到必要为止」，不求「安全到尽可能」；它还写明，冒险游戏不等于不理会头盔、汽车安全座椅、救生衣、楼梯安全门这些有证据、有规定的安全措施〔核〕。头盔和楼梯门，人家照留。所以「看得见、回不来」那一处，他们并没有放手；本书原先举的十三岁骑车戴头盔，在他们那里一样要戴。

收窄以后，本书对这一家多出的只剩两样。一样是不可逆的回写：他们讲的伤，是身上的伤，冒险游戏的定义里写的就是身体受伤的可能〔核〕；一句话、一次哄笑写死在孩子心里，不在他们的风险和危险里。这一样放到家长主义那边已经撤名（第 62 章），所以它只算对这一家的分离线，不算本书的新意。另一样是护栏的期限跟着可逆性走：他们分清了哪些交给孩子、哪些大人先管，可一道楼梯门、一条戴头盔的规矩什么时候撤、跟着什么撤，不在这对区分里。

相反的预测：只剩一处，而且不强。在一件不伤皮肉、却回不来的事上，比如孩子要把自己穿校服的照片发到网上（第 54 章），风险与危险这把尺量不到它，这件事留给家里各自的习惯；本书把它算作回不来，留一道护栏。

撤名条件：若冒险游戏研究里已有人把一句话、一次当众羞辱这类不伤皮肉的写死也算进危险，并写出护栏跟着可逆性撤的条件，本书对这一家的分离线全部并回。

其二，森的可行能力。

他已经占了什么：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等书里，主张看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怎样，不只看他手里有多少东西，要看他实际能做到、能过成哪些样子；这些能做到的样子合起来，是他真正的自由〔核〕。讲可行能力的人常举一个例子：一个人斋戒，一个人挨饿，两人都没吃饭，肚子一样空；可斋戒的人要吃就能吃，挨饿的人没得选〔核，据网络哲学百科「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条转述〕。「可选的」和「做得到的」要分开看，他早说过。本书「选择的可能」和「选择的能力」之分，离他很近。

分离线：森的可行能力，是一个人实际能做到的那一大套自由，量的是一个成人手里有哪些路走得通。本书在这之外多了两样。一样是在「做得到」里面再分：同一件做得到的事，是惯性顺出来的，还是选择的能力长出来的。另一样是三界：现实、自我、理念，一界做得到，不等于另一界做得到。

放回梁家说一个，这是我构想的。嘉晴和她同桌，都能自己坐公交去江门城里的新华书店，照可行能力的量法，这一件两人都「做得到」。可嘉晴是每个月跟爸爸去一次，路熟了；同桌是自己查过线路、错过一次站、下车问了路才走熟的。哪天公交改了线，两人都得重新想，前一个多半回家问爸爸，后一个多半自己查。这一处分开，在可行能力的清单上看不出来。

相反的预测：照可行能力的量法，两个人能做到的事一样多，自由就差不多；照本书，两人做得到的一样多，一个多半靠熟路，一个碰上新事会停下来理出新路，他们的自由会在第一件新事上分开。

撤名条件：若把「做得到的」按可行能力列清楚之后，再分惯性和能力、再分三界，对任何一户人家的判断都不添一样新东西，本书这两处多出来的，就并回森。

◆ 八、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

四件，另加一处小的。

第一件，是花苞。维果茨基看孩子，看的是明天。本书的判据，量的多是此刻：这件事此刻回不回得来，这个孩子此刻有没有本事。第 53 章说过，回不来要照这个人、此刻来算。花苞这个比方提醒本书，此刻只是一张快照。孩子在长，那件事和那片地方也在变；右下格里留下的护栏，也不是永远钉在那里。十三岁戴的头盔，到十八岁还戴，可那时候是他自己要戴，护栏长进了他里面（第 59 章）。守，也要按花苞来守，隔一阵看一眼，看这道护栏还该不该由大人守着。

第二件，是「跟着表现调」。那位辅导老师每一步都看：这一步孩子成了，下一步少帮；没成，多帮。本书讲护栏的期限，常说「写下条件，到了就撤」，像是一次定好的。支架理论提醒，帮法是一步一调的。护栏也可以这样：不是一年一议，是孩子每长一截、那片地方每变一回，就看一眼还要不要守。只是看的时候问的是回不回得来，不是他这一回做成了没有。

第三件，是「管住挫败感」。他们说，有人在旁边，解题应该比一个人时少一点危险、少一点紧张。本书讲幸福律护航，讲的是把张力积住、转出去。这一句提醒本书：积住张力，要先让孩子觉得身边有人接着，他才敢积。一个一失败就被骂的孩子，积不住，只会逃。

第四件，最要紧，是那二十七次。辅导老师定规矩的是她自己，违规的也是她自己；她明明知道该少帮，孩子一连失败几回，手还是伸了出去。本书写了很多「大人该怎样」，这件事提醒：大人帮多了，多半不是不懂，是看不下去。把判据讲清楚还不够，大人还得有一个在旁边忍住手的办法，比如事先说好只动嘴（第 59 章），或者两个大人互相提醒一句。

还有一处小的，是同伴。维果茨基的定义里，帮的人不只是大人，也可以是比他强一点的同伴。本书写帮，写的几乎都是大人。第 59 章嘉晴教阿嫲用手机，第 60 章嘉晴站在祠堂门口看堂哥帮叔公点炮仗，都是同伴那一路，本书当时没有给它名字。

◆ 九、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国庆假期，谭慧仪的民宿住满了。嘉晴十一岁，放假在家，说想帮忙看前台。

头两天，谭慧仪站在她旁边。客人来了，嘉晴问名字、翻登记本、说早餐几点、指洗手间在哪。说漏了，妈妈补一句；说对了，妈妈就不出声。第三天，谭慧仪退到后面的小房间，只在嘉晴叫她时出来。第五天，她只在晚上翻一翻登记本。这是支架，一天撤一截。

撤到第五天，还有一条没撤。谭慧仪一开始就说了：客人要上楼看房间、要人带路，你喊我或者喊阿嫲，你自己不单独带陌生客人上楼，也不进客人的房间。

嘉晴不服气：「我都会了！」

谭慧仪说：「这一条，不是因为你不会。」她讲了理由：楼上走廊尽头没人，一个孩子跟一个不认识的大人单独进了房间，出了事，回不来。这件事，不会因为你前台做得好就变得回得来。

嘉晴想了想，说：「那我长到多大才可以？」谭慧仪说：「等你大了，我们再一起看那条走廊。」她把这一条写进了家里那个小本子，写明是护栏，写明为什么。

前台的支架撤到一半，第四天傍晚，来了一位客人，手机上的订单写的是下个星期。嘉晴愣了一下。登记本上从没见过这种事，前几天练熟的那一套用不上了。她没有照着流程往下走，停了停，说：「您等一下，我看看今晚还有没有空房；没有的话，我问问妈妈，隔壁那家能不能住。」两条路，都是她自己想的。第二天又来一位订错日子的客人，她没再愣，先查空房。

那一刻，登记、说早餐那一套，是练熟的惯性；停下来说出两条路，下一回换了做法，是选择的能力冒了头。

同一个假期，阿圆一岁多，在民宿大堂的地毯上搭大块的泡沫积木。搭到第三块就倒，他急得拍地毯。阿嫲说：「倒咗又喊，收埋佢啦。」

谭慧仪没收。她蹲下来，扶住最底下那一块，阿圆放上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他放歪了，塔晃了晃，她没伸手，塔倒了。阿圆哇一声，又抓起一块。过了几天，他搭到第四块，谭慧仪扶底下的那只手，已经松开了。

积木里原来混着几颗小塑料钉，谭慧仪一开始就挑出来收走了。那是积木里唯一回不来的东西，这么小的孩子会往嘴里放。

假期最后一晚，嘉晴翻开那个小本子，把家里给她定过的几条规矩抄到一页上，自己在中间画了一道竖线。左边写「学会了就不用」：前台要妈妈站旁边、坐公交要爸爸陪。右边写「学会了也要」：不单独带客人上楼、自己的脸和学校不发到网上、坐电动车戴头盔。写到一半，她拿去问振邦：「九点手机回客厅，放哪边？」振邦说，那一条两边都不是，是给慢慢写下去的事设的一个停下来看一眼的点（第 54 章），你先放在最底下，另起一行。

她分出来的这两栏，比大人一开始分得还清楚。

一个假期，一张四格表的四格都走了一遍。积木是左上格：帮，不拦；小钉子挑走，是这一格里另外拆出来的回不来的一头。前台是左下格和右下格：本事会了，支架撤了；带客人上楼那一条，留着。

这个做法的边界：让孩子帮家里的生意，只做和年龄相称的、短时间的事，不耽误休息，不拿来当劳力；和陌生成人独处的事，家里事先说清规矩，孩子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情况，随时可以叫大人；积木等玩具照包装上的适用年龄挑，小零件一律收起。

带走的话

支架量差多少能力，护栏量回不回得来。本事会了，支架拆掉；事情还回不来，护栏留着。那道缝，让给维果茨基。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按力量补、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这是支架的门，他比维果茨基早一百多年；关了把两把尺对到一起的那一步：补和撤只看力量，那几处回不来的例外，力量长够以后还在不在，他没问过。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前台一天撤一截，是支架；「不单独带陌生客人上楼」在她会了以后照样留，是护栏；阿嫲那句「收埋佢」拦的是回得来的一塔积木，是枷锁。

◆



第 十 一 编

总解构

编　序

前十编，一处一处拆。这一编，把拆下来的东西收到一起。

第 155 号第九编已经给卢梭做过一次总解构，拆的是他整个人：请了六位辩护人，给了判词完整版和三方程对账，找到一个根、三根梁，写了保底、死法，最后把刀转向 SDE 自己。本编照同一个次序走，只收这一句话，以及这句话撑起来的自然教育。那一次总解构的结论，本编一条不改，只接着往下判。

五章依次走：第 64 章，先请辩护人，替卢梭写出最有力的三条反驳；第 65 章，判词完整版，和三个方程的体检；第 66 章，一个根，三根梁，三件替换；第 67 章，保底合表，推翻条件和五条判决报账；第 68 章，病根与死法，最后给 SDE 自己写一种死法：「护栏」这个词，怎样变成新的枷锁。

判词和随身三问，在本编原样出现一次，在第 65 章。本编没有指定梁家的主例，各章「放回日子里」用的都是新的小事；前面各编的主例，只回收一句。

64

第 64 章

先请辩护人

这一章的问题

如果卢梭坐在对面，他会怎样回这本书？哪一刀打得最准？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你新学了一道菜，第一盘端给谁尝？

聪明的人，会先端给家里嘴最刁的那一位。夸你的人尝了，只会说好吃；嘴刁的人尝了，会挑出三处毛病：盐重了，火大了，姜切得太粗。

你听完，可以有三种回法。盐重了，你认，下回少放。火大了，你想了想，是你家的锅比他家的薄，这一条只在薄锅上成立，你收窄一点。姜切得粗，你不改，那是故意的，要让人吃得到姜。

一盘菜挨过这一轮，才敢端上年夜饭的桌子。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替卢梭说话的材料，都在他自己和他的译者笔下。

英译者柯尔在《社会契约论》导言里写：许多人对卢梭的全部印象，就是那句开篇话；有人会告诉你，人并非生而自由。可是，我们平常会说「人应当自由」，或者「人生来是为了自由」，卢梭偏说「人生而自由」，他的意思完全一样〔核〕。

《爱弥儿》第二卷：孩子的自由受他力量不足的限制；即便在自然状态中，孩子也只享有一种不完全的自由〔核〕。孩子受别人支配，是因为别人比他看得清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或有害〔核〕。

同一卷：唯一可能成功的办法，是有节制的自由。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孩子一概不知，所以可以随你的意愿，在他周围放宽或收紧；他被拦住、被推着、被留住，靠的只是必然之手〔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本系列有一条规矩：总解构开头，先请最硬的辩护人，替被拆的人把话说足。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

第 155 号第 47 章请过六位：卢梭自己、卡西尔、什克拉、诺伊豪瑟与登特、斯塔罗宾斯基、德里达。结果是认两处、收窄两处、站住两处，无一推翻。那一本账照旧有效，本书不重请。

本书只拆一句话，所以只请专对这一句话的三条反驳。下面三条，是本书替他写的。每一条都有他本人或他的译者的原话撑着，都不是稻草人。一本书挨不住这三刀，判词就不配站在前言里。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一条反驳：「生而自由」是一句规范句，不是一句事实句。

辩护人会说：卢梭从没说过新生儿会选、会做主。柯尔已经讲明，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应当自由」「人生来是为了自由」。你们拿婴儿够不着遥控器去驳一句「应当」，是驳错了靶子。

回应。认：《社约论》第一卷那一句，确实可以读成规范句，本书不说卢梭弄错了一件事实。收窄：判决一落的地方要挪一挪，从这句话的语法，挪到它被搬进自然教育以后的用法上。到了《爱弥儿》，「应当」变成了对孩子的描述：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孩子在子宫里更自由，意志本不会任性。这几句都是在说孩子「是」什么，大人照着它安排。站住：就算只读规范句，「生来是为了自由」也把自由放到了前面，放成一个要去的地方。要去，就要走；走的本事从哪里来，这

句话没有回答。本书的判断：规范读法其实帮了本书一把，它把自由从起点挪成了去处；可自然教育拿走的，是事实读法。

第二条反驳：本书是拿他的话反他。

辩护人会说：他亲手写了「不完全的自由」，写了「别人比他看得清」。你们把这些话摆出来，再说他「把可能叫成自由」「只看见缺力气」，等于先借他的眼睛，再说他瞎。

回应。认：他看见了，这一点本书从导读起就列为预备收窄，第 18 章做成了两张接缝卡。收窄：判决一、二说的是他的总纲，不是他的全部文字。他在具体安排里看见并用上了孩子的缺，在「生而」「本不会任性」这样的总纲话里，没有用上。站住：两件事还站得住。一件，「不完全的自由」那一段往下写，药仍是补力量、缩欲望，缺口仍圈在力气上。另一件，两百多年来流传下来、被自然教育接走的，是总纲，不是那几句另一半。第 155 号那一刀在这里也用得上：什克拉说他写的是诊断。后半句「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首先是诊断，本书认；前半句到了自然教育里，被当成了处方。

第三条反驳：有节制的自由，就是你们说的护栏。

辩护人会说：他明明写了有节制的自由，写了边界可以放宽收紧，写了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你们说他「把护栏一律叫枷锁」，是冤枉他。

回应。认：有节制的自由里，确实装着护栏。第 32 至 35 章一处一处数过，在现实界，他留了护栏，还写了期限。收窄：判决五在现实界收窄为「留了，写了期限，只是藏了起来」。站住：再细读那一句。边界「随你的意愿」放宽收紧，判据是大人的意愿，不是回得来还是回不来；拦住孩子的，要说成「必然之手」，手被说成了必然，孩子看不见，也就问不了、讨不回。本书的判断：有节制的自由，用的是护栏的材料，走的是枷锁的做法。一道不讲理由、看不见手的护栏，进不了孩子的图，也到不了交还那一天。

三条反驳，每一条都认了一部分，都逼出一处收窄，也都留下一处站得住的。无一推翻。三处收窄，登入附录七「本书最弱处」。

三条合起来，其实还有一层没说出口的意思：你们拆的是他的话，他的心意是好的。这一层，本书从前言起就认，一个字也不争。他想护住孩子，想让孩子少受大人的糟蹋，这份心意两百多年来护住了很多孩子。本书拆的从来不是心意，是名字。心意好，名字叫错了，开出来的药照样会偏：把可能叫成自由，大人就只管放宽；把护栏叫成枷锁，大人就连楼梯口的门也不好意思装。名字改对了，心意才有地方落。

还要说一句，为什么只请这三条。导读给五条判决各写了预备收窄，那些收窄都是从他自己的书里找出来的。辩护人要做的，是看这些预备收窄够不够：他替自己留的门，本书是不是都看见了。三条反驳一条对着判决一，一条对着判决一、二，一条对着判决五。判决三、四的辩护，他自己在书里已经写过（「自然只是习惯」「两页纸，一年」），第五、八编逐句回应过，这里不再重复。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寒假前一个星期，梁振邦在饭桌上宣布了一条寒假规矩：每天上午先写两个钟头寒假作业，写完才准出门。

嘉晴没当场顶嘴。她上楼，过了半个钟头，拿下来一张纸，上面写了三条。

第一条：「上学期我作业都按时交了，你为什么不信我？」振邦想了想，认了。他改口：每天写多久、什么时候写，她自己定。

第二条：「你自己说过，放假就是要休息。」这一条收窄。休息要，可作业开学要交，还有醒狮的寒假集训，时间不会自己多出来。他们一起把寒假的日子数了一遍。

第三条：「写作业又不会出人命。」振邦本来想说「这是为你好」，话到嘴边停住了。她说得对，作业没写完是回得来的事，他不该拿护栏的口气去管它。他留下的只有一样：每天吃晚饭时，看一眼她自己排的进度。

一张纸三条，认一条，收一条，站住的那一条，站在女儿那边。

那天晚上振邦跟慧仪说，他原来以为定规矩是大人的事，孩子只管守；嘉晴那张纸让他看见，一条规矩要是挨不住孩子挑的三处毛病，它本来就不够结实。

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的反驳当成一次请辩护人，不当成顶嘴；回不来的事，比如出门的安全，不拿来谈判；谈定了的，大人也照着守。

带走的话

三条最硬的反驳，各认一部分，各逼出一处收窄，无一推翻。挨过打的判词，才敢站在第一页。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不完全的自由」「有节制的自由」；关在总纲上，边界交给大人的意愿，手说成必然。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有节制的自由，是护栏的材料，枷锁的做法；嘉晴那张纸，替一条回得来的规矩卸下了护栏的名头。

◆

65

第 65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体检

这一章的问题

这一句话拆到底，剩下一句怎样的判词？放到三个方程上，它停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拿到一张体检报告单，你先看哪里？

多数人先看带箭头的那几行。一张单子几十项，每一项三栏：测出来多少，参考范围，箭头朝上还是朝下。没有箭头的，扫一眼就过去了。

细心的人还会做一件事：把去年的单子找出来，并排放着看。同一项，去年在哪里，今年在哪里，是变好了，还是一直没动。

一张单子只说今天；两张单子并排，才说得出一个人这一年是怎样过的。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还是那一句的全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有人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却比他们更是奴隶。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不知道。〔核〕

《爱弥儿》第一卷开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全变坏了。〔核〕

同一卷，他转述过一种说法：有人说，自然只是习惯。他用横着长的植物来驳：形状保住了，汁液没有改道，新枝仍竖着长；条件一变，习惯消失，自然回来。〔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三个方程要查三样东西：长出来的样子，走出来的路，脚下那片土。

卢梭一句话里，三样都摆出来了。样子，是「自由」和「奴隶」；路，是「这个变化」；土，是那一层一层套上来的「枷锁」。他还老老实实问了一句：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一句话里样子、路、土三样俱全，又问到了「怎样发生」，这句话配得上一次完整的体检。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判词原样写下。这是它在全书的第三次出现，一字不改。

> **判词**　他看见孩子生来有无限选择的可能，便把可能叫成了自由；他看见大人加的约束会写坏人，便把每一道约束都叫成枷锁，连护栏一起拆了；他拿来顶替护栏的「自然」，其实是最早的一次回写，只是早到看不见来历。
>
> **人生判语**（大师的缝隙）　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定位式：纠缠，他只认子宫那一层；选择的能力，他当成天生完好；激发，他只看见缺力气，靠缩欲去补。

随身三问：这是可能，还是能力？这是惯性，还是选择？这道约束拦住的，是回得来的，还是回不来的?

十编拆下来，这三句判词各有了着落。第一句落在第四、六、七编：可能是空出来的宽，能力要一年一年长，他把缺口只圈在力气上。第二句落在第九编：拦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拦住回得来的才是枷锁，他把两样叫成了一个名字。第三句落在第五、八编：他敬的自然，是子宫十个月缠出来的惯性；到了读书、财产、上帝这些子宫里没有的地方，没有惯性可顺，顶上去的是导师那只手。第三句里的「看不

见来历」，说的是他的学说，不是他本人：他在四处看见了「自然」有来历（第67章），学说里没有用上。判词一字不改，读的时候照这个口径读。

人生判语和定位式，在总解构里也各有位置。定位式是地图上的钉子，告诉你他在自由律三拍上各停在哪一格。人生判语说的是另一面：他给孩子开的方子里没有等，他自己的一生却是在书桌上一拍一拍等出来的。所以这本书不说他不懂三拍。他懂，他在自己身上跑通过；只是没写进给孩子的规矩里。

再做三方程体检。第20章给过预览，这里写全。每一式写两栏：他在这句话里写了多少，本书读数；最后一栏，是本书比第155号多补的那一笔。

式子	他写了多少	本书读数	本书补了什么
S＝F(D,E) 样子由路和土定	看见大人的约束把人写坏（后半句）；却让「自由」这个样子出生时就在	写出一半	出生时那个样子，是可能宽而能力空：宽来自理念界、自我界的土还空着，能力是零，因为路还没走
D＝G(S,E) 路由样子和土走出	选择那一拍当成天生完好；路只剩激发那一下，不够就缩欲	截掉前一拍	截掉的那一拍叫选择的能力；剩下的路只剩惯性：子宫写过的地方顺惯性，没写过的地方顺老师的手
E＝H(S,D) 土被样子和路改写	转述「自然只是习惯」，写横着长的植物，写出生前被父母的娇弱弄软	被看见、被写出、被拒绝	被拒绝的是后写的一层；最早写的那一层，被奉为自然。回写被拒，又被供了起来

和第155号对账。第155号给卢梭整个人的读数，是「截拍型」：第一式写出一半，第二式截掉前一拍，第三式被看见、被写出、被拒绝。本书只查一句话，三式读数与它同型，一格不改。

本书的判断：三句判词和三个式子，正好一句对一式。第一句「把可能叫成了自由」，是第一式的毛病：样子读错了，没看出它还缺路。第二句「连护栏一起拆了」，是第二式的毛病：护栏本是让张力积住、让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地方，拆了它，路只剩两种走法，要么缩欲，要么冒险。第三句「最早的一次回写」，是第三式的毛病，不用多说。判词不是另起的一套话，它就是三个方程在这一句话上的读数，换成了普通人的说法。

多补的，是三个名字。第一式，第 155 号说他「让好的样子只由出厂决定」；本书说，出厂的那一份在这句话里叫「自由」，量下来只是可能。第二式，第 155 号说他删掉了第一拍，土不提要求就不必忍；本书给截掉的那一拍起了名字，叫选择的能力，并且看见截掉以后路上还剩什么：惯性，和一只藏起来的手。第三式，第 155 号记下了「拒绝」；本书在拒绝后面添了一转：他拒绝的只是后写的，先写的那一层，他供起来，叫它自然。

还要和其余几份前判对一次账。第 47 号说，自然教育可以保护自由入口，但不能垄断教育；本书读作：可能的宽度是入口，能力是入口后面那条路。第 65 号说保底，成人只守住不可转嫁的底线；本书读作：底线在自我界、理念界也有，就是护栏。第 18 号书页说，自由是在张力中组织出原本不存在的路；这正是本书说的选择的能力。第 10 号旧文判「生而自由」全错，已由口述二收窄为一半对，本书照录。前判一句不推翻。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班上排元旦合唱，嘉晴回家说不想参加：「我天生五音不全。」

谭慧仪没有劝她，陪她把这句话过了一遍体检。

第一式，样子从哪来。嘉晴想了半天，想起二年级在班上独唱，唱到高音破了，有几个同学笑。

第二式，路还剩什么。从那以后，她一唱歌就把声音压得很小，不练，也不试。路上只剩一样东西：一唱就缩。

第三式，土被怎样改了。那一回的笑声写进去了，写成了「天生」两个字。写得早，就看不见来历了。

慧仪没有说「你一点也不跑调」，那样只是换一个起点给她。她也没有说「多练就好了」，那是替她把路走完。她只说了一句：「那两个字，是二年级写的。」

嘉晴没答应报名，第二天自己去跟文娱委员说，她站第二排，先跟两个星期，再出声。

这个做法的边界：不逼孩子上台；嗓子若真有问题，请寻求专业帮助；合唱唱得好不好，不拿来考核。

带走的话

判词第三次一字不改。三个方程与第 155 号同型：第一式可能宽而能力空，第二式路只剩惯性，第三式回写被拒，又被奉为自然。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关在「生而」上，把最早的回写供成了起点。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我天生五音不全」拦住的是回得来的一次开口，是一把自己给自己上的枷锁。

◆

66

第 66 章

一个根，三根梁，三件替换

这一章的问题

五条判决底下，是一个根还是五个？要拆掉的是哪几根梁，拆下来的木头还能用哪一截？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设想乡下一间老屋，梁被白蚁蛀了。

一种办法，推倒重起。干净，贵，屋里住了几十年的东西全得搬走。

另一种办法，先用木柱把屋顶顶住，一根一根换梁。换下来的旧梁，蛀空的那一截烧掉，好的那一截锯下来，做了门槛。

屋还是那间屋，住的人照旧住着。旧梁有一半，还在脚底下天天被踩着用。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三根梁，各有他一句原话。

第一根：人生而自由。（《社约论》I.1）〔核〕

第二根：我们生来就有感觉……这些倾向，在被偏见改变之前，我称之为我们里面的自然。（《爱弥儿》I）〔核〕

第三根：依赖有两种，对物的依赖是自然的，不伤害自由；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爱弥儿》II）〔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三根梁，都撑过真东西。

第一根撑住了可能的宽度。他不许大人太早往孩子的理念界、自我界里塞东西，这份宽度被他护了两百多年。

第二根撑住了一批该顺的事。吃奶、睡觉、哭，子宫十个月写过的那一层，顺着它，孩子少受罪。

第三根砸开了真枷锁。襁褓、奶妈、背不出拉丁文就挨打，这些都拦的是回得来的东西，砸得对。

所以本章换梁，不推倒房子。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找根。第 19 章已经找到：三个错，同一个动作，把一段发生当成起点。

总解构要把这个根再压实一层：看见与收回，合成一个根。他看见的，每一样都是发生：理念界、自我界空着的那一段，子宫里的十个月，大人一代一代从回不来的事里学到的约束。他收回的动作只有一个：把这段发生挪到出生那一刻，封成本来就在的起点。封口靠的是几个小词，「生而」「自然地」「本来」，第 18 章和第 47 章各做过接缝卡。

从这个根上，长出三根梁。

梁	在他书里的样子	替换成	保留的那一半
一　可能当自由	生而自由；只想做得到的；边界随你放宽收紧	可能→能力：可能要护，能力要长	可能的宽度是真的，要护着，不早塞
二　自然当起点	造物主手里都是好的；唯一的习惯是不养成习惯；顺其自然	自然→回写：问这一层是什么时候写的，合不合拍	最早写的一层确实牢靠，在子宫写过的地方顺着它
三　约束都是枷锁	只依赖物；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手说成必然	枷锁→护栏与枷锁两分：拦回不来的是护栏，拦回得来的是枷锁	枷锁要砸，他砸对了的那几副，一副也不装回去

为什么是这三根？因为判词三句、随身三问，各落在一根梁上。梁一对第一问，分开「可以」和「能」；梁二对第二问，分开顺手和选；梁三对第三问，看一

道约束挡住的事，摔了还能不能爬起来。读者手里那三个问题，就是这三根梁的替换件。五条判决也收得进来：判决一、二压在梁一上，判决三、四压在梁二上，判决五压在梁三上。

第一根梁，可能换成能力。换的时候，不是把可能扔掉。可能的宽度要护着，这一半是他的，留下。换掉的是名字：宽只是宽，要在宽里长出选择的能力，靠创造律的自组织和幸福律的转换，一次一次跑完三拍。

第二根梁，自然换成回写。换的时候，不是说「自然」是假的。最早写进去的那一层是真的，还最牢靠，这一半留下，按需喂奶、哄睡的那首歌，照旧顺着。换掉的是它的位置：它不再是量一切的起点，它是一段有来历的土。有来历，就可以问它合不合拍，不合拍的地方，可以一点一点改。

第三根梁，枷锁一分为二。换的时候，不是把他拆掉的约束全装回去。襁褓、打骂、「哭有什么用」，这些拦的是回得来的，拆得对，这一半留下。换掉的是那一个名字：约束不再只叫枷锁，按第三问分成两样。分出来的护栏，还要守三件事：有期限，讲得出理由，到期交还。这三件康德《论教育》早说过，第 62 章已经让出；本书只添那把分开两样的尺子。

本书的判断：这三根梁，和第 155 号的三根梁（无土、等不得、不许写），是同一座房子从两个窗口看。梁一接「等不得」：能力要等它长，他不等，就只好把可能说成自由。梁二接「不许写」：他不许后来写，就只好把先写的那一层奉为不是写的。梁三接「无土」：护栏正是一片接住你的土，他把土揭掉，护栏跟着一起揭了。

最后换根。根是「起点」，换成「来历」。三根梁换完，靠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这是从哪儿来的？可能从空着来，会被填上；自然从十个月和一次次回写来，可以改写；护栏从大人碰过的回不来来，可以讲清，也可以撤。

换上去的新梁，还要有人撑着才承得住重。口述九那一处，管的就是这件事：两位护航人。能力，要创造律在前面引路；回写要写成好的，要幸福律把张力积

住，别一下子泄掉；护栏本身，第 15 章说过，就是幸福律的一种护航。两位护航人不在，三根新梁都是空架子。

梁换完了，还要把旧房子里亮着的几盏灯数一数。系列的规矩，总解构要列一张闪光点清单，写他留给后人、今天还在用的东西。本书只从这一句话和自然教育里数，数出五盏：童年有它自己的样子，孩子不是缩小的大人；大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会写进孩子里面；帮忙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让孩子盼着不再需要；让孩子在被守住的边界里自己去碰后果；「有节制的自由」这个说法本身。五盏灯，前四盏本书一盏不动；第五盏，本书只给它补上判据和理由，让它从藏着的变成亮着的。

换梁不熄灯。拆一个人的学说，最怕连他点亮的东西一起扔了。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多，开始抢勺子，要自己吃饭。第 26 章说过，用勺子这件事，子宫里没有。

一顿饭，三根梁都用上了。

可能换成能力。他抓得住勺子，这是可能；舀起来送进嘴里，十勺有七勺洒在桌上，这是能力还在长。大人不替他舀，也不把勺子收走。

自然换成回写。阿嫲说：「大了自然会吃，现在喂快点。」慧仪说，自然会吃，是一勺一勺洒出来的；每洒一勺，他的手就改一点。一个星期后，他会把碗往自己跟前拉了。

枷锁一分为二。刚盛出来的汤，放在他够不着的地方，凉了再给，这是护栏，烫伤回不来。饭粒撒一地、衣服弄脏，不拦，这些擦一擦就回来了。

三根梁换完，旧梁也各留了一半。可能的宽度留着：他想用勺子，就给他勺子，不因为洒就收走。自然的那一层留着：他饿了、困了，照旧顺着他的点，不硬排钟点。砸枷锁的手也留着：阿嫲说「吃饭不许玩」，慧仪笑着接了一句「他这是在学」，那道规矩就松开了。

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饿急了、身体不舒服，先喂饱再说；呛咳要有人在旁边看着；弄脏的桌面地面，大人收拾时不抱怨给孩子听。

带走的话

一个根：把一段发生当成起点。三根梁换成能力、回写、护栏与枷锁两分；每根梁留一半，根换成来历。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可能的宽度、最早的那一层、砸枷锁的手；关在一个根上：发生被封成起点。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热汤放远是护栏；饭粒撒一地不拦，因为那本来就不该有一道约束。

◆

67

第 67 章

保底与推翻条件报账

这一章的问题

他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本书又在什么条件下会错？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拿一盒药，翻开说明书。

前面是「适应症」：这药管什么。后面是「禁忌」：什么人不能用，什么情况下要停。一种药要是只写管什么、不写禁忌，你不会觉得它更灵，只会不敢吃。

一个判断也一样。说清楚它在哪里管用，说清楚它在哪里会错，才敢拿去用。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社约论》第一卷第二章，卢梭驳「天生的奴隶」一说。亚里士多德说过，有的人生来是做奴隶的。卢梭答：亚里士多德说得对，只是他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凡是生在奴役中的人，都是生来为了奴役的，这再确定不过；奴隶在枷锁里失去一切，连逃走的愿望都失去了。可是，如果真有天生的奴隶，那是因为先有过违反天性的奴隶。强力造出了第一批奴隶，他们的怯懦让这种状态延续下去。〔核〕

这一段前面各编没有用过，本章新登，已收入附录三。它要紧，因为推翻条件第二条要用它。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本系列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各章散落的保底，收成一张表。

章	他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
第 6 章	苦只是消耗、熬下去长不出本事时，替孩子挡掉是对的
第 12 章	襁褓、奶妈、背不出就打，那个年代的真枷锁，该砸
第 15 章	帮忙要有期限，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
第 17 章	可能的宽度要护着，听不懂的东西不早塞
第 26 章	在子宫写过的地方（吃奶、睡、哭），顺其自然成立
第 32 章	在现实界，只依赖物是护栏；物的好处在稳
第 33 章	回得来的错，交给自然后果去教
第 44 章	人对必然忍得住，对恶意忍不住
第 49 章	挡住听不懂的词、吓人的观念先占位子，是护栏

九条，压成一个条件：事情落在现实界，落在子宫写过的地方，落在拦住回得来的约束上时，他全对。

这三处有一个共同点：他那一招「让开」够用。现实界有稳的物和天生的时间表托着；子宫写过的地方有惯性托着；回得来的错，有下一回托着。让开，能力自己会长。第 36 章说过，他在现实界写得最好，一出这一界就开始偏。本书的判断：他错在把这三处的结论，搬到了自我界、理念界，搬到了回不来的事上。

换一种说法，他的自然教育，是三种有托的地方的极限情形。有托的地方，让开最好；没托的地方，让开就是撒手。第 155 号的保底压成的条件是「当土是坏的、写它的手又不在自己手里时」；本书的条件是另一个角度：当孩子脚下有东西托着的时候。两个条件并排，一个说他在什么样的日子里对，一个说他在孩子长大的哪几处对。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报推翻条件的账。导读立了四条，每条写现在的证据状态。

条件一：若证明新生儿在理念界或自我界已有稳定的、非惯性的选择能力，判决二降为部分成立。状态：未测。本书没有做实验，只有日常观察和间接材料。第 22 章登过几项新生儿偏好研究〔待核〕，那些偏好都是子宫里写出来的，属于惯性，方向与判决一致，不构成推翻。第 39 章看到的，是一两岁的孩子在两个想要之间来回摆，也不像稳定的选择能力。这一条要登入最弱处：在婴儿身上分开惯性和选择，第 25 章立了三项观察指标，可还没有拿去实测，靠的仍是口述和日常观察。

条件二：若在他著作里找到他承认「自然」有来历，并据此改写教育安排，判决三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状态：已触发。第 23、24、25 章已经找到三处「看见」：他转述「自然只是习惯」并留下一扇门，写孩子出生前就被父母的娇弱弄软，写「在他的意志长成以后」。本章添上第四处，就是第二节那一段：天生的奴隶，是先有过违反天性的奴隶造出来的。这等于亲口承认，一种「天性」有来历，是强力和怯懦一代代写出来的。他批亚里士多德「把结果当成了原因」，本书读作：这句话说的，正是本书找到的那个根：把一段发生当成起点。他拿这把刀拆了别人的「天生」，没有拿来拆自己的。他也没有据此改写爱弥儿的安排。四处看见，没有一处用上。

本书的判断：条件二已触发，判决三照原约定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这一收窄，本书认下。初账里曾经加过一句限定，说他只在坏的那一层承认，好的那一层仍没有来历，所以条件只算部分支持、不触发。这句限定删去。原条件没写只算好的那一层，事后加限定，就是挪了球门；先写下的条件，要照先写下的字判，判输了，照认。条件原文还有后半句「并据此改写了教育安排」。照字面，他若真改写了安排，收窄后的那句「没用上」就说不通；这一条当初要收的，是「看见」这一半。他看见了，没有改写，正是「看见了，没用上」本身。

他承认坏的天性有来历、不承认好的也有，这一笔仍然记着，和第 155 号判的「两副尺」接得上；只是它记的是他怎样看见，不再拿来挡条件二。

条件三：若「顺其自然」式散养在读写、自控这类子宫里没有的能力上，长期结果不劣于有护栏的养育，判决四降级。状态：未测。本书没有做长期对照，也不引没核过的研究。第十二编写到的乡村学校、夏山和三户人家，是个案，不算长期结果。这一条要查，得先把两样东西定清楚：什么叫散养，什么叫有护栏；读写、自控用什么量。附录六留着位置。

条件四：若按可逆性撤护栏与按能力撤支架在家庭场景中给出同样决定，护栏判据并回支架理论。状态：未测。两把尺在哪两格给出不同决定，第 63 章用四格表画了出来，两个分离格各举了日常的例子：本事够了、事情仍回不来，支架撤，护栏留；本事不够、事情回得来，给支架，不设护栏。可在真实的人家里，两种撤法是不是真的常常分开，本书没有去查。测法已在附录六预注册：小本子对账，三户有两个年龄段孩子的人家，记三个月；设计已定，尚未执行，由张琼老师在开平执行，现在没有任何读数。若三户的右下格都是空的，照撤名条件，把名字还给支架理论。这一条也登入附录七。

再报五条判决。每条写预备收窄是否成立。

判决一，把可能叫成自由：成立。预备收窄成立，他在《爱弥儿》写下「不完全的自由」，在总纲用「生而」封回（第 18 章）。另据第 64 章，I.1 可读作规范句，判决一落在它被自然教育拿去用的那一处。

判决二，只看见缺力气：成立。预备收窄成立，具体安排里他用上了孩子分辨上的缺，总纲话里没用上（第 18 章）；身体上他让能力长了，只记成力气（第 36 章）；当成天生完好的，是「想要」一头（第 44 章）。

判决三，把最早的回写叫自然：成立。预备收窄成立，看见了四处，没有改写安排；推翻条件二已触发，判决三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判词第三句「早到看不见来历」照旧一字不改，照第 65 章的口径读：看不见来历的是他的学说，不是他本人；他在四处看见了，学说里没有用上。

判决四，在没有惯性的地方说顺其自然：成立。预备收窄成立一半，收窄为「看见了发生，写出了发生，又把发生叫成了自然」（第 47、52 章）。

判决五，把护栏一律叫枷锁：成立。预备收窄成立，现实界他留了护栏，还写了期限，只是藏了起来（第 36 章）；有节制的自由，是护栏的材料、枷锁的做法（第 64 章）。逐格读数，以第 57 章九格表为准。

五条都成立，五条都收窄了，没有一条降级；判决三那一处收窄，是推翻条件二触发以后照约定收的。四条推翻条件，一条已触发，三条未测。未测的三条，登入附录七。

附录六预注册了两项观察：小本子对账（测条件四），老人学视频（测惯性选择与选择的能力在成人身上分不分得开，对着第 61 章的撤名条件）。两项都是设计已定、尚未执行，由张琼老师在开平执行；本章不报任何读数。读数出来，不论支持与否，都登入附录六，本章的账跟着改。

这一轮改稿还自己判输了一处。第 62 章补上家长主义以后，「不伤皮肉的不可逆」照审稿意见写下的撤名条件核了德沃金原文，条件满足，这一样撤名，不再算本书的新意。

「未测」两个字要读准。它不是「推翻不了」。没人去测，只能说推翻的证据还没出现，不能说将来不会出现。一本书写下推翻条件，又没人去查，这些条件就还开着，判决也就还悬着一半。本书不拿「没查到反例」当成自己对的证据。

还要照实说一句：五条都成立，也可能是尺子选得顺手。五条判决和四条推翻条件都是本书自己立的，自己立、自己报账，难免偏向自己。所以这一章的账，只算执笔者的初账；第四处「看见」那段新材料，待进一步核定；四条推翻条件，欢迎读者自己去查。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有一天降温，阿嫲给阿圆穿了三件，外面再套一件夹棉背心。慧仪摸他后背，一手的汗。

她没说阿嫲错。她问阿嫲：当年在乡下，是怎样的？阿嫲说，老屋漏风，冬天没有暖气，孩子一着凉，要抱着走十几里路去镇上看医生。

慧仪说，那时候穿三件，完全对。现在屋里关着窗，又暖，情况变了。第三编写过阿嫲当年怎样带振邦，那一套在那片土上有它的道理。

两个人最后商量出一条：出门吹风，加一件；在屋里，隔一阵摸摸后背，有汗就减。阿嫲那一套，留下了它对的那一半。

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发烧、精神不好，请寻求专业帮助，不靠家里的老办法硬扛；说「在什么条件下对」，是为了商量，不是为了分输赢。

> **带走的话**
>
> 他在现实界、在子宫写过的地方、在拦住回得来的约束上，全对。五条判决都成立，都收窄过；四条推翻条件，一条已触发，三条还没人测过。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天生的奴隶有来历」；只对坏的那一层开，好的那一层仍关着。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出门加一件是护栏；屋里捂着三件，拦的是一个回得来的凉，偏向枷锁。

◆

68

第 68 章

病根、死法，给 SDE 写死法

这一章的问题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一套怎样会死？本书这套判据，又会怎样死？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很多单位都有这样一件事。

几年前出过一回资料外泄，信息部门把所有电脑的 U 盘口都封了，说是为了安全。那一年，这道规矩拦住了真危险。

后来项目早结束了，人也换了几茬。新来的同事要拷一份演示稿去客户那里，跑了三个部门签字。他问为什么要封，没人说得清，只说：「为安全嘛。」

一道护栏，没人拆，也没人记得它当初拦的是什么。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这一章，先请他来提醒 SDE。

《爱弥儿》第二卷：补上他缺的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不补到权力，让他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核〕

同一卷，紧接着「别人比他看得清」那一句：连父亲也没有权利叫孩子去做对他没用的事。〔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两句，是全书里最好的护栏守则，出自他手。

第一句写了期限，还写了方向：帮忙是为了有一天不再需要。第二句写了界线：大人能管，只因为看得清；看不清、对孩子没用的地方，大人没有权利管。

「我是为你好」这句话，最怕的就是这两句。SDE 讲护栏，要向他学三样：学他对大人一句话写坏孩子的那份敏感；学他「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的期限感；学他对真枷锁的那股火气。本书后面给自己写死法，用的正是他这两把尺。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说病根。

本书的判断：他一生遇到的约束，几乎没有一道是讲理由、有期限、会交还的。第一编走过一遍：被当作亡妻的替身，雕刻铺的师傅，要他依附的年金。拦他的手，他一只也看不清，也没有一只把什么交还给他。他见过的约束，都是枷锁的样子，没见过护栏的样子。第 6 章还有一条初判：他的理论，是从他熬不住的那一格长出来的（本书初判）。

他也有过一段不一样的日子。沙尔梅特那几年，华伦夫人身边，他在书房里攒书，没人逼他，也没人拦他，第 155 号说那是唯一养过他的一片好土。可那片土最后也换掉了他。一个人见过的唯一一道「接住」，后来又撤走了，他不信任何约束，也就不难懂。

照本系列的纪律，病根只撤免检，不判真伪。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不等于证明他想错。只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那一句，不能再免检了。

再说死法。

主死法，接第 155 号：回写死。一个把一切约束都叫枷锁的体系，里面没有一个座位能说「这一道是护栏，留着」，也没有一个座位能说「这道护栏该撤了」。护栏说不出口，就只好藏；藏起来的护栏，没人能看见它过期。他拆护栏最狠，他留下的那几道，反倒最难撤。次死法：封顶死。「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是一个封了顶的起点，没有人能对它说「你错了」。

可是，自然教育并没有死。第 155 号说过，一个拒绝回写的体系，是靠别人一次一次的回写活下来的。自然教育也是这样：后来接着顺其自然的人，每一个都悄悄改了它一处，有的把护栏摆到了明处，有的把「让开」改成了「陪着」。第十二编会一家一家看。它活下来，靠的正是它自己不许的那件事。

最后，把刀转向本书。「护栏」这个词，也会变成新的枷锁。第 55 章写过护栏变枷锁的几条路：不撤，不讲理由，不交还，把支架当护栏留着，护得太成功。这里不重讲，只添上两条，都是冲着这个词本身来的。

一条是「我是为你好」。护栏这个词好听，一说出口，约束就有了正当的名头。拿它当盾牌的大人，不必再回答第三问，只要说一句「这是护栏」。「枷锁」这个词一听就是坏的，没人拿它当盾牌；「护栏」这个词，却天生就带着「为你好」三个字。本书立这个词的时候，也就给了大人一面新盾牌。

另一条是把回得来的说成回不来的。「万一呢？」这三个字，能把任何一件回得来的事，说成回不来。本书说护栏防的是存在的死亡，或者改不回去的回写，「改不回去」四个字一松，什么经历都改不回去，什么约束都能叫护栏。判据最怕的，就是这种通胀。

这两条底下，是同一件事：谁来判回得来、回不来？判的人要是永远是大人，孩子没有一个座位能说「这道护栏过期了」，SDE 就犯了和卢梭同一种回写死。第 19 章还预告过一种：把三拍、三界当成人人本来就有的格子，忘了它们也是一种读法。那是 SDE 自己做了同一个动作，把一段发生当成了起点。

所以，本书的判据要写下自己的作废条件。照第 47 号的失败三层来写。

局部失败：若大多数日常约束，事先分不出回得来还是回不来，判据就缩小主张，只管两头，中间那一大片交给商量和试。

还有一处漏洞，本书自己登记：判据若只看单次，就会漏掉累积。被笑一次回得来，天天被笑一年，可能就回不来了。第 53 章已把这一条写进判据：同一件事反复发生，按累积后果判。可「反复多少次才算累积」，本书还只能靠举例；算不进去的地方，判据作废。

系统失败：若用随身三问的家庭，几年下来，孩子的选择能力并不比不用的强，或者家里的约束反而多了，三问就降为一种局部的说话方式，不再算一套判据。

表征失败：第 47 号说的表征失败，是一套说法什么都能重述、却排除不了任何结果。放到本书，就是上面那种通胀走到头：任何一道约束都能说成护栏，判据再也拦不下一道。到了那一步，对「护栏」这个词用发生命名律：它只是对一类反复出现的发生的命名，大人从回不来的事里学到、写回自己身上。问它从哪里来，它就变回一段路，交还给当时当地的那件事去判。

这几条作废条件，最好由孩子来查。一道护栏过没过期，挨着它的人最先知道。本书的判据要是只在大人手里转，它就已经开始死了。

本书不宣布这是对卢梭的最后判决。这本书也要被下一个人一点一点改写，才算走完它自己的环。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八岁那年，家里给她买了一块带定位的儿童电话手表，那时她刚开始自己走一段路放学。那是一道护栏，走丢是回不来的事。

三年过去了。一个星期六下午，嘉晴去隔两条巷子的同学家做手工。慧仪在民宿前台，一个钟头里点开定位看了四回。第五回，她停住了。

她用这一章的五条问自己。是不是在说「为你好」？是。有没有期限？没有，三年没提过。讲过理由吗？没讲过，嘉晴只知道「要戴」。交还过吗？没有。同学家隔两条巷子，大白天，她把这说成了回不来的事吗？说成了。

那天晚上，她跟嘉晴说了当年为什么买这块表，然后问：你觉得现在哪些时候还要戴？嘉晴说，去江门、晚上出门要戴；在镇上白天去同学家，可以不戴，到了发一条语音。两人说好，暑假再谈一次。

这个做法的边界：交还按孩子长出来的能力一步一步来，不是一次撤光；真正回不来的场合，护栏照旧；这次商量的结果，不拿去和别人家比。

带走的话

他没见过一道会交还的护栏，所以把约束都叫成枷锁。护栏这个词也会死：说成「为你好」，把回得来的说成回不来，不让孩子判它过期。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父亲也没有权利」两把尺；关在护栏说不出口上，藏起来的护栏没人看得见它过期。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定位手表三年前是护栏；不讲、不撤、不交还地戴到今天，大白天隔两条巷子也看五回，已经滑向枷锁。

◆



第 十 二 编

身后：谁接着顺其自然

编　序

前面十一编，拆的是卢梭本人的那句话，和他那所纸上的学校。这一编看他身后：「顺其自然」这四个字，被谁接了过去，真的办成了学校，或者搬进了一户户人家。

第 155 号第十编已经写过他身后的几条线：康德、罗伯斯庇尔，伊塔尔、塞甘、蒙台梭利那条一百五十年的家谱，还有他怎样走进中国。本编接着判，不重复，只挑三处。第 69 章，一位俄国作家在自家庄园办的乡村学校。第 70 章，一所英国学校办了一百年的那句话：自由，不是放纵。第 71 章，回到开平，看嘉晴班上三户人家。

三章用同一把尺子量：他们顺了什么，拦了什么，护栏放在哪里。前两章的史实只写大要，能对上他们自己的书或可靠资料的，逐条写明依据；对不上的不写，不编他们的原话。第三章是构想的场景，不对任何教育政策表态。

「放回日子里」一节，三章都用嘉晴班上的三位同学：散养长大的关俊杰，家里讲快乐教育的陈思彤，妈妈被同学叫作「虎妈」的余诗琳。这三户人家，都是我构想的。

69

第 69 章

托尔斯泰的乡村学校

这一章的问题

一所真的照「不强迫」办起来的学校，课堂会乱成什么样？乱过以后，会不会自己理顺？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过年，七八个表兄弟姐妹挤在一间屋里。头十分钟吵翻了天：抢玩具，哭，跑出来告状。

有大人要冲进去管，另一个大人拦住说：「先别管，看看。」

半个钟头后，屋里静下来了。大的带着小的搭积木，最小的那个坐在旁边递积木。没人定规矩，规矩却出来了：谁搭哪一层，谁管递，谁不许碰塔尖。

可你也见过另一种过年：一直吵，最后有个孩子被推倒，额头磕在桌角上。

乱，有时会自己理顺，有时不会。一百多年前，一位俄国作家拿一所学校试过这件事。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先说卢梭这一头。《爱弥儿》第二卷，他给老师出的主意是：唯一可能成功的办法，是有节制的自由；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孩子一概不知，所以可以随你的意愿在他周围放宽或收紧。〔核〕同一卷他又说，读书是童年的祸害，读书对他有用时，他才学。〔核〕

再说接手的人，只写大要。列夫·托尔斯泰年轻时就迷卢梭。他晚年对一位来访的法国教授说，自己十五岁时，脖子上挂的不是十字架，是一枚卢梭像章〔据二手：Bullitt《卢梭与托尔斯泰》引托尔斯泰 1901 年谈话〕。

1859 年，他在自家庄园亚斯纳亚·波良纳，给农民的孩子办了一所不收费的学校〔据二手，已核：维基百科、Britannica 等〕。1860 年到 1861 年，他在西欧游历，一路看学校，回来以后办学的心更定了〔据二手，已核：维基百科〕。

1862 年，他自己写了一篇长文《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登在一份和庄园同名的教育杂志上（杂志办了十二期）〔据二手，已核：Britannica〕。下面几样做法，都是他在文中自己写的〔核：该文英译，下同〕。孩子什么也不用带，不布置家庭作业。迟到了没人追究。进了教室，想坐哪儿坐哪儿：长凳、椅子、窗台、地板，或者那张人人抢的扶手椅。他写，学生永远有权不来上学，也有权不听老师的；老师那一头，也有权不收他，还可以使出全部的影响力。学校不用鞭打，他认为学校没有权利赏罚，却也照实记下，那一学期有过两回破例。

他还写了一句最要紧的话，大意是：我们总觉得乱在一刻比一刻厉害，除了硬压没有别的办法；其实只要等一会儿，乱会自己落下去，长成一种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也稳得多的秩序〔核〕。他写过学校里常见的一个早上：老师进门，一群孩子正在地板上扭成一团，喊着「你压死我了」；老师分书，先拿到书的孩子回头喊地上的「吵什么，听不见了」，扭打的人喘着气坐回去，几分钟后，屋里只剩念书声〔核〕。

学校没办几年。1862 年 7 月他外出时，官府派人来庄园搜查；同年秋天他结了婚，学校随后渐渐停了〔据二手，已核：维基百科、geohistory.today 的办学史〕。1872 年，他出了一本给孩子识字用的《识字课本》，前后下了多年功夫〔据二手，已核：Torresin 2016 的研究〕。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托尔斯泰做了一件卢梭没做的事：真办了一所学校。

爱弥儿是一个想象的孩子，身边只有一位导师。托尔斯泰面对的是一群真孩子，四十来个，每年四月到十月中，庄园里的孩子要下地干活〔核〕。卢梭在纸上说顺其自然，托尔斯泰在一间真教室里顺，顺出乱来，他也照实写下来。

他还做对了两处。

第一处，孩子真能走。爱弥儿走不出导师的手，托尔斯泰的学生，今天不想上，明天可以不来。能走，是现实界里一次实实在在的激发，也是对老师最直接的一张票。

第二处，他看见了乱会自己理顺。卢梭要孩子只依赖物，不依赖人；托尔斯泰让一屋子孩子彼此缠在一起，吵，挤，再自己排出一个次序。第 15 章说过，卢梭少请了一位引领人，创造律：从混沌里自组织出一条新路。托尔斯泰在一屋子乱哄哄的孩子里，看见了这位引领人。这一处，本书认。

还有一处小的，却很要紧。同一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谁该向谁学写作：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核：该文英译〕。一个庄园主、一位已经出了名的作家，认真去问自己该不该向农民的孩子学。第 155 号判卢梭「不许写」：他不许孩子被大人写，自己也不肯被别人改。托尔斯泰这一问，是让老师反过来被孩子改写。本书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他比卢梭多走了一步，他让回写在课堂里两头都走得通。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问他顺了什么。

他顺了两样：孩子的来去，课堂的乱。来去是现实界的选择，今天不来，明天还能来，是回得来的事，顺得了。乱就要多看一眼。

这一处落在口述七管的那一块上。一屋子孩子怎样排座位，谁先念，谁帮谁，子宫里一次也没发生过。所以本书的判断是：托尔斯泰把课堂上那份自己理顺的秩序也叫作「自然」，其实它是一群孩子当场长出来的新东西。他顺的不是惯性，是发生。

发生要有地方发生。乱能理顺，靠几样没写进规矩的东西：一间屋子，一个第二天还开门的学校，一位不走的老师。尤其是最后一样。孩子们敢乱，是因为知道乱完了他还在。

再问他拦了什么。他拦下的，主要是大人加给孩子的那几副：死记、打骂。第 12 章说卢梭反的是一副真枷锁，托尔斯泰接着砸，砸得比卢梭更实。

最后问护栏在哪。下面这张表把两所学校摆在一起：

看哪一处	卢梭纸上的学校	托尔斯泰的乡村学校
孩子	一个，想象的	四十来个，真的
能不能走	走不出导师的手	想走就走
乱	事先安排掉	让它乱，等它平
护栏在哪	藏进「物」里	长在他本人身上

本书的判断：托尔斯泰没有把手藏起来，他的手就是他这个人。他在文章里把这只手写得明明白白：老师有权不收一个学生，还可以对一屋子孩子使出全部的影响力。手是亮的，可护栏长在一个人身上，没写成学校的规矩，也没交给孩子。所以他一转身去成家、写书，学校就停了。第 6 章立过护栏三件：有期限，讲得出理由，到期交还。他的护栏，第三件没有做成：不是不肯还，是没有一个可以接的地方。

还有识字那一头。读和写，子宫里没有，是判决四说的「没有惯性的地方」。托尔斯泰后来为识字专门编了一本书，这正说明：认字这条路没法顺出来，得有人一段一段铺。卢梭在蚕豆那一段承认「两页纸的道理实际要做一年」；托尔斯泰在识字上，多做了不止一年。

所以，托尔斯泰的学校，给本书的判据补了一个现成的例子：顺得了的，是孩子的来去；顺不了、却长得出来的，是一屋子人的次序；长不出来、只能有人铺的，是认字。三样东西，他都碰到了，只是都叫它「自然」。

他接住了卢梭，又往前走了一步：把「顺」从一个孩子的天性，挪到了一群孩子之间的发生。他没走到的那一步，是让这份发生离开他本人，也能接着发生。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班上的关俊杰，家在赤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爸妈在江门开大排档，天不亮出门，半夜才回。爷爷嫲嫲管他吃饭，不怎么管他别的。家里只有一条规矩：天黑前回家。

一个周六，嘉晴跟着小组去他村里做作业，看见了他放学后的日子。

村口晒谷场上，七八个孩子在分队踢球，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上一年级。头几分钟吵得厉害，两个大孩子都要先挑人，最小的那个坐在地上哭。吵了十来分钟，俊杰喊了一句：「小的先挑，输的去捡球。」大家居然都认了。后来一整个下午，没有一个大人来过。

嘉晴看得有点羡慕。她家里，连她几点吃水果都有人问。

晒谷场边上有一条河涌。球滚进涌边的草里，一个小孩往下跑。俊杰一把拽住他：「不许下，阿公讲过。」嘉晴问是哪个阿公。俊杰说，是村头那位阿公，他孙子前几年在这条涌里出过事，那以后村里的孩子都知道，球掉进涌里，喊大人，不许自己下。

一下午的乱，理出了好几条规矩：谁先挑，谁捡球，大的不许铲小的。可「不许下涌」这一条，不是那天下午理出来的，是一位大人从一件回不来的事里带回来的。第 33 章说过：自然后果拦得住回得来的错，拦不住回不来的错。本书在这里多补一句：一群孩子自己理得出回得来的规矩，理不出回不来的那一条，因为那一条的错，试一次就没有第二次。

这个做法的边界：让一群孩子自己玩、自己排次序，先把水、马路、电这些回不来的地方讲清楚、看住；孩子之间的推搡，一旦变成一群人对着一个人，大人要进场。

带走的话

乱能自己理顺，是一群孩子当场长出来的发生，不是天性。理得出回得来的规矩，理不出回不来的那一条。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经托尔斯泰之手，开了「一屋子孩子自己理顺」；关了「护栏离开一个人也能在」。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不许下涌」是护栏，来历是一件回不来的事；乡村学校拆掉的打骂与死记，是枷锁。

◆

70

第 70 章

夏山：自由，不是放纵

这一章的问题

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自由吗？自由和放纵之间，那条线画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区，一个孩子占着秋千，荡了半个钟头。后面排了四五个小孩，他不下来。

他妈妈坐在旁边刷手机，说：「让他玩，小孩子开心就好。」

排队那几个孩子的家长，脸色不太好看。有个奶奶小声说了一句：「这不叫开心，这叫霸道。」

同一件事，一边说是孩子的自由，一边说是放纵。线画在哪里，两边说的不一样。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先说卢梭这一头。《社约论》第一卷第八章：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才是自由。〔核〕《爱弥儿》第二卷：他必须依赖，但不必服从；他必须请求，不能命令。〔核〕

再说接手的人。苏格兰人 A. S. 尼尔，1921 年在德国德累斯顿附近办起一所学校，几经搬迁，1927 年起落脚在英格兰萨福克郡的莱斯顿，学校叫夏山。这所学校一直办到今天，现在由他的女儿主持〔据二手，已核：维基百科「夏山学校」「A. S. 尼尔」条〕。

下面几样，出自尼尔1960年的《夏山》一书〔核：该书英文本，下同〕。课是可以不上的，去不去，孩子自己定，想不去几年都行；课表只是给老师的。全校大会每周六晚上开，跟集体生活有关的事，连怎样罚，都在会上投票；每个老师、每个孩子，不论多大，都只有一票，他写：「我这一票，和一个七岁孩子的一票一样重。」

书里有他那句话：自由，是做你想做的事，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自由。1966年，他干脆把这句话的另一半做了书名：Freedom—Not License!（《自由，不是放纵！》）〔据二手，已核：维基百科书目〕。

还有两件事，书里也写了。一件：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孩子，常常好几个月躲着课，玩、骑车、碍着人，就是不进教室；他写，躲多久，要看上一所学校让他恨得有多深，平均三个月，最长的一个女孩晃了三年。另一件：安全的规矩，夏山是有的。孩子下海游泳，要有救生员在场；十一岁以下的不许一个人骑车上街；不许爬屋顶，不许带气枪。可树可以爬，他写：什么危险的事都禁，孩子会变成胆小鬼。这些规矩，他说多半是孩子自己在大会上投票定的；1949年英国督学的视察报告则写道，这些关乎性命的规矩由孩子订，校长只在它们够严时才批准。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尼尔比卢梭多做对了两处。

第一处，他把「自由」和「随便」分开了。卢梭写过「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这句话在《社约论》里说的是大人。尼尔把它用到了孩子身上，用到每天的饭堂、宿舍、操场上：想做什么都行，你占着秋千不下来，就不行。

第二处，他让孩子自己订法。卢梭把道德的自由写成「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可在《爱弥儿》里，爱弥儿要到十八岁以后，才碰得到法和道德的事。尼尔没等。设想一个十岁的孩子，在大会上举手，提议「熄灯以后不许在走廊里跑」，大家投票，通过了，第二天他自己先守着。《社约论》那一卷里的「公意」，被他搬进了一所学校，缩成一间大会堂那么大。

本书的判断：这是卢梭身后，把 I.8 那种自由真正交到孩子手里的一次。

还可以接上卢梭的另一句：他必须请求，不能命令。占着秋千不下来的孩子，是在命令；在大会上举手的孩子，是在提议。提议要说出理由，要等别人举手，要准备输。卢梭怕孩子学会命令，他的办法是让孩子只依赖物，碰不到人；尼尔的办法是让孩子天天碰到人，在一张桌子上把命令改成提议。本书认后一种，因为提议本身，就是一次选择能力的练习。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尼尔的线和本书的线并排放。尼尔的线，画在人和人之间：碍不碍着别人。本书的线，画在回得来和回不来之间：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挡住回得来的，是枷锁。

两条线大部分地方重合。占着秋千不下来，碍着别人，也让排队的孩子一次次失望，这种失望回得来；大会定一条「一人十分钟」，挡的是回得来的事，尼尔会同意，本书也同意，这条规矩还是孩子自己订的，算不上谁加给谁的枷锁。

不重合的地方有两处。

第一处：一件不碍着任何人、却回不来的事。一个孩子一个人爬上屋顶，谁也没妨碍，照「放纵」那条线，不好算放纵；照本书的线，要拦。夏山真的拦了：屋顶不许爬，树可以爬。屋顶和树的分别，不在碍不碍着别人，在摔下来回不回得来。校长手里还留着一道闸：规矩不够严，他不批。

本书的判断：尼尔在「自由，不是放纵」这句话里只立了一条线；办学的时候，他又补上了一条「回不来」的线，还把最后一道闸留在自己手里。这和卢梭有一处像：多出来的那条线，都没写进自己最响亮的那句话里。也有一处不像：尼尔把它写进了书里，摆在明处，大多交给孩子投票；卢梭把它藏进了物里。尼尔自己也说过，实在的小心和焦虑之间，那条线不好画〔核〕。本书的判据也有画不利索的地方，第 68 章登记过两处。

第二处：一件碍着别人、却回得来的事。某个孩子在大会上说话难听，惹哭了人，尼尔的线会说这是放纵，要管；本书会先问，哭过以后回得来吗？回得来的，交给大会去吵、去罚、去和好，不必大人出手。

然后，本书在尼尔身上多问两句。

第一句：选择的能力，是怎样长出来的？尼尔信「自我调节」：给孩子自由，他会自己调节自己。他在《夏山》里写，自我调节的前提，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原罪〔核〕。这和卢梭「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是同一条线上的话。这一处接口述三。放到夏山，本书的判断是：孩子的选择能力，长在一次一次的大会里。心里有气，先忍住，到大会上说出来，这是转换；吵了半个钟头，吵出一条大家认的新规矩，这是自组织。两位护航人，都在那间大会堂里。夏山的孩子自由，不是因为天性被放了出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方，每个星期练一次怎样选。

第二句：惯性，是谁的？转学来的孩子几个月不进教室。尼尔把这几个月叫作从「厌课」里恢复〔核〕。恢复，意思是旧学校压出来的厌恶在慢慢退，孩子原来的样子在回来。这一处接口述八。本书说过，大人身上有一层一次次回写沉下来的「自然」；孩子也有这种写进去的习性。本书的读法是：那几个月不上课，是旧学校写下的惯性在一点一点跑完。跑完以后长出来的，是一个新的选择，不是回来的天性。有一天他走进教室，是因为朋友在里面、因为他想弄懂一件事，这一脚是他在夏山这片新土上迈出去的。

还有一处，夏山和卢梭的纸上学校正好相反。爱弥儿的导师事事安排，手藏在物后面；夏山的大人坐在大会上，和孩子一样只有一票，手亮在桌面上，还被数成了一票。孩子看得见大人在掂量什么，也看得见大人会输。第 42 章说，替孩子选的时候要把手亮出来。夏山把这件事做成了每个星期的日常。

两种读法，眼前的样子一模一样：一个孩子终于回了教室。差别在后面：若是天性回来，大人只要等；若是新的选择要长，大人就得问，这片新土够不够他长出来。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嘉晴班上的陈思彤，家里讲快乐教育。她妈妈常说一句话：「只要她开心就好。」

五年级下学期，司徒老师布置小组做一份手抄报，嘉晴、思彤、俊杰、诗琳四个人一组，周末在梁家民宿的后厅做。

思彤一来，就把一整盒彩笔拢到自己面前。别人要用红色，她说「我还没画完」；嘉晴伸手去拿，她哭了。她妈妈在微信里回了一句：「她还小，别扫她的兴。」

嘉晴气得在楼梯口站了好一会儿。回来以后，她没去找大人，提了个办法：「我们开个小会，彩笔一人十分钟，轮着用，大家举手。」三个人举了手，思彤没举，嘟着嘴画了一下午。

下个周末再做，思彤先开口了：「我也有一条，谁用完要把笔帽盖好，上次绿色干了。」四个人都举了手。

思彤那句话，是她自己订的第一条法。一个星期前她还在占着彩笔哭，一个星期后，她在给大家的彩笔立规矩。这中间，没有人罚她，也没有人哄她，只有一次她输了的举手，和一个星期的憋气。气憋住了，转成了一条新规矩。

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们自己开小会，只管回得来的事；有人被一群人对着投票、被当众羞辱，大人要叫停；安全的事，孩子可以一起商量，最后那道闸由大人守着。

> **带走的话**
>
> 尼尔把线画在「碍不碍着别人」，本书把线画在「回不回得来」。孩子选择的能力，长在一次一次自己订法、自己守法里。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经尼尔之手，开了「孩子自己订法」；关了「选择要长」，把它说成天性回来。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屋顶不许爬、下海要有救生员，是护栏；「一人十分钟」是孩子自己订的法，不算枷锁。

71

第 71 章

到中国：快乐教育、散养与虎妈

这一章的问题

快乐教育、散养、虎妈，三种养法吵了这么多年，它们各自把护栏放在哪里，又把枷锁加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周五晚上，班级家长群里，有位家长发了一张孩子的周末时间表：七点起床，八点奥数，十点英语，下午书法、编程，晚上练字一小时。

底下很快有人回：「太拼了，孩子童年都没了。」

又有人回：「现在不拼，将来拼不过。」

还有一位家长一直没说话。她家孩子那个周末在乡下爷爷家，一整天没人知道他在哪儿玩。

三种声音，谁也说服不了谁。过几天，群里又换一个话题，同样吵一遍。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卢梭骂过一种教育：那种残忍的教育，为了一个说不准的将来牺牲现在，给孩子加上种种约束，先让他受苦，为的是一份遥远的、他也许永远享受不到的幸福。〔核〕

同一卷稍后，他劝老师：让童年在你的孩子身上成熟。〔核〕

还是这一卷：给他需要的，不给他想要的。〔核〕

这三句话，今天分头被三种养法拿去用。快乐教育拿走了第一句，散养拿走了第二句，第三句，被说成「严」的那一家也会拿来用。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 155 号第 53 章看过这场争论：快乐和吃苦，隔几年换个名字重来一次，是一场轮回。它说轮回的原因，是两边都只问要不要苦，没有人问这份难是谁的、长在哪里。

卢梭在这场争论里，确实有他对的地方。「为说不准的将来牺牲现在」，今天许多被排满了周末的孩子，就在这句话里。第 155 号把这叫作「预支」。

散养这一户，也要替它说一句公道话。很多人家散养，不是读了哪本书选的，是爸妈要出门挣钱，顾不过来。这样的散养，谈不上是一种主张，是日子排出来的。本书写它，不怪它，只看它把护栏和枷锁落在了哪里。

本书接着判，不改判。第 155 号只写了快乐和吃苦两边；本书多放一户散养，再多用一把尺子：不问要不要苦，问护栏放在哪一界，枷锁加在哪一界。

◆ 四、SDE 看这一处

三种养法，都有护栏，也都有枷锁，只是放的地方不一样。先把三家摆成一张表，再一家一家说。

养法	现实界	自我界	理念界
快乐教育	护栏多：吃睡、安全	拦下「难受」本身	不拦，也不陪
散养	只拦天黑前回家	不拦	空着
虎妈	护栏齐	事事替选	拦得最满

表里没有一格是空白的好，也没有一格是全错。要看的，是每一格拦住的回不回得来。

快乐教育那一家，护栏多放在现实界：吃得好，睡得够，不许去河边。自我界里，大人拦下的是「难受」本身，孩子一哭，事情就撤了。第 15 章说过，少了幸福律护航，张力还没积起来就泄了，选择没机会长。本书的判断：快乐教育挡住的，常常是一次回得来的失望；挡住回得来的，是枷锁，哪怕这把枷锁是软的、甜的。

散养那一家，三界几乎都不拦，只拦一样：天黑前回家。现实界的能力长得快，会看路，会讲价，会自己坐车。理念界那一格，读写、算账，子宫里没有，村里的晒谷场上也长不出来。第 26 章说过，没有惯性可顺的地方，顺的是别人的 E：空转，机器的惯性，身边人的惯性。散养的孩子，常常三样都碰上。

虎妈那一家，护栏和枷锁都放在理念界，而且放得很满。本书的判断：她把「一次考砸」当成了回不来的事。一次考砸，大多回得来，把回得来的当回不来来拦，是枷锁穿上了护栏的衣服。她的孩子理念界的能力长得很快，算得快，写得工整；自我界的选择能力，常常长得慢，因为那一界的每一个选择，都有人先替她做了。

这里还有一处要说公道。虎妈和爱弥儿的导师，有一个地方很像：孩子的一天，全在大人手里。差别只在一处：卢梭的导师藏着手，虎妈亮着手。亮着手，孩子至少知道是谁在选；藏着手，孩子以为那是自然。

三家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没有一家在问「什么时候还给他」。快乐教育不必还，因为什么都没拿；散养没法还，因为什么都没给；虎妈还没想过还，因为还觉得早。第 42 章说过：替孩子选，还得越快，越像护栏。

前两章的两所学校，正好给三家各照了一面镜子。托尔斯泰让一屋子的乱自己理顺，可认字那条路，他后来专门编了书去铺；尼尔让孩子投票订规矩，可屋顶不交给谁去试，校长手里还留一道闸。本书的判断：散养那一家，学到了「让它乱」，没学到「认字要铺」；快乐教育那一家，学到了「别硬压」，没学到「规矩要孩子自己订、自己守」；虎妈那一家，把铺路和守闸都做足了，却没留一间让孩子自己投票的屋子。

还要说一句：三种养法里，都有大人自己的「自然」。怕孩子哭的，怕孩子输的，怕管多了孩子恨自己的，这些怕，多半是大人自己被写过的样子。本书说的那种选择习性，在养孩子这件事上最看得清。

所以本书不劝哪一家换成另一家。换一种养法，大人的那份怕还在，换过去以后，照样会在新的养法里找到它的老位置。本书劝的是一件更小的事：在自己家里，挑一格，问一问它拦住的回不回得来，回得来的，想一想什么时候还。

这也是本书对第 155 号那场「轮回」接着判的地方。第 155 号说，两边都没问这份难是谁的；本书补一句，三家也都没问，这道约束到哪天为止。一道没有期限的约束，不管叫快乐、叫散养还是叫严，时间一长，都会往枷锁那边滑。

最后，这三户人家是我构想的，不能当证据。导读的推翻条件第三条说：若顺其自然式的散养，在读写、自控这类子宫里没有的能力上，长期结果不比有护栏的养育差，判决四降级。这笔账要靠长期的研究去算，不靠一个班上的三个孩子。

◆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司徒老师给小组布置了一份数学实践作业：去菜市场，记一个星期里五种菜的价钱，画成折线图，下周一讲给全班听。

星期六早上，四个孩子在赤坎市场门口集合。

俊杰最自在。哪个档口在哪儿，他闭着眼都知道；他还敢问摊主「点解今日贵咗」，摊主笑着告诉他，昨天下雨，菜运不进来。可一回到民宿后厅要画图，他拿起尺子就发愁，横轴该写日期还是写菜名，他说不清。

思彤跟了半个钟头，说脚酸，要回家。她妈妈开车来接，走之前说：「她不喜欢做这种事，你们多担待。」那一格的难，被接走了。

诗琳的图画得最漂亮，格子齐，颜色匀。可轮到挑哪五种菜，她拿着本子迟迟不定，说了三次：「我要问问我妈。」她妈妈回的微信很长，连每天几点去记都写好了。

嘉晴夹在中间，有一刻她也想全交给诗琳她妈妈定。后来她说：「我们自己挑吧，挑错了下周再换一种。」四个人最后挑了菜心、番茄、鸡蛋、豆腐和猪肉，写上了昨天下雨那一条。

一份作业，三户人家的护栏和枷锁都摆在了桌上。俊杰家的护栏只有一条，理念界是空的；思彤家把一次回得来的累当成了要挡的东西；诗琳家把一次回得来的挑错也替她挡了。

那天晚上，谭慧仪听嘉晴讲完，笑着说了一句：「幸好我们家不是那样。」说完她自己停了一下。上个月嘉晴数学小测没考好，是她连夜把错题抄了一本，第二天塞进嘉晴书包里的。那一格，她也替女儿挡过。

这个做法的边界：这一场只拿来看清三种养法的护栏和枷锁放在哪里，不拿来比哪家孩子好；别家的养法，不去当面评判；自家若在其中看见了自己，先改自己手上的那一条，不急着全盘换。

> **带走的话**
>
> 快乐、散养、虎妈，都有护栏，也都有枷锁，只是放在了不同的界里。三家都少问一句：什么时候还给他。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别为说不准的将来牺牲现在」；关了「现在就要长选择的能力」，被三种养法各取一半。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不许下河」「天黑前回家」是护栏；替孩子挡掉一次回得来的累、一次回得来的挑错，是枷锁。

◆



第 十 三 编

AI 时代重读他

编　序

卢梭写《爱弥儿》的时候，孩子身边最会安排事情的，是一位导师。今天，孩子身边多了一台机器：它推荐下一首歌、下一个视频，还能替孩子把一道应用题从头到尾解出来。

第 155 号第十一编已经判过这台机器一次：它是一台什么都立刻答的机器，最厚的土加上最快的转换；卢梭那只藏起来的手，在推荐算法里工业化了。本编接着判，不重复，只问本书自己的两件事。第 72 章：这台替人选的机器，是护栏，是枷锁，还是一种新的惯性？第 73 章：大人替孩子选过以后，要把选择还给他；机器进来以后，这件事还有没有人做，谁来做？

两章的「放回日子里」都在梁家：一台替阿圆放儿歌的智能音箱，一个陪嘉晴写作业的 AI 助手。本编只写这两样东西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不评哪一家产品，也不对任何政策表态。

72

第 72 章

一台替你选的机器

这一章的问题

推荐你看这个、听那个的机器，是在护着你，拦着你，还是在悄悄写你？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家里门锁坏了，你在视频软件里搜了一回「怎么换门锁」。

之后一个多月，首页全是修东西的：修马桶，修抽屉滑轨，修洗衣机排水。你本来只是门锁坏了，看着看着，一到晚上就想刷两条。有一天你跟朋友说：「我这人就爱看这个。」

说完你自己愣了一下。一个多月前，你并不爱看这个。

刷到第三十条的时候，你已经分不清，是你在挑它，还是它在挑你。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一卷，卢梭写到很小的婴儿：他的眼睛总跟着光走，光从旁边来，眼睛就转过去；吃和睡一旦按钟点量好，就会变成到点必须有的东西，很快，欲望就不再是需要的结果，而是习惯的结果；或者说，习惯给自然的需要又添了一个新的需要。你要提防这一点。〔核〕

紧接着他说：孩子唯一可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养成任何习惯。〔核〕

这两句都在第一卷同一页上。第 155 号第 54 章引的是另一段：让孩子始终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始终是你在做主；并且说，把那段话里的「老师」换成「推荐算法」，一个字都不用改。本章不再重引那一段，只接着往下问。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习惯给自然的需要又添了一个新的需要」，这句话写在两百多年前，今天读来准得吓人。

一个没有吃夜宵习惯的人，连着吃一个星期，第八天晚上十点就饿。一个本来不爱看修东西视频的人，刷了一个月，晚上就想刷。需要是后来添上的，添上以后，摸着和天生的一样。

他还提醒大人：要提防，而且要早提防。卢梭把这份提防放在婴儿身上，放在眼睛追光的那个年纪。今天一个一岁的孩子，眼睛追的光，常常是一块会发亮、会出声的屏幕。他的提防，找到了一个他想不到的对象。

他开的方子，本书不跟：「不养成任何习惯」做不到，第 25 章说过，惯性是选择能力的地基，没有熟路，新路也无从长起。可他看见的那件事，本书全认。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按本书的判据，挨个试一试。

它是不是护栏？有一部分是。拦下诈骗链接，给孩子的账号挡掉不适宜的内容，这些挡的是回不来的事，是护栏。

它是不是枷锁？很少是。枷锁是一道「不许」，拦住回得来的选择。推荐机器几乎从不说「不许」，它只说「你可能还喜欢」。

那它是什么？本书的判断：它主要是第三种东西，一种新的惯性。

第 27 章说，大人的「自然」是一次次回写沉下来的惯性和选择习性（接口述八）。推荐机器做的，正是这件事，只是做得飞快。你点了一条，这一点被记下来，写进它给你画的那张像里；它照着这张像，推出下一条；你又从推出来的里面点一条，再被记下。选一次，写一次；写一次，推一次。一个人自己要几年才写深的习性，这台机器可能几个星期就写出来了。

所以本书的判断是：推荐机器是一台把这种回写加速的机器。它不给你造新的自然，它把你的旧选择一遍一遍写回来，写成你的「自然」。

拿自由律的三拍，把它和卢梭给爱弥儿的安排并排看：

三拍	卢梭给爱弥儿的	推荐机器给用户的
纠缠	只认子宫那一层	只认你的旧记录那一层
选择	当成天生完好	替你做好，排在第一条
激发	缺力气，靠缩欲补	只剩手指一动

这张表里有一处倒过来了。卢梭的孩子，缺的是激发，想要的多，做得到的少。刷推荐的人，激发一点也不缺，手指一动就到；缺的是选择那一拍，因为它已经被做掉了。

还有一处更有意思。卢梭的根本准则是：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做到的，做他想做的。按这条准则量，刷着推荐的人几乎是最自由的人：推到眼前的，都做得到；做得到的，又正好是想要的。想和做严丝合缝。本书的判断：这正是那条准则的漏洞。想和做对上了，选择那一拍却没有发生过；对上它们的，是一台照着你旧记录摆东西的机器。

第 155 号说，卢梭那只藏起来的手，今天工业化了。本书在它后面多问一句：这只手照着什么摆？照着你自己的旧选择。所以你感觉不到有一只手，你只感觉到「我就爱这个」。卢梭把手藏在物后面，这台机器把手藏在你自己后面。本书的判断：这比藏在物后面藏得更深。

第 26 章讲「别人的 E」，第二种就是机器的惯性。本章在那一句后面补一条：机器的惯性不光从外面推你，它还是照着你的样子推的，推久了，就长成了你的一部分。

它什么时候会变成回不来的事？本书说，护栏防的是存在的死亡，或者改不回去的回写。对一个大人，被机器写深的习性，改起来慢，多半还改得动。对一个选择的能力还没长出来的孩子，事情不一样。第 15 章说，婴儿生下来有一个空位，

可能很宽，位子上还没坐人。机器的惯性若先坐上了那个位子，孩子自己的选择能力，就少了一块长的地方。本书初判：对选择能力还没长出来的孩子，推荐的惯性最靠近「不可逆的回写」那一头。写深到什么程度才算回不来，本书不知道，这要靠研究去答。

它对可能的宽度，也做了一件看不出来的事。第 17 章说，可能的宽度和自由的能力反着走；大人一刀砍掉几条路、孩子自己什么也没长，那只是窄，是纯亏。推荐机器从不砍路，它每天推来新的，看上去越刷越宽。可推来的，都是照你旧记录挑的同一类。本书的判断：推荐给人的，是一种看上去越来越宽、其实越来越窄的可能；窄下去的那一截，没有换来一点能力。

还要和第 155 号分清各管哪一拍。第 155 号那台「什么都立刻答」的机器，管的是等：张力一来就化掉，第一拍被跳过去。本章这台「替你选」的机器，管的是选：纠缠还在，只是纠缠里分出哪条路，已经有人替你分好了。两台其实是同一台，一台机器，两副面孔；一个人碰到它，等的那一拍和选的那一拍，可能同时被拿走。

最后要把三样东西的差别说清楚。护栏，你看得见；枷锁，你感觉得到，会疼，会想挣。惯性，你什么也感觉不到，你只会说：我本来就这样。

所以看一台推荐机器，要问的不是它拦了你什么。要问的是：我这一下点进去，是顺手，还是挑过的？一个月前的我，会不会也点它？答不上来的那几条，多半是惯性在替你点。

这一章的判断也要写下撤名条件。若长期使用推荐系统的孩子，在新情境下自己提出路子的次数（第 25 章第二项指标），不少于少用的孩子，「推荐机器把回写加速、写成孩子的『自然』」一说收回，「最靠近不可逆的回写」那句初判一并撤下。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半了，家里买了一台智能音箱。阿嫲学会了一句话：对着它说「放儿歌」。

阿圆一闹，阿嫲就喊一声。音箱放出一首节奏很快、开头有一串「叮咚」的儿歌，阿圆一听就安静。阿嫲高兴，再喊一声：「再放一次。」

一个月以后，事情变了。音箱里放来放去，只剩那五六首。阿嫲换着唱她小时候的「月光光，照地堂」，阿圆一听就哭，扭着身子指那台音箱。

谭慧仪打开手机上的播放记录，看了一眼：一个月，六首歌，放了四百多次。音箱设置里有一项「根据收听记录推荐」，是开着的。

她想起第 22 章那首老粤语歌。那首歌，是阿圆在肚子里就听熟的，是子宫十个月缠出来的那一层。眼前这六首，是出生以后，一个月里被写进去的。写的人有三个：阿圆，他喜欢熟的；阿嫲，她见不得孩子哭；音箱，它照着记录推。三个都没有选，三股惯性凑在一起，一个月就写出了一层新的「自然」。

阿嫲那一股，也有来历。导论里，她对哭着的嘉晴说过一句「哭有什么用」。在她那里，哭是要尽快止住的东西，这是她几十年写进去的习性。音箱来了，她的习性找到了一个最顺手的帮手：喊一声，哭就停。

那天晚上，她把「根据收听记录推荐」关了。

关掉以后头两天，音箱放出来的歌不对，阿圆哭得比以前还多。阿嫲心疼，说：「开返佢啦，何必呢。」谭慧仪没有马上答。她在心里过了一遍：这几天多出来的哭，是回得来的；一层一个月写深的惯性，拖得越久，越难改。她跟阿嫲商量，再试一个星期。别的办法，她还没想好，留到下一章。

这个做法的边界：孩子爱听重复的歌，本来就很常见，不等于出了问题，不必慌；若对孩子的语言、注意力的发育有担心，请寻求专业帮助；关掉一个设置，是给孩子留一个空位，不是把音箱搬走。

带走的话

推荐的机器很少拦你，也不太护你；它把你的旧选择一遍遍写回来，写成你的「自然」。你感觉不到那只手，因为它藏在你自己后面。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习惯会给自然添上新的需要，要早提防」；关了「惯性看得见、改得动」，只开了一张「不养成任何习惯」的方子。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挡诈骗、挡不适宜内容是护栏；推荐本身两样都不是，是一种新的惯性。

◆

73

第 73 章

选择的能力会不会被代走

这一章的问题

机器替孩子选了，还会还给他吗？它不还，谁来还？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过年写贺卡，你拿起笔，想写「谢谢」的「谢」，右边那一半怎么也想不起来。

你用手机打字十几年了。拼音一敲，第一个候选字就是它，你连第二个都很少看。字是你「写」的，可每一个字，都是输入法先替你挑好、你点头认下的。

十几年里，你从来没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直到那天拿起一支笔。

◆ 二、他怎么说（原文与出处）

《爱弥儿》第二卷：补上他缺的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不补到权力，让他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核〕

同一卷：他受别人支配，只是因为他的需要，也因为别人比他看得清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或有害。〔核〕

第一句给帮忙定了期限；第二句给大人管孩子找了一条理由：看得清。第七编引过他的一句脚注：唯一永远不该满足的，是对权力的欲望。〔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让他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是整本《爱弥儿》里最该抄下来贴在书桌前的一句。帮忙的目的，是让帮忙可以结束。第 42 章讲自我界的护栏，就是从这一句起步的：替他选，然后还给他。

他把「看得清」当作大人管孩子的理由，也有分寸。第 18 章引过，他紧跟着写：连父亲也没有权利叫孩子去做对他没用的事〔核〕。有理由，也有边界。

「不补到权力」这几个字，今天读来格外准。他怕的是，大人的帮忙一过线，孩子学会的就不是自己做，是使唤人。一个孩子对着机器打一行字「帮我写」，机器就写，从不推辞，从不累，也从不说「你先试试」。本书的判断：一台随叫随到、句句照办的机器，在卢梭的尺子上，正好是把帮忙补到了权力那一头。他那句脚注防的，就是这个。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把「代走」说清楚。本书说过，选择要靠两样后天长的本事：自组织（创造律），转换（幸福律）。

一个 AI 作业助手，两样都能替。一道应用题，孩子卡住了，它把条件理成一、二、三步，这是替孩子做了自组织；孩子刚皱起眉，几秒钟答案就出来，那股卡住的劲还没积起来就散了，这是替孩子做了转换。第 15 章说的两位护航人，一台机器全包了。

那么，选择的能力会不会被代走？本书的判断，分两种人答。

对大人，是生锈。会的东西，久不用，一次次回写成「不用也行」的习性。提笔忘字就是这样：本事还在底下，捡起来要费一阵子。

对孩子，多半不是被拿走，是没长出来。一样东西还没长，谈不上被拿走；可它该长的那段时候，位子已经被机器坐上了。第 17 章说，爱弥儿十二岁，理念界

的可能很宽，能力很弱。一个事事问机器的孩子，在那一类题上，可能也很宽，能力也很弱，这一次安排他的，不是一位导师，是一台机器。

生锈和没长出来，在家里分得出吗？有一个粗的看法：把机器拿开一次，看剩下什么。大人拿开机器，慢一点，费点劲，还能做出来；孩子拿开机器，要是连从哪一步下手都说不出，那一样本事多半还没长。这只是一户人家看一眼的办法，不是测验，不拿来打分，也不凭一次就下结论。

这一说也写下撤名条件。若常用 AI 作业助手的孩子，拿开机器以后碰上同类的新题，下一回会换一种做法的次数（第 25 章第三项指标），不少于少用的孩子，「对孩子多半是没长出来」一说收回，只留「生锈」。

再用第 6 章立的护栏三件量一量这台机器：有期限，讲得出理由，到期交还。

期限：机器没有。它今天帮，明天帮，孩子上了初中还在帮。

理由：它讲得很多，每一步都讲。可它讲的是这道题的理由，不是替你掂量的理由：为什么这条路适合你，下次你自己来时该看哪几样，它讲不出来，因为它并不认识那个卡住的你。

交还：机器没有这一项。本书的判断：不少这样的产品，看重的是你明天还来不来用。这不一定是坏心，只是它身上没有卢梭那一句「让他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

还有卢梭那条理由：别人比他看得清。这条理由本身没写期限，大人管孩子，靠的是大人看得清，孩子一长大，大人不再比他看得清，这条理由就自己到期了。可换成一台机器，它在几乎每一道题上都比孩子看得清，而且一直看得清。本书的判断：照卢梭这条理由，机器替孩子选，永远不会到期。期限只能从外面加上去。

所以第二个问题有了答案：机器进来以后，「还给他」这件事，机器自己不会做，要有人做。本书的判断是三方。大人定期限、定交还的日子；孩子在机器给的东西上，自己练选；机器可以被设成帮忙交还的那一种。第 47 号早有判断：「一个真正的数学智能体，不应立刻给答案，而应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形成猜想、执行尝试、接受反馈、完成修正、促进分化、自组织和升维。」

这件事也要用到大人自己身上。提笔忘字的是大人，刷推荐刷到「我就爱看这个」的也是大人。孩子学着怎样用机器，看的多半是大人怎样用。一个大人自己从不在机器给的东西上改一个字，很难让孩子相信「回头改一处」是认真的。本书的判断：还给孩子之前，大人先得把自己的那一拍拿回来一点。

三方里，老师那一头也不能少。司徒老师改作业，看得到每一题对没对；她看不到的，是这道题是谁想出来的。作业里的对错，今天已经说明不了太多。本书的判断：机器进来以后，老师手里最要紧的，是那些当场做、当场说的时刻，一次小测，一次上黑板，一次「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这些时刻，替孩子把那一拍选择找回来，也让大人看清，还到哪一步了。

第 155 号给过一个办法：先猜两分钟，再问机器；还给过一个方向：让机器只给下一步的提示，不替孩子把圆柱放进去。这两样本书照收，不再重讲，只在后面接几步，每一步都要写明边界。

第一步，要两条路，不要一个答案。让机器给两种思路，孩子自己挑一条，说出为什么挑它。选择那一拍，留给孩子。

第二步，回头改一处。机器给出的东西，至少改一处，说出改的理由。回写的行为判据是「回头改一件旧的」；这一步，是让孩子回写机器，别总是机器回写孩子。

第三步，写上期限。这一类题，这学期可以用它，下学期先停；到期那天坐下来，重讲一次。

第四步，给小的留一个空位。一岁多的孩子不会用机器，却一直被机器选着。关掉自动连播，把「放哪一首」交回到他能做的那一点点上。

这几步的边界：它们是给一户人家试的，不是规定；不拿孩子用机器的记录去打分、去比；账号、密码、付款、和陌生人聊天，这些回不来的事，仍由大人把着，那是护栏，不在「还」的范围里；不以禁代管，也不以放代管；孩子若在屏幕上长期难以自控，影响了吃饭睡觉，请寻求专业帮助。

五、放回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学期初，学校推荐了一个学习软件，里面有个 AI 作业助手。嘉晴很快就会用了：拍一下题，步骤一行一行出来。

三个星期，她的数学作业一题没错。然后是一次分数应用题的小测，她在第三题上卡了二十分钟，没写出来。司徒老师在卷子边上写了一行小字：「作业和小测，像两个人做的。」

那天晚上，梁振邦没收手机，也没骂人。一家人坐在饭桌边，定了三条。每道题要它给两条思路，嘉晴自己挑一条，跟爸爸说为什么挑这条。它给的东西，至少改一处。第三条是期限：分数这一单元学完，这个助手在分数题上先停用，到时候再商量。

头几天，嘉晴嫌麻烦，挑哪条总说「随便」。振邦就问一句：「随便的话，你闭上眼睛指一条？」她笑了，改口说：「这条画图的，我看得懂。」

第二个星期，她在机器给的第二条思路里，找出了一个单位写错的地方，得意了一个晚上。

又过了几天，振邦路过她房门，看见她一道题卡着，手在手机上方停了一会儿，又把手机扣过去，说了一句：「我自己再试一条。」

没有人叫她这样做。那一下，是她自己选的。

客厅里，阿嫲那边也换了办法。谭慧仪打印了两张儿歌的封面，一张是那首「叮咚」，一张是「月光光」。要听歌的时候，阿嫲把两张卡片举到阿圆面前，让他指。头几回，他每次都指「叮咚」。到第二个星期，他有一回伸手，停了停，指了「月光光」。

这个做法的边界：两张卡片是给他一个能做得到的选，不是考他；他连指十次同一张，也照放，不劝；嘉晴那三条，到期要真的坐下来谈，该取消的取消，取消时说清楚为什么，别让它们变成一道不撤的规矩。

带走的话

机器替孩子选，不会自己还；期限、交还，要大人从外面加上去。还的时候，还的不只是答案，是那一拍选择。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让他盼着不再需要」；关了「看得清」这条理由的期限，换成机器，就永远不到期。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账号、付款由大人把着，是护栏；两条思路、改一处、写明到期，量的是她还差多少本事，是一副有期限的支架，不是护栏；到期不撤，也成了枷锁。

◆



第 十 四 编

用得上

编　序

前十三编一直在拆。拆出来的几样工具，要拿回一个家、一间教室、一张书桌上试一试，才知道顺不顺手。

本编五章，写五种人：父母，教师，学生与自学者，成人自己，能改结构的人。这里是前三章。

每章写九个上下的场景。每个场景分三段。「他会说」：卢梭在这件事上会怎样主张，有原文的，照英译转述并标〔核〕；没有原文的，写「照他的思路」。「SDE 多问一句」：拿本书的几样工具去量一量，可能与能力，惯性与选择，护栏与枷锁，两位护航人。「明天能做的」：一件明天就能试的小事，后面跟一句这个做法的边界。每章末尾，写这套眼光的分寸，再收成一句明天就能用的话。

先说三句丑话。这里给的不是育儿手册，也不是一套教学方案，只是一种看法落到手上的样子。涉及孩子发育、情绪的事，本编只谈理解与相处，拿不准的，请寻求专业帮助。本编的任何做法、任何小本子，只给自己用，不进考核。场景里的人家与孩子，都是我构想的。

74

第 74 章

父母：从餐椅到那扇关上的门

这一章的问题

从一岁到十二岁，父母每天替孩子挡、替孩子选，哪一下在护着他，哪一下在捆着他？

《爱弥儿》是写给父母看的。他对父母的主张，收拢起来是三句：少说教，让物去教；给他需要的，不给他想要的；别拿大人的规矩提前塞满孩子。前面几编拆过，这三句在现实界多半站得住，出了现实界就缺一块。缺的那一块，恰好是父母最费心的地方：孩子想要，忍不住，说谎，嫉妒，关门。下面九个场景，从一岁多排到十二岁。

场景一　勺子掉下去第九次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一岁两个月，坐在餐椅上，把勺子往地上一丢，然后看着阿嫲。阿嫲捡起来，冲一冲，递给他。他又丢。到第九次，阿嫲的腰直不起来了。

他会说：给他需要的，不给他想要的〔核〕。勺子掉了，捡一次是需要；捡到第九次，孩子是在拿大人当差使。照他的思路，这时候就不该再捡，让勺子躺在地上，让物去教他：扔了，就没有了。

SDE 多问一句：这一丢里缠着两样东西。一样在现实界：东西一松手，会掉，会响，会滚到桌子底下，他在一遍一遍试这条路，这是创造律在干活。一样在自我界：丢完看阿嫲，阿嫲一弯腰，他就笑，他第一次发现，自己一个动作能让一个大人动起来。卢梭只看见后一样，要掐；前一样要是跟着一起掐了，一条正在长的路也就断了。

明天能做的：把两样拆开。要试掉落，就给他一样能随便扔的东西，软球、布袋、塑料碗，扔进餐椅边的篮子里。捡勺子，一顿饭捡三次，第三次说一句「最后一次啦」，第四次，勺子留在地上，饭照吃。

这个做法的边界：他扔的若是瓷碗、玻璃杯，先换餐具，碎片是另一回事；孩子还饿着，饭照样喂，不拿吃饭来练规矩。

场景二　「快说对不起」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快两岁，在古镇河边的小广场上，跟邻居家的小孩抢一只皮球，一口咬在人家手臂上。谭慧仪一把拉过他：「快说对不起！」阿圆扭着身子，一个字也不说。

他会说：别罚他，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错；也别逼他说「原谅我」，他还不懂怎样冒犯你〔核〕。照他的思路，逼出来的一句对不起，只教会孩子一句台词。

SDE 多问一句：他对了一半。快两岁的孩子，自我界刚冒头。「对不起」后面那一整串，我伤了你，我难过，我下回不这样，他还缠不出来；逼着说，得到的是嘴上的惯性。他漏了另一半：被咬的是另一个孩子。这一口，大人得出手。拦的是别人的皮肉，也是阿圆自己下一回的路：咬一口就抢到了球，这条路走熟了，就成了他的一个习性。

明天能做的：先拦手，再当着阿圆的面照顾被咬的孩子。蹲下来，只说一件事：「咬，痛。」然后抱他到旁边待一会儿。对不起由大人替他说，说给对方的家长。等他再大一些，自己走过去摸一摸人家的手，那一下才是他的。

这个做法的边界：别家孩子破了皮，要照看伤口、跟对方家长说清楚；孩子在很多场合都控制不住，时间又长，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三　衣柜里有东西

这是我构想的一户人家。一个四岁的女孩，夜里一关灯就喊，说衣柜里有东西。妈妈讲了一个月「世界上没有鬼」，没用。

他会说：多让他在黑地方玩，这比哲学的一切道理都管用；怕黑是人天生的，因为在黑里什么也不知道。玩的时候一定要快活，别把孩子关进地牢，进去的时候笑，出来的时候也笑〔核〕。

SDE 多问一句：这是全书少有的一处，他看见能力要练：怕黑不靠讲理，靠在黑里一次一次走出一条路来。本书只补一句。他说把怕黑怪到奶妈讲的故事上是错的，怕黑有它天然的原因。本书的判断：两样都有。一个每晚被「再不睡老虎就来了」哄睡的孩子，黑里那只东西，有一半是大人写进去的。先别再往里写。

明天能做的：白天玩「关灯找宝」：拉上窗帘，在客厅藏一只会响的小玩具，一家人摸黑去找，找到了，开灯笑一场。夜里留一盏小夜灯，这是护栏，不急着撤。

这个做法的边界：游戏由孩子愿意才开始，喊停就停，不拿「胆小鬼」笑她；她要是夜夜惊醒，白天也怕得厉害，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四　「是猫碰的」

这是我构想的一户人家。一个五岁的男孩在阳台上玩，碰翻了一盆绿萝，花盆碎了。妈妈问是谁，他说：「是猫。」

他会说：孩子撒谎，是服从的规矩逼出来的。服从不好受，他就偷偷不服从；躲过眼前的罚，比说真话划算。所以他说：我们从不要求孩子说真话，免得他藏；也不要他许诺，免得他想违约〔核〕。

SDE 多问一句：他看准了来路：一个一说实话就挨骂的家，是在教孩子撒谎。可「不要求说真话」这一步，把一道护栏也拆了。说真话，子宫里没有，顺不了，要长。长它要两样：说了实话，天没塌，这是幸福律的一次转换；说了实话，事情有了新办法，这是创造律的一次自组织。一句谎，回得来；天天拿谎躲，是一段慢回写。

明天能做的：先不问「是不是你」，先说「花盆碎了，我们一起收拾」。收拾完再说：「要是你碰的，告诉我，不罚，我们想想花放哪儿不容易碰到。」他说了，就真不罚，一起给花挪个地方。

这个做法的边界：碎瓷片大人收，孩子只扫泥土；「说了不罚」出了口就要守，守不住就别说；孩子长期、在很多事上撒谎，先看看家里是不是罚得太重，拿不准，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五　阿嫲回乡下那一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嫲回乡下喝喜酒，要去一个星期。阿圆一岁半，白天全靠阿嫲带。谭慧仪的主意是趁阿圆午睡，让阿嫲悄悄走。

他会说：别让孩子离了人，白天黑夜都待不住〔核〕（这句接在「唯一的习惯是没有习惯」后面，第 13 章引过前半）。照他的思路，孩子一哭就抱，就是在养一种依赖人的习惯。

SDE 多问一句：他怕的是对人的依赖，这份怕有道理。可一个一岁半的孩子，跟阿嫲的那一团纠缠是真的，拆不掉，也不该拆。能长的是另一样：人走了，还会回来，这件事他在子宫里没见过，得一次次看见。悄悄走，是一只藏起来的手，孩子醒来看见的是一个洞，不知道洞有没有底。

明天能做的：让阿嫲当面走。抱一下，说「阿嫲去饮酒，七日返来」，挥手，出门。阿圆哭，由妈妈抱着哭一会儿。每天晚上跟阿嫲视频两分钟，阿嫲回来那天，让阿圆去门口接。

这个做法的边界：哭一阵、黏人几天，这个年纪很常见；要是连着很多天吃睡都乱了，精神一直不好，请寻求专业帮助；说几天回，就几天回。

场景六　「狐狸好聪明」

这是我构想的一户人家。爸爸给七岁的女儿读《狐狸和乌鸦》，读完问她学到了什么。女儿说：「狐狸好聪明，我也要那样。」

他会说：看孩子学寓言，你会发现，他们一用起来，几乎总跟作者的意思反着来。他们笑乌鸦，都喜欢狐狸〔核〕。所以爱弥儿不读寓言。

SDE 多问一句：他看见了一件今天很多家长没看见的事：你讲的道理，和孩子从故事里拿走的，可以是两样。孩子挑狐狸，是挑了占上风的那一边，这是自我界刚冒头时最常见的一种选法。他的办法是不讲。本书的判断：不讲，孩子照样会在别处碰见狐狸。她反着读，正好露出她此刻站在哪儿，这比寓言本身更有用。

明天能做的：讲完别急着说「所以不要爱听好话」。先问：「你喜欢谁？」她说狐狸，再问一句：「要是你是乌鸦，肉没了，你会怎么办？」让她换个位子站一站。

这个做法的边界：一个故事只问一个问题，问完就收，不追着要标准答案；她说「我还是喜欢狐狸」，也行。

场景七　碗是我拿的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圆快两岁，开饭前总要从阿嫲手里抢碗，嚷着「我拿，我拿」。上周摔了一只瓷碗，阿嫲从此不让他碰。

他会说：对物的依赖不涉及道德，不伤害自由〔核〕。照他的思路，让孩子去碰真东西，让碗自己告诉他轻拿轻放。

SDE 多问一句：这一处他对，而且对得实。一个要帮忙的孩子，是在现实界找一条「我也能」的路。麻烦出在「让物去教」的那个物上：瓷碗碎了，碎片会割手、会踩到，这是回不来的那一小块；碗碎了本身，回得来。护栏拦碎片，不拦「拿」。

明天能做的：给阿圆一只不锈钢碗、一把木勺，开饭前让他负责「拿给阿嫲」。瓷碗大人拿。钢碗掉了，他自己捡起来，再送一次。

这个做法的边界：热汤、刀、玻璃杯不交给他；他想帮才让他帮，不催；送到了，说一句「碗送到了」就够，不必夸成「真乖」。

场景八　「你们只疼弟弟」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日晚上，阿圆发烧，一家人围着他转。嘉晴做完作业没人看，把本子往桌上一摔：「你们只疼弟弟！」

他会说：爱弥儿没有兄弟姐妹，他的书里，一个孩子配一位导师。照他的思路，嫉妒是从拿自己跟别人比开始的，是社会带进来的，最好别让它起头。

SDE 多问一句：二孩的家里，比是躲不开的：同一张饭桌，同一对父母，一个抱在怀里，一个自己走路。嫉妒是自我界里一团真纠缠，拆不掉。能做的，是别让它只剩一条路：我闹，我才被看见。这条路走熟了，会跟着她很多年。

明天能做的：每周给嘉晴一段只属于她的时间，一个钟头，不带阿圆，干什么由她定。那一个钟头里阿圆哭了，换别人去哄。

这个做法的边界：哪一周守不住，提前告诉她补在哪天；不拿「你是姐姐，要让着」开头；她说「不用了」，也照样留着。

场景九　那扇关上的门

这是我构想的往后。嘉晴快十二岁，放学回家就进房间，门一关。谭慧仪敲门，里面说：「干嘛？」

他会说：人可以说生了两次，一次生来存在，一次生来成人〔核〕。第二次出生一到，他的口气全变了：你费心关上的通道又开了，风放出来了，手要握住舵，不然一切都完了〔核〕。一个一辈子劝大人松手的人，到这里要大人握紧。

SDE 多问一句：他的慌，本书懂：自我界这时候一下子涨满了。可握舵，握的是哪一头？关门拦住的是父母的眼睛，拦不住任何回不来的事。回不来的那一小块，在别处：她的脸、她的学校、她家门口，会不会被发到陌生人眼前（第 54 章立过这一条）。手要放在那一小块上，门可以还给她。

明天能做的：定一个敲门约定：敲门，等她说「进来」再进；真有急事，敲三下，站在门口说事。九点手机回客厅那一条照旧。

这个做法的边界：身体的变化、情绪的起落，这个年纪常有，多听少问；若长时间情绪低落、吃不下睡不着、不愿出门，请寻求专业帮助；门可以关，不上锁这一条，事先把理由讲清。

这套眼光的分寸

九个场景，用的是同一个动作：先把一件事里缠着的几样拆开，再伸手。拆开以后，卢梭常常对一半。物会教人，罚会逼出谎，大人随手一下会写进孩子，这些他都看见了。他漏的是另一半：说真话，忍嫉妒，在黑里走，等一个会回来的人，这些本事子宫里一样也没有，顺不了，要有人护着长。

护着长，靠的是那两位护航人。九个场景里，父母做的事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幸福律那一头：不急着把勺子捡回去，不急着替她把狐狸说成坏蛋，让那股想要、那份不服、那阵害怕，在孩子身上多待一会儿，别一冒头就泄掉。一种是创造律那一头：给一只能扔的软球，给一只摔不碎的钢碗，给一个敲门的约定，让积住的劲有一条新路可走。只做前一种，孩子会憋着；只做后一种，大人又替他把路铺满了。

分寸也要说清。第一，这套眼光不替你判每一件事，拿不准的，先当护栏办，事后再拆。第二，它判的是那一道约束，不判父母好不好。第三，家家不同，别拿别人家的孩子当尺子，也别拿这一章当尺子。

明天就能用的话

「这件事里，哪一样是他正在长的？那一样，我先别拿走。」

> 带走的话
>
> 拦住回不来的那一小块，把能长的那一大片留给他。孩子要长的本事，子宫里都没有，顺不了，要护着长。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让物去教」「谎是服从逼出来的」「在黑里玩」；关了说真话、忍嫉妒要护着长这一扇，到了青春期，又一把握紧了舵。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小夜灯、钢碗、敲门约定是护栏；逼说对不起、「你是姐姐要让着」、趁午睡悄悄走，多半是枷锁。

◆

75

第 75 章

教师：司徒老师的一个学期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老师面对四十四个孩子，哪些规矩该守，哪些该拆？替学生选过以后，怎样把选择还回去？

卢梭只当过一年家庭教师，没教成（第 3 章）。《爱弥儿》里的导师，一辈子只教一个学生。四十四个人的教室，他没见过。可他写给老师的几句要求，放进今天的教室仍然扎人：少说教，别拿权威顶替道理，别让孩子互相比。下面十个场景，是司徒老师五年级下学期的一个学期，从二月底开学到七月期末。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学期。

场景一　开学第一天的六条

司徒老师在黑板右边写了六条：走廊不许跑；上课不许喝水；作业一律用蓝笔；午休必须趴着；课间不许留在教室；上下楼梯靠右走。一个男孩举手：「上课为什么不能喝水？」

他会说：拦住他别做坏事就够了，用不着禁止（第 53 章引过）。照他的思路，这六条最好一条也不写，让台阶、墙角、渴了的嗓子自己去教。

SDE 多问一句：拿判据一条一条过。楼梯靠右、楼梯口和转角不跑，拦的是一群孩子挤在台阶上的那一下，那是回不来的，是护栏。上课不许喝水、作业只许蓝笔，拦的都是回得来的，多半是上一届留下的习性，是枷锁。午休和课间两条，要看学校怎么安排、教室有没有人照看，那一格不全归她。

明天能做的：当堂把六条分成两栏。「为了安全，不商量」一栏只留楼梯那一条，写上理由。上课喝水那一条划掉。蓝笔改成「用自己看得清的笔」。午休、课间两条写明「按学校安排」，下面加一行：有意见可以写纸条给我。

这个做法的边界：学校统一的规定，老师不能自己拆，只能讲明白；划掉的规矩惹出一次麻烦，就事论事，不一下子全收回来。

场景二　后墙上的红花榜

教室后墙有一张红花榜，作业全对贴一朵。开学第三周，最后一排那个男孩的名字后面一朵也没有，他拿铅笔把自己那一行涂黑了。

他会说：孩子一开始讲理，就别拿他跟别的孩子比，不要竞争，连赛跑也不要；宁可他什么也学不会，也别让他靠嫉妒和虚荣去学。一年一年只记他自己：你看，这是你跳过的沟，这是你扔石子的远近，我们看看你现在能做到多少〔核〕。

SDE 多问一句：一个月不贴花，死不了人，回得来。可这张榜在一个孩子身上天天写一遍「你是最后一个」，写三个学期，就是一段慢回写，越往后越贵。拿「跟过去的自己比」替它，这一步本书认。只补一句：老师要是每周公布谁「进步最大」，跟自己比又成了一张新榜。

明天能做的：撤掉红花榜。每人发一张只给自己看的「我的上个月」：上个月卡住的是哪一类题，这个月做对了几道。

这个做法的边界：这张纸不进平时分，不评「进步之星」；它一旦进了考核，最省事的伪装就是上个月故意少做几道；孩子不想填，可以空着。

场景三　前四周我替你们排

开学分学习小组。上学期让孩子自由组，那个从外省转来的男孩周子墨没人要，一个人坐在角落。

他会说：唯一可能成功的办法，是有节制的自由；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孩子都不知道，所以你可以随意在他周围放宽或收紧〔核〕。

SDE 多问一句：边界得有人定，这一点他说得对。缝在「随意」两个字上：放宽收紧，只写在老师心里。替孩子选，本身可以是护栏。一个开学就被全班剩下的孩子，写进去的可能是「我是没人要的那一个」，这一笔离回不来很近。只是护栏要露出来，要写期限。

明天能做的：她跟全班说：「前四周的小组，我来排。我排的理由是每组都要有一个爱讲题的、一个爱画图的。四周以后，你们自己重新排，规矩你们定，我只守一条：不能有人落单。」

这个做法的边界：分组的理由只讲搭配，不当众提任何孩子的家事；周子墨要是长时间不开口、不愿上学，先跟家里通气，需要时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四　作业的菜单

三月，她把作业分成「必做三题」和「选做三题，挑一道」。第一周，一半孩子一道选做也没交，说：「挑不出来。」

他会说：看着他，不管发生什么，在他累之前停下来；他学了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别让他做任何违背他意愿的事〔核〕。

SDE 多问一句：「挑不出来」，正是第 17 章说的那个样子：可能一下子宽了，能力没跟上，人就卡在原地。选的本事是长出来的，一口气给三道，等于把一个还没长的本事当成了现成的。

明天能做的：选做从两道开始，一道偏计算，一道偏画图，题目上注一句「这道适合喜欢画图的人」。两周后加到三道；再过两周，让孩子自己出一道。

这个做法的边界：选做就是选做，不做不扣分；自己出的题不评高低，只看出题的人自己能不能算出答案。

场景五　一条没走通的路

四月，讲长方体的表面积。一道题：从一个长方体的一个角上挖掉一个小正方体，表面积变了没有？黄子朗说：「没变。挖掉三个面，里面又露出三个一样大的面，挪过去了。」对。第二天，一道挖在棱中间的题，他还这样说，错了。

他会说：让他知道一样东西，不是因为你告诉了他，是因为他自己学会的；别教他科学，让他去发现（第 48 章引过）。

SDE 多问一句：这句话在这里只用得上一半。黄子朗确实自己发现了一件事：挖角的时候，面挪过去了。另一半用不上：他自己发现的东西有一条边，他自己看不见。看一个「另一种解法」，要问三件：它在哪儿成立，在哪儿断掉，它看得见什么标准做法看不见的。第 48 章嘉晴的假设法，只走到第一件；这一回，三件都要走完。

明天能做的：黑板左下角开一小块「这条路走到哪」。把黄子朗的「挪面法」写上去，写上他的名字；再把棱中间那道题摆在旁边，全班一起找：挪不过去的，是哪两个面。

这个做法的边界：写名字之前先问本人愿不愿意；这一块不打分；断掉的那一步不擦，留一个星期。

场景六　「为什么要倒过来乘」

五月，讲分数除法。一个女孩连问三遍：「为什么要倒过来乘？」后排有人笑出了声。

他会说：他问问题，你的回答要够他起兴趣，不够他满足；他要是乱问一气，只想让你围着他的问题转，那就马上不答〔核〕。

SDE 多问一句：前半句是护航：一个问题被一口气答完，张力就泄了，她自己的那一步就没了。后半句是他的老习惯：凭老师一眼，判她「在拿你当差使」。本

书的判断：判不准的时候，宁可当她是真问。一个被判成「乱问」的孩子，下回就不举手了，这一笔写进自我界，不太好改。

明天能做的：她说：「这个问题好。我先答一半：除以一个分数，是在问一里面有几个它。另一半，你们小组下课想，明天说给我听。」

这个做法的边界：一节课停下来答几个，老师自己有数，课要讲完；笑的孩子不点名批评，只说一句「问的人在替大家问」。

场景七　老师也卡住了

六月，一个学生从课外书上抄来一道题，问她会不会。她没见过。

他会说：他写教爱弥儿画画：我也拿起铅笔，一开始画得跟他一样笨；我跟他并排走，或者只领先一点点，让他很容易追上，有时还超过我〔核〕。

SDE 多问一句：这是《爱弥儿》里最露手的一段，可他那份笨是装的，手还是藏着。本书的读法：老师不用装。当着学生露一次真卡住，怎样画图，怎样试，怎样说「这条不通，换一条」，学生就亲眼看见一次选择是怎样从一团乱里长出来的。这正是创造律在前面引路的样子。

明天能做的：她当堂做这道题，边做边说。二十分钟没做出来，她说：「我今晚接着想，明天告诉你们我卡在哪。」第二天，她先讲卡住的那一步。

这个做法的边界：不天天这样，也别当成表演；课标规定的内容照讲；老师有权说「这道我回去再想」。

场景八　家长群里的一条消息

一位家长在群里说：「司徒老师，能不能每天在群里发一下作业没交齐的名单？家长好督促。」

他会说：照他的思路，他会先把父母请出去。导师最好一个人管到底，大人一多，孩子就学会看各人的脸色（第 7 章写过他怎样清空父母）。

SDE 多问一句：这一步今天做不到，也不该做。那张名单倒值得拆开看。家长要的是「我能知道」，这件事合情合理，回得来。可名单在群里一发，写进孩子的是「全班家长都知道我没交」，天天一遍。拦住了一次回得来的忘交，写下了一笔不太回得来的羞。

明天能做的：她在群里回：「没交齐的，我私信告诉那一家，不在群里发名单。」

这个做法的边界：学校有统一做法的照学校办；老师在群里不点评任何一个孩子；这里只写一个班的样子，不评别的班怎么做。

场景九　丢了的那本书

五月底，班级图书角少了一本《昆虫记》。借书登记上写着邓俊宇，他说放在书包里，找了三天没找到。有同学说：「罚他以后都不许借书。」

他会说：别单单为了罚而罚孩子，罚要作为他过错的自然后果落到他身上〔核〕。照他的思路，书丢了，后果就是书没了，同学没得看，让他自己去碰这件事。

SDE 多问一句：这一条比「不许借书」好得多。「以后都不许借」，拦的是一件回得来的事，拦得又没期限，是一副枷锁。可「自然后果」也不是自己长出来的，第 9 章算过，破窗后面站着一个安排的人。本书的读法：后果要回得来，还要给他留一条补的路。补的路让他自己选，选的那一下，才是这件事里他长出来的东西。

明天能做的：她单独跟邓俊宇说：「书丢了，同学没得看。你想一个补的办法，明天告诉我。」他想了一晚，说用零花钱买一本二手的，再帮图书角把十本散了页的旧书粘好。她说好，给了两个星期。

这个做法的边界：补的办法要他这个年纪做得到，不让家里替他出大钱；不在班上公开说是谁丢的；两个星期没做完，问一问卡在哪，不加罚。

场景十　期末那张交还表

七月期末。她在备课本上列出这学期替学生选过的事：前四周的分组，选做从两道起步，楼梯那一条，家长群的私信。每一行后面写一格：下学期交还多少。

他会说：补上他缺的力量，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让他盼着有一天不再需要〔核〕。

SDE 多问一句：这一条他写得好，可只写给老师自己看。本书补一步：交还要让学生看见，看见了，才盼得起来。

明天能做的：最后一节班会，她把这张表念一遍。分组，下学期你们自己排；选做题，下学期轮流出；楼梯那一条，留着，理由再讲一遍。

这个做法的边界：交还一次不等于全交，交出去的出了问题可以收回一部分，收回时讲理由、写期限；这张表是老师自己的，不交学校，不评比，不记到哪个孩子头上。

这套眼光的分寸

司徒老师做不成卢梭那样的导师。她能从他那里借的，是三样：少说教，别拿权威顶替道理，别让孩子互相比。她得替他补的，也是三样：替学生选的那只手要露出来；护栏要写期限，到期交还；看一条另一种解法，要看到它断掉的地方。

分寸有三条。第一，老师只动自己动得了的那一格，学校的安排、课标、考试，照实跟学生讲明白，不记到自己头上，也不记到学生头上。第二，这一章的做法都不进考核，一进考核，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它做成一张好看的表。第三，四十四个孩子不一样，一招不必全班同时用。

明天就能用的话

「这条规矩，我能不能当着学生讲出理由，再说出哪天交还给他们？」

带走的话

老师的手一定会伸进孩子的选择里。露出来，写上期限，到期交还，这只手就是护栏。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少说教、不比较、并排画画；关了放宽收紧的那本账，只写在老师心里，四十四人的教室他也没见过。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楼梯那一条、前四周的分组是护栏；红花榜、上课不许喝水、群里发名单是枷锁。

◆

76

第 76 章

学生与自学者：自己当自己的护航人

这一章的问题

没有人替你摆好一切的时候，一个学生、一个自学的人，怎样把选择的能力自己长出来？

《爱弥儿》里的学生，身边永远有一位导师。今天的学生，一天里多半时候身边没有：老师要管四十几个人，父母在上班，手边是一本练习册和一部手机。自学的大人更是这样。卢梭的书是写给大人的，写给学生本人的话很少。下面十个场景，把他写给导师的话翻过来，交到学生自己手上：护住张力、引出新路的那两位护航人，你得自己当。

场景一　卡住的二十分钟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晚上九点前，嘉晴做到练习册最后一道题，卡住了。她先是咬笔，接着擦了三遍，最后喊：「爸，你直接告诉我答案！」

他会说：教书这门手艺，要舍得浪费时间，也要舍得节省时间〔核〕。照他的思路，这时候别急着解开，让她自己在题里多待一会儿。

SDE 多问一句：卡住，就是纠缠满了：几条路都不通，劲积在那里。这一段别急着有人来解，他说得对。他没说的是，卡住也会写进人。一个每道难题都卡到哭、没人接的孩子，写进去的是「我就是不会数学」，这一笔很难改。忍住张力是幸福律的活，可忍要有个头。

明天能做的：卡住时，先在草稿纸边上写两行：「我试了哪条路；它断在哪儿。」给自己定二十分钟，到点还不通，就拿着这两行去问人，只问断的那一处。

这个做法的边界：二十分钟是嘉晴的数，每个人不同；考场上另算；这两行只给自己看，不交老师检查。

场景二　只许它问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江门一个读高一的男生，物理学到动量守恒，每道题都拍照问 AI，讲解一看就懂，一合上手机就不会。

他会说：你一旦拿权威代替理性，他就不再讲理，只会成为别人思想的玩物（第 48 章引过）。

SDE 多问一句：两百多年前他说的权威是老师和书。今天又多了一样，随叫随到，从不嫌烦，说出来的话很像道理。第 73 章判过，选择的能力会不会被代走，要看那一拍是谁在做。一个人自己学，旁边没有老师盯着，那一拍更容易悄悄交出去。

明天能做的：给 AI 定个角色：只许它问，不许它答。「我在学动量守恒，你只问我问题；我答错了，你别纠正，只再问一个。」学完写一句：今天哪一个判断是我自己下的。

这个做法的边界：查公式、查事实时，照常让它答；它问出来的问题也可能不准，拿不准的回课本核；那一句只写给自己，不交任何人检查。

场景三　排到分钟的暑假计划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一个初二女生，放暑假第一天，在本子上写了一张计划：六点半起床，六点四十背单词，七点十分吃早饭……一直排到晚上十点。第三天，她就一格也没做到，把本子塞进了抽屉。

他会说：最伟大、最重要、最有用的教育规则，是不要节省时间，要浪费时间〔核〕（第 6 章引过，作过他一生的反证）。照他的思路，排到分钟的计划，正是他最看不上的那种省时间。

SDE 多问一句：他这句一半对。对的一半：排满到分钟的计划，写下第二天就成了枷锁，拦住的全是回得来的事。错的一半：一样也不固定，每天早上都要从头选，选的力气很快就耗光了。本书的读法：计划是自己给自己铺的一小片土，要有，也要能回头改。回头改一件旧的，本身就是选择的能力在长。

明天能做的：计划只写三件每天要做的事，不写几点做；留一格空着，写「今天我想干的」。每周日翻一次，改一处，旁边写为什么改。

这个做法的边界：有的事就是要准点，补习、帮家里、和人约好的；改计划不等于放弃，连着两周一件都没做，再坐下来想想是不是写多了。

场景四　背下来的东西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一个初一男生背数学公式，背得滚瓜烂熟，一到题目里换个样子就认不出来。

他会说：读书的孩子不再思考，他只是在读；他得到的是词，不是知识〔核〕。

SDE 多问一句：他怕的是一副真枷锁：一肚子词，一样也用不上。可背下来的东西，有时候是土。乘法口诀背熟了，做分数题时脑子才腾得出空去想路。本书的判断：背熟，是自己给自己造一层惯性，让下一回的选择轻一点。要分的是，背下来的这一样，用过没有。

明天能做的：背一个公式之前，先用它算一道题；背完以后，再拿它去做一道没见过的。背一首诗之前，先说一句它写的是哪个季节、在哪个地方。

这个做法的边界：考试要求背的照背；这是给自己排的顺序，不是跟老师较劲；背不下来不等于笨，换个时间再试。

场景五　考前那一晚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一个初三女生，中考前一晚躺在床上，心跳得厉害，脑子里只有一句话：「考砸了，这辈子就完了。」

他会说：他没写过考试。照他的思路，这一类东西他会整个拆掉：不比较，不竞争，只看自己比去年长了多少（第 75 章引过）。

SDE 多问一句：考试是一片学生动不了的土，本书不评它该不该有。考前一晚的慌，是张力积到了顶。积住，是幸福律的第一拍，接下来要转换。慌的时候，什么都会被说成回不来。大多数考砸，是回得来的，只是贵一些。

明天能做的：考前一晚写一张小纸条：最坏会怎样；真那样了，下一步我能做什么。写完折起来，去睡。

这个做法的边界：要是连着几天睡不着、吃不下、身体不舒服，请告诉家里人，请寻求专业帮助；这张纸条不给任何人看。

场景六　自学第三周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工厂做质检，晚上自学画图软件，想以后转去做设计。前两周劲头很足，第三周，一打开软件就犯困。

他会说：蚕豆那一段，他自己认了，两页纸的道理实际要做一年（第 47 章）。照他的思路，他会叫导师别急，一件事慢慢来。

SDE 多问一句：第三周是一道坎。新鲜劲泄了，本事还没长出来，张力里只剩下苦。卢梭给导师留足了时间，自学的人得自己给自己留。放弃一次，回得来；一次次放弃，写成「我学什么都坚持不了」，那是慢回写。

明天能做的：把「不学了」改写成「停一周」，写上重新开始的日子。停的那一周，每天只做一件最小的事：打开软件，画一条线，关掉。

这个做法的边界：停满一周还是一点也不想碰，也许这条路真不适合他，那就放下，这也是一次选择；花钱报的课，量力而行。

场景七　换一条路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一个读会计的大二女生，想换去学设计，想了三个学期，一天也没真做过设计。

他会说：给爱弥儿挑手艺，他是在爱弥儿喜欢的手艺里挑。他还要导师跟着一起当学徒，一周一两天整天待在师傅那儿，同起同吃，因为他们要的不只是学会木工，是当一个木匠〔核〕。

SDE 多问一句：在喜欢的里挑，是选择的可能；真去当木匠，是激发。一个想换路的人，常常只在可能那一拍打转。换路回不回得来，要一段一段看：一下子退学，最难回头；旁听一门课，做一件作品，都回得来。

明天能做的：先在新路上走一小段回得来的：这学期旁听一门设计课，做一件完整的作品，拿给一个真在做这一行的人看。

这个做法的边界：各校能不能换、怎么换，规定不同，照学校的办；家里的打算要一起商量；本书不替谁决定换不换。

场景八　找一个一起卡住的人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一个人在网上自学日语，每次卡住都没人可说，学了三个月，越来越闷。

他会说：爱弥儿身边没有同学，只有导师。书里出现过别的孩子，是导师把两个小男孩叫来，让他们赛跑抢一块点心，赢的当着输的面把点心吃了〔核〕。同伴在他的学校里，是导师手里的一件教具。

SDE 多问一句：一个人自学，缺的正是那两位护航人：没人帮你把劲积住，也没人在你卡住时递来一个你想不到的角度。同伴可以当这两位，前提是不比谁快。

明天能做的：找一个同样在学、同样会卡住的人，每周通十五分钟话，各说一处这周卡住的地方，是怎样走出来的，或者还没走出来。

这个做法的边界：只说卡住，不比进度；对方不想继续了，就停；不收钱的约定更好守。

场景九　买回来的二十本书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一位三十五岁的父亲，在网上看到一张「育儿必读二十本」书单，一口气全买了。半年过去，每本都翻过开头，没有一本读完。

他会说：我讨厌书，书只教人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核〕。既然非有书不可，他只给爱弥儿挑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很长一段时间，它就是爱弥儿的全部藏书，他们关于自然的一切谈话，都只是它的注解〔核〕。

SDE 多问一句：二十本书摆在书架上，是选择的可能，宽得很。宽到一定程度，人就卡住了：每本都想读，每本都不敢先放下。他只留一本，是把可能收窄到能力够得着的地方，这一步有道理。本书只补一句：那一本得是自己挑的，而且读完要拿去用一次，不然它也只是教人谈论。

明天能做的：从二十本里挑一本，挑的理由写在扉页上。读到第一个「明天就想试」的地方，停下来，试一次，再往下读。

这个做法的边界：剩下十九本不必扔，也不必内疚；读不下去的书，换一本也是选择；书里讲到孩子发育、情绪的事，拿不准时，请寻求专业帮助，别只凭一本书下判断。

场景十　前台的五句英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谭慧仪的民宿，今年外国客人多了。她以前没怎么学过英语，现在每晚关了前台的灯，用手机学半个钟头。

他会说：眼前的兴趣，是唯一能把人带得又远又稳的动力〔核〕。

SDE 多问一句：她有他要的那样东西：明天就有客人要问路。可大人学东西，带着一样孩子没有的：几十年写出来的选择习性。一开口就怕错，错一次就想「我这个年纪学不会了」。这一笔，是她自己写给自己的。

明天能做的：只学明天前台用得上的五句。第二天用上了几句，晚上在本子上打个勾；说错的那一句写下来，第二天换个说法再用一次。

这个做法的边界：累的几天就歇着；不跟嘉晴比谁学得快；客人听不懂的时候，先用翻译软件把事办好。

这套眼光的分寸

卢梭写给导师的话，交到学生自己手上，要翻一次面。导师替学生做的两件事，护住张力，引出新路，现在要自己做。积住那股劲，是替自己当幸福律的护航人；从卡住的地方找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是替自己当创造律的引路人。

十个场景里，自己给自己立的护栏也不少：二十分钟的期限，停一周的日子，只许 AI 问不许它答，一张最坏会怎样的纸条。它们跟大人立的护栏守同一条规矩：拦住回不来的，讲得出理由，到期自己拆。一个学生哪天发现，那条二十分钟的期限已经用不着了，他就把一道护栏交还给了自己。

分寸有三条。第一，卡住要有期限，慌要有底，拿不准的时候先找人说。第二，本章所有的小本子、小纸条都只给自己看，一旦拿去给人检查、给人打分，就会被填成好看的样子。第三，有的路真不适合，停下来也是一次选择，不算失败。

明天就能用的话

「卡住的时候，先写下：我试了哪条路，它断在哪儿。」

> **带走的话**
>
> 没人替你摆好一切的时候，自己当自己的护航人：积住那股劲，找一条新路，再给卡住定个期限。

>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别让权威顶替道理」「不只学木工，要当木匠」；关了学生自己那一拍：身边永远有导师，同伴只是教具。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二十分钟的期限、考前那张纸条是护栏；排到分钟的计划、「这辈子就完了」是枷锁。



77

第 77 章

成人自己：认出自己的「自然」

这一章的问题

大人身上那些「我就是这样」，哪一处托着你，哪一处锁着你，又怎样在上面长出一次自己的选择？

第 27 章已经接过导师口述八，立了本书的判断：合拍时是土，不合拍时是自己焊的锁；成人的自由，是在惯性上面还能长出一次不是惯性的选择。这一章只把它放进十个日子里。

《爱弥儿》第一卷他说，我们开始生活，就开始学习。〔核〕可他把力气全花在开头，说到大人的习惯，只说难改（第 27 章）。本章松这一处：大人的自然是写出来的，写出来的，就还能接着写。下面十个场景，「SDE 多问一句」都问两件事：推着你的是熟路还是你自己；这层熟路此刻托着你，还是锁着你。

场景一　换了一座城

设想一位三十岁的人，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三个月了，周末她总是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在老家，周末亲戚自己会上门，她从来没学过怎样「约」一个人。

他会说：人不是生来挤在蚁穴里的，城市把人吞掉。〔核〕（《爱弥儿》第一卷）照他的思路，毛病出在城。

SDE 多问一句：让她周末待在屋里的，是省城，还是一层老家写进去的习性：等人来叫？这层习性在老家是土；搬到一个没人会来叫的地方，就成了锁。换城市，脚下那一层她是随身带着的。

明天能做的：这个星期，主动约一个同事吃一顿早餐。早餐短，说错了话也回得来。约之前那一阵别扭，别急着让它散，那是幸福律在攒张力；约成一次，这一次就开始往下沉。

这个做法的边界：不是逼自己变外向，有人独处本来就舒服；若长时间低落、不想出门、睡不好，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二　换了一个行当

设想一位做了十五年工厂会计的人，厂子关了，他去一家社区团购站当店长。第一个月，货到了没人说怎么摆，他就站在那里等人派活。

他会说：你指望眼下的社会秩序，却不想这秩序本身会变，会有你既预见不了、也防不住的变局。〔核〕（《爱弥儿》第三卷）所以他说：生活是我要教他的行当，命运怎样改他的地位，他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核〕（第一卷）

SDE 多问一句：十五年写进他身上的，不止一样。对账找错的那双眼睛，到了团购站看库存、看损耗照样好用，是土。「等人派活」在厂里合拍，到了没人派活的店，就成了锁。换行当最常见的错，是把两样一起扔掉，或者一起留着。

明天能做的：拿一张纸，写下旧行当带来的三个习惯，每一个旁边标一个字，托，或者锁。标「锁」的，只挑一个，下个星期试着改一回。

这个做法的边界：换行当的难处很多在钱、在年龄，不在习性；这张纸不替人判该不该转行。

场景三　退休以后的第一个月

设想一位在镇上供电所干了三十多年的人，退休了。第一个月，他每天早上七点照样穿好衬衫、扣好扣子，坐在客厅里，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

他会说：说到一个死守王座的亡国之君，他写：在我看来他只是一顶王冠，王冠没了，他就什么都不是；能丢掉不再属于自己的地位、照样做一个人，这样的人有福。〔核〕（《爱弥儿》第三卷）

SDE 多问一句：七点起床、穿好衬衫，这一层是土，留着，它托住一天的开头。锁在下一步：三十年里，一天的路都由排班表替他走出来。卢梭说要丢得掉位置；本书多问一句：丢掉以后，谁来排那一天？这要靠创造律，从一团空白里理出一点样子。

明天能做的：每个星期留一个上午，不排任何事。自己决定做什么，哪怕只是去河边看一个钟头的船。晚上回想一句：今天有哪一件，是我自己挑的？

这个做法的边界：留出来的上午，不拿来和别人比充实不充实；若长期闷闷不乐、不想见人，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四　做了父母，冒出父母的话

设想一位新做爸爸的人。儿子四岁，吃饭剩了小半碗，他张嘴就是：「一粒米一滴汗，吃不完不许下桌。」说完他愣了，这是他父亲的原话，连那个敲桌子的动作都一样。

他会说：《爱弥儿》最后一页，爱弥儿快要当爸爸了，跑来对老师说：天不许我让你像教父亲那样去教儿子，这件神圣的事，除了我自己，谁也不能做；可请你继续做年轻老师们的老师，给我们出主意，管着我们，只要我活着，我就需要你；教我照你的样子做。〔核〕（第五卷）

SDE 多问一句：连卢梭笔下最好的那个孩子，做父亲时也要照老师的样子做。一代人的教法，就这样写进下一代的「自然」。饭桌上那句话，要拆开看。「米来得不容易」，是一层好土，留得住；「不吃完不许下桌」，拦的是一次吃不下，回得来，是一把锁。

明天能做的：下一回那句话冒到嘴边，只说前半句，把后半句换成：「食唔落就讲，下次盛少啲。」（吃不下就说，下次盛少一点。）说完，把碗里剩的那一口拨进自己碗里。

这个做法的边界：拆父母的话，不是拿来评判父母，那句话在他们那片土上怎样，本书不猜；孩子若长期吃得很少、体重让人担心，请找医生看一看。

场景五　「做回真实的自己」

设想一位四十岁的人，读了几本书、听了几场讲座，决定「做回真实的自己」。她说，真实的我，是那个不想跟人争、只想安安静静的人。

他会说：萨瓦牧师那一句：我只须问自己，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我觉得错的就是错的。〔核〕（《爱弥儿》第四卷，第 43 章已引）照他的思路，往里看，那个没被别人写坏的我就在那里。

SDE 多问一句：「真实的自己」，多半是写得最早、最深的那一层。它最熟，于是像是「真的」；可最熟不等于最自由。第 43 章给过问法：这个声音能不能追到某个人、某一次场面。「不想争」要是追得到小时候争了一回挨了骂，「做回」它，是回到最熟的那条路上。

明天能做的：把「真实的我是……」那一句写下来，旁边写一行：这一句我最早是什么时候有的？再找一件小事，试一回和它不一样的做法，看看那个自己是不是也真。

这个做法的边界：追来历是为了看清；若碰到很痛的往事，请寻求专业帮助，别一个人硬挖。

场景六　「跟着感觉走」

设想一位二十八岁的人，手上有三家公司的录用，其中一家是他从没做过的行当。他去面试回来说：「感觉不对。」另外两家，都是他做熟了的。

他会说：《社约论》第一卷第八章：只受欲望驱使是奴役，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才是自由。〔核〕照他自己这句话，「跟着感觉走」这笔账，不好全记在他头上。

SDE 多问一句：「感觉不对」有两种。一种是纠缠发出的信号：这里有两股力在拉，要停下来看一看，这是一盏灯。另一种，是熟路碰到生地的那一阵不舒服，

只说明这里没走过。两种来得一样快。把第二种当成第一种，人就只会在熟路上挑来挑去。

明天能做的：把那句「感觉不对」拆成两行写：让我不舒服的，具体是哪一样？这一样是危险，还是只是陌生？写完再决定。决定还是回熟的那一家，也行，只要这一回是看清以后挑的。

这个做法的边界：陌生的地方也可能真有风险，工资、合同这类照常查清楚；这两行字只帮人分开两种感觉，不替人做决定。

场景七　四十五岁学写毛笔字

设想一位四十五岁的人，报了镇文化站的书法班。第一天，老师让他写一横。他捏毛笔像捏圆珠笔，手腕贴着桌面，笔尖往下压，一横写得又细又硬。

他会说：《爱弥儿》第二卷一个脚注：照着走过的路走最省力，所以习惯在老人和懒人身上很强，在年轻、好动的人身上很弱。〔核〕（第 27 章引过）照他的思路，四十五岁再学一样新东西，是跟一股越来越强的习惯顶着干。

SDE 多问一句：几十年写字的底子，是土还是锁？两样都有。字形记得熟、手稳，是土；圆珠笔那股往下压、手腕贴桌的劲，用在毛笔上就成了锁。中年学东西，难处不在「太晚」，在旧的惯性一直抢先出手。新的手势，要在旧手势让开半拍的那一下里长。

明天能做的：每次写之前，先把手腕提起来，慢慢写三横，慢到能感觉到旧手势正往上冒；每次写完，只记一句「今天改了哪一处」，不记写了几张。

这个做法的边界：字好不好看，不拿去跟班上的人比；手腕、肩膀写得一直痛，先歇下，痛得久了请找医生看一看；那一句记录只给自己看。

场景八　「照旧？」

设想一位上班的人，每天早上在巷口同一家早餐店吃早饭。老板一见他就喊：「照旧？」他点头，一碗及第粥，一根油条。五年了。

他会说：照他的思路，还是第 72 章引过的那句：习惯给自然的需要又添了一个新的需要，你要提防。〔核〕（《爱弥儿》第一卷）

SDE 多问一句：一碗粥本身是一层好土，早上不用想，省下力气去想别的。锁在那两个字上：「照旧」一出口，「挑」这一拍就碰都碰不到了。五年里，有几回是他挑的？头一回是挑的，后面的，多半是一声招呼和一身困一起替他写的。

明天能做的：一个星期里挑两天，老板问「照旧？」时，先说一句「等等」，看一眼墙上的菜牌再点。点回那碗粥也可以，只要是看过以后点的。

这个做法的边界：赶时间的早上，照旧就照旧，这件事不为改掉谁的口味；饮食上有医生交代的，照医生的来。

场景九　一向最懂事的那一个

设想一位三十五岁的人，从小是家里的老大，大人常说「你最懂事」。到了单位，什么活都揽下，同事一开口，他嘴里先出来一个「好」字。

他会说：《爱弥儿》第二卷：依赖有两种，对物的依赖是自然的，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核〕照他的思路，一个人活在别人一句「懂事」里，就是对人的依赖。

SDE 多问一句：那一声「好」，在小时候的家里合拍，也长出了他真的本事：靠得住，会张罗，这是土。到了一个人人都会开口的单位，它成了锁，锁住的是「这一回我不接」这个回得来的选择。要长出新的选，得先忍住那半拍。

明天能做的：下一回有人请他接一件事，先说：「我睇下，听日答你。」（我看一下，明天答复你。）隔一晚再答。答「好」也行，只要是隔过一晚的「好」。

这个做法的边界：这句话不是拿来推活的；若长期累得撑不住，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十　谭慧仪后来做了什么

第 27 章写过那两秒。那之后的事，这里接着写，这是我构想的后来。

那句「我做牛做马，为咗边个？」又冒过几回。有两回她咬住了，有一回没咬住，振邦照旧起身往房里走。

过了几天，她跟振邦讲了这句话的来历。振邦沉默了一阵，说他那一下起身关门，也是从小走熟的路。两个人定了一个小办法：那句话一冒，他不进房，只说一句「又嚟喇」（又来了）；她听见，就停。两把各自焊上的锁，由两个人一起看着。按本书的判据，这一声算不上护栏：那句话冒出来，伤的是一场回得来的口角。它是两个人给自己设的一个停顿点，像第 54 章说的，慢回写中途那些可以停下来看一眼的点。

一个傍晚，阿圆推倒了嘉晴搭了一下午的积木。嘉晴叉着腰冲口一句：「我做牛做马，为咗边个？」

谭慧仪在厨房门口站住了。第 71 章她说过一句「幸好我们家不是那样」，这一回，她没说幸好。她坐到嘉晴旁边，讲了这句话怎样从外婆那里到了她这里，又到了嘉晴嘴里。嘉晴问：「咁换乜嘢讲？」（那换成什么说？）她说：「劫就讲劫，要帮手就讲要帮手。」（累就说累，要帮忙就说要帮忙。）

他会说：《爱弥儿》第二卷：一声傻笑可能毁掉六个月的功夫；要管住孩子，大人常常得先管住自己。〔核〕

SDE 多问一句：卢梭看得准。可一层几十年的惯性，光靠「管住」管不住。谭慧仪那几次，咬住的那一下靠幸福律，忍住半拍；换出来的那句新话靠创造律，从一团气里理出一条新路；没咬住的那一回，由振邦那一声「又嚟喇」补上。大人的选择能力，也不是一个人长的。

明天能做的：挑一句自己最常冲口而出的话，告诉家里一个人它的来历，请他在你说出口时提醒一声，只提醒，不批评。

这个做法的边界：这是日常口角的办法，家里的争吵若伴着伤害或让人害怕，请寻求专业帮助；提醒的那一声，不拿来记账、翻旧账。

这套眼光的分寸

第一，认出惯性，是为了多一个选择，不是为了把自己的每一个反应都挑出错来。大多数熟路是好土，人正是靠它们才不必事事从头想。

第二，土和锁照眼前这片土来判，别给自己贴一张一辈子的标签。

第三，改一层惯性，一次只动一处。改不动的时候，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片土（第 27 章），不必拿它骂自己。

第四，本章的做法是给自己用的。拿去量伴侣、量父母，最省事的伪装是说一句「你这就是惯性」，做的还是指责。

第五，有的惯性连着身体、连着很深的伤，不是几句话、几次练习能动的，那里请寻求专业帮助。

明天就能用的话

话冲到嘴边、手伸到半路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一下，是我在挑，还是它在推？」

> 带走的话
>
> 大人的自然，合拍时托着你，不合拍时锁着你。在它上面长出一次自己的选，要忍住半拍，要一条新路，有时还要一个人在旁边提醒。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生活是要学的行当」「丢得掉地位，照样做人」「管住孩子先管住自己」；关了大人改写自己这扇门，只说习惯难改、在老人身上最强。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吃不完不许下桌」「感觉不对就不去」拦的是回得来的，是自己焊的锁，属枷锁；谭慧仪家那一声「又嚟喇」不是护栏，是两个大人给自己设的停顿点。

◆

78

第 78 章

能改结构的人

这一章的问题

手里有一条你能改的规矩，怎样看出它该留、该改，还是该撤？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什么

这一章给手里握着规矩的人：定家规的父母，定校规的学校，设默认选项的做 App 的人，写规章的小区和单位。一户人家的记事小本子，也算。

卢梭在《社约论》里说过三段话。

第三卷第十八章，他说定期的人民大会一开场，必须先分开表决两个不许略过的问题：主权者愿不愿意保留现在的政府形式？人民愿不愿意让现在管事的人接着管？他还说，国家里没有一条根本法是不能撤销的，连社会契约本身也不例外。〔核〕

第三卷第十一章：昨天的法，今天并不约束人；可沉默被当成默许，主权者能废而没有废的法，就算一直在被它确认。〔核〕

第二卷第七章：立法者既不能用力量，也不能用道理，所以历代开国的人都求助于神意，把自己的智慧记到神的名下，好让人民像服从自然法则一样服从国家的法。〔核〕

先说他对在哪儿。第一段，是给规矩写期限最硬的一种办法：每次开会都必须先问一遍「还要不要」。第二段，他看见了规矩怎样悄悄续命：没人废，就当大家都同意。

要先松开的是第三段：规矩的来历说成神的，人就不问为什么了。第 155 号判他「藏手」，这里手藏得最明白。本章要把手亮出来：谁定的，为什么定，写在明处。

护栏审查：四问

拿第 53 章那条判据，加上第 6 章立的护栏三件，合成四问。手里任何一条规矩，都可以照着问一遍。

问	怎样问	听到这种回答，要多看一眼
一、拦的是什么	这条规矩不在，最坏会出什么事？那件事回得来，还是回不来？	「万一呢」「出了事谁负责」，却说不出一件具体的回不来
二、有没有期限	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这条规矩可以松一步或者撤？	「一直这样」「以前就是这样」
三、讲不讲理由	被管的人听得懂为什么吗？讲给他听过吗？	「照做就是」「为你好」
四、有没有交还	这条规矩替人做的那个选择，将来由谁、在哪一天接回去？	没人想过；或者只有定规矩的人能提「该撤了」

用法补几句，都是本书的判断。第一问先拆开：一条规矩常常两头都拦，先拆，再一头一头判。

答「回不来」的，后三问照样要问，缺了哪一件，护栏就往枷锁那边滑（第 55 章）。答「回得来」的，也不一定马上撤，先看是土还是锁：大家乐意守、不拦谁的，比如第 56 章那顿六点半的晚饭，是土。

第四问里，要给挨着规矩的人留一个座位：护栏过没过期，挨着它的人最先知道（第 68 章）。四问也要问到定规矩的人自己身上。

这张单子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一进考核，最省事的伪装是给每条规矩补一个日期、一句理由，规矩一条没动，表上全打了勾。

场景一　一样的锁，两个柜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年底，梁家把记事的小本子从头翻一遍，一条一条过四问。翻到一条没写日期的：「零食柜上锁，嘉晴不许自己开。」那是嘉晴五岁那年一口气吃完一大包糖以后定的。旁边的药箱也锁着。

他会说：拦住他别做坏事就够了，用不着禁止。〔核〕（《爱弥儿》第二卷）他还会说：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孩子都不知道，所以可以随你的意在他周围放宽或收紧。〔核〕

SDE 多问一句：一样的锁，拦的不一样。药箱拦的是阿圆误吃药，回不来，是护栏，阿圆越大越够得着，更要留。零食柜拦的是十一岁的孩子多吃几块糖，回得来，锁了六年没人问，已是枷锁。卢梭说边界可以随大人放宽收紧；本书多问一句：放宽收紧的那一下，孩子知道吗？

明天能做的：零食柜的锁拆掉，和嘉晴讲定一条：一天吃多少她自己定，写在本子上，下个月看一次。药箱的锁留着，理由讲给嘉晴听。小本子每一条后面，加一栏「什么时候再谈」。

这个做法的边界：药品、清洁剂一类照说明书收好，这是护栏，不拿来商量；孩子吃东西若有让人担心的情形，请找医生看一看。

场景二　管大人的一条规矩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两年前，阿嫲一个人去江门看一位老姊妹，坐错了车，在外面转到天黑。从那以后，振邦定了一条：阿嫲不许一个人坐车去江门。

他会说：《社约论》第一卷第八章：服从自己为自己订立的法，才是自由。〔核〕照他的思路，一条管阿嫲的规矩，阿嫲自己没参与定，她守着它，就只是在服从别人。

SDE 多问一句：坐错一回车，回得来；天黑以后一个老人困在陌生车站，离回不来近了一步。所以该拦的是「天黑」和「生路线」那一头，不是「一个人」。这

条规矩没写期限，阿嫲也没处说一句「我认得路了」。管大人的规矩最容易忘了期限：大人不会「长大」，没人想起来再谈。

明天能做的：一家人坐下来，请阿嫲一起定：白天、走熟了的那条线，她自己去；新的线路，第一回有人陪一趟；天黑前到家。写进小本子，半年后再谈。

这个做法的边界：老人身体有变化，照医生的意见调整；这一条讲的是规矩怎样定，不替各家判老人能不能独自出门。

场景三　一条校规

这是我构想的一所镇上小学。学校规定：放学铃响后五分钟内，学生必须走出校门，不许在门口停留。定这条规矩，是因为几年前放学时，校门口人和车挤成一团，有孩子被车蹭倒。

他会说：照他的思路，别对孩子说「不许」，让他只依赖物，对物的依赖不伤害自由。〔核〕（《爱弥儿》第二卷）他会去把门口弄得不挤，而不是下一道禁令。

SDE 多问一句：一条规矩，两头。校门外车来车往、人挤着人，是回不来的那一头，拦得对。可「不许停留」也拦住了跟同学多说两句话的孩子，这回得来；家长还没到的孩子，被赶到门外车边上干等，反倒离回不来近了一步。卢梭这一回的办法本书愿意借：把拦改到物上，比如在校门里面划一块等候的地方，各年级错开几分钟放学。只是这只手要亮出来，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排。

明天能做的：一户人家能做的，是在家委会的会上，把这条规矩拆成两半提，只问一句：「门外车流那一头怎样拦？家长没到的孩子在哪里等？」请学校讲讲理由。

这个做法的边界：本书只写这条规矩在一所学校、一户人家里的样子，不对任何地方的放学管理办法表态；学校有学校的难处。

场景四　一个 App 的默认设置

设想你在一家公司做跑步 App。「公开我的运动轨迹」默认开着，社区里热闹。后台还有一项「会员自动续费」，默认勾上。

他会说：第二编引过他那一段：让他始终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你才是；没有什么服从，比保留着自由外表的服从更彻底。〔核〕（《爱弥儿》第二卷）默认选项，正是那只手最顺手的地方。

SDE 多问一句：默认，是替所有用户做的第一次选择，多数人不会去改。轨迹天天从同一个门口出发，一公开，家在哪里就摆在陌生人眼前，收不回来，默认该关。自动续费拦住的，是「不续了」这个回得来的选择，默认勾上，是一把锁。第 72 章音箱的「根据收听记录推荐」，也是一个默认。

明天能做的：把每一个默认选项列成一张单子，逐项问：用户什么都不改，最坏会怎样？回不来的，默认往稳妥那边设；回得来的，默认留给用户自己选，第一次打开时明说一句：「这一项你可以改，在这里。」

这个做法的边界：本书不评哪一款产品；各地对个人信息、自动续费有规定的，照规定来，这张单子只是自查。

场景五　楼道里的电动车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小区。物业贴出两条规定，一条是电动车不许进楼道、不许推上楼充电，一条是阳台外不许晾衣服。

他会说：《社约论》第四卷第一章：治理得好的国家，只需要很少的法；要立新法时，人人早已感到有这个需要。〔核〕

SDE 多问一句：两条都叫「规定」，分量差得远。楼道里充电，一起火，整栋楼的人都可能回不来，是护栏，理由讲清了，就该硬。阳台晾衣服，拦的是好看不好看，回得来。两条用同一种口气贴在一张告示上，第一条的分量也被第二条拖轻了。

明天能做的：写规定的人，把护栏那一条单独贴，写明为什么；另一条拿到业主群里商量，定个试行期，半年后再看。

这个做法的边界：消防一类照当地规定执行，不拿来投票。

场景六　车队里的两条规矩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振邦在物流公司带几个新司机，车队有两条老规矩：连续开四个钟头，必须停下歇二十分钟；每两个钟头，在群里发一张带定位的照片。

他会说：依赖有两种，对物的依赖是自然的，对人的依赖生出一切恶。〔核〕（《爱弥儿》第二卷）

SDE 多问一句：歇二十分钟，依的是物：人的身体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会困，困了开车，出事回不来，是护栏。发照片，依的是人：让调度的眼睛盯着，拦的是偷一会儿懒，回得来；拍照这一下，还是开车路上多出来的一件分心事。

明天能做的：振邦能做的，是在车队会上把两条分开提。歇二十分钟那一条留下，理由讲给新司机听；发照片那一条，问能不能改成停车歇息时顺手报一次，开车时不碰手机。

这个做法的边界：行车和劳动的规定照法规、照公司规章来，这里只写一个带队的人能提什么；改不改，由公司定。

场景七　民宿门口那张须知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谭慧仪民宿门口贴着一张住客须知，开张那年写的，几年没动过：房内禁止明火；晚上十点后院子里禁止说话；退房超过中午十二点，一律加收半天房费。

他会说：昨天的法，今天并不约束人；可沉默被当成默许。〔核〕（《社约论》第三卷第十一章）

SDE 多问一句：这张纸几年没人问，每天都在被「默许」一次。明火，老房子木梁多，一起火回不来，护栏，留。十点后禁止说话，拦的是回得来的热闹，可以

改成「十点后请小声」。退房加收半天，理由是保洁要时间，这个理由客人不知道，也没有一步把选择交回给客人。

明天能做的：谭慧仪把须知改了，每条后面加半句理由；退房那一条改成：「保洁需要时间，如需晚走，前一晚跟前台讲一声，能安排就安排。」须知底下写上日期，明年这个时候再看一遍。

这个做法的边界：消防、登记一类照当地规定来，不在「改」的范围里。

场景八　「老祖宗传下来的」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过年前，阿嫲定了几条：年初一不扫地，不说不吉利的字，不打破碗。问她为什么，她说：「老祖宗传落嚟嘅。」（老祖宗传下来的。）

他会说：《社约论》第二卷第七章：开国的人把自己的智慧记到神的名下，好让人民甘心服从。〔核〕照他的思路，「老祖宗」三个字，就是让人不再问为什么的那种权威。

SDE 多问一句：四问一过，这几条多半不拦什么回不来的，也不太拦谁回得来的选择，一家人一起守，热热闹闹，是一层土，和第 56 章那顿晚饭一样。「老祖宗」不算理由，也不必拆。张琼在《伦理人类学沉淀的形态》里追问过：一条家训怎样把几代人的挫败压成几个字，几百年后又被重新激活。老规矩里常压着一段来历，讲理由，就是把压缩的那一段慢慢摊开。

明天能做的：请阿嫲讲一讲，这几条她小时候是怎么听来的，那时家里是什么光景。要是哪一条压着谁了，比如嘉晴打翻了瓜子想自己扫，就拿出来商量：扫进簸箕，年初二再倒，行不行？

这个做法的边界：风俗各家不同，本书不评哪一条对错；讲来历是为了听，不是为了驳倒老人。

场景九　夜里锁死的宿舍门

这是我构想的一家工厂。厂里的宿舍楼丢过一回东西，管行政的主任定了一条：晚上十一点以后，宿舍大门一把大锁锁死，钥匙放在值班室，值班的人夜里回家睡。有一天半夜，一个工友肚子痛得直不起腰，同屋的人扶他下楼，门打不开，等了四十分钟，值班的人才赶回来。

他会说：他受别人支配，是因为别人比他看得清什么对他的生存有益或有害。〔核〕（《爱弥儿》第二卷，说的是孩子）

SDE 多问一句：防外人夜里进来，拦的多是回得来的损失，这一头有道理。可「锁死」两个字，把里面的人也锁住了：半夜急病、起了火，出不去，那一头离回不来最近。卢梭那条「看得清」的理由写的是孩子；拿来管一楼的大人，要先问：这一件，定规矩的人真比住在里面的人看得清吗？

明天能做的：主任能做的，是把这把锁拆成两头：外面的人进来要刷卡或者叫值班，里面的人往外一推就开；值班室夜里留人，电话贴在每层楼梯口。再请几个住宿舍的工友一起看一遍，哪一条不顺手，写下来，三个月后再谈。

这个做法的边界：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照当地规定办，不在商量的范围里；这里只写一个管事的人能提什么，改不改，由厂里定。

这套眼光的分寸

第一，四问是拿来拆开看的。卢梭拆枷锁，连护栏一起拆了；拿着四问的人，也容易把每一条都说成锁，好显得自己开明。

第二，「万一呢」三个字最能把回得来说成回不来，第 68 章提醒过。答第一问时，要说出一件具体的事；说不出，先别叫它护栏。

第三，改规矩的人自己也在惯性里。张琼在《改不动的机器》里写过：针对秩序的否定，会被秩序收编成它自身合法性的补充。一次护栏审查，做得好是一次回写；做成一年一回的例行公事，它自己也会变成一条没人问的规矩。

明天就能用的话

每一条规矩后面，都补上半句：「为了拦住……，到……再谈。」

带走的话

能改规矩的人，替很多人做了第一次选择。先拆开两头，拦住回不来的，写上期限和理由，再留一个座位，让挨着规矩的人能说「该撤了」。

小账 他在这一处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了「每次开会先问还要不要」「没有不能撤销的法」；关了规矩的来历，把立法者的手藏到神的名下。 这一处，是护栏，还是枷锁？——药箱、楼道不充电、房内禁明火、歇二十分钟、宿舍门里面一推就开，是护栏；锁了六年的零食柜、默认勾上的续费、十点后「禁止」说话，是枷锁。

◆

结 语

楼梯门拆掉那天

◆ 一、四个螺丝眼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也是梁家这一年的最后一幕。

又到了九月。嘉晴升了六年级，阿圆快满两岁，已经会跑，跑起来两只手张着，像要去抱什么。

楼梯口那道白色的小门，还在。第 35 章写过，阿圆一岁四个月那年春天，家里在记事的小本子上写下了撤门的条件：白天有大人在楼梯口，门开着；夜里、阿嫲一个人做饭的时候，门关上；等他能在大人跟在后面的情况下，整段楼梯上下十回不失手，再说拆。

条件下面，后来多了两个「正」字，是谭慧仪画的。阿圆每一回从一楼爬上二楼，再转过身、脚先下，一级一级退回地面，大人跟在后面没伸手，她就添一笔。有一回他在第六级打了个趔趄，振邦在后面托了一下，那一回不算，笔也没添。两个「正」字画满，用了一个夏天。

八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早上，振邦从杂物间拿出螺丝刀。

阿圆蹲在旁边看。振邦把拆下来的螺丝一颗一颗放进自己的衬衫口袋，没给他玩：螺丝太小，放进嘴里是回不来的事。拆下来的那块塑料卡扣大，他递给阿圆拿着。阿圆捏着卡扣，一下一下按，按得咔咔响。

门卸下来，墙上留下四个螺丝眼。

阿圆走到楼梯口，停住了。他仰头看了看台阶，又回头看了看大人。一年前他第一次爬到这道门前，也是这样回头看，那一次他抓着栏杆哭。这一回没有栏杆可抓。他转回去，一只手扶住墙边的扶手，上了三级，转身，脚先下，退回地面。

没有人拍手。谭慧仪在小本子那一页的条件后面，写上日期，写了两个字：拆了。

◆ 二、拆门的，也是大人

门拆了，最先不习惯的不是阿圆，是阿嫲。

头几天，她在厨房里一听见楼梯上有响动，就放下锅铲往外走。第二个星期，她只在厨房门口探头看一眼。到第三个星期，楼梯响，她接着炒她的菜，隔着门喊一声：「扶住啊。」阿圆在楼梯上应一声：「扶住。」

第 35 章说过，拆门的那一天，也是大人自己改一件旧做法的那一天。装门的那份担心装得久了，自己也会长成一种惯性。阿嫲那几步路，是这份惯性在一点一点松。她最后留下的，只有一句「扶住」。这一句原来是大人拦在外面的一道门，现在是阿圆嘴里的一个词。护栏交还以后没有消失，它长进了孩子里面。

拆门后的第十天，阿圆还是摔了一回。他从第二级往下迈，脚踩空，屁股坐在地砖上，腿上磕青了一小块。他愣了一下，哭了几声，自己爬起来，又扶着扶手上去了。

阿嫲从厨房冲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在第二级上了。那天晚上，没有人提把门装回去。一块淤青，是回得来的事；第 35 章说过，同一道楼梯，孩子的本事一变，回不来的就变成了回得来的。装门那年拦的，是从水磨石台阶顶上滚下来；这一回摔的，是最低的两级。门要是为这一块淤青装回去，它拦住的就是阿圆刚长出来的那一截本事。

那道门怎么处理，家里还商量了一回。振邦想收进杂物间：「留着吧，万一呢。」

慧仪笑了。她说，「万一呢」这三个字，正是护栏最容易变成枷锁的地方（第 68 章）。最后他们把门送给了巷尾一户人家，那家的孩子刚满七个月，正要学爬。振邦送过去的时候，顺口把这道门当年为什么装、装在哪里、按什么条件拆的，讲了一遍。

同一道门，在梁家拆了，在巷尾又装上了。它在这边已经拦不住什么，在那边拦的正是回不来的事。一道约束是护栏还是枷锁，不看它是什么东西，看它拦住的是谁、拦住的是什么、拦到什么时候。这本书从导论讲到这里，讲的就是这一句。

◆ 三、嘉晴自己定周末

拆门那个周末，嘉晴也做了一件自己的事。

她把小本子翻到背面，写了一张自己的周末表。周六上午，醒狮班；春天起她已经从钹回到了大鼓，打钹那半年，是去年秋天她自己定的（第 6 章）。周六下午，去民宿前台帮妈妈接待客人，练英语。周日上午写作业，下午和何静怡去镇上的图书馆。

她拿给爸妈看。振邦看了一遍，一个字没改，只问了一句：「呢张表入面，有冇回唔到头嘅嘢？」

嘉晴想了一会儿，自己在下面添了两行：坐电动车，头盔戴好、带子扣紧；要是改去江门，戴手表。

这两行，一行是第 53 章的头盔，一行是第 68 章的定位手表，本来都是大人立的。这一回，是她自己抄进了自己的表里。第 51 章说过，自己订、自己改的法，既不是护栏也不是枷锁，是护栏交还以后长出来的东西。

那个周日并不顺。从图书馆出来，两个女孩又去吃了碗凉粉，回到家天快黑了，作业还剩一半。嘉晴写到十点，一边写一边掉眼泪。慧仪没有说「早跟你说过」，也没有替她写，只给她热了一杯奶，在旁边坐着。

第二个周末，她自己把「写作业」挪到了周六晚上。

这一挪，就是一次回写：她回头改了一件旧的做法。改它的不是大人，是她自己熬过的那一个晚上。一年前，她对着兴趣班报名表挑选项，表的背面印着一行「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第 16、17 章），那时她面前的路很多，会挑的本事还少。一年后，她能把几件事排进一个周末，排错了，下一周自己改过来。可能还是那么宽，能力长了一截。

这一截，是这一年里她在醒狮班的鼓前、在被孤立的那几个星期、在豆角枯了的阳台上，一次一次长出来的。没有哪一截是生来就有的。

◆ 四、五条判决，逐条验收

回到卢梭。导读立了五条判决，第 67 章报过一次账。结语照那本账验收，不改口径。

判决一，把可能叫成自由：成立。收窄在两处。一处是他自己写下的另一半，孩子只享有一种不完全的自由（第 18 章）。一处是第 64 章辩护人逼出来的：《社约论》那一句可以读成「人应当自由」，判决一落在它被搬进自然教育以后的用法上，不落在那句话的语法上。

判决二，只看见缺力气：成立。收窄在三处。具体安排里，他看见并用上了孩子分辨不清的缺，总纲的话里没用上（第 18 章）；身体上，他让能力长了，只把它记成了力气（第 36 章）；他当成天生完好的，是「想要」那一头（第 44 章）。

判决三，把最早的回写叫自然：成立，照推翻条件二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他四次看见「自然」有来历：转述「自然只是习惯」，写孩子出生前就被父母的娇弱弄软，写「在他的意志长成以后」，写天生的奴隶是先有过违反天性的奴隶（第 23、24、25、67 章）；可他没有据此改写爱弥儿的安排。第 67 章另记了一笔：他承认坏的天性有来历，不承认好的也有；这一笔只记他怎样看见，不限定条件二的触发。

判决四，在没有惯性的地方说顺其自然：成立。收窄一半：在蚕豆一段、读书一段，他看见了发生，写出了发生，又把发生叫成了自然（第 47、52 章）。

判决五，把护栏一律叫枷锁：成立。收窄在现实界：那里他留了护栏，还写了期限，只是藏了起来（第 36 章）；「有节制的自由」用的是护栏的材料，走的是枷锁的做法（第 64 章）。第九编还补了两笔：出了现实界，回不来的地方他也不立护栏（第 57 章）；人与人之间一起守、一起改的那片土，他也当成枷锁一起砸了（第 56 章；作判决五的补充，本书初判）。

五条都成立，五条都收窄过，没有一条降为部分成立。

这个结果，要照实说一句：判决和尺子都是本书自己立的，自己验收，难免顺手。所以这本账只算执笔者的账。待进一步核定的几处，附录七按章列着，正文原处也都标明。

◆ 五、推翻条件：一扇推开了，三扇还开着

四条推翻条件，现状照第 67 章。

第一条，新生儿在理念界或自我界是否已有稳定的、不靠惯性的选择能力：未测。第 22 章登过的几项新生儿偏好研究，都是子宫里写出来的偏好，方向与判决一致，研究本身还〔待核〕。第 25 章立了三项观察指标，能在日子里把惯性和选择分开看，可还没有拿到婴儿身上实测过。

第二条，他是否承认「自然」有来历，并据此改写了教育安排：已触发。四处「看见」找到了，据此改写安排的一处没有找到，判决三照原约定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初账里「只在坏的一层」那句限定已删去，理由见第 67 章。

第三条，散养在读写、自控这类子宫里没有的能力上，长期结果是否不比有护栏的养育差：未测。第十二编的乡村学校、夏山、嘉晴班上三户人家，都是个案，不算长期结果。附录六把要查的东西列了出来。

第四条，按可逆性撤护栏和按能力撤支架，在家庭场景中是否给出同样的决定：未测。两个分离格的例子在第 63 章，真实人家里的读数还没有。

三条未测，一条已触发。未测，不等于推翻不了，只说明推翻的证据还没有出现。这三扇门，本书不关。

◆ 六、小账：七十八章，一百五十六行

从第 1 章到第 78 章，每章末尾两行小账。第十四编写成场景式，章末也记了两行，一并数进来。

先数第一行：他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七十八章，每一章都写了他开的一扇门；字面写明「关」的有七十六章，另外两章（第 31、62 章）把关上的那一扇写成了一句后果，意思在，字面没有「关」字。这个人几乎从不空手出场，也几乎从不把门全开着。

再数第二行：是护栏，还是枷锁。下面的分法，是执笔者照每章第二行的字面分的。只判了护栏的，算「护栏」；只判了枷锁、或写「偏向枷锁」「自己焊的锁」的，算「枷锁」；同一行里既判出护栏，又判出枷锁（或写明拦的是回得来的），算「分开」；写「本章不判」「两者都不是」「是土」的，算「不判」。第 54 章那样的「停下来的点」、第 77 章那样的「停顿点」，第 63、73 章判出的「支架」，不算护栏，也不算枷锁，不进这张表。

编	章	护栏	枷锁	分开	不判
一　一个人	1—6	5	1	0	0
二　纸上的学校	7—11	0	0	4	1
三　接手的题	12—13	0	1	1	0
四　总纲	14—20	3	2	0	2
五　自然	21—28	3	3	1	1
六　现实自由	29—36	3	0	5	0
七　自我自由	37—44	1	2	4	1
八　理念自由	45—52	0	4	4	0
九　护栏与枷锁	53—58	0	0	4	2
十　相遇与近邻	59—63	3	0	2	0
十一　总解构	64—68	1	1	3	0
十二　身后	69—71	1	0	2	0
十三　AI 时代	72—73	1	0	1	0
十四　用得上	74—78	0	1	4	0
合计	78 章	21	15	35	7

三样读法。

第一，最多的是「分开」，三十五章。本书的判据本来就是拿来分的。一道约束拿到手，常常一半拦的是回不来的，一半拦的是回得来的；或者起初是护栏，不撤、不讲理由、不交还，慢慢滑成了枷锁。第 35 章那道门，就是这样记的一行。第十四编五章里有四章是「分开」：落到一个家、一间教室、一张规章上，几乎没有一条规矩是整条的护栏或整条的枷锁。剩下的第 77 章只判出枷锁，因为那一章量的是大人自己身上的锁。

第二，只判护栏的，多在第一编、第六编、第十编：他自己的一生里，书桌前立的那几道；现实界；近邻那里。只判枷锁的，最集中在第八编理念界，八章里四章只判枷锁，没有一章只判护栏。这和第 57 章九格表的读法对得上：越往理念走，护栏越少。

第三，导读说过，结语要数一数他拆掉的约束里多少是枷锁、多少是护栏。照实数下来，小账第二行问的不只是他拆掉的，也问他留下的、他新立的、梁家的，第十四编更多是在问读者手里的规矩和本书自己的建议。所以这张表只能给出按章的大致分布，分不出精确的「他拆掉的」那一份。另有三编按「处」数过自己的账，数法不同，照登：第七编护栏四处、枷锁五处、一半一半两处；第九编护栏五处、枷锁四处、土一处；第十四编下半（第 77、78 章）护栏五处、枷锁五处、停顿点一处。

这张表是执笔者的读法。读者可以把七十八行小账翻出来，自己再数一遍。

◆ 七、判词，第四次

判词在全书出现四次：前言、导读、总解构、结语。这是最后一次，一字不改。

> **判词**　他看见孩子生来有无限选择的可能，便把可能叫成了自由；他看见大人加的约束会写坏人，便把每一道约束都叫成枷锁，连护栏一起拆了；他拿来顶替护栏的「自然」，其实是最早的一次回写，只是早到看不见来历。
>
> **人生判语**（大师的缝隙）　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定位式：纠缠，他只认子宫那一层；选择的能力，他当成天生完好；激发，他只看见缺力气，靠缩欲去补。

随身三问：这是可能，还是能力？这是惯性，还是选择？这道约束拦住的，是回得来的，还是回不来的？

前言里写下它的时候，它是一个预告。现在三句各有了着落：第一句落在第四、六、七编，第二句落在第九编，第三句落在第五、八编。

随身三问，最后一次用在楼梯口。阿圆上下十回不失手，那是能力，不再只是可能。阿嫲听见楼梯响就放下锅铲，那是惯性，三个星期才松开。那道门，阿圆不会下楼时拦的是回不来的，会了以后，拦的就成了回得来的，所以拆了。

◆ 八、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

第一编把这句话给了卢梭。收尾的时候，要把它收一笔。

他给孩子开的方子里，没有等。欲望多了就缩，想要的不给，孩子用不着在一团难受里缠着熬。可他自己最要紧的几样东西，全是等出来的：沙尔梅特书房里攒的那几年；马布利家的失败放了二十年，长成《爱弥儿》；一部没写完的大书，从起意到取出《社会契约论》，隔了近二十年。他在书桌上跑通了自由律的三拍，靠的正是幸福律把张力积住、创造律从乱里理出新路，却没把这两位护航人写进给孩子的规矩里。

这本书想做的，就是把这个「等」写进去。

不过，等要写清楚是哪一种等。卢梭要大人空着等，等孩子长到那个年纪；本书说的，是陪着孩子缠着等。阿圆那一个夏天的两个「正」字，是等出来的；嘉晴打钹的那半年，是等出来的；周日晚上写到十点的那一场眼泪，是她自己熬过去的。这些等都有条件、有期限、有人陪，不是拖。第 35 章说过，盼要有东西可盼：一道看得见、讲得出为什么立着的门，孩子才盼得着它拆的那一天。

一个教人不必等的人，自己是靠等走过来的。读懂这一处，就知道本书拆他，拆的不是他的心意，是他给孩子写规矩时少写的那一行。

还要把他留下的灯再点一遍。第 66 章数过五盏：童年有它自己的样子，孩子不是缩小的大人；大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会写进孩子里面；帮忙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让孩子盼着不再需要；让孩子在被守住的边界里自己去碰后果；「有节制的自由」这个说法本身。

梁家这一年，五盏灯都用上了。阿圆摔在最低两级，没人把门装回去，是第四盏。嘉晴写到十点，慧仪只热一杯奶，是第三盏。嘉晴被孤立那回，慧仪话到嘴边没说出「为这点事有什么好哭」，说的是「哭过了，我们看看周围」（第 41 章），是第二盏。这些灯都是他点的。本书做的，只是给第五盏补上判据和理由，让藏着的那只手亮出来，让那道边界写在小本子上，写明什么时候拆。

拆一个人的学说，最怕连他点亮的东西一起扔了。这本书拆了他一句话，他点的灯，一盏也没有熄。

◆ 九、回到那句话

最后，回到开头那一句：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句话不必扔掉。它看见的东西都是真的：孩子生来确实可能很宽；大人加上去的东西，确实会一层一层把人写坏。它错在名字。拆完以后，本书把它改写成这样。这是本书的改写，不是卢梭的话，也不是导师的口述：

人生而有自由的可能，却要在纠缠里一步步长出自由的能力；人加的约束，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挡住回得来的，才是枷锁。

前半句收下了他看见的宽，又补上他没写的长。后半句收下了他对枷锁的那股火气，又把护栏从枷锁里分了出来。

改写过的这句话，也会有被改写的一天。本书写下了自己的推翻条件，也写下了「护栏」这个词自己的死法。一道护栏过没过期，挨着它的人最先知道；这本书的判据过没过期，也要留给用它的父母、老师和孩子去判。

楼梯口那四个螺丝眼，后来慧仪用白色的补墙膏抹平了。站远一点，看不出那里装过一道门。阿圆每天从那里上楼、下楼，扶着扶手，嘴里念着「扶住」。他不会记得那道门。他会记得的，是自己能上去，也能下来。

参 考 书 目

只列正文确实用到的。出版信息拿不准的，只写作者与书名；正文标〔待核〕的，这里照标。

◆ 一、卢梭著作与译本

- Rousseau, Jean-Jacques. Emile, or Education. Translated by Barbara Foxley.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5427.（本书《爱弥儿》引文据此逐句核对，行号见附录三）
- Rousseau, Jean-Jacques.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D. H. Col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46333.（《社约论》与柯尔导言据此核对）
- Rousseau, Jean-Jacques.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法文原著；本书引文未据法文本逐句核）
- Rousseau, Jean-Jacques.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1762.（同上）
- 卢梭：《爱弥儿》，中译本。（供读者对照；本书引文未据中译本）
-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同上）
- 卢梭：《忏悔录》。（正文各处〔核〕沿用第 155 号所核；本地无英译）
-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新爱洛伊丝》《致达朗贝尔的信》《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正文提及，未据以引文）

◆ 二、德麦国际站上前卷

-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卢梭——一个人、一只新坛子，与 SDE 的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55 号。
- 王德生：《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德麦国际专著第 47 号。
- 陈晓艳：《家庭教育的智慧》，德麦国际专著第 65 号，第 14 章。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0 号《论自由》书页；书页精选《论西方民主自由的虚幻》（2025 年 SIO 阶段旧文）。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8 号书页精选《教学的智慧》（SIO 阶段旧文）。
- 王德生：《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成功秘籍》，德麦国际专著第 166 号。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03 号《老路已被包办》。
- 本系列帕斯卡卷（第 173 号）、洛克卷、霍布斯卷、休谟卷、亚里士多德卷。

◆ 三、张琼作品（SDE Universes 学员专栏）

《养育判断》《原生容器幻想》《不插手的勇气》《养生如何废止了生命》《返照》《撤土》《守护发生》《留：AI 时代文科教育的发生论转向》《缺席的辨认》《嵌生转辙》《互蚀》《当亲密不再亲临》《注视之先的沉默》《价值的孤岛》《模具与回响》《伦理人类学沉淀的形态：伦理生活的「过后」与「之前」》《改不动的机器：为什么改变的努力持续加固着它所触及的秩序》；「并蒂文计划」。

◆ 四、近邻与思想史

- 洛克：《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R. H. Quick 编本（archive.org 本）。

- 洛克：《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Project Gutenberg, eBook #10615。
- 帕斯卡：《思想录》（Pensées），W. F. Trotter 英译，Project Gutenberg, eBook #18269。（第 61 章所引 §93、§233 据此核）
-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英译本，Project Gutenberg, eBook #8438。（第 61 章所引第二卷、第七卷各处据此核）
-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T. K. Abbott 英译，Project Gutenberg, eBook #5682。
- 康德：《论教育》（On Education），Churton 英译，1899（archive.org 全文）。（第 62 章所引导论第 29、30 节据此核）
-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1958。（第 62 章所引原句据斯坦福哲学百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条所引对过，未据原书）
- 布迪厄：《实践感》（英译本）。（第 61 章「身体化的历史」一句据英译核；「滞后」、反观两处〔据二手〕）
- 孔子：《论语·为政》（据维基文库本核）。
- 《礼记·学记》（据维基文库本核）。
- 维果茨基：《社会中的心智》（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 Cole、V. John-Steiner、S. Scribner、E. Souberman 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第 63 章所引最近发展区定义与「两个十岁孩子」一例，据第六章英文本核）
- Wood, David, Jerome S. Bruner & Gail Ross.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7 (1976): 89–100.（第 63 章所引支架定义、辅导规矩、六项功能与四岁组数据，据原文核）
- van de Pol, Janneke, Monique Volman & Jos Beishuizen. "Scaffolding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 Decade of Research."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2(3) (2010): 271–296.（第 63 章「渐撤」等三特点据此）

· 森（Amartya Sen）：《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第 63 章斋戒与挨饿一例据网络哲学百科「Sen's Capability Approach」条转述，未据原书逐句核）

· 密尔（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On Liberty），1859。Project Gutenberg, eBook #34901。（第 62 章所引第一章「只用于能力成熟的人」、第五章危桥一例与「不自由的自由」，据此核）

· Dworkin, Gerald. "Paternalism." The Monist, 56 (1972): 64–84.（卷页据斯坦福哲学百科「Paternalism」条书目；第 62 章所引不可逆一类、保险之喻、头盔之例、父母干预与「将来的认同」、举证与最轻限制两条，据该文重印本逐句核，重印本注明初收于 R. A. Wasserstrom 编 Morality and the Law，Wadsworth，1971）

· Feinberg, Joel. "The Child's Right to an Open Future." In William Aiken & Hugh LaFollette, eds., Whose Child? Children's Rights, Parental Authority, and State Power.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0, pp. 124–153.（书目据 Springer 与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两篇研究文献，出版社一处记作 Littlefield, Adams；第 62 章要旨据研究文献转述，未见原文）

· 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92，第 15 条原则。（第 62 章据宣言英文本核）

◆ 五、教育史与实证

· 托尔斯泰：《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1862，刊于与庄园同名的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marxists.org 英译）。

· 托尔斯泰：《谁该向谁学写作：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1862（marxists.org 英译）。

- A. S. 尼尔：《夏山》（Summerhill），1960（archive.org 英文本；书后附 1949 年英国督学视察报告，第 70 章据以引用）。
- A. S. 尼尔：Freedom—Not License!（《自由，不是放纵！》），1966。（书名年份据维基百科书目）
- Bullitt：Rousseau and Tolstoy: Childhood and Confession（研究文章；第 69 章据其所引托尔斯泰 1901 年谈话）。
- Torresin，2016：关于托尔斯泰《识字课本》的研究文章（第 69 章据以写 1872 年《识字课本》；题名、刊物本书未录）。
- 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1960。
- Élisabeth Badinter（巴丹德）：L'Amour en plus，1980。
- George D. Sussman（萨斯曼）：Selling Mothers' Milk，1982。
- DeCasper 与 Fifer，1980：新生儿偏好母亲声音的研究。〔题名、刊物待核〕
- DeCasper 与 Spence，1986：新生儿偏好孕期朗读故事的研究。〔题名、刊物待核〕
- Mennella 等，2001：孕期饮食味道与婴儿辅食接受度的研究。〔题名、刊物待核〕
- Sandseter, Ellen Beate Hansen. "Categorising Risky Play—How Can We Identify Risk-Taking in Children's Play?"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15(2) (2007): 237–252.
- 蒂姆·吉尔（Tim Gill）：No Fear: Growing Up in a Risk Averse Society, Lond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2007。（第 63 章据书评转述，未见原书）
- Beaulieu, Emilie & Suzanne Beno. "Health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rough Outdoor Risky Play: Navigating the Balance with Injury Prevention." Paediatrics & Child Health, 29(4) (2024): 255–261. doi:

10.1093/pch/pxae016.（加拿大儿科学会立场声明；第 63 章所引「严重和致命的伤」「安全到必要为止」、头盔与楼梯安全门一句，据学会网页全文核）

· Brussoni, Mariana, et al.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y Outdoor Play and Health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2(6) (2015): 6423–6454.（第 63 章「冒险游戏的定义写的是身体受伤的可能」据此与上条核）

· 网络参考：维基百科（「夏山学校」「A. S. 尼尔」及托尔斯泰办学各条）、Britannica、geohistory.today 的办学史（第十二编据以核对托尔斯泰与夏山的年份史实，正文标〔据二手，已核〕）。

· 网络参考：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Risk, Hazard, and Play」说明页（第 63 章风险／危险界定据此转述，含「可能让孩子受重伤或危及他」一语；这对区分最早出自谁〔待核〕）；网络哲学百科（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en's Capability Approach」条。

附 录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序列（简表）

年份	事	本书	状态
1712	6 月生于日内瓦；母亲生下他九天后去世	第 1 章	去世日期〔待核〕
1725	进雕刻铺当学徒	第 2 章	沿第 155 号
1728	春，城门关了，掉头出走；到华伦夫人身边	第 2 章	〔核，据第 155 号〕
1736—1740 前后	沙尔梅特，书房里攒书	第 5 章	起止〔待核〕
1740—1741	里昂马布利家当家庭教师，一年失败	第 3 章	〔核，据第 155 号〕
1743	威尼斯，起意写《政治制度论》	第 5 章	〔据二手〕
1745 前后	认识泰蕾兹；1746 前后起五个孩子送育婴堂	第 4 章	起始年份〔待核〕
1749—1750	樊尚路；论文得奖	第 5、6 章	沿第 155 号
1752 前后	歌剧在宫中上演；拒年金，按页抄乐谱	第 5 章	拒年金〔核〕，年份〔待核〕
1756—1758	住隐庐、蒙莫朗西；与埃皮奈夫人、狄德罗决裂	第 5 章	〔待核〕
1762	《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出版；焚书，流亡	第 6 章	同年出版〔核，Cole 导言〕
1766	休谟接他到英国，随后决裂	第 5 章	沿休谟卷
1778	去世	第 6 章	—

人生序列（全表见第 6 章）：书桌上，三律每一段都在，攒、放、成形；人情里，几乎只剩「缠一来即发」。缝隙定位：D1 格内，理论站自由，人生另活创造与幸福；第二道缝在三界，理念界熬得住，自我界、现实界熬不住。

附录二　导师口述与张琼口述登记

导师口述一至九，2026 年 9 月 27 日上午，王德生老师口述；原话存档，书中只提及、不刊出。下表只登记每条的主题标签与本书主用处。

条	主题	本书主用
一	立题与刀	前言、第 14 章
二	自由三维三界	导读、第 14、29 章
三	选择的发生	导论、第 14 章
四	枷锁与护栏	导读、第 14、53 章
五	选择能力	第 14、39 章
六	自然的来历	第 14、22 章
七	顺其自然边界	第 14、26、52 章
八	成人的自然	导论、第 14、27 章
九	两位护航人	第 14、15 章

审稿意见来源（既非导师口述，也不全是执笔者推断，单立一栏）：

条	命题	来历	本书主用
审一	护栏不是支架：支架量还差多少本事，护栏量这件事回不回得来；两把尺重合时一起撤，分开时各撤各的	2026 年 9 月 27 日第一轮外审意见提出（审稿人 Claude），王德生老师审定采用，令本书照改	第 63 章；第 35、53、55、57 章口径随之改

登记要点：第一轮审稿意见问「那道缝」与最近发展区有何不同，建议立「护栏不是支架」为承重命题，并照四栏写出分离线、相反的预测与撤名条件；本书照此立在第 63 章，撤名条件即推翻条件四。第二轮审稿意见指出家长主义讨论一处

漏登，第 62 章第四节照补，属让出与划线，不另立命题。审稿人参与过本书执笔，这一栏同时是利益冲突的登记。

登记说明：执笔者第一轮把「生而自由」判为错，由口述二纠正；口述二并把第 10 号书页精选旧文从「全错」收窄为「一半对」，本书照录为「口述对旧判的收窄」。书中「幸福律护航、创造律引领」是本书的读法。全书未新增口述；来自审稿意见的一条，登在上面单立的一栏，不混入口述。张琼本人的口述写作期间未登记，（待作者补登）。

附录三　原文证明卡与引文核验总表

中文都是大意转述。E＝《爱弥儿》Foxley 英译（Gutenberg 5427），SC＝《社约论》及柯尔导言 Cole 英译（Gutenberg 46333），行号照这两个本子。几章同引一段只登一行，相邻几句并一行。

原文（大意）	出处	英译行号	状态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什么能使它正当	SC I.1	1717—1720	核
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天生的奴隶是先有过违反天性的奴隶	SC I.2	1786—1794	核
迫使他自由	SC I.7	2218—2237	核
天然、社会、道德三种自由；服从自己订立的法	SC I.8	2266—2279	核
立法者求助神意｜沉默当默许｜没有不能撤销的根本法｜立新法时人人早已感到需要	SC II.7、III.11、III.18、IV.1	2998—3008、4687—4691、5144—5159、5195—5200	核
卷首小序：更长的著作早已放弃	SC 卷首	1679—1683	核
人并非生而自由，生来为了自由；公意；康德要旨	SC 导言	437—444、373、385、1148	核
《政治制度论》起初没有多少进展	SC 导言	219—222	据二手
洛克书后教育几乎未动	E I	88—89	核

原文（大意）	出处	英译行号	状态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都是好的	E I	175	核
自然只是习惯；横着长的植物	E I	267—278	核
生活是我要教他的行当	E I	424—436	核
襁褓；子宫里更自由；第一份礼物是镣铐；挂在钉子上	E I	485—544	核
健康奶妈胜过娇惯母亲	E I	599—601	核
本能不被习惯加强就会死	E I	682—686	核
一半孩子活不到八岁；习惯固定前教什么都无风险；统治或服从	E I	712—762	核
真正的奶妈是母亲，老师是父亲	E I	788	核
不尽父责，无权做父亲	E I	824—829	核
拒教权贵之子；拿起笔；写书人说出做不到的道理	E I	869—896	核
想象的学生与假定导师；招生条件；看护不是导师	E I	898—1048	核
医生只在性命危险时请；先选好奶妈；奶妈的激情与吃法	E I	1126—1297	核
人不是生来挤在蚁穴里	E I	1342—1353	核
冷水浴；出生前被父母的娇弱弄软；英国襁褓近废	E I	1368—1426	核
生来能学却一无所知；动作和哭是反射	E I	1447—1450	核
习惯添新需要；唯一的习惯是不养成习惯；意志长成以后	E I	1524—1541	核

原文（大意）	出处	英译行号	状态
想摸一切；伸手抓远处；眼泪是第一种语言；被打的孩子	E I	1600—1716	核
哭久了是奶妈的作品	E I	1852—1858	核
会说话走路前几乎是出生前的样子	E II	2114—2118	核
让他白哭；摔了不大惊小怪；三处例外；教走路最傻	E II	2142—2212	核
残忍的教育；童年在眼泪里度过	E II	2223—2232	核
现实有界，想象无界；蜘蛛在网中央	E II	2339—2363	核
根本准则；任性的定义；守住位置	E II	2512—2537	核
必须依赖，不必服从；别人看得清	E II	2537—2543	核
不完全的自由；两种依赖，只依赖物	E II	2545—2577	核
给需要的不给想要的；只补到自由所需为止	E II	2587—2592	核
意志本不会任性	E II	2596—2604	核
拒绝了别改口；「请」当命令；让孩子受苦就是冒险	E II	2607—2657	核
权力欲脚注；跟孩子讲道理	E II	2762—2796	核
铜墙；把听不懂的意志当任性；有节制的自由；别逼他说原谅	E II	2885—2944	核

原文（大意）	出处	英译行号	状态
天性最初冲动总是对的；结实家具；不要节省时间；让童年成熟	E II	2962—3046	核
一声傻笑毁六个月	E II	3197—3203	核
蚕豆；分地由老师提议；「自然地」；两页纸一年	E II	3275—3361	核
破窗与黑屋；罚只作自然后果；谎是服从逼出来的	E II	3368—3497	核
小几何学家；拉丁文与小神童	E II	3786—3883	核
笑乌鸦喜欢狐狸；读书是童年的祸害；有用时才学；为何回答每条反驳	E II	4212—4344	核
以为自己是主人	E II	4461—4479	核
怕黑有天然原因；黑地方的游戏	E II	5199—5312	核
赛跑抢点心；并排画画；我找关系他发现	E II	5606—5830	核
第二天性顶替天性；一国习惯；第一种食物是奶；偏爱奶和水果	E II	6108—6241	核
习惯在老人、懒人身上强	E II	6604—6609	核
力气多于所需；限制欲望等于增加力量	E III	6757—6787	核
无知没害过谁；读书的孩子得到的是词；拿权威代替理性	E III	6827—6924	核
在他累前停下；磁铁鸭子；蜡鸭、南北、罗盘	E III	7128—7322	核
「有什么用」；「我错了」；林中迷路「哭没有用」	E III	7490—7662	核

原文（大意）	出处	英译行号	状态
不比较；我讨厌书；鲁滨逊	E III	7780—7821	核
秩序会变；只是一顶王冠；木匠与同当学徒	E III	8334—8693	核
知道得少，都是自己的	E III	9008—9009	核
人生两次；手要握舵；两种爱自己；友谊先于爱情	E IV	9084—9592	核
十五岁不知有灵魂；信仰是地理问题；给他选择的办法	E IV	11620—11777	核
清晨山坡；良心；狂热冒充良心；「他得自己选」	E IV	12036—14728	核
推迟自然；十二岁交来十五岁还你	E IV	14829—15457	核
只有自由的外表；末页「教我照你的样子做」	E V	21579—23512	核
城门；孔菲尼翁；风俗；育婴堂理由；卢森堡夫人；位置被占；马布利家总结；拒年金；抄乐谱	《忏悔录》	—	据第 155 号
洛克：白纸或蜡；鞋薄到进水；鞭打	《教育漫话》§1、7、47、64、217；《人类理解论》II.1.2	—	核
做什么成什么；久练成天性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II.1—4、VII.10	—	核
天性是最早的习惯；照着做就会信	帕斯卡《思想录》§93、§233	—	核
自律；在强制下培养自由	康德《奠基》；《论教育》导论第 29、30 节	—	核

原文（大意）	出处	英译行号	状态
以「真我」之名强迫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	—	核（据斯坦福哲学百科所引）
最近发展区定义；两个十岁孩子（8→12／8→9）；花苞与果实	维果茨基《社会中的心智》，Cole 等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第六章	—	核（据英文本第六章逐句对过：home.fau.edu/musgrove/web/vygotsky1978.pdf）
支架定义；二十一块木头金字塔；先说后做、成则少帮败则多帮；六项辅导功能；管住挫败感与太依赖辅导者；四岁组违规 36 次中 27 次帮多；先认得出才做得出	Wood, Bruner & Ross 1976，J. Child Psychol. Psychiat. 17: 89–100	—	核（据原文 PDF 逐句对过；卷页另据 PubMed 932126 与 Wiley 页 doi:10.1111/j.1469-7610.1976.tb00381.x）
支架三特点：跟着表现调、渐撤、责任移交	van de Pol, Volman & Beishuizen 2010，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2(3): 271–296	—	核（据 ERIC EJ924182 与作者公开稿 pure.uva.nl）
冒险游戏六类	Sandseter 2007，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15(2): 237–252	—	核（据麦考瑞大学研究目录页与 Taylor & Francis 摘要页）
孩子需要挑战和一些风险才长得出信心和判断	Gill 2007，No Fear，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	核（据书评转述，未见原书）

原文（大意）	出处	英译行号	状态
风险／危险的界定；大人管危险、孩子管风险	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Risk, Hazard, and Play」说明页	—	核（据该页转述）；这对区分最早出自谁〔待核〕
危险：认不出来、可能受重伤或危及孩子	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Risk, Hazard, and Play」页	—	核（据该页原文，cpha.ca/risk-hazard-and-play-what-are-risks-and-hazards）
防力放在严重和致命的伤上；安全到必要为止；冒险游戏不等于不理会头盔、安全座椅、救生衣、楼梯安全门	Beaulieu & Beno 2024，加拿大儿科学会立场声明	—	核（据学会网页全文，cps.ca/en/documents/position/outdoor-risky-play；卷页据 PubMed 39045477）
冒险游戏定义含身体受伤的可能	Brussoni 等 2015，IJERPH 12(6): 6423–6454	—	核（据 MDPI 原文页）
危桥；只用于能力成熟的人，孩子要防着自己伤到自己；不自由的自由	密尔《论自由》第五章、第一章	—	核（据 Gutenberg 34901 英文本逐句对过）
不可逆一类（成瘾、毁坏身心能力、以后不能再理性选择）；深远、可能危险、不可逆；保险之喻；头盔为第一例；父母干预与将来的认同；举证在干预者、最轻限制	Dworkin 1972，The Monist 56: 64–84	—	核（据重印本逐句对过；卷页据斯坦福哲学百科书目）
孩子对开放未来的权利：将来的路先开着，等他长大自己选	Feinberg 1980，Aiken & LaFollette 编《谁的孩子？》124–153	—	核（书目与要旨据两篇研究文献，未见原文）
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威胁；不能以科学不完全确定为由推迟	《里约宣言》第 15 条原则，1992	—	核（据宣言英文本）

原文（大意）	出处	英译行号	状态
可行能力；斋戒与挨饿	Sen 1999，《以自由看待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	—	核（据网络哲学百科「Sen's Capability Approach」条转述，未据原书逐句核）
身体化的历史｜滞后、反观	布迪厄	—	核｜据二手
从心所欲不逾矩；禁于未发之谓豫	《论语·为政》《学记》	—	核（维基文库）
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夏山	托尔斯泰 1862 两文；尼尔《夏山》1960	—	核；年份史实据二手

〔待核〕现状：29 条，正文 30 处。前言 1；第一编 16 条 17 处（生平年份与细节）；第三编 3（开平习俗与当时说法）；第五编 7（胎儿、新生儿研究与按需喂养，不转述数字）；第六编 1（踏步反射）；第十编 1（第 63 章，风险／危险之分最早出自谁）。逐条见各处正文与附录七；参考书目、附录一、六中的是复登。

〔据二手〕现状：正文 16 处（第一编 2、第三编 4、第十编 2、第十二编 8，后者均已核）。

「第二天性顶替天性」「老人懒人习惯强」按英译在卷 II（第 155 号作卷 III）；第 45 章「接下来补的是感官和经验」是概括，不是原句。

附录四　九格速查与术语对照

◆ （一）九格速查（详表见第 57 章）

界＼拍	纠缠	选择	激发
现实	让他摸一切，只依赖物｜护栏：挪走危险器物、插座盖｜枷锁：一概「别碰」	让他试、让他摔，能力记成力气｜护栏：摔下来还回不来时的楼梯门｜枷锁：摔一下回得来了门还关着	看见缺力气，药是缩欲｜护栏：河边圈住的那只手（「只补到自由所需」是支架的期限）｜枷锁：限制想要本身
自我	哭是第一种语言｜护栏：回不来的事铜墙不松｜枷锁：拿铜墙挡一切谈判	意志本不会任性｜护栏：事回不来时拦住出口，替他选时亮出手｜枷锁：一切要人帮的想要都可疑	铜墙撞到认命，良心无误｜护栏：先挪到安全处｜枷锁：「哭有什么用」
理念	子宫里没有的，也说顺其自然｜护栏：挡住听不懂的词先占位｜枷锁：书封到十二岁	可能护得宽，能力为零｜护栏：挡住吓人的观念｜枷锁：「不是标准解法所以错」	用处由老师造，出口由人递｜护栏：酒精灯规矩｜枷锁：「有用」只由老师判

一条贯穿线：他的护栏只留在藏得进物的地方（第 57 章，本书的判断）。

◆ （二）本书新立的词

- 选择的可能：约束空着，所以宽；生来就有。
- 选择的能力：在一团乱里自组织出一条路，把一股劲攒住再转出去；后天长。
- 激发的能力：选了一条路，真的沿着它走出那团纠缠。
- 惯性选择：子宫十个月或多次回写形成的土推出来的选，顺手，不必想。
- 选择习性：成人版的惯性选择，如阿嫘那句「哭有什么用」。
- 护栏／枷锁：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挡住回得来的是枷锁。

- 护栏与支架：护栏量回不回得来，支架量还差多少本事；重合时一起撤，分开时各撤各的（第 35、53 章，第 63 章）。
- 回不来：存在的死亡，或不可逆的回写；分「没有下一回」和「下一回的他已被改了」两种（第 33、54 章）。
- 慢回写：中途可逆，越往后越贵，护栏常是几个停下来看一眼的点（第 54 章）。
- 护栏三件：有期限，讲得出理由，到期交还；缺一样，就往枷锁滑（第 6、55 章）。
- 土：大人也守、讲得出来历、改得动的约束，既不是护栏也不是枷锁（第 56 章）。
- 带与顺：没有子宫惯性可顺的地方，跟着身边人的惯性走，应叫「带」（第 26 章）。
- 空出来的宽与长出来的宽：婴儿的宽来自约束空着，成人的宽来自会自组织（第 17 章）。
- 还没长出来：意志既非完好、也非被宠坏的第三种状态（第 39 章）。
- 接缝卡：「发生句｜接缝词｜发现句」，看他在哪个小词上把发生封成起点（第 18、47 章）。
- 停顿点：给慢回写设的、停下来看一眼的地方，不算护栏也不算枷锁（第 54、77 章）。
- 护栏审查四问：拦的是回得来还是回不来；有没有期限；讲不讲理由；交不交还。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第 78 章）。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对账

卷	本书接着判了什么	收窄了什么	让出了什么
第 155 号	三界与护栏两样它没用上的东西；本书三梁与它的三梁（无土、等不得、不许写）一一相接；给「藏手」找到一个来由：没有惯性可顺的地方，只能顺导师的手；它的补语「一片接住你的土」接成第 56 章的土	判决三添「承认坏的天性有来历，不承认好的也有」，接它的「两副尺」（初判）；出处卷次按英译改为《爱弥儿》第二卷	截拍型三方程读数一格不改；六位辩护人不重请；判词与五判决一句不推翻
第 47 号	「被保护边界」读作自然后果＝里层自己碰的地＋外层护栏（第 33 章）；「保护入口」读作可能是入口、能力是入口后的路	—	「道而弗牵」照它「催发而不替代」的读法；失败三层用作本书判据的作废条件
第 65 号	保底的底线在自我界、理念界也有，就是护栏	—	「保底」一环；消极教育「假设只要不做错就没有需要重开的东西」
第 10 号	道德自由＝一次在自己身上跑通了的回写（第 51 章）	旧文「生而自由」全错→一半对（口述二）；「幻觉」→「把订法的人当成现成的」（初判，待进一步核定）	自由律三段；「自然是自由运作的历史沉积」
第 18 号	在张力中组织出原本不存在的路，就是选择的能力	—	自由律教学三段律
第 166 号	第二道缝在三界：书桌上熬得住，人情里熬不住	—	人生判语「他教的是不等，他靠的是等」；与苏轼同格异人生

本书让出什么、还剩什么（照第 62 章第五节的统一口径；前言、第 28 章同）：

让出——「天性是最早的习惯」，让给帕斯卡；「做什么成什么」，让给亚里士多德；「早到看不见来历」（作为历史被忘掉的历史）和「滞后」，让给布迪

厄，他要社会学家把工具用到自己身上，本书让出一半；「在强制下培养自由」，连同护栏要讲理由、有期限、会交还，让给康德《论教育》〔核，第 62 章据 Churton 英译导论第 29、30 节〕。「『生而自由』这半句站不住」，柯尔导言里早有人说过，也让出。以不可逆为界给约束正名，也就是「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的核心，让给成人伦理里的家长主义讨论：密尔《论自由》第五章的危桥与「不自由的自由」，德沃金《家长主义》（1972）的「深远、可能危险、不可逆」与保险之喻，范伯格「孩子对开放未来的权利」（1980），预防原则的「严重或不可逆」（《里约宣言》第 15 条原则）；「护栏护的是下一回的自由」「头盔会了照戴」都在其中（第 62 章第四节）。「不伤皮肉的不可逆」一样，照撤名条件核德沃金原文后撤名。「那道缝」和「帮忙跟着本事渐撤」，让给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第 63 章）。

还剩三样窄的——可能不是能力（含惯性选择不是选择的能力）；三拍乘三界；护栏判据里剩下的两小处：一是能力轴与可逆轴交叉成四格，护栏量回不回得来、支架量差多少本事，护栏不是支架，两样在一个正在长的人身上分开撤（第 63 章）；二是护栏的退场，期限跟着可逆性走，过没过期由被护的人来判（第 55、68 章）。审稿意见列的第三样「不伤皮肉的不可逆」，已撤名，不在其内。子宫一层是推测，不算一样。

附录六　实证对照表

主张	研究或材料	核验状态
胎儿出生前几个月会吸吮手指、吞咽羊水	有研究发现（第 22 章）	〔待核〕
孕晚期胎儿听得到声音，母亲的声音最清楚	有研究发现（第 22 章）	〔待核〕
新生儿偏好母亲的声音	DeCasper 与 Fifer，1980	〔待核〕，不转述数字
新生儿偏好孕期听过的故事	DeCasper 与 Spence，1986	〔待核〕，不转述数字
孕期饮食味道影响辅食接受	Mennella 等，2001	〔待核〕，不转述数字
新生儿踏步反射几个月后淡去	有研究发现（第 31 章）	〔待核〕
许多医生劝对小婴儿按需喂养	通行建议（第 26 章）	〔待核〕
十八世纪巴黎多数婴儿送乡下奶妈，死亡多	勒努瓦 1780 年估计；Badinter；Sussman	〔据二手〕
托尔斯泰学校：不布置作业、不用鞭打（记下两回破例）、来去自由；1862 年搜查、成婚后渐停	托尔斯泰《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英译；维基百科、geohistory.today（第 69 章）	做法〔核〕；年份史实〔据二手，已核〕
夏山：课可以不上，大会一人一票；安全规矩多由大会投票定，校长保留批准权	尼尔《夏山》1960 英文本及所附 1949 年督学报告（第 70 章）	〔核〕
散养在读写、自控上的长期结果（推翻条件③）	本书未找到，也未引未核研究	未测；要查，先定清「散养」「有护栏」和读写、自控的量法
老人学视频：学的时候那一拍留没留给她，是否影响日后会不会选（第 25、61 章）	本书自拟的小观察，预注册，见下	设计已定，尚未执行
小本子对账：家里的约束实际按能力撤，还是按回不回得来撤（推翻条件④，第 63 章）	本书自拟的小观察，预注册，见下	设计已定，尚未执行

小观察登记一（预注册，未跑）：小本子对账，测推翻条件四。三户人家，每户有两个年龄段的孩子（例如一个三岁以下、一个上小学），由家长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三个月。每立一条家规或约束，记三样：立的时候，孩子会不会做这件事；这件事回不回得来；后来撤没撤，哪天撤的，为什么撤。三个月满，把各家的记录摆开，挑出「会了、回不来」与「不会、回得来」两堆：前一堆若大半撤了，这家手里拿的是能力的尺；后一堆若大半拦着，拿的是「万一」的尺；两堆都照四格落位，拿的才是两把分开的尺。「会不会」「回不回得来」两栏，事先由家长和张琼老师一起照第 53、54 章的判据填，记录者不看本书的预测。若三户的右下格（会了、回不来）都是空的，找不到一条这样的约束，照第 63 章撤名条件，把名字还给支架理论；若右下格有，而各家都是跟着能力撤的，也照录，说明判据在日子里没人照着用。由张琼老师在开平执行，事先征得各家同意，记录不写真名。三户只是个案，只能说明这几户人家。结果不论支持与否，都登入本表，第 67 章报账跟着改。截至本书付印，这一项设计已定，尚未执行，没有任何结果。

小观察登记二（预注册，未跑）：老人学视频。两三户人家，每户一位老人、一位教的孙辈。一组孙辈只动嘴不动手，另一组照常替老人点。三个月后，请老人用改版后的软件（或换一个没用过的软件）完成同一件事，按第 25 章「选择的能力」三项指标记录：动手前有没有停一下；能不能自己说出或做出至少两条路；下一回碰到同类的事，会不会换一种做法。由张琼老师在开平执行，事先征得各家同意，记录不写真名。规模很小，只是个案，只能说明这几户人家。结果无论支持与否都照录；不支持，就照第 61 章的撤名条件，把名字还给布迪厄。截至本书付印，这一回观察还没有做，没有任何结果。

三户同学、梁家诸事都是构想的场景，不作任何主张的证据。

附录七　本书最弱处、推翻条件与练习

（一）最弱处

一、〔待核〕29 条，多在第一编（生平年份，16 条）和第五编（胎儿研究与喂养，7 条）；第十编一条是风险／危险之分最早出自谁（第 63 章）；有出入，改的是叙述，判决不靠它们承重。判决三「子宫十个月」一层证据最薄，第 61 章已自认是推测。第十编布迪厄两处据二手，核出偏差，让出清单跟着改。

二、本书的初判十二处，都在正文原处标明（第 6、12、23、28、51、56、59、62、67、72 章）；另有几处「本书的判断」与暂用读法（第 7、11、16、25、59 章）也待导师过目。书名、副题、自由律视角中心仍是暂用。

三、辩护人逼出的三处收窄（第 64 章）：判决一落在自然教育的用法；判决一、二说的是总纲，不是他的全部文字；判决五在现实界收窄为「护栏的材料，枷锁的做法」。

四、近邻让出以后，本书剩下的新意只有三样，都窄（见附录五末）；子宫一层是推测，不算一样。第三样护栏判据，核心「挡住回不来的是护栏」已让给家长主义讨论，只剩两小处：能力轴与可逆轴交叉（护栏不是支架），和护栏的退场；前一处站不站得住，看推翻条件四。「不伤皮肉的不可逆」这一样，核德沃金原文后照撤名条件撤了。第 61、62 章和第 63 章为每一样都写了撤名条件。

五、判据自身的漏洞：累积已写进判据（第 53 章），可「反复多少次才算累积」仍靠举例；「万一呢」会把回得来的说成回不来；「护栏」这个词天生带着「为你好」，会成为大人的新盾牌（第 68 章）。

六、邻近领域：家长主义讨论（密尔、德沃金、范伯格、预防原则），此前未登记，现已让出、已划线（第 62 章第四节）：以不可逆为界给约束正名，让出；分离线剩能力轴与可逆轴交叉、护栏的退场两处，撤名条件未测（家长主义后来的讨论本书没有查全）。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与支架理论，本书几处承重论述

与之相近，已让出、已划线（第 63 章）。分离线是一句话：支架量还差多少本事，护栏量回不回得来。两家较轻的近邻也在第 63 章登记并划线：冒险游戏研究的「风险」与「危险」之分，核原始说法后，对方也把后果严重算进危险，并照留头盔、楼梯安全门，所以分离线已收窄为两样：不可逆的回写（不伤皮肉的心理写死；这一样在家长主义那边已撤名，只算对这一家的分离线）和护栏期限跟着可逆性走；这对区分最早出自谁〔待核〕；森的可行能力方法量一个人实际做得到什么，本书在「做得到」里再分惯性与选择的能力，并分三界。两处都写了相反的预测和撤名条件，均未测。

七、「选择的能力」的三项观察指标已立（第 25 章），还没有在一户真实人家里用过。附录六预注册了两项小观察：小本子对账（测推翻条件四）和老人学视频，都是设计已定、尚未执行，由张琼老师在开平执行。推翻条件一、三、四仍是未测：条件四只有预注册的设计，条件一、三连设计也还没有，都没有读数。

◆ （二）推翻条件

① 新生儿在理念界、自我界已有稳定的非惯性选择能力，判决二降为部分成立：未测。② 找到他承认「自然」有来历并据此改写安排，判决三收窄为「看见了没用上」：已触发，四处看见，照约定收窄；「只在坏的一层」的限定已删去（第 67 章）。③ 散养在子宫里没有的能力上长期结果不劣，判决四降级：未测。④ 按可逆性撤护栏与按能力撤支架在家庭场景中给出同样决定，护栏判据并回支架理论：未测；两个分离格的例子见第 63 章，测法（小本子对账）已在附录六预注册，尚未执行。本书判据自己的作废条件，照第 68 章：多数约束事先分不出回得来与回不来，就缩小主张；用三问的家庭几年下来孩子的选择能力并不更强，三问降为一种说话方式；「护栏」被说成天经地义，就问它从哪里来。

◆ （三）练习

一、把你家里现在的约束列出五条，每条问一次随身三问，看各落在哪一格：护栏、枷锁、分开、土。

二、挑一道已经立了一年以上的护栏，写下它当初拦的是什么、现在拦的是什么、交还的条件是什么。写不出条件的，和孩子一起写。

三、找出你自己冲口而出的一句话，问它是什么时候写进来的。先别急着改，只记下它下一回出现的时候。

四、翻开任意一章的小账，遮住第二行，自己写一行，再和书里的对。对不上的地方，就是你和本书各自的尺子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练习的边界：只拿来看清楚，不拿来给家里人打分；涉及孩子的发育、情绪，请寻求专业帮助。